血河车
中
（台湾）温瑞安 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武侠小说精选

血河车（中）

（台湾）温瑞安　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目　录

逍　遥　游

第二十五章　大漠仙掌 …… 313
第二十六章　血河再现 …… 325
第二十七章　恶斗天龙 …… 339
第二十八章　奇僧大阵 …… 350
第二十九章　勇战天象 …… 362
第三十章　指掌双绝 …… 375
第三十一章　风云际会 …… 398
第三十二章　幽冥血奴 …… 401
第三十三章　黑衣高手 …… 413
第三十四章　雪峰神尼 …… 427
第三十五章　两百回合 …… 440
第三十六章　七尸迎宾 …… 453
第三十七章　关前一战 …… 464

养　生　主

第三十八章　被困七寒谷 …… 476
第三十九章　搜索七寒谷 …… 490
第四十章　惊现七寒谷 …… 501
第四十一章　三正四奇 …… 518
第四十二章　全足孙膑 …… 530
第四十三章　苦肉计 …… 544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四章 总召集令 …… 555
第四十五章 天下第一大帮 …… 570
第四十六章 武林第一大恶 …… 582
第四十七章 决斗七寒谷 …… 594
第四十八章 血战七寒谷 …… 610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五章　大漠仙掌

只听滕雷回喝道：“臭小子，敢偷听咱们说话，活得不耐烦了！”

方歌吟径自急道：“快说，费杀在哪里？！”

邓归怒笑道：“凭你也出动四爷？让我打发你吧！”只听他全身骨骼一连连响，正聚起“一串鞭、二串炮、三串炸山轰”的奇功。

原来这“一串鞭、二串炮、三串炸山轰”的功力，是邓归在昔日古隆中惨败后苦练得成的，普通人能练成“一串鞭”，已十分不简单，邓归却更上一层楼，练成了“二串炮”，又在三弟邱瘦被追风剑萧河所杀后，练成了第三层境界：“三串炸山轰”。

邓归的武功，也因而激进不止五倍。

“一串鞭”的内力，一旦接触，可震杀对方；“二串炮”却相反，自身并不输发内力，而藉别人的内力反震；“三串炸山轰”却又包含了一阴一阳的内力，亦就是“一串鞭”和“二串炮”中的自身的加上别人的力道，一齐回击，力道之巨，形同崩堤裂岸，决涌而出，哪有人可以抵御得住？

这就好似人生里的境界：先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再来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后来是“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一般，只是在第三层境界中已包含了第一层和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二层，不再只是第一层的执迷，和第二层的否决，而是一种觉悟了。

方歌吟一踏出来，那少女脸露喜色，满眼都是言语，又苦于说不出话来，方歌吟向牛头和尚喝道："放了她！"

牛和尚愕然，他迷恋那少女已久，眼看到手，怎肯放弃，当下退了两步，摇手结巴，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满脸惊戒之色。

方歌吟心中大是厌恶，怒道："枉你身为五台山弟子，居然做出这等龌龊事。"又叱道："你放是不放？！"

那牛头和尚被骂得脸上无光，受辱不甘，回骂过去："你清高么？想的也不见得有什么好事……"

方歌吟大怒，一个箭步掠去，一扬手，"啪"地在那牛头大师脸上掴了一巴掌。

此刻方歌吟的内功、速度，何等之高，出手、轻功，又何等之快，众人只觉眼前一花，方歌吟已打中牛头和尚，众皆失惊，牛头和尚也错愕当堂。

方歌吟一长手，已解开那少女的穴道，那少女坐起，凄然哭了起来，第一句就道："他们……要害我爹爹。"

方歌吟点点头，拦在少女身前，尚拍魂等已知道来了劲敌。邓归本来只想随便出手，杀了来人，后只图快速解决，以便全力对付头号敌人，本只运起"一串鞭"，而今一见方歌吟出手诡奇，便已聚起第二层功力"二串炮"神功！

方歌吟猛听那邓归的骨节由"格格"作响变"啪啪作响，知道此人内功，已登堂奥，忙凝神应付。

就在这时，滕雷突然出脚。

他与邓归的双手，俱被萧河与祝幽所破，故痛下苦功，邓归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练成惊人内力，滕雷却练成一双铁脚。

别看滕雷人矮腿短，但是跃将起来，足迅劲疾，“呼”地踢了出去，看似一腿，其实在一刹那，已攻出了四腿！

方歌吟本来是面对邓归，全神戒备，哪里来得及应付滕雷的暗袭？

但方歌吟最清楚不过。十年前萧河、祝幽就曾饶这“三色天魔”不杀，结果对方恩将仇报，险遭暗算，方歌吟一直都对他们提高了警觉。

就在滕雷跃起、踢足时，方歌吟没有回身，一剑就削了出去！

金虹带过！

“血踪万里”！

这是天羽二十四剑中杀气最大、杀伤力最强的一招，尚拍魂变色叫道：“金虹剑！”“呼、呼”二声，滕雷两条腿齐膝断落！

就在这时，邓归的“二串鞭”，已升至“一串炮”，听尚拍魂叫声“金虹剑”，以为是“三正四奇”中的人，全力以赴，已祭起“三串炸山轰”，如排山倒海。力发千钧，全打了出去！

这一下巨力铺卷涌至，方歌吟右手剑向后斩出，左手一格，已封住邓归的攻势。

但邓归惊天动地的力道，也发了出去。

一开始邓归大占上风。

他感觉到对方有三股力道冲来，但很快就被他压制住了。

然后对方又有第四道劲道反撞，他也压抑住了，正奇怪对方劲道怎像用不完似的，第五、六两道功力又撞了过来。

邓归好不容易，才又扣压住了，这时已平分秋色，但对方又一先二后，连同撞回来三道犀利无比的劲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时邓归想撒手，已来不及，方歌吟想松手，也无能为力，原来天羽奇剑宋自雪的“九弧震日”，先三道功力，就似是“见山是山”，后三道功力，可拟作“见山不是山”，再下来三道劲力，就如“见山仍是山”更上一层楼，又取代了原先二层境界，既先“执迷”，然后“顿悟”，再下来仍是“不悔”！

这一下，是邓归内力中所无的，被震得四肢百骸，骨散肉离，全身一下子湿透了，冷汗、鼻涕、沫液、粪便齐泄，而方歌吟的“九弧震日”最后一震，如江河而下，终于发了出去！

邓归大叫一声，声音中断，全身瘫倒，如一团泥一般，骨肉皆震离了架构。

方歌吟连杀两人，全不能自制，实因心里怀恨十年前邓归、滕雷等之鄙行，加上他服食“毒龙丸”后性情乖离，药性冲激以及念及沈悟非横死之仇待报。众人才惊悉“天羽奇剑”的杀势凌厉。

尚拍魂的脸，当堂变了色，对方居然就在他面前，举手投足间连杀两人，只怕“三正四奇”也不过如此。牛头和尚顿时吓得牙关打战，“噗”地跪倒下去。尚拍魂在黑道中，份位极尊，绝不在费杀之下，一时进退不是。

方歌吟冷峻地道：“尚拍魂，萧秋水大侠十年前饶你一死，你还敢胡作非为！”说着眉心红气一闪，比杀气还凌厉。

尚拍魂陪笑道：“是，是，老朽该死……”说着一拍牛头和尚，叱道：“还不快叩谢大侠不杀之恩！”

说着，他自己也跪了下来，露出口黄牙笑道：“大侠请饶老朽一命，老朽绝不敢再作恶生事，请高抬贵手。”

以“鬼手毒王”尚拍魂之名声，居然不战而屈，向自己求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顿令初涉江湖的方歌吟踟蹰。他暗一运力，先扶起受人利用好像个傀儡的牛头和尚，道："十年前，萧大侠饶你不杀时，你也是如此说，叫我如何才信你呢？"

尚拍魂一见方歌吟出手如此高绝，而且处处为萧秋水说话，便认定此人与萧秋水有关，哪敢硬拼？当下哀求道："老朽作恶多端，罪不容诛，萧大侠近年未出江湖，老朽妄加猜测，以为他老人家已然仙逝，却未知令师遣少侠代行天道，老朽又怎敢再生事端。"

方歌吟皱眉道："我与萧大侠素未相识，并非萧大侠门人，但对他甚是仰慕。"顿了一顿又道："你怎可因为萧大侠不出江湖而毁然诺的呢！"

尚拍魂一旦得知这青年与萧秋水并无渊源，心中大喜，即站了起来，狞笑道："你既不是萧秋水的人，我为何要怕你？"

方歌吟怒道："你这反覆无常的小人——"话未说完，忽然一晕，只觉天旋地转，指向尚拍魂怒道："你——"

尚拍魂阴森森地笑道："饶是你武功高强，犹要倒在我脚下——"阴恻恻一笑又道："我岂止反覆无常，简直是防不胜防。"

方歌吟知道自己已中了毒，想挥剑力拼，又已无力，连剑都差些掉落，忙紧紧握住，宁死不放。那少女十分惶然，见他摇摇欲坠，便不顾礼俗，扶住了他，尚拍魂阴险地一笑又道："我在牛头身上一拍，已布下了毒，毒不发作，到你手上，才即时送命——"说到这里，牛头已全身发痒，杀猪般嚎叫起来，用手上上下下，抓个不停，抓得皮破血流犹未心甘，尚拍魂怪笑道："这叫'五痒散'。华陀制'五麻散'，是救人；我造'五痒散'，却是来害人。中我此毒，先脱力、后发痒，犹如千虫啮咬，万蚁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心，痒死为止。”

牛头和尚先中奇毒，所以也先行发作，想来尚拍魂本来想对少女父亲下毒手，又答应牛头不伤那少女，都是假的，想来令人心寒，尚拍魂得意至极，又道：“你以为我真求饶？嘿嘿嘿……你在扶他起来的时候，已沾了我所布之毒……”

方歌吟本自忖活不长久，倒无所谓，但见牛头被毒得如此惨状，也不寒而悚。他内功强，毒性一时并未发作，但已浑身无力，连自我了断也颇难，又生怕自己死后，那少女也定遭毒手，所以力图挣扎。

尚拍魂狂妄至极，一步一步迫近，笑道：“凭你这两下三脚猫功夫，也敢来撒野！？你金虹剑哪来的？！宋自雪是你什么人？！快说，否则要你后悔到世间来这一趟……”他嘿嘿怪笑又道：“就算萧大侠萧秋水现在来，我尚拍魂也好像拍一只苍蝇一般，把他毒得个——”

就说到这里，尚拍魂的脸色变了。

变得十分诡异，似笑非笑。

然后他的眼珠子“突、突”地掉了出来。

鼻、耳、嘴都溢出了血。

然后他全身骨头都似散了一般，都连接不起来似的，当然也撑不起他身体的重量，“哗”地瘫了下来，比邓归的躯体溃得还要彻底。

没有叱喝，更没有风声。

好像静如沙漠。

更奇怪的，在这严冬之中，居然让人感觉有种燠闷焗热的感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尚拍魂倒了下去后，就可以见到他后面站了个人。

他身材并不高大，眼神森冷，全身上下，都用一种蒙古式的装束，完全包裹住。

这时他慢慢收回手掌，发出时完全没有一丝风声，收回时才“刷”地一声。

“刷”声响起时，他的手已完全像没动过一般，垂放在腿侧，完全回复到自然状态。

完全不浪费时间、生命、体力，好似一只骆驼一般，在沙漠中，不必食物、喝水，也能撑过最荒凉的大地，极热与极寒。

这时方歌吟已感到奇痒，他收敛心神，以功力强自压住，他早就在传闻中听说过这个人，这个人的装束、这人的作风、这人的出手、这人的一切……这时他后面的少女已叫道：“爹！”

那汉子点了点头，迅速地出手，熟悉地从尚拍魂尸体的衣襟里摸出一件东西，快捷地拔开塞子，双指抓住方歌吟下颔，却不往口中倒进去，而是往他鼻孔里一塞，方歌吟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哈啾”一声，激起了那汉子手心的药物，散得一头一脸都是。

奇怪的是，方歌吟立时觉得不痒了。

那少女一脸关切之色，道：“爹，他救了我，那‘鬼手毒王’，原本是想要牛头师兄——”想把经过情形，和盘说出，那汉子截道：“我都知道了。”

汉子声音粗嘎，但极是威严有力。

这时又一阵衣袂之声，有四人前来，前一人是年长僧人，国字口脸，肤色铁黑，鼻梁、颧骨高耸，颈前念珠，呈火红色。牛头和尚惨叫之际，一见到他，全身发抖，咬破了唇，也不敢再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

方歌吟于心不忍，道："谢前辈救命之恩，……请前辈高抬贵手，也救了他吧！"

汉子冷哼一声，道："饶不饶他，有长门上人在，我们都作不得主。"

方歌吟斗然一悚，原来来者老僧是大名鼎鼎佛光寺的长门上人。只见长门上人向那汉子深深一揖，甚是恭谨，随即道："牛头，你才下山入俗，已经犯了多少戒了……"

牛头大目淌泪，道："徒儿——"

长门上人叹道："我跟车施主都瞧见了，你不必分辩。"说着缓缓闭上双目。

牛头和尚"噗"地跪下，长门上人旁边还有一名长脸和尚，忽也流下两行泪，猝然一掌劈下，就劈在牛头和尚天灵盖上，牛头和尚立时毙命。

方歌吟又吃了一惊，长门上人又睁开双目，向那汉子指了一指方歌吟道："可是此人？"

汉子冷哼一声，没有说话。在他背后也有两人，一人是中年美貌，浓眉凤目，身材极是妖娆，配上藏式纱服，虽裹全身，但婀娜多姿。另一女子甚是年轻，美而刚强，竟有几分与自己所救的少女酷似：不过一个柔弱，一个清扬。只见她一双大眼睛，不住往方歌吟身上瞟，忽然道："看他样子，不像。"

那原先的弱质少女也道："他不可能会欺负小娥姊姊的。"

那中年美妇冷哼一声道："女孩儿家，懂得什么！"两少女都住了口。

两个少女说话，那中年汉子似甚是不悦，缓缓解下脸纱，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腮胡虬，双目冷如闪电，盯住方歌吟。方歌吟犹如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听说起桑小娥，忙道："桑……桑姑娘她……她怎么了?!"

那汉子自不理会他，道："要不是我暗中观察，此人不似败类，我早把他杀了，替娥儿报仇。"方歌吟听得又是一震。两少女却似放下了心头大石，笑颜逐开，欢欣莫已。

长门上人观察片刻，知方歌吟心中大惑，有意释疑，当下道："少侠姓方?"

方歌吟忙答道："晚辈方歌吟，拜见上人。"

长门上人淡淡一笑道："方少侠不必多礼，现下少侠已名震武林，据说还尽得宋大侠衣钵真传，不知确然?"

方歌吟惶然道："家师与师伯确悉艺相传，惟晚辈天资鲁钝，未得其中百一，深感愧对师门长辈……"

长门上人一笑，口气已和缓得多了："少侠能在短短数月内连败'铁狼银狐'、严浪羽、铁肩、天音大师等高手，自有一番惊人艺业，不必过谦，若少侠真只有令师百一而已，那令师则不是天下独尊了？……少侠可知你眼前的人是谁?"

方歌吟摇首。长门上人道："这位出手救你的，就是大名鼎鼎、扬威天下的'三正四奇'中'四奇'里的'大漠仙掌'车占风车大侠，这位是他的夫人，亦是武林中有名的'瀚海青凤'旷湘霞，其余两位是他们掌上明珠，"长门上人向那弱质少女一引道："莹莹。"

又转向那清胜少女道："晶晶。"

微微一笑又道："她们姊妹在江湖上，合为'塞外双灵'，也是大大有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逐一向他们见礼，车晶晶顽皮，“噗嗤”一笑，车莹莹则敛衽回礼，红了脸蛋儿。方歌吟仍是念着桑小娥，忍不住问道：“不知……不知桑姑娘……”

车占风猛地喝了一声：“你还好问她！她已因你虚掷一生了！”

这一下犹如晴天霹雳，把方歌吟震呆当堂，雪又开始飘落，落到方歌吟身上、脸上，方歌吟全不知觉。

车莹莹见了不忍，轻轻地道：“我们受桑伯伯之召唤，中原有事，故自塞外赶来，赶到少室一带，遇见小娥姊姊，和恒山派的清一师姐一道；小娥姊姊神情憔悴，我们细问之下，才从清一师姐口中知道……”

车晶晶接口坚脆地说：“知道你欺负了小娥姊姊，清一师姐也很不忿，私自托爹爹找你算帐，然后带小娥姊姊返恒山去了。”

方歌吟黯然。他听得桑小娥竟为他如此，一时方寸尽失，心头大乱，也不知如何解释。车莹莹一双可怜的眸子尽是问号，轻声道：“这是真的吗？”

方歌吟苦笑一下，也不知怎样回答是好。车占风重重哼了一声，道：“方才我一直观察你，要不是见你所为，并非无耻之徒，否则我早就出手宰了你，现在你要解释，也不必对我们说，自己赶上素女峰恒山派去吧！”

方歌吟心里一凛，他眼见车占风出手，虽是成名前辈，但下手暗袭，不留余地，若是刚才自己对车莹莹稍有不敬，或与尚拍魂等同流合污，早已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车占风为人，甚是孤僻，他观察所得，方歌吟绝非无行浪子，便也不欲知人隐私，只遣方歌吟去追桑小娥解释。无奈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歌吟心中凄然，暗忖：桑小娥既对自己伤心欲绝，也只好如此，才让她不再理睬自己，免得空留遗恨。当下心意已决，道："车伯伯，这……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车占风瞳孔收缩，道："你不去？"

方歌吟点点头，车晶晶禁不住骂道："看你一表斯文，没料是负心无情的人！小娥姊为你这样，你尚且不去追还，你……你是人不是……？！"

方歌吟木然。瀚海青凤旷湘霞叹息道："现下江湖中年少一辈，莫不是登徒子、负心郎，小娥这次真是看走了眼。"

车占风目中杀机已现，方歌吟依样愣愣然。旷湘霞道："你杀了他，也救不了小娥的伤心，且由他去吧！赶快告诉桑帮主，才是道理，或许还有挽救之法。"

车占风点点头，车晶晶瞪了他一眼，啐了一口，随父母行去，方歌吟却因旷湘霞最后几句话，听得大惑，心里一惊：难道……难道桑小娥出了什么事，且跟自己有关？……当下他叫道："车伯伯，请留步……"

车占风等自不理他，施展轻功，径自向前奔去，踏雪几无痕印。惟有车莹莹一面缓走一面回头，水莹莹的大眼向他瞟了瞟，又垂了下去，蚊似的细声道："你……你真不知道……"

方歌吟喊道："知道什么？！小娥她怎么了？！"

只听旷湘霞远远催道："莹儿，快跟上！"

车莹莹应了一声，举步急掠，方歌吟因男女有别，不敢阻拦，跑了几步，车莹莹停住，雪光映照下脸颊一片白，她咬了咬下唇道："小娥姊姊……她为你到恒山去削发为尼……"

说完她就往前奔去，车占风早已停了下来，不耐地回头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她，方歌吟一听之下，如风雪焦雷，一下子五音尽消，五色尽灭，人也好像埋入了千里万里的冰窖地底之中，耳边里嗡嗡着只有那一句话：她为你……削发为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六章　血河再现

方歌吟可以死，但却不可以消解这句话。

他本来想以狠起心来拒绝了桑小娥的深情，但桑小娥竟为了他削发为尼。

——这怎可?!

——这万万不可!

他在风雪之中，呆了半晌，想追出去，但天地苍苍，白雪茫茫，他该往何处去?!

然后他心里才依稀有个明晰的理念——他一定要在桑小娥未落发前，阻止这件事。也就是说，马上要赶到恒山。恒山在哪里？恒山在浑源城外，号称北岳，雄掠一方，他必须赶赴恒山。

恒山，恒山。恒山!

方歌吟心无别念，此刻虽万死换得一见，也不足惜。近月来他恍恍惚惚，不知所以，纵学武亦是为求度过余日而已，也尽可能不去思念桑小娥。如今一旦决定找寻她，便精神大振，判若两人，心中焦急无限，生怕自己一死成永憾，只求苟活片刻，见着桑小娥一面也好。

他长身而起，几乎撞到一个人身上。

那人冷哼一声，一闪就避了开去。

那人原先在他浑浑噩噩时，至少可以杀死他十次，但那人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想逼问谁人杀死尚拍魂等，故迟迟未下手杀人，见此少年一会儿悲，一会儿振起，如此失魂落魄，绝不会是杀精似鬼的邓归、滕雷等人之凶手，为了要问明这里曾发生什么事，又心存轻敌，故并未出手暗算，猛见方歌吟如盲眼苍蝇撞来，闪身避过，心里却开始惊叹这少年身法的快捷，不觉暗自留心了起来。

这是一个白发老人，脸色红润，状若童子，常眯起眼睛要笑，像个小孩一般。

方歌吟险些儿撞着了他，心中歉然，恭敬地道："对不住，老丈……"

"客气。"那老人笑道，突然出手，双手右扣方歌吟"肩贞穴"，左抓"神封穴"，龇齿冷峻地道："你是谁？因何来此?!"

方歌吟猝不及防，那人出手如电，便被制住，他急于追截桑小娥，怒问："你是……"猛地心念一闪，想起尚拍魂等人所说的话，只听那老人问道："他们……是怎么死的?!被谁杀的?!"

方歌吟变色道："你是严一重?"

严一重目光闪动，看了方歌吟背挂的金虹剑一眼，变色道："宋自雪是你什么人?!"

宋自雪剑法饮誉天下，以精奇剑术，闯荡江湖，"金虹剑"之名，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就算未亲见过金虹剑的人，也因别人的绘影图声，对金虹剑形状早有认识，严一重一见金虹剑，知天羽派一门，剑招凌辣，出手迅急，只要不让对方拔剑，便不足惧；当下以"大力王擒拿手法"，紧紧抓住，贴身顶拿，绝不放松。

他想向方歌吟迫问这里的事和车占风的下落。方歌吟也想问他追问弒父的仇，费四杀的踪迹，他一急，根本不理会已受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重所制，一掌拍了出去。

严一重本以臂胳紧贴方歌吟身躯，方歌吟出掌，根本不可能沾得上他，可是方歌吟的手腕，似自行扭转一般，一下就击向严一重的小腹。

两人相距极近，严一重惊觉时，已来不及，他是“忘忧四煞”中的老大，在黑道中，身份可说是数一数二的高手，昔年暗杀萧秋水一役中，四煞里的董二绝、尉三迟、费四杀都出动了，结果董绝、尉迟死，费杀重伤，他却幸未与役，逃得一死，这十几年来，在武林中的地位，已高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只要点一点头，黑道、白道、镖局、武局的金银珠宝、财库银票，都端送到他面前来。

这次他之所以要与尚拍魂等谋刺车占风，乃因蒙藏、大汉一带的商旅路线，最不买他情面的，便因铁脸无私的车占风从中作梗之故。另一方面，严一重也希望暗杀车占风，他可以跻身于“三正四奇”之中，以他三十六大小开碑少阳手，以及七十二看到就抓擒拿手，名列天下七大高手之中，吐气扬眉，威震天下，武林中又哪有人敢不从？

而今来到此处，只不过迟了一步，车占风影踪全无，尚拍魂、邓归、滕雷、牛头，全遭毒手，心里如何不气？

方歌吟骤然出手，严一重何许人物，情形一不对劲，擒拿手变开碑手，猛运力劈下，先要方歌吟一只手臂折断脱臼。

“喀喀”一声，方歌吟手臂一转，变成肘向前，然而并非脱臼，反而挣脱了严一重擒拿手的控制。

严一重心中大惊，另一只手，发力和抓，他自小练擒拿手，可在池中抓握游鱼，也自幼习开碑手，一掌击碎卵石，可是方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吟肩膊一转，肩头完全转向，肩膀又脱离了严一重的控制。

严一重此惊非同小可，方歌吟已出剑！

“怒屈神剑”！

“嗡”地一声，剑甫屈反弹，剑芒大炽，剑气激射，剑气飞袭了一半，竟改为天下第一攻招：“玉石俱焚”！

严一重大叫翻出，犹如夜枭，划过雪地长空，地上一行血迹，鲜明得令人惊心。

方歌吟想待追赶，但念及桑小娥情势，无霞追赶，就在这时，他蓦然听到一种声音。

一种奇异的、也是熟悉的；甚且是陌生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

一下子天地无声。

雪落无声。

人无声。

倏然八马齐嘶，犹如神兵天降，血光大现，怒鼓金兵，滚涌而近！

血河车？！

血、河、车！

血河车又出现了！

——桑书云、严苍茫等人在不在车上？

——那白衣人是不是任狂？是不是还跟血河车在一起？

方歌吟心念闪动，杀父仇人，在不在车上？找桑小娥，来不来得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血河车已在三十丈内！）

方歌吟心念剧转，先夺此车，以觅仇人，还是在有生余日里，先找到桑小娥？

（血河车已在十丈之内！）

方歌吟心意已决，先登此车，察看仇人踪迹，且驾此车赴恒山，更可缩短行程时间！

血车已在眼前！

方歌吟大喝一声，一招“漫天风雪”，化作剑花，护住全身要穴，抢掠入车！

此时他的剑法、内力、轻功、杂学、基础，经宋自雪、严苍茫、桑书云、宋雪宜、祝幽、沈悟非等之调教与玉成，皆臻武学高峰，但“武林狐子”任狂若在车中，以上次他随手夺剑的声威而论，方歌吟如此抢登，只怕还是凶多吉少。可是，意外的是，这一回，他居然平安无事，落在车中，放眼一望，车外血光隐动，车内黝暗一片，声色全无，不再有那一双狠辣炽热的眼睛：

任狂竟不在车上！

——他去了哪里？！

——血河车上藏有武功，任狂没有理由不护车的！

——就算他武功高绝，不贪图血河派武功，但血河车亦代表武林中权威，决无可能无故放弃的。

——若说任狂本已学成血河车武功，又为何不毁去此车？有谁，可以逼走任狂？还是任狂自己因为重大事故，而任由血河车放辔中原，驰骋血河？

为什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不知道。

但他在血车之中，只觉一阵又一阵的悚然。

他感觉到血车之中，有一股逼人的恐怖，而血车外的鲜红赤色镂雕，映在雪地上，更有一种吞人的气势。

马嘶、狂驰，雪花自轮轴溅起，雪泥飞扬。

方歌吟却像在每一个转弯放蹄之际，俱看到近百年来的武林高手，忠魂冤魂，在血车过处，洒血、仆倒、浴血、惨嚎的恐怖景象！

马狂骋，似永不疲乏，既不需也不容人驱使。

谁使它们狂奔不已？

——魔还是神？

方歌吟觉得不寒而栗。

但他没有离开血河车。

他不是为了血河派的武功——他甚至没有去搜索，车上有没有血河派的武功。

——他乘坐此车，只求能早一日赶到恒山。

恒山的大错不能铸成。

桑小娥不能落发。

马急驰。

这是武林中公认的至宝，也是极高的权威，然而随时都会死去的方歌吟，却驾着它奔赴他心所属的人儿那里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不为什么——只为不造成一个遗恨。

生要能尽欢，死要能无憾。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者，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于是经过了太原古城，到了五台山下。

山西五台，是唯一见于佛经的名山，历代出过不少显、禅、密三宗的一代大师，以及译经大家，和来自各国各地高僧的朝礼。

五台山在山西东北，周围五百余里，五峰高耸，顶少林木，故称五台。五台是佛教圣地，有各式各样的寺院，如望海寺、法雷寺、显通寺、大孕灵鹫寺、五廊庙、碧山寺、菩萨顶、镇海寺、龙泉寺、塔院寺，盛时五百余寺，现尚存近百。

方歌吟到了五台一带，他当然不要也不想上五台山，只是想取道龙泉关，以上恒山。

但他就在此处，被人追赶。

他在道间急驰，陡地小径处策马冲出一人，吆喝一声，打出一把暗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血车骏马宛若神物，骤然加快，沙尘滚扬，暗器打了个空，那人一勒辔，策马追赶，血车已与之拉了五六丈的距离了。

那人锦衣白马，鞭马急追，赫然就是“无情公子”严浪羽。

严浪羽瞥见车中人居然是方歌吟，也大为震讶，一呆之下，血车已拉远了七八丈距离。

严浪羽怒吆狂追，但一方面亦心中暗自畏惧，他座下的白马虽快，又怎及这八匹黑马的神勇，便已愈落愈远去。

正在此时，忽然“的”地一声，方歌吟耳目灵敏，即刻回头，只见一只手，筋肉贲张，已搭住了车沿，眼看就要藉力扳上来。

在这一刹那间，方歌吟本可出手，但他没有出手。

他心中不忍。

——这人是谁，他还不晓得，但在马车急奔如此时出手，那人一旦被迫落车下，不死也重伤，又何忍于此？他一错愕间，那人已“飕”地荡了上来，“嘿嘿”一笑，得意至极。

那人看见车上的居然是方歌吟，也觉惊讶，随后心头一宽，笑道：“给我追踪了半个月，总算是逮着了……我既上来了，你就得下去。”

方歌吟横剑望定他，血车仍然飞奔。

那人就是严苍茫。

严苍茫怒叱：“你要自己下去，还是要我动手?!”他知道方歌吟武功虽高，但仍不是他对手，他这十几天来追逐血河车，出尽法宝，用尽心机，绞尽脑汁，使尽诈计，终于摆脱了桑书云，自己抢先截到了血河车，又见方歌吟从中作梗，居然先占了血车，于是杀心大盛。

要是别人跃上血车，方歌吟也许还不计较，但见是严苍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越发愠怒，横剑当胸，冷冷地道："我不下去，你下去！"

严苍茫纵横江湖数十年，几曾被人如此责叱过？当下怒极，虎吼一声，一掌拍出。

方歌吟也不回避，一掌反拍了出去，两人双掌相交，各自一晃，方歌吟大喝一声，又攻出一掌！

严苍茫顿感神摇心悸，血车急奔，景物飞逝，这与他三度交手的少年，竟似天神一般，哪像昔日之时，在洛水江被自己一掌借物传力便击伤了人！

"蓬"地一声，两人又硬接一掌，各自退了半步，严苍茫因站在车尾，一退之下，已近车沿，十分危险。

原来方歌吟受宋自雪灌输内力，又得"百日十龙丸"之助，突飞猛进十倍，后又学天下武学杂艺，与长空神指运功法门，功力精进，自非吴下阿蒙，而这几日人在血车之中，受血河车阴寒精铁之助，元气继续精纯，掌力更加浑厚。

严苍茫知道自己再要是大意，就得一败涂地，当下运起全力，双掌推出。

方歌吟又劈出第三掌，这下严苍茫已运起十成功力，一接之下，严苍茫只震退一步，方歌吟却连退三步。

但严苍茫虽只退后一步，却踏了一个空，人往下掉落，他毕竟曾经过大风大浪，涉死还生，机智应变，无一不长，当下猛提一口气，身子不落反升了起来。

但是血河车何等之快，他人甫往上升，未及落下，血河车便已驰出丈外，他一落地，足尖在雪地上借力一点，但在后面欲趁车中人相搏时急起直追的严浪羽却骑着马，当头踩到。

严苍茫武功，何等之高，百忙中既不能反手出掌，拍死马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又无及逃避，他吐气开声，居然在马蹄踢起来踩落的刹那，抓住马腹，往上一举，一时间竟将白马与严浪羽高高举起，啐喝："去！""呼"地一声，把人和马一齐甩了出去。

但就这么阻得一阻，血河车已驶出三、四十丈开外。

严苍茫怒叱一声，拼力相追。

严苍茫一身轻功底子，自然极好，但血河车的奔势奇急，后劲极韧，严苍茫使尽气力，俱无法赶上。

严苍茫怒不可遏，挥舞拐杖，舞得"花花"作响，拼力追来。

方歌吟知道自己非严苍茫之敌，急策驰驱，一时不择道路，眼前地势渐高，山势雄浑，意态深秀，景色美得娇婉，又雄胜一方。时杂花满岩，犹如锦绣，岚光照云，时呈异彩，清流激石，远震雷音，正是心静神怡，启发灵奇之所在。远山远谷尽铺皑皑白雪，血车所过，异为奇景。

方歌吟心中大奇，但不知此处为何地，但见山间、对峰，尽是寺庙，心中诧愕，此时血车与严苍茫的距离，已越拖越远，人之长力，毕竟不如马匹，尤其此八匹神骏！

但就在此时，一声梵唱，一句佛号，袈裟翻动，僧衣一闪，血河车八马齐啸，骤然而止。

硬生生刹住！

因为车辔在一个人手里。

他一手把住，急驶中的血河车即动弹不得。

势无可挡的血河车捏在他手里，就像双指捏住一只蜻蜓一般稳。

只听那人长声道："阿弥陀佛，给我滚下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是一个僧人。

太阳穴高高鼓起，双目炯炯有神。

眉髯皆白，长而密集。

白僧衣，高大，傲岸。

他身边有左右两个人，一个是方脸铁色，正是佛光寺长门上人。另一人年逾花甲，矮小精悍，胡子垂及地上，双目却十分慈祥，也是个和尚。

在中间僧人背后，也有一壮硕颀长的和尚，这和尚方歌吟一见好熟，猛醒起：

这人就是少林寺中一掌把自己震昏的——天龙大师！

只听天龙大师喝道："方歌吟，见着少林方丈，还不下车拜礼?!"

方歌吟大吃一惊，难道这白眉白胡的白衣僧人，就是闻名天下，又名列"三正四奇"里"三正"之中的天象大师?!

方歌吟一呆，天象大师见方歌吟居然不下车行礼，心中愠怒道："半月前来寺中捣蛋的可是这浑小子?"

天龙大师垂首道："是。"

方歌吟啼笑皆非，万未想到名震武林的少林方丈，竟出口伤人，只听天象大师道："擒下他，交寺监发落。"

原来那次方歌吟误以为洛水渡中狙击桑小娥者乃是少林铁肩，故赴少林，援救桑小娥，大闹少林寺，毁伤人、物无数，其时天象大师恰好不在寺中，名是上五台山清凉寺与癫证大师印证佛经，实是互磋武技，岂知发生这等大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龙大师是少林首席高手，行事却未够老练，他震昏方歌吟，即私行决定把他倒吊树上，听候方丈回来发落，岂知中了辛深巷的调虎离山计，被曹极等人将之引出寺外，救走方歌吟。天龙大师因此大怒，亲上五台山，走报天象，天象个性秉正刚烈，一听之下，有人敢攫少林虎威，十分恼怒。

五台山四月解冰，七月见雪，深谷之中有经暑不消之“万年雪”，故又称“清凉山”，清凉寺便在此处，天象大师右侧的人，便是清凉寺住持癞证大师。

方歌吟此时才定过神来，先向长门上人一揖，才向天象大师等拜见，天象心中甚是不悦，只见一人自血车之后赶来，白袍大袖，样貌豪迈，当下合十道：“原来严岛主也来了。”

严苍茫一呆，见天象大师已至，心头已凉了半截，左首是长门上人，右首是癞证和尚，而且背后还有达摩堂首席天龙大师，不禁十分颓然，但外表依然不动声色。要知癞证、长门二人武功已十分了得，少林天龙，武功更高，加上他身后的少林十八罗汉，只怕难以匹敌。

方歌吟见严苍茫赶上来，居然脸不红，气不喘，对他一身内外修为，也十分佩服。半晌又有马啼声，原来是严浪羽咻咻的赶至，严苍茫脸色一变，猛一挥手，严浪羽一见，便勒缰止辔，调转马头，往来路回奔不见。天象大师等以为他害怕儿子武功远不如人，来了只有献丑，所以即时遣返，也不以为意。

只听严苍茫笑道：“原来是老相好的，失敬，失敬！少林乃白道宗师，却也对血河车这等凡尘俗物起念，实是难得，难得！”

天象大师脸上不禁一红，原来他确也有希望擒住方歌吟，夺得血河车之意，当下也不否认，道：“血河车是公物，人人均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得之，据悉血河车上有绝世武功，老衲正想开开眼界。”

严苍茫冷笑道：“东海劫余岛虽非武林正宗，但对血河车也有兴趣，亦有独占奇宝之意，只不过就不似少林来得自以为是，光明磊落而已。”他把“光明磊落”四个字，说得特别重，天象脸上不禁又是一红；他的红脸与银发白须相映照，真是奇趣。

严苍茫又睨视众人，一个一个地看下去，道：“不知清凉寺东佛光寺的出家人，有没有得窥天物的兴趣？”

长门上人生性淡泊，与大漠仙掌车占风私交甚笃，当然也想一见奇物，但自知技不如人，早存罢念。清凉寺癞证神僧对佛经之兴趣，大于武艺，这次与天象相晤较技，癞证自度不能抗衡，不肯应战，对血河车亦不想争夺，故双双对望一眼，癞证神僧道：“佛门本是一家，少林乃武术之宗，又是佛门圣寺，由天象师兄得之，自然众望所归。”

长门上人也接道：“血河车乃神物，无缘不可得之，老朽自度无缘。”

天象大师喜道：“既然二位大师如此说，不枉是少林艺友。”

严苍茫冷冷地截道：“少林僧人，贪婪如此，真不知羞！”

天龙大师怒道：“你要怎样？！”

严苍茫转念一想，对方人多自己势寡力单，不宜力斗，当下冷笑道：“听说天龙，是佛道俗中三大青年高手中的佛家表表者。”

天龙忽听他如此称赞自己，倒是一怔，稽首道：“不敢。”

严苍茫用拐杖点点雪地，道：“可是有个人出来之后，你们佛、道两家的高手，都给比下去了啦！”

天龙怒道：“是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严苍茫用拐杖遥指车上的方歌吟，道："是他。"

天龙大师瞪了一眼，发出雷轰似的大笑，道："是他?！我一掌就擂倒他了！"

天龙大师确在少林寺中，一掌击倒方歌吟，但是那时方歌吟已力战数场，连受重创，且与现时的武功，也大相径庭，天龙大师虽一掌震眩方歌吟，实则此说亦甚不公平，天龙武功直追"三正四奇"，故狂妄自大，不把方歌吟看在眼里。

这下严苍茫不再接话，笑吟吟的望向方歌吟。

一时间少林、清凉、佛光各寺门徒的眼睛，也落到方歌吟身上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七章　恶斗天龙

方歌吟苦笑一下，也不答话。

谁知天龙大师想先声夺人，立威在先，便得寸进尺，喝道："小子，你给我下来。"

方歌吟只想快些乘车赴见桑小娥，眼见恒山不远，怎肯弃车，正想答话，倏然"刷"、"刷"两声，左右掠落两条人影，黄巾橘衣者正是"雪上无痕草上飞"梅醒非，白衣劲装者正是"全足孙膑"辛深巷。

此两人一至，先向方歌吟点首招呼，才向众人抱拳作礼，天象、严苍茫二人看了都大是不悦，心忖：长空帮如此看好这小子，定是为了血河车，长空帮声势如此浩大，得车更如虎添翼，今时今日若不强取豪夺，那还得了！

只听梅醒非笑团团地道："帮主有令，咱们要保卫这位方少侠安危，万请诸位大师高抬贵手，有什么事，在下可以担待一二。"

梅醒非说请"诸位大师高抬贵手"，分明相激严苍茫，不把他摆在眼里之意。严苍茫气量奇狭，自是怒极，但他自来狡猾，道："哦，哦，长空帮一来，少林派不让也只好让了；什么高抬贵手，是场面话，客气话而已，哈哈，啊？哈哈！"

天龙大师勃然变了脸色，沉着脸道："少林派的事，长空帮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少管。”

梅醒非毕竟也是成名人物，而且他在长空帮中，身份十分重要，天龙大师这一声吆喝，颇令他难以下台，当下冷笑道：“出家人对人呼来喝去，为啥不当官去?!”

天龙大师怒不可当，大步踏前，向梅醒非招手道：“你过来。”

梅醒非悠哉游哉负手仰视乌穹天苍，偏就不望他一眼，道：“你没有脚吗?”

天龙大师在少林地位十分尊贵，几曾被人如此抢白过，大喝一声，一掌拍出。

这一掌拍出，初无异样，但掌至半途，力量、速度，俱一齐加快，十倍不止，而且五指钩如鹰爪，手腕偏前，梅醒非一侧身，一掌还了过去。

“砰”地一声，天龙微微一晃，梅醒非却退了三步，把住桩子，但不意又退了一步，足踝深深没入雪地之中，方才卸去大力，梅醒非变色道：“好个‘穿山掌’!”

甫接触之下，自知真力与之相差甚远，但自恃轻功高强，仍可一拼，但轻敌之心，早已全去，天龙大师冷笑道：“还有‘排云手’!”

只见双手双袖，如山一般，罩向梅醒非，众人暗叫要糟，却见梅醒非，忽地斜里飞起，轻轻避过一击。

天龙大师冷哼一声，登时千手万手，尽向梅醒非攻到。

梅醒非却仗着轻身功夫，腾挪闪躲，天龙掌影密如天网，他都能在间不容发躲了过去。

两人打了五十来招，只见雪上两种脚印：一种深入雪土之中，每一步踏出，至少临至膝，足可见天龙大师内力之浑；另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种足印简直如惊鸿踏雪泥，轻如飞鸟淡淡一触，才知梅醒非的轻功也着实了得。

五十招一过，梅醒非已尽落下风。他是“长空帮”中，除桑书云外的第一高手，今番遇着了劲敌。天龙的脸色也不好看，他自恃武功高强，原准备在今年“三正四奇”会战时，加入一份，望能跻身当世八大高手之一，而今与梅醒非已对拆五十来招，仍未制敌，大感脸上无光。

天龙招式一变，掌心透背而红，右手肿大至一倍，方歌吟见过这等掌法，失声道：“大手印！”

天龙也不打话，“大手印”一出，梅醒非无论游走飞跃，仍无法脱出凌空掌力的追击，甚是凶险。

打到一处，天龙陡地住手合十，梅醒非一怔，以为对方已占上风不想再折辱自己，先行收招。当下收招谢道：“佩服……。”

方歌吟却识得这是少林派的“佛心功”，他当日与铁吾大师在少林过招时，就差点着了“佛心一拜”的道儿，即叫道：“梅兄小心！”

回头一看，辛深巷却已不见，心里大是纳闷，又是担忧。

梅醒非被这一提醒，始觉暗劲袭来，忙全力抵御，“砰”地一声，跌出九步，双足恰好陷于天龙双足所踏出的雪沿之中，“嗤”地一声，一时竟拔不出，天龙一掌拍下，朗声道：“接我‘袈裟伏魔功’！”

大袍一扬，便就压下，梅醒非双臂正被震得麻痹不已，别说挡架，连闪避也不可能，“袈裟伏魔功”是少林七十二技之一，天龙先后已使过“大手印”、“排云手”、“穿山掌”等技，现今在梅醒非占尽下风时，再多使出一技，无非是逞逞威风，再出言数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番了事。

那边方歌吟以为再不出手，梅醒非非死即辱，当下不管一切，“霍”地越过血河车，低马一蹲，险至极间左手一翻，“啪”地托住天龙大师掌下一击。

这双掌交击，天龙陡被震起，飞跃三尺，方歌吟只觉一股无匹的力量往下压，竟由足沉下雪地一尺余深，两人大感惊佩对方内力之强。

天龙喝吆道：“好！你出阵来，省我的事！”他力大招沉，又发了一记“大手印”。接着一记接一记，漫天都是血手掌的影子。

方歌吟不敢轻慢，施展祝幽所授天羽门拳脚招式，勉力对拆，十招一过，已力不从心。

他立即改用“武学秘笈”中的杂学，一会是华山派“破玉拳”，一会使龙游派的“铁闩门”，一阵施昆仑“十八甩手”，一阵用武当派“十八长拳”，千变万化，驳杂繁复，天龙大师甚是惊讶，这两人一个武功正宗精纯，一个杂学渊博，斗得个旗鼓相当。

四十招一过，天龙大师掌法一变，双掌虎虎作声，打出去的掌风反激回响，更是洪洪有声，天龙大师整个人，也变得如铜镌一般，掌影便把方歌吟围得似铁桶一般，方歌吟心道不妙，知是少林七十二技中的“大金刚手”。金刚手一出，精纯深厚，方歌吟对各家杂学，仅有涉猎，并非精通，全仗繁杂变化乱人耳目，一旦遇上“大金刚手”如此沉厚的掌力，莫不为之辟易，方歌吟心念一动，竟使出少林“五祖拳法”。

少林五祖拳法，是少林派基本武功之一，拼得五、六招，自是不敌，又改用“佛心功”，天龙“噫”了一声，加紧攻击，七、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八招一过，方歌吟又占下风，忙使“大手印”御之，又四、五招后，占尽劣势，天龙狞笑道：“看你还能使出什么法宝！”

方歌吟一低头，“铁头功”撞出，天龙猝不及防，猛吃了一撞，退了五六步，“呀”了一声，脸上烧辣辣起来，自觉给一后生小子撞退，是奇耻大辱，当下左手施展“穿山掌”，右掌却打出一种淡淡的白芒来。

方歌吟左手施“青城九打”，右手使“韦陀掌”格去。“青城九打”与“韦陀掌”，一是青城派秘技，一是韦陀门绝招，本不分轩轾，但“青城九打”尚能缠住天龙大师的“穿山掌”，“韦陀掌”跟天龙的右手一碰，完全尽落下风。

方歌吟只觉自己给一种极大极强，至韧至柔的劲力所制，一时如落万丈深崖，根本无法抵挡，“韦陀掌”力道顿失，对方功力涌来，幸亏他服“百日十龙丸”护心功力发挥，便挡了一挡，才不致立被震毙。

方歌吟脸色大变，知这是佛门中极难有人练成的“小般若神功”，危急中以“九弧震日”反震了出去。

“九弧震日”是宋自雪的奇招。宋自雪一生精研剑法，内力未如天象、大风、雪峰等人精纯，但亦自有一套奇门异功，“九弧震日”便是以九次不同的力道，消解对方劲力，或以九次连发内力，摧枯拉朽地击毁对方元气。

方歌吟刚好连发三道力量，才稳住对方掌力，后三道劲道，扳转上风。再来三道劲气，眼看可以摧毁对方，但天龙大师何许人也，方歌吟只觉一股极大的力道反弹过来，要再不收掌，会承受不住这无终无极的压力，只好陡然收掌。

这一收掌，后三道掌力，便未能发出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一下等于天龙大师与方歌吟拼和。

天龙大师哪能忍受这种战果？大喝一声，双臂粗了一倍余，手掌膨胀，双掌运满“小般若神功”之力，要摧毁方歌吟于一击。

方歌吟双掌一翻，硬接过去。

树无风而摇，草条猎猎飞晃。

天龙大师运十二成功力，矢志要将方歌吟毙之于掌下，他这两掌，无疑已拼了全力。

就在四掌眼看交击刹那，天龙大师猛觉右掌一疼，他心中大惊：天下哪有可破的技法，莫非是对方使用暗器？

这时只听“嗤”地一声，原来方歌吟拇指微屈，食指一弹，一缕指风，已打入他的掌心。

天龙大师失声道：“长空神指！”

长空神指专破内外两家、佛道二门气功，在黄山、华山之役中，天象曾与桑书云一战，几吃大亏，“小般若神功”，也同样未能制住长空神指的攻击。

天龙大师心下一凛，但另一掌眼看就要和方歌吟手掌相碰时，在极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方歌吟手腕一翻，竟扣住了自己脉门，这一下反手奇招，使天龙大师赫然叫道：“你是东海劫余门的人？！”

话未说完，手腕一麻，已被扣实，挣脱不得。原来十年前、七年前各一战，严苍茫也曾对武当大风道人一战，便曾使“反手奇招”，几令大风道长铩羽。天象看在眼里，自然警惕起来，当然对所信重的师弟天龙亦有提起。

而今方歌吟竟用两大高手的绝学，骤然间制住了他。

其实方歌吟除了“天羽奇剑”外，其余并不够精专，东海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余门的奇技，方歌吟因知自己今后难免会与严氏交手，故是从“武学秘笈”中用心最多的；“长空神指”修习独门乃是得桑书云亲笔所传，虽未纯熟，但已精华尽得，故能以突击制得住天龙，并非奇事。

方歌吟制住天龙，天龙尚怔在当堂。方歌吟回心一想：自己初以为洛水渡中的猝击者是铁肩，贸然闯山伤不少人，又为救桑小娥，莽然闯寺，毁了不少文物，心感歉疚，自己生命已无多日，何必多结仇怨？当下一触即收，拱手道：“承让，承让。”

天龙脸上一阵红，回头望去，只见天象大师也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天龙心高气傲，自以为除“三正四奇”外，可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而今方出少林，就在方歌吟手里折了，如何做人？他虽然狂妄自大，但并非虚伪小人，方歌吟让他，他如何不知？当下大声道：“比拳脚，你胜了！我们再比兵器！”

大凡一个成名的武林人物，有时败了比死了更难受。他明知方歌吟相让，却要比下去。他宁可反胜方歌吟一次，饶而不杀，而不愿领方歌吟的情，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习武之人最怕气馁，天龙虎胆包天，冲锋杀敌，十荡十决，这十余年来纵有人敢动少林寺，莫不是给天龙大师挑下阵来，天龙无疑已成了同门的典范：这勇气绝不能失，也不能缺。

方歌吟见天龙大师满眼红丝，心中一凛，暗忖：江湖人真的把胜败看作如此重要吗？当下道：“大师功力深厚，在下自认不及，不必再比。”

天龙大师惨笑道：“你不必再谦。适才一战，你是胜了，而今再来比兵器——”

背后已有人掷来一根担挑形状的杖棒，天龙大师“呼呼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舞了个风雨不透，像疯狂了一般，跌出七八步，忽又冲出三五步，但瞬间已到了方歌吟身前，方歌吟心中一凛，不知是什么路数，只听梅醒非故意示警喝道："'疯魔杖法'！"

就在这时，疯狂一般的杖法，已激起满地黄叶，飞起漫空黄蝶。

千点百点化作万点雨点，杖击而下。

天龙大师身形魁梧，但使起杖法，翻跃腾弹，悍捷如一头豹子。

杖声开始是"呼呼"的声音，使到用劲时，变成了"虎虎"之声，到后来招式愈急，倒成了"飕飕"之声，简直可剑可刀，排山倒海，急而凌厉。

方歌吟知无法闪避，"呛"地一声，金虹剑出鞘。

剑虹幻作金虹，"嗡"地一声，一曲而射。

"怒屈金虹"！

天龙大师一竖杖身，杖头指天，杖尾点地，这一招是"疯魔杖法"中的"砥柱中流"，"叮"地一声，剑气射中杖身，星花四溅。

星花四溅，天龙大师的棍杖已"飕"地戳刺而出，比剑犹轻、急、快。

这一招变化十分乍然。方歌吟"天羽二十四剑"中，无一招来得及自救，便猝然把剑一横，目光远扬，正是"天下最佳守招"："海天一线"。

这简简单单的一横剑，刚好封住了天龙大师的杖尖，天龙大师断未料及方歌吟能招架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好。他自己那一招变化原是他在"疯魔杖法"中的一招变式，名叫："天龙一式"。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顾名思义，天龙大师对这一式十分自负，当日他就以这一式击败当今昆仑派首席“七变飞虎”奄虎飞的。

但是方歌吟这一招“海天一线”，实为当年大侠萧秋水所悟，前为“君临天下”之强人李沉舟所创，当年血河派第一高手卫悲回，用了三百七十一招都破不了此式，天龙大师的“天龙一式”又怎能动其分毫？

就在这一愕刹那，方歌吟已反击。

他一掌拍出，掌劲无声，正是沉潜厉烈的“大漠仙掌”。

方歌吟所用的招式、武艺，如此千变万化，端是令人目不霞给，暗自心惊，但却令天龙大师萌了杀心。

非杀不可！

——此子不死，只怕自己将来在江湖上难有立足之地。

他杀心一现，即推出十二成功力的“大般若神功”。

“大漠仙掌”一旦硬接之下，本一阳刚一阴柔，正好相互克制，但天龙大师三十年苦练的“大般若神功”，绝非方歌吟三十天悟出的“大漠仙掌”所能及的，掌力交撞，方歌吟大挫。

但是方歌吟内息奇强，掌力虽挫，真力即涌出，抵住天龙大师内力之冲激。

只是在这一抵触之间，方歌吟连换内息，“海天一线”的姿势便略移，这稍稍一震之间，天龙大师的棍尖便滑过剑身，刺了进去。

天龙大师的棍杖顶端，本已贴近方歌吟咽喉，被方歌吟以剑身封住，如今稍移厘毫，杖尖袭入，其间已无可退、无可闪、无可避、无可挡。

这一招掌杖配合使用，是天龙大师的平生绝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一招天龙大师苦练二十年，但却第一次使用。

他原本知道他师兄天象的武功太强，就算他能在今年争到天下八大高手之名衔，与他掌门师兄齐名，但若有一日与他这位师兄较量，还是必败无疑——所以他就私下练成这招，以“大般若神功”全力引开注意，再以“疯魔杖法”掩耳盗铃，使天龙一式之变化夺之，万一还是不成，即使这招“滑”字诀的振腕戳刺：

“天龙神刺”！

他现在把这招施在方歌吟身上，原也是非常不得已之事，但这一战他不能败——所以他只有拼上了。

辛深巷、梅醒非眼见方歌吟要糟，齐呼一声，连天象大师也吃了一惊，出家人本不应妄开杀戒，何况天象与宋自雪等毕竟也是敌友之间，如此杀伤后辈，有欠公道，但饶是天象要阻，也来不及——

就在这时，杖当中裂为两片——

剑劈出，至天龙腕时，变成刺出——

这招极险，不但不避，反而等于是向杖尖冲去——

但杖已被剑削为二，杖力全消——

天下第一攻招：

“玉石俱焚”！

这一招是方歌吟在危急中的变招。

刹那间，化守为攻，局势遽变！天龙的断杖，已丧失了威力，方歌吟的剑尖，已如闪电般到了他的咽喉。

天龙大吼一声，闭目待死。

他喉咙的毛管一粒粒如豆子般炸起，已感觉到剑锋迫人的寒意。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但方歌吟没有刺下去。

他也在淌着汗。

他对刚才那一剑也没有把握——那一招威力远超乎他的想象。

他不知道这一剑是昔年天下第一狂杰楚人燕狂徒所创，燕狂徒一生纵横万里，名跃八表，狂放不羁，荒诞怪异，若论一身艺业，李沉舟只怕也要敬之三分，畏之七分！

方歌吟的剑尖抵住天龙大师的咽喉，自己却犹如自地狱里打了一个圈回来，汗湿青衫。

他的剑尖仍点在闭目待毙的天龙大师的咽喉上，这一剑，刺下去，还是不刺下去？

这个人，杀好，还是不杀好？

方歌吟叹了一口气，终于缓缓收了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八章　奇僧大阵

天龙大师感觉到寒意渐去，才睁开眼睛，眼皮俱为汗水所湿，望见模糊中的方歌吟，以清明坚定的冷冽眼神，看定自己。

自己如同死了再活回来。

方歌吟开口了，还是说："惭愧，惭愧，大师武功高强，在下仅凭运气，勉力支持，全仗宝剑，侥幸不败，实是汗颜。"

他既得胜，不骄矜、不夸妄，反而说天龙大师的好话。天龙大师低首合十。

方歌吟闪身一避。他知道少林"佛心功"非同小可，他初入江湖后，屡遭暗算，使他心中大生警惕。不过，天龙大师丝毫没有发出内劲，只铁着脸色说出了几个字。

在少林这一代的子弟，做梦都没想到骄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天龙大师兄，竟然也会说出这几个字。

"你不用过谦；"他说："我服了你。"

方歌吟居然在他二十多岁的年纪，使得仅在少林掌门之下的一代高手说出了这句话。

这句话对他来说，很是重要。

方歌吟现刻在武林中的地位，已经在高峰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龙大师这一句话，足可以等于替他建造这一座山的根基。

现在武林中，已无人敢瞧不起这个新任的“天羽派”掌门。

但高峰前面呢？

——还有更高的山峰吗？

天象大师硕壮如一棵长白枝开白花的大树。

他的胡子有风拂动时，好似白花一般好看。

方歌吟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胡子。

他心里突发奇想：如果天象秃顶上也有头发的话，那也一定会银白得很好看。

他暗自想着，所以怪有趣地望着天象。

天象大震怒。

有一种人，你用有趣的眼光向着他看，他都会受不了，甚至会用拳头揍你。

天象大师无疑就是这类的人。

他自小就出家，自小就被人乜着眼睛看他的光头，仿佛觉得他的光头比绣球还好玩一般。

他恨死了，所以他蓄胡子，证明了他如果能留头发，一定比谁都好看。他不是个不长毛发才剃度掩饰的秃子。

为了这股佛家所谓的“嗔念”，他有时也怀疑自己怎么如此注重俗世的眼光，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当“和尚”的资格。

然而他今天却当上了名赫八表的少林“掌门”。

这使得他更加自律、庄重起来。

这白花花的长髯，也成了他气派的特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而今这小子，击败了他最赏爱、倚重、栽培的师弟，居然还“怪有趣”地望着他。

他大步踏出。

长门上人轻咳一声，忽道：“大师。”

天象止步问道：“啥事？”

长门上人心念方歌吟这次击败天龙，断无好了，天象大师若出手，其人掌力，放眼武林，无人可御，而他对方歌吟营救车莹莹一事印象不恶，自己份属车占风、桑书云的至友，当然不希望方歌吟没有好下场，当下便道：“大师是少林至尊，何庸对小辈出手？”

天象没好气地瞪过去，道：“怎么？老僧不出手，你出手吗？”

长门上人一愕。心忖：自己尚远非天龙大师之敌，何必自讨没趣。眼光一转，见天象背后一列僧人，心想，与其天象出手，不如叫少林其他高手擒住方歌吟，听候发落，自己再图营救好了，当下便道：“大师又何必亲自出手？且派座下高手便得了。”

天象一愕。他座下第一高手，要算是天龙大师，现下天龙败了，又能再遣谁出阵？

严苍茫却恨方歌吟入骨，惟恐天下不乱，眼珠子一转，即刻将计就计，道：“这可是少林名动天下的‘三十六奇僧’？少林三十六僧，鬼厌神不憎，对付一个区区方歌吟，小意思而已，怎么不敢结成‘铁桶大阵’？”

此语一出，少林僧人，有鼎鼎大名的“十八铜人阵”和“达摩二十四罗汉”，又有更高一层，即是这“三十六房高僧”的“铁桶大阵”：一旦成阵，简直如天罗地网，昔年“血河派”第十二任掌门卫悲回的嫡传大弟子“血洒长街”寄尘生，就是死在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十六奇僧大阵下。

少林实力宏厚，当然还有更大的阵势，如“一百另八罗汉阵”，甚至“一千零八头陀阵”，但这些属于群殴的阵法，甚少用来对付不到十人的，更遑论用来对付一人了。阵势太大，目标愈少，反而碍手碍脚。

“少林三十六奇僧大阵”，几时被人小看过？惟方歌吟曾破过“十八罗汉阵”，闯过“二十四达摩阵”，少林引为奇耻大辱，再经严苍茫如此一激，三十六名僧人，齐步向前，迫向方歌吟。

长门上人大急，他原本想使方歌吟较为安全，却不料反被严苍茫利用，三十六僧阵一排，非死即伤，尤其少林僧人已恨方歌吟入骨，下手自然更重，长门上人正待排解，只听天象大师亮如洪钟的声音道：“拿下他来！”

三十六僧齐应道：“是！”

僧衣翻动，阵势一展便把方歌吟围在阵内，真是铁桶一般严密。

方歌吟虽出道不久，但他所历十数场战役，无不惊心动魄，机变百出，险象环生，转危为安的。长安城中，大战辛深巷、桑小娥。长安城郊，力战严浪羽、铁狼银狐。石洞中，遇奇人宋自雪。画舫中，战师母林雪宜。在江中、雪夜、古刹，三战异人严苍茫。又于江上打败无情公子以及假铁肩大师。中条山上怒杀邓归、滕雷、尚拍魂，打败严一重。又曾勇闯少林，山下打到山上，更曾与天下第一高手任狂交过手、对过招。现刻刚击败“三正四奇”外中原第一少壮派高手天龙大师。从隆中的勇战奋杀，到洛水力斗劫余门、恨天教的高手，至今天奋敌少林三十六僧，可谓身历奇险，阅历奇丰，加上天生聪悟的应变能力，当机立断，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江湖上早已扬名立万。

但是他一见这三十六奇阵之声势，心中仍禁不住忽忽地乱跳。

这三十六名僧人，一出手，不做什么，只向他走来。

大步走来。

这比什么都可怕。

三十六个人，一齐行近，圈子缩小。

这不仅是像个铁桶，而且像个锅子。

热锅。

而方歌吟就似热锅上的蚂蚁。

何况这锅子会缩小。

这三十六个铁一般的僧人，似乎要一出手就把方歌吟箍死、压死、挤死！

方歌吟图冲天而起。

可是他冲不上去。

压力太大了。

比苍穹的灰暗欲雪，那一种无可容身压力还要大。

那是什么样的：天愁地惨的压力?!

方歌吟在寒冬里渗出了汗。

冷汗。

他大喝一声，“长天一剑”撩出。

少林僧人稍稍一分，四人僧袍遽动，便使“长天一剑”威力全消。

当先一名僧人，双指迸企，直戳方歌吟双目。

方歌吟及时一招“石破天惊”，就回了过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但僧人依然攻来，视若无睹，在他一左一右的两名僧人，十指骈击，一拍开他的长剑的“石破式”，一拨开他的“天惊式”。

方歌吟心下一凛，及时展开武当派内家长拳的“错步连环”，一连在极小极窄的范围不下十几下争走，只听“嗤、嗤”连声，数通指风，迎脸划过，有一两根手指，几乎已戳在他眼盖上。

方歌吟闭上双目，心道好险，要不是自己错步连环，只怕避得了一指，也避不开两指。

原来这“三十六奇僧大阵”，不但令敌人无还手之力，就连出击，也令人神眩目迷，应变不及，适才变指夺目，吸住了方歌吟全神贯注，真正杀手，还是绕过方歌吟视线外的几指骈点。

方歌吟险险避过，但掌风又到，方歌吟一招“怒剑狂花”扫了出去，却又为僧人所牵制，交手不到十招，已遇到了七次奇险。

到了第二十招时，方歌吟已遇十六次险死还生，到最后全仗“天羽奇剑”的奇险变招，始能绝处逢生。

在圈里方歌吟感受的压力当然是大，几乎不能移展寸步，但在圈外的梅醒非、辛深巷、严浪羽，甚至长门上人、严苍茫，无不感觉到这满布天地间的煞气与压力，奇巨无俦，连呼吸都为之急促起来。

方歌吟还能不能支撑下去？——这三十六奇僧大阵，昔日曾以此一阵困死长白山掌门海大公、观澜派掌门荣锦衣、衡山派掌门全正渊，然而方歌吟出道未及一年，能活出此阵吗？

连方歌吟都感觉到自己这次的无望。

他甚至不能中掌，一旦被击中一掌，则等于受三十六名僧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同击，非死不可。

他感觉到压力愈来愈重，自己的手臂，也抬不起来，双腿也逐渐麻痹。

可是他要拼。——桑小娥不能落发！桑小娥不能为他削发！他不能让桑小娥出家为尼！

他宁可死——死也要先见到桑小娥，死也要闯出此阵去！

他大喝一声，施出“天羽二十四剑”中，威力杀气最大的一招：“血踪万里”。

“血踪万里”是宋自雪少时目睹天下英豪围剿卫悲回时，这血河派第十二任掌门屡冲屡杀，所向披靡，有感而创的，杀戮之盛，直从剑气中迫人而至，这一剑划出，“铁桶大阵”登时有了缺口。

方歌吟挺剑便闯，但就在这刹那间——就在这瞬息间，缺口已然不见。

方歌吟持剑闯了过去，心却往下沉——他冲到那缺口时，缺口已给僧人封住，他等于是向刀山火海冲去一样：七八只注满内力的手，和着十余双讥诮冷锐的眼神打了过来。

这“铁桶大阵”，没有缺口——就算有破绽，当你发现时，缺口已然缝合，你闯过去，只有送死。

但方歌吟已闯了过去。

就在这刹那间，他把心一横。

把剑也一横。

剑尖远挑对方无边处，目光也望向无尽处。

“天下最佳守式”：海天一线。

可是“海天一线”纵守得住别人攻来的招式，能不能守得稳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三十六对浑厚的掌力呢？

方歌吟不知道。

他只有拿生命去一试。

——也许生命里不只是该帮有把握的事，没把握的事，也该去一试；这正如生命里不尽是做别人认为对的事一样。

如果是一双手，方歌吟这一招，当然守得住。

如果是十只手，方歌吟这一守，以精湛内力论，仍然吃得住。

但此刻是三十六双手，三十六个高手的全力施为。

“海天一线”依然稳得住，但却被带动了——带移了一点点、一些些、一微微，但情况立即完全不一样了。

武功招式，本就分毫不得偏差；偏差毫厘，失之千里，生命悬于一线的事。

也许因为武林人每一时刻，都可能面临死亡，所以他们更珍惜生命，更加顾全每一枝节每一小处的偏差与失误。

“海天一线”被三十六人的掌力稍为带动——这“最佳守势”全失。

要不是三十六双手掌全力在甩脱“海天一线”的粘字诀上，方歌吟早要连中数十掌。

方歌吟把心一狠。招势突变，“玉石俱焚”！

天下最佳攻招。

本来一守一攻之间，变换瞬间，这三十六名高僧，至少可以击中方歌吟逾三百下，但“玉石俱焚”招式未出，声势已起，众人来不及反击，无可抵御，只有纷纷退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玉石俱焚”，无可争锋。

虽然僧人退避，阵势不乱。

“铁桶大阵”依然未消散。

“铁桶大阵”，仍如铁桶般慎密。

排山倒海的压力，待方歌吟一招“玉石俱焚”消散时，又再回复。

方歌吟一咬牙，使出一招他向来未用过的招式：

“老牛破车”！

天下最佳慢招。

这招在这时候，有什么意义，方歌吟不知道。

但做人不一定要知道的事才做，有时候也该做做不知道的事儿。

方歌吟使出这一招，后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天象大师心中踌躇满志，正在得意自己少林人才辈出，这样一个大阵，他心中想，只怕连卫悲回再生，也未必破得了

——任狂破不破得了。？

他觉得对这后生小辈用这大阵，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就在凝结了一般，随时决定生死的关头，局势遽然缓慢了下来。

天象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那小子似发羊癫一般，手舞足蹈，徐步缓手地跳起舞来，而围住他的三十六僧，开始时候脸部都是极端可笑、惊奇、不信、忍俊的神情，但不过片刻，人人目光迟滞、疑惑，甚至如痴如醉，行动了都慢了起来，居然也缓慢地舞动起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象大师啼笑皆非，又勃然大怒，正要喝止，但觉自己声音缓慢，遥不可及，他毕竟是有道高僧，忙敛定心神，正意宁息，一下子又清明过来。

三十六僧已被带动，舒缓无力，如痴似狂。这天下最佳慢招，原为当年“权力帮”第一高手赵师容所创，她是舞俑能手，才气横溢。少林的阵式，确能抵挡住任何招式，这点无人可破，但“老牛破车”却摄住了他们的心神，使到“铁桶大阵”不能如常运行，这就与“海天一线”本不能破，但为众人力量所移；以及“玉石俱焚”势无可撄，但“铁桶大阵”只避不接，所以方歌吟还是冲不出去的道理一样。

三十六僧招法尽慢，严苍茫邪心邪道，反不受影响，纳闷忖道：莫非这小子会妖法……。

就在这时，白光一闪，快若惊虹，出招前全无半点征兆，两名僧人闷哼踣地，方歌吟已闯出阵来。

原来方歌吟趁慢之间，突然使出“天下最佳快招”：“闪电惊虹”来，这一快一慢之间，少林僧人怎受得了，当下被方歌吟破阵而出。

那两名僧人受伤得以不死，这是方歌吟连人带剑逸出时，剑下留了情，否则就要身首异处，焉有命在？

局势急遽直下，严苍茫、天象大师也愕在当场。

方歌吟连战三场，俱是苦斗、力拼、恶战，但三场连胜，赢得令人不得不心服。

单打独斗，方歌吟战胜了天龙大师；群殴闯关，方歌吟克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铁桶大阵”。无论哪一方面，方歌吟现刻的功力，已直追“三正四奇”，不遑于后。

天象大师大步跨出。

长门上人没有拦，他知道自己拦阻不住。

天象根根白胡，倒竖而起，道：“你究竟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一门的？”

方歌吟摘下长剑，道：“天羽门下，一名弟子而已。”

天象怒道：“天羽门下，没有人才！”

梅醒非冷笑加了一句：“宋自雪也不是人才吗？”

辛深巷补加了一句：“昔年大师大战宋大侠，历三百回合，未分胜负……”他笑了一笑，调侃道：“除非大师不把自己当作是个人才，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天象哑然，他素倨傲、自恃，但昔年华山一战，对宋自雪倒是惺惺相惜，他再傲慢，也不能违心说话，干咳一声道：“宋施主剑术精奇，老衲佩服得很；但天羽剑法，老衲有缘数会，几曾有这般邪道魔招？只怕宋施主在世，也不以为然。”

宋自雪已逝一事，现早已传遍江湖；但天象大师为人刚直不阿，而今挑上方歌吟，毕竟是为雪少林之辱，并非乘人之危，趁其师殁而侮之的事，天象是绝不肯为的。

辛深巷语锋伶俐，打趣道：“哪一门那一派？如果无门无派，却败了天龙，闯过大阵，少林……岂不更没……没那个面子么？”

天象大怒，道：“你是何人，敢在老衲面前撒野？”

辛深巷笑道：“在下辛深巷，长空帮白旗堂主。”

天象大师冷笑道：“你的礼貌是桑老儿调教的吗？”

辛深巷笑答：“桑帮主生平只教人礼仪，但不对无礼之人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礼。”

天象怒叱，连白眉都根根竖起：“你敢骂我无礼？”

辛深巷哂然：“是大师自己承认，在下可没那么说。”

天象大师怒道，双目似凸出来一般暴瞪，猛喝一声，长身而起，飞袭辛深巷。

他只想掴辛深巷一记耳光，并无杀意。

就在他掠起同时，金虹一闪，拦在他面前。

天象理也不理，冷哼一声，伸手一抓。

他出手若电，金虹剑已被他抓在手里。

他随手一拗，以本身精通少林内功，纵是碗口粗铁，也给他一拗就断。

但他这一拗，剑变成弧形，却未断。

剑“嗡”地一声，剑寒迫人。

而且剑气一道挑起一道，连续迫来。

天象大师心下一凛，立即松手，身形一沉，落下地来，气得僧袍无风自动，全身骨骼，啪啪作响。

他贵为少林掌教，武林泰斗，几时为人如此生气过？又几曾如此给一个年轻小辈迫落于地？这下杀机大现，怒到极点，下手不再容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九章　勇战天象

天象怒，方歌吟心中更惊。

他刚才用剑一拦，是“天羽二十四式”中的“阴分阳晓”，但天象大师随手一抓，立刻抓住玉剑。他自己立即使“九弧震日”神功，天象随手一放，立把劲力卸去，简直到了收发自如，无瑕可击的地步。

方歌吟知是劲敌。三十六僧见方丈出手，“铁桶大阵”既有两人负创，已无法运作，便即包围全场，以防有人抢车逃走。

这下可绝了严苍茫心中所怀的鬼胎。

他本来在想惹起混战，自己则夺得血河车逃去，但少林僧人对他劣迹早有所闻，对他特别注意，三十六僧之中，至少有十六名僧人是盯着他，他要刹时瞬间击倒众人，夺得血河车，谈何容易？万一激怒天象大师，那就麻烦大了！

当下大家按兵不动。

天象却已怒极，胡须根根倒竖而起，僧衣如铁，无风自鼓，双目暴瞪，神光如电，“哗啦”一声，拍出双掌。

方歌吟自恃功力猛进，双臂一展，硬接两掌。

然后他就飞了出去。像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

飞了好一会，然后“砰”地倒撞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

“劈啪”一声，树干中断，树轰然而倒。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又奇迹一般站了起来。

他嘴角有血溢出。

天象大师擦了擦眼睛，好像不相信他所看到的是事实。

然而的确是事实。

他以十成功力，并以少林名震天下的“大般若神功”击出，他这一掌，当年九疑山“巨灵神”闵缺、女真族第一高手满奎都接不下，但这少年居然接下了。

这少年居然接得下。

天象大师心中不禁也暗暗佩服。

要不是为了少林，此刻他就已经心软了——他也是个极重才爱才的人。

可是为了少林声誉，他一定要战下去。他是身不由己。

——其实由己不由己，只在一念而已，大丈夫说做就做，拿得起，放得下，庸人自然有很多顾虑，也自然有很多藉口。

——只是天下间，有几个能真正称得上“大丈夫”的？

不管天象大师是不是，他都只有打下去一途。

他的僧袍就似一块铁般地罩打了下去。

那树头被打得一团稀烂——方歌吟早已闪开，而且趁机一剑就递刺了过去。

天象猛地回身，神目一盛。

方歌吟立时收剑，那一剑刺不下去。

刺下去也没有用，一定刺不中的。

就在方歌吟收剑的瞬间，他已后悔。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是被天象的气势所压倒，以为他那一剑必不能奏效，其实是错的。他那一剑或许能命中，或许不能，但他不能因天象瞪了一眼而收招。声势已失，便不用再打下去了。

他立即再出剑。

就在他剑势一敛，第二次剑芒未露时，天象便已出手。

他一出掌，四周白茫茫一片。

方歌吟罩在白茫茫的掌劲中。

严苍茫为之动容，心忖：十年之约，对手若是天象，八成讨不了好，以现今功力论，天象比七年前犹有激进，掌力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白茫茫的掌劲中，犹有一点金虹闪动。

金虹虽渺，但始终不灭。

方歌吟以“天羽二十四式”及奇宗异学，与天象已大战一百七十余招。

少林僧人及群豪都为之动容，区区一个初崛武林的少年，居然可以在武林巨宗泰斗天象大师的“大般若神功”下走得过百数十招，简直是耸人听闻。

只有方歌吟心里知道，天象大师确实和天龙大师有天渊之别。

天象大师所使的武功只有一样：“大般若神功”，但比起天龙大师各种武功加起来的十倍都难应付得多。

僧袍虎虎，天地苍穹，好像都尽灰黯，尽为天象衣袖所罩，方歌吟就似袖里的蚤子，无论怎么跳脱，都没有办法逃出这天网恢恢。

天象高大若神。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想使“老牛破车”，但根本没有机会让他慢下来使招。

自从那一剑发而即收，收又再发，便先机尽失，一直扳不过来。

施展“老牛破车”，至少要有一顿的机会功夫，但天象大师一人的招数，竟比三十六僧人加起来都还严密，方歌吟根本无法可施。

天象大师咄咄迫人，方歌吟在他双掌白茫茫的罡气下，犹如风卷残叶，激瀑孤舟，只求挣扎苟延而已。

僧袍卷住金虹剑。

方歌吟只觉有一股大力，自己被带得往天象大师的手掌跌去。

他运劲于金虹之中：嘶丝一声，居然割断了天象大师的袍袖。

这下出乎人意料之外：当然还是因为方歌吟得自“百日毒龙丸”的功力，更主要原因，还是金虹剑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利器，天象虽功力丰厚，但仍无法抵受得了这断金碎玉的宝剑割削，“咻”！崩然而断。

这一断，令天象大师登时无法下台；不会看的人，还以为他落败以致遭方歌吟割去一截袖子。

天象怒极，满脸涨红，银胡倒竖，全身骨骼，啪啪作响，竟然拍出了“龙象般若禅功”。

只见一道白茫茫隐带紫气的罡气，直撞方歌吟。

严苍茫脸色倏然大变：“大般若禅功”练至六层之后，再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为“大般若神功”，练到了第十二层境界之后，合起来方才练得成的“龙象般若禅功”。

听说“龙象般若禅功”的功力，共十八层，练至高峰每掌轻出，俱有一龙一象的功力，而且刚大无匹，人说要练成“龙虎般若禅功”，非要三十年功力不可，那是因为一般人在有生之年，历尽艰辛，能练六重境界的“大般若禅功”，已然不易，进而练成“大般若神功”的六至十二层，更是困难，至于练到“龙象般若禅功”，除非有一百五十年以上苦练无辍，妙悟精专苦习的时机际会。

但天象大师居然练成了！

“龙象般若禅功”一出，方歌吟几乎窒息。

天象大师因羞愤，再无爱才之心，下手极重，一触必杀。

方歌吟大喝，送出“玉石俱焚”。

天象猛喝了一声。

佛门“狮子吼”。

方歌吟乍然一震，“玉石俱焚”的杀气与锐气全失，这“天下最佳攻招”便打不出去了。

“龙象般若禅功”的罡气涌到，方歌吟以“海天一线”，勉力一守，稳住。

此刻的他，犹如千钧重担，压在一条丝线上，随时可能崩断。

天象大师的“龙象般若禅功”，竟然也破不了“海天一线”的守势：天象大师脸色铁青，心想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当下以“龙象般若禅功”运于右手，牵制住方歌吟“海天一线”的剑势，左手暗蓄“大般若神功”，徐徐拍击过去。

“龙象般若禅功”练成，天象大师一直未肯施用过，他本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旨在十年一度争霸战时，突然施展绝招，用以镇压全场，而今却为这无名小子用上了，让严苍茫等人亲眼瞧见，真恨不得杀了方歌吟方能泄愤。

天象大师左掌贴近，方歌吟如同锤撞钟鸣，掌离得愈近，胸腔愈痛，身子无法挪移。“海天一线”的守势一毁，在“龙象般若禅功”掌力范围下，只有死得更快。

方歌吟出道以来，大小战役，莫不凶险，但今日一战，方歌吟真正遇上内力如此浑厚、简直莫可匹御的大敌。

天象左掌离方歌吟尚有一尺之遥，方歌吟嘴角已淌出了鲜血。

他的剑路被天象大师的“龙象般若禅功”所压制，不能动弹分毫，全身则在天象大师“大般若神功”笼罩之下，激荡震挫，如一张被拉紧又拉满的弦，张到了极点，便要崩断……

——不能崩断。一断，就见不着桑小娥。

一旦想到这时，他真气自丹田涌出，“百日十龙丸”的功力源源而增，他突然变招。

就在他变招的同时，“龙象般若禅功”、“大般若神功”的功力齐吐，“砰”地打在原先站立的所在，轰然激起一道一丈七尺高的泥柱。

然而一道白芒飞出。

“闪电惊虹”！

在方歌吟这种情形之下，任何变招，都只有死路一条。

就似一间固宅，为山石所封，一旦基柱折毁，里面的人尚未冲出，必已为山石所埋。

只是“闪电惊虹”委实太快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快得简直不是“变招”。

甚至不是招式。

方歌吟连人带剑，“飞”了出来。

然后他半空连接十三个翻身，落下地时，脸若紫金，摇摇欲坠，以剑支地。

他借天象大师的两道内劲掠出，毕竟还是被掌风微扫中。

些微扫中就够了。要不是方歌吟有“百日十龙丸”的功力护体，恐怕已重伤身死。

但天象大师的肩膊，居然也有一滩血渍。

“闪电惊虹”为天下第一快招，就连天象，也没来得及躲得开去。

他以浑厚无比的护身罡气，震歪了剑势；方歌吟被激撞斜飞而出，可是他膊头竟依然着了一剑。

天象怒不可遏。回身大喝，打出一掌。

他离方歌吟还有二丈远，这一掌打出，远距离下，力道丝毫不灭。

天象大师十指抓住车沿，呼地一扳，白灰灰的巨影，荡了上去。

方歌吟情知天象上得了来，自己就得下去，他为见桑小娥，便不顾一切，一剑“旭日初升”，递了过去。

天象初入血河车，足未沾地，他数十年来，从未上过血河车，今日得偿所愿，心里大是振奋，但一登血车，血气翻腾，红光冲激，与他生平修性见佛，大是不调，一怔之下，突有旭日一般的虹芒，迎脸袭至。

这下他心气冲激，目为之眩，一时竟不知如何招架是好，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毕竟是一大宗师，当机立断，猛吸一口气，呼地倒飞出去，落在雪地上。

只听“啸”地一声，一人已擦身而过，严苍茫已赶过了他。

天象大师怒极，心想：这次可丢尽了脸，一招就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逼了下来，以后传了出去，不是叫人笑话？于是连严苍茫都恨了起来。

这下严苍茫可追上了血河车，心里狂喜，一手抓住车沿，拖走了十余丈，猛一吸气，藉力纵上，却乍见一道金芒，迎脸斩到。

他如此掠上，等于是向金虹剑扑去而已。

现下方歌吟的功力，只可说仅逊“三正四奇”等一筹而已，彼此武功已相差不远，方歌吟居高临下，适时一斩，严苍茫转杖一拦，“叮”地一声，“啪”地星花溅飞，严苍茫也被击落在雪地上。

严苍茫一落地，天象大师又掠过了他。

严苍茫生恐血河车为天象所夺，跄踉几步，奋力追去。

天象发力在先，不一会又接近血河车之后。

他暗暗蓄力，不图即掠车中，而是聚“龙象般若禅功”之力，想在上车刹那，先行击倒方歌吟再说。

严苍茫因落后数步，始终未能追上，见天象如此接近血河车，又不跃上，定成竹在胸，他怕血河车上的武功、宝物为人所得，当下不顾一切，一杖撞击。

天象直想扑杀方歌吟，猛觉背后有急风迭起，猛一坐身，直踩得深陷入雪地之中，“砰”地一声，脑后仍被杖端撞中一下，痛得鼻涕眼泪齐流，金星直冒，脑勺子肿起一个大瘤。

天象怒骂：“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严苍茫见暗算不成，知天象厉害，一面追奔，一面笑道："大和尚，你脑袋光光，肿个瘤子，才更合衬。"

他是随口说说，便在爱美至极的天象听来，大受刺激，他平素极是爱美，常在镜前修剪长髯，而今脑后肿个大瘤，又偏无人证明他是被严苍茫暗算，搞不好江湖上还会传言他是为方歌吟这无名小卒所伤，那还了得！成何体统?!

方歌吟倒纵而出。

内力激荡，一冲之下，方歌吟被弹离丈远。

方歌吟飞掠而出，竟落在血河车上。

众人意想不到，一时怔住，方歌吟叱喝，啪地一鞭，八马齐奔。

这八匹马似有灵性，对方歌吟极为驯服，八马奔将起来，那些僧人哪里拦阻得住？只见血影如山，血车已驶了出去。

天象大师、严苍茫等都吆喝起来，一行人拼命追去。

方歌吟中掌负伤，情知若不一鼓作气，闯出这里，再被缠上，只怕永生见不着桑小娥了。当下不顾一切，策马加鞭，那八匹马本就喜驰骋狂奔，呼啸之下，两旁景物，模糊一片，快得只剩下一道血影。

三十六僧起先是受伤的两人，渐赶不上，后来三十四僧人都功力较低，逐渐落后，严浪羽的马，虽是上选，却又哪里比得上血河神马？

又追了一段路，早已下了清凉山，方歌吟本来是经五台山，取道龙泉关，过长城以入恒山，但而今却变成直奔雁门、掠阴山，直投"塞北第一山"：恒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追奔之下，很快的连长门上人，癞证神僧也气喘吁吁，加上本身对血河车并不十分着紧，所以也落后下去了。

梅醒非的轻功，甚是了得，辛深巷也是以轻功称著，两人居然仍跟得上，但久持下去，内力上便不如天象大师与严苍茫两人。

严苍茫与天象，一左一右，内力浑厚，居然一直贴近车后，只差三丈，便已赶上。

方歌吟心中大急，只好催鞭，眼前景物飞闪，已来到一片丛树林边，回头一望，只见天象与严苍茫又拉近了一丈距离，两人竟似比赛轻功、内力、毅力一般，不相上下，不遑多让。

严苍茫心里，其实是暗暗打算，这老和尚刚刚才力战过方歌吟，又上了花甲年龄，居然还如此挺得住，要不是才激战一场，今番要赶上他的脚程，只怕难矣。

天象大师心里也是暗凛：严苍茫的内息，调匀得十分快讯，当然不是正道功力，但自成一家，而且此人以招式怪异冠绝天下，自己是内功见长，而今居然与自己并肩而行，天象心中暗叫：惭愧！

严苍茫眼见雁门关将近，心想一出长城，难有把握，略一犹疑，脚下却丝毫未停，伸手一扬，打出一道花炮，“砰”地在半空炸亮。

这花炮在半空一层又一层，在夜空中爆亮，到了最后一层，完全是纯黑色的，但又与黑夜的色泽完全不一样，黑而发亮，像激动的黑色小河，在黑穹里炸出磷光支流无数。

严苍茫打出旗号，心中大安，就只那么一迟滞间，却见天象已扑上了血河车。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心里恨极，急起直追；但这痛得一痛，恨得一恨之间，血河车的距离又拉了十余丈远。

方歌吟猛回头，见严苍茫已近咫尺，满脸是狰狞的笑容，因屏着一口呼息追赶，无法启口说话，而天象大师反远远落在后头，梅醒非、辛深巷二人，则在更远，不知怎么的，心里有一种想法：宁愿让天象大师抢上血河车，都不愿让严苍茫这种人夺得此车。

就在这片刻间，严苍茫已猛提一口真气，掠了上来。

方歌吟回身迎上，一招“漫天风雪”，发了过去。

严苍茫半空接得一剑，血车已奔过原地，严苍茫已落在雪地上。

但是严苍茫这次早有准备，并不在于一下即冲上血河车，所以足一沾雪地，借势一弹，斜飞丈远，又投入血河车中。

方歌吟本以为已击落严苍茫，可换得一时之安，谁料眼角又瞥见严苍茫掠至，忙中已来不及迎击，随手一曲金虹，弹出“怒屈神剑”一招。

严苍茫攻其无备，以为这次满可以抢上血河车，只要脚踏实地，便不畏方歌吟，一面促车疾驰，一面把他击杀于车中，不料方歌吟出招于半空，剑锋犹在五尺开外，剑气已然袭至。

严苍茫毕竟是当世少见的高手，突然全身抖动，几乎在眨眼间可颤动七八十次，金虹虽袭中严苍茫，但“噗”一声，如中朽木。

但在这抖动之间，严苍茫落下的身形稍挫，血河车又已掠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原地，严苍茫仅差分毫，便不是落在车中，而是落在雪地上。

可是严苍茫脚方沾地，“标”地一声，急弹而出，一手挽住车沿，一扳一按，又登上车来。

方歌吟已加防范，一仰身，头顶触地，反剑自胸前向后挑出，正是“倒挂金帘”。

严苍茫突然一杖打出，砰地与金虹剑撞个星火四溅，两人俱震得退了半步，方歌吟是跌在马上，严苍茫却落下车来。

可是严苍茫应变奇速，藉势一溜，竟潜入车腹之中，然后如游鱼一般，翻上车边，自车身进入，待方歌吟发现时，已经迟了。

严苍茫桀桀一笑，正要出手，突有一道强劲自车后袭来，严苍茫猝不及防，硬接一记，被一股大力震落下车来。

出掌的人是天象大师。他十分得意，觉得已报一杖之仇，但因全力急奔，不能开口说话，便哈哈一笑，以示讥诮。

严苍茫被迫落车，前功尽废，心中懊恼，一面急起直追，但天象大师早已超前，接近车后，他情急生智，嚷道：“喂，老和尚，你光取笑不敢说话吗？”

天象大怒，心忖：你敢说话我还怕你吗？当下叱道：“鼠辈，你才不敢。”

才说得六个字，严苍茫便已追上了他，与他并排，血河车却已拉远三丈。

天象恍然大悟，暗骂自己不小心上了当，严苍茫是东海劫余门的领袖，以狡诈奇狯称著，他说话大可用腹语，自己泄真气说话，岂不是中了他的计？

当下气得想破口大骂，但又强自忍住，两人而今并齐而追，两人气力宏长，不知已追了多少时候，眼前已是蜿蜒苍古的长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城堞，景物越来越苍凉，两人离血河车约五尺之遥。

这时两人都想登车，但又戒备于对方，天象终于忍不住，先拍出一掌，严苍茫避过，还了一杖，天象挡住，血河车却藉此又拉远了一些距离。

两人打打追追，追追打打，互相牵制，加上车上的方歌吟，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局面，但天象大师的真力充沛，始终能紧追不舍，严苍茫却因运功方式奇特，身法变化繁复，所以也一直能跟得上。

这追追逃逃间，终于到了雁门关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章　指掌双绝

雁门关原名西陉关，汉置于山顶。两山夹峙，形势险要，古来俱为重要关隘，与偏头、宁岁要称山西三关，亦为“外三关”——

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一车三人迫近雁门关时，心里俱是一震，似要在这里必须要有个了断似的。

这时路险狭隘，车马颠簸，天象、严苍茫仗着武功，反而易行，两人同时扑向车上。

两人因恐对方抢登，也同时攻向对方一掌，另一掌一杖，却攻向方歌吟。

方歌吟“惊天动地”，勉强守住两大高手合击，但严苍茫和天象，反被两人掌力互相迫住，往地上落去。

两人均知如此追赶下去，没有了期，于是不约而同把心一横，不管对方，全力登车。

这一下，两人没有互击，都决定先把血河车截下再说，方歌吟一连串急攻，但两大高手非同小可，方歌吟以一敌二，便逼之不下，两人也未能登车，却在车两旁的小小立足点上，对方歌吟展开攻击。

山路崎岖，在不平、震荡之下，方歌吟勉力反击，大感艰难，眼见两人只要再进一步，就入车中，方歌吟心中暗叫——不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就在这时，突来两道急风，来自天象与严苍茫背后。

两大高手乍然遇袭，都是临危不乱，接了下来，方歌吟趁机一招“开天辟地”，把两人又逼落下马车。

方歌吟吁得一口气，这时旭日初升，竟已激战、追逐、御敌了一夜。

未来会怎样？——方歌吟不敢想，也不能想。

天象大师、严苍茫被逼落车下，才知道是梅醒非、辛深巷的出手。

这时马车已慢了下来，山路越来越窄，梅醒非、辛深巷等趁机追到，而后面也隐约可见，随着车痕追来的天龙大师等人。

这时四人并列，一面追逐，又相互攻击。

如此追追打打，眼前已是雁门关口。

突然黑影一闪，八马人立，竟然刹住。

只见来人出掌无声，双手急而迅快地在八匹马眼前一阵急晃，八马竟不敢冒进，登时止足。

方歌吟大吃一惊，只见来人黑眉粗目，髭虬满脸，深沉冷傲，披风黑衣，便是“大漠仙掌”车占风！

严苍茫一见，心中吃了一大惊，怎么今天“三正四奇”，都会聚于此地了！看来今天要夺血河车，可要大费周章了。他虽遇强敌，心里还是盘算着如何抢夺血河车一事。

方歌吟见是车占风阻拦，未敢造次，肃然叫道：“车前辈。”

车占风抬头一望，见是口角溢血的方歌吟，倒是出乎意料之外，怔了一怔，道：“是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象大师与车占风本私交甚笃，在华山、黄山两役中，车占风始终未与天象大师交过手，天象见车占风拦住马车，大喜过望，道："老车，截下这小子，我来对付严老怪。"

严苍茫知车占风疾恶如仇，素不喜自己，二十年前黄山之战，自己与之打个五百回合，未分轩轾，十年前虽换上了雪峰神尼，但自己在一旁观战，其"大漠仙掌"，与中原绝大多数掌劲迥异，而且另辟蹊径，是个极难惹的人物，当下闪身至方歌吟处，低声道："点子扎手，我们应并肩作战。"旋又呼道："嘿嘿，我与这位方少侠是一道的，你们要单打，还是群殴……。"

岂知方歌吟毫不领情，道："我跟你岂是一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宁死也不跟你一道。"

车占风久经风霜，思路何等敏锐，目光更是锐利，稍加留意一下，便看出了情势，大是为难，天象见之脸有难色，以为他也有意抢夺血河车，当下冷哼一声，脸色一沉，正待发话，忽然"飕、飕、飕"三声，三道蜻蜓似的纤细急影，投入场中，正是"翰海青凤"旷湘霞，以及爱女车晶晶、车莹莹。

车晶晶一双妙目，仍瞟向方歌吟；车莹莹却红云映照，连眼皮儿也不敢抬起。

旷湘霞一袭鲜亮红衣，黑色大披风，身材高大但曲线曼妙，她性子直，即道："我看这姓方的不是坏人，不能杀他。"

天象气得哇哇乱叫，跺足道："好哇！原来你们是一道的！"

车占风急欲分辩，天象已不及听，呼吆道："天龙，你替我掠阵，我先取下这小子再说。"

说着，飞身而上。

方歌吟已在清凉山上，与天象一战，知不能敌，而今又被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缠上，甚觉无奈。这时八马已被车占风拦在前路，方歌吟不敢冒犯：严苍茫见车占风的立场显然跟天象又违，心中暗喜。他欲夺得血河车，自然是希望场面愈乱愈好。

这时天龙大师与三十六僧等均已赶到，严浪羽及一干闻风而至的武林人物，也陆续赶来。

为了一部血河车，雁门关前登时热闹了起来。

有人明知少林寺天象大师、东海劫余岛严苍茫、大漠派车占风等绝世高手在此，断讨不了好，但因想目睹这一世间宝物，又想趁虚占点便宜，所以还是不顾一切，赶了过来，凑凑热闹。

天象一上车，双掌一吐，白茫茫的罡气涌出，方歌吟受伤之身，哪接得下？不一会便已败象毕露。

但方歌吟与天象斗了约莫一盏茶时间，武林中人都认得天象，知其誉满江湖，但这无名少年居然与之一斗数十回合，纷纷诧愕不已，走问此人为谁，口里窃窃私语，心中暗自羡嫉。

这下为了挽回声誉，天象更加拼命，又打出了“龙象般若禅功”。

要是别种掌力，方歌吟仗着“百日十龙丸”神功，尚可支持，但遇上这纯正菁华的少林正宗，便无法可施，增强内息也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就在这时，破空忽传来“嘶嘶”之声。

严苍茫的脸色倏然变了。

天象大师蓦然色变。

连车占风也变了神情。

破空“嘶嘶”之声，划碎了天象大师浑厚刚宏、无瑕可袭、白茫茫一片的内劲，直直地射了进去。

天象大喝，收掌、翻身，落于车前，单掌提胸，目光精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白须飘飘，不像出家人，而像一位持戈攻城的大将军。他扬声喝问："长空神指?!"

只听一人淡淡笑道："正是桑书云。"

青衫一闪，一人飘然而落，拍拍方歌吟肩膊，深深的眼神望着他，温厚地道："一路辛苦了。"

方歌吟苦战多时，乍听到这温暖的声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桑书云转向天象大师，洒然笑问："七年一别，大师可好?"

天象大师铁青着脸，他看出方歌吟与桑书云关系非浅，冷哼道："托桑帮主的洪福，老衲没死，等得及桑帮主叫人到敝寺来闹事。"

桑书云哈哈一笑，道："敝帮良莠不齐，管教无方，请大师见谅，三日内在下定必严惩误闯宝寺者，拜山致歉。"

天象大师冷笑道："道歉不必，只要现在桑帮主闪过一旁，莫要庇护恶徒，老衲就感激不浅了。"

原来昔年华山一役，桑书云对上的就是"三正"中的天象大师，两人打得平分秋色，惟天象大师气量甚狭，故有"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之概。后来黄山之役，桑书云对决的是严苍茫，也是打得半斤八两，严苍茫恰好也是胸襟浅隘，所以也记仇记恨。

桑书云本性豁达，倒无所谓。

他"哦"了一声说："他是凶徒吗？请问他哪里凶？哪里恶?"

天象怒道："你还要卫护他?！他从少林山下，直打到山上，闯入寺中，甚至打入殿中，好不容易擒得了他，还给他伤了天音、铁肩等人，你们又将他救走，是什么意思，你说……。"

天象一口怒气，忽然说到这里，却猛发觉自己如此说话，等于暴露了少林这次奇耻大辱，回首望去，只见三十六僧等神情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尴尬，群豪在不远处窃窃私语，大多数人用惊羡或敬佩的眼光望向方歌吟，心想少林数百年来俨然不可犯，谁敢乱闯？如今这少年出入自如，又出自方丈之口，哪会有错？反而佩服起来了。其中站得最近的，是车晶晶、车莹莹两姊妹，目中也充满了好奇与仰慕。

天象大师此怒非同小可，他不知道这两个女孩子是车占风的女儿，心中很是不忿，双袖一激，两股狂飚，袭向车晶晶、车莹莹，自身却扑向方歌吟。

天象大师是一代宗师身份，自然不至于会对两个小女孩子下毒手，他虽年长，但性格冲动刚拗，那两股袖风，不过想震退这两名无知小女孩而已，并无恶念。可是他这一动手，车占风家庭观念奇强，倏然变色，翰海青凤又是护短出名的，哪里按捺得住？

旷湘霞双手一展，格过天象大师的袖风，“飕”地一声，两指骈使，点刺天象喉核。

天象大师见旷湘霞扑来，心中暗暗叫苦，原来旷湘霞男儿气概，又刁泼豁达，人美招辣，天象毕竟是出家人，见一妇道人家如此拨打过来，实在成何体统？只得退避，“噗”地又跌下车去。

这时这些好事的群豪莫不失笑，都说少林平日威风八面，今日却教人一再折辱，连少林方丈也气得直跺脚，简直大快人心。

天象涨红了脸，似斗败了的公鸡，指着车占风骂道：“老车，你这是什么意思——？”

车占风知道再解释也没用，这和尚的火爆脾气他是知道的，当下冷冷地道：“谁叫你先对小辈动手？”

天象气得哇哇叫：“你这是摆明了和我过不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若论交谊，车占风对桑书云实在深挚得多了，而且对方歌吟也渐有好感，当下便来个相应不理。

严苍茫知余众不足畏，难应付的是车占风显然是站在桑书云与方歌吟这边，自己非得与天象、天龙等合一不可，当下说："我说大方丈，这些人是一伙的，吃定了咱们了。"

天象气得胡子直翘，虎跳上前，要攻击方歌吟，桑书云一拦，天象大师一出手，"大般若禅功"推出。

只见一道白茫茫罡气，直罩桑书云，桑书云吃了一惊，忙凝神以对，围观的人都纷纷大是兴奋，交头接耳道："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以"长空神指"桑书云及少林方丈天象大师两人名声、地位、势力、武功而论，确实是当世一场罕见的激战，当然令人引颈以待。

只见白气迷茫青衣飘动，愈到后来，白茫愈盛，青影更稀。

天象大师虽先曾与方歌吟力拼一场，又再长途追逐，与严苍茫等交手，但老而弥坚，他的内力却是愈打愈盛。

桑书云开始是以小巧功夫腾、挪、纵、跃、避、闪、却、脱等，但越打下去，越无退身余地，情知这老禅师武功非同小可，再躲闪下去，只要挨上一掌，便吃不消，所以双掌一展，也拍了回去。

人道桑书云轻身功夫与长空神指称绝武林，却不知他的内功修为，也出奇的凌厉刚锐，四掌交击，各自"腾、腾、腾"地退了三步。

两人每步脚步深陷，都极之吃力地想不再退下一步，但依然把桩不住，退、再退、又退，一共退了三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各退了三步之后，天象立时出击。

他的“大般若禅功”，立时增至八成，使出了“大般若神功！”

一字之分，但区别恁大！“禅功”尚是人为尚能达至的境界，“神功”却非人所能习。

桑书云双眉一蹙，再接一击，天象双肩微微一晃，桑书云却连退七步，脸色全白。

他的脸色白无血色，一只右手，已伸至左胁下，尾指微微曲起，天象虽震退了他，却见桑书云如此，知其要施展名震天下的“长空神指”，哪敢大意？“大般若神功”激聚至十成，排山倒海地推了出去。

只见茫茫劲气中，乍听“丝丝”之声，七缕指风，破劲气而入：原来“长空神指”，专破内外家罡气，“大般若神功”如天鼓擂山，但长空神指犹如针刺皮鼓，依然划破袭入。

两道劲气交错之下，空气纳闷，绷紧得如扯紧的布帛，旁观者汗如雨下。

这次交击之下，到桑书云双肩微微一晃，天象罡气为“长空神指”所破，退了七步。

桑书云正想说几句佩服对方的圆场话，却没料天象中气奇沛，人方立定，已打出十二成足的“大般若神功”来。

这下山啸海撼，比任何一次都厉害，桑书云要说话的一口气，竟被迫了回去，连声音都不能出口，他知道保命要紧，长空神指猛振，漫天丝丝之声陡起，狂风落叶，七七四十九道指风迅急弹出。

掌指交碰，天象又跌撞出三步，桑书云微微一震，但只不过刹那间，天象大师又全身骨骼啪啪作响，须根支支竖起，十四层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境界的“龙象般若禅功”撞出。

这下是真正一流高手真力相拼，不但群雄怵目惊心，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连严苍茫、车占风等都为之变色，心念：万一这一招是对我而施，我该怎么办？自己的拿手绝技，是否接得下？

两人脸色俱阵青阵白，方歌吟则一腔心意，尽聚于为自己而战的“长空帮”帮主桑书云，天龙大师等到关心掌门大师兄天象的安危。

“龙象般若禅功”一出，桑书云飞腾起来，他身在半空，在狂飚之下，愈似一叶无根浮萍，但他愈是无处着力，所弹射的“长空神指”也愈频愈锐，竟激出九十八指，凌空而至。

这下相接，两人俱是一晃，没有退后半步。

天象大师脸色绯红，眼球里已失神，且涨满了血丝。

桑书云脸色煞白，白中隐青，鼻孔人中处却有一道血痕。

两人如此力拼，实犯兵家之大忌，很容易耗脱而死，但彼此都没占着便宜。

桑书云月前曾与严苍茫一战，内伤未完全复原；天象大师也一连数战，内力所损在先。现今专破内外家罡气的“长空神指”，竟截断不了天象大师“龙象般若禅功”之气墙，但“龙象般若禅功”的一龙一象合击之力，也为“长空神指”所分解钻裂。

天象奋起神力，又运起第十六层境界的“龙象般若禅功”，一掌拍出。

这下白茫茫的罡气，如同厚墙一般，向桑书云直逼过来，桑书云微喟一声，情知这是生死相拼，但已无法不舍命奋战，“丝丝”之声漫天而起，竟弹出一百九十六指。

这下两人平分秋色，却已到了强弩之末，天象大师生性倔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强，竟猛运第十八层亦是“龙象般若禅功”最后一层境界，就要拍出，忽然人影一闪，车占风挡在中间。

车占风大喝道：“你们无怨无仇，十年一届比武之约未至，你们如此生死相搏，却又是何必何苦?!”

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群豪，见车占风在如此要紧关头，阻挡了分晓生死的一刻，莫不胡哨起来，陡见红黑影子一闪，劈劈啪啪，嚷嚷的几人，脸颊已肿起了老高的一块，忙抚住肿脸不敢吵闹。

“翰海青凤”旷湘霞冷哼了一声，“飕”地回到了原地，拍了拍手掌，不再多看他们一眼。车占风朗声道：“你们指掌双绝，天下莫及，又何苦在这里分出生死，叫人笑话!”

天象虽真气充沛，因发力过多，元气游走，脏脾犹如万针刺戳，却忍痛叫道：“滚开一旁，老衲今日要降魔伏妖。”

桑书云的“长空神指”，却是最耗真元的，他一口气几接不上来，但却无天象犹如针刺之苦，洒然笑说：“出家人杀人，就说降魔伏妖，只不知降的是什么魔？伏的是什么妖?”

天象怒叱，指着方歌吟道：“此人到少林……惹事生非，不除此害，江湖永无宁日。”

桑书云却心平气和，道：“我却知道方少侠上少林，乃因有人冒铁肩之名，为祸江湖，暗算小女，他是要查证此事，才上嵩山，惟从山下至山上，寺中到庙外，都是少林僧人不由分说，先行动手，而且群殴滥攻，不容人分辩余地，你们放着冒充少林僧人为患武林的人不抓，却来整治他……这是什么为民除害?!”

桑书云一番话说下来，天象听得一怔，他虽刚愎自用，但却是个秉正义烈的人，只知道方歌吟上山闹事，却不知原来如此，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呆了半晌，返头问道："可有此事？"

众僧人心知肚明，这是事实，面对掌门，也不敢打诳，当下期期艾艾，不知如何是好，天象毕竟坐镇少林数十年，观言察色，已知七分，少林虽雄视天下，但毕竟是名门正派，不至于捏事生非，天象这下气得几乎七孔生烟，愣了半晌，终于神色萎然，竟向方歌吟长揖道："这位小侠，老衲……，老衲实在……实在不知如何说好，老衲……老眼昏花，不知事情原来……咳咳……原来如此，咱们的梁子，便此……一笔勾消，尚请少侠……这个……这个……。"

他想说请方歌吟"见谅恕罪"，但无论怎样，均说不出口，急得涨红了脸，比刚才以真气拼斗，还要难过。

方歌吟见德高望重的少林方丈，居然向自己低声下气赔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想到自己近日来因死期将近，作了不少任性妄为之事，也甚是惭愧，猛念桑小娥削发为尼的事，更怕酿成大错，心中大急，道："大师切莫如此说。大师是前辈，在下冒昧闯寺，冒犯之处，实已罪不容释……。"

车占风展颜笑道："既然前隙冰释，便就好啦，方少侠也是一派掌门，不必客气……。"

桑书云也笑了，怀有倦意地站了起来，拍拍衣衫上的沙尘雪屑，道："大师神功盖世，再打下去，我可没几根骨头可奉陪啦！"

天象大师赧然道："桑帮主的指功，如今老衲真是大开眼界了。"

严苍茫见这几人愈谈愈好，把自己孤立在一旁，满不是味儿，见天龙大师在一旁，犹有余怒，便插口道："血河车呢？难道便宜了这小子不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群众当然不肯，为之附和哄然。旷湘霞锐目一扫，众人自噤不敢言。

天龙大师也以为然，趋近对天象说："禀告大师兄，方歌吟闹寺一事，我们虽也有理亏，总不成把血河车拱手让他呀！"

天象沉吟起来，天龙大声道："方歌吟闯山一事，大师兄说既往不咎，便是不咎，但血河车为世间奇宝，见者有份，不应由方歌吟独占。"

众人见有天龙大师出头，惟恐不乱，纷纷喝彩。

车占风常处大漠，行事说一不二，不喜迂回说话，当下冷笑道："天龙，你能入地狱几回？"

严苍茫趋前一步，嘿嘿笑道："车占风，你可唬不倒我。"

桑书云倦意地笑道："我虽力竭，但这严老怪，还是可以交给我处理。"

天龙大师知情势恶劣，就算大师兄出手，恐也不易胜桑书云，严苍茫也不见得能赢车占风，剩下自己，也难敌方歌吟，当下长声吆喝："少林三十六僧何在？！"

三十六僧立即站了起来，围成了"铁桶大阵"，才一下子，原来渐趋平和的空气，又呈剑拔弩张起来。

车占风冷笑道："想仗人多吗？"

一拨手，打出一支响尾箭，冲入半空，啪地爆开一道星花。

隔不到半晌，只闻一阵急蹄，沙尘滚滚。

东、东南、东北、南、南东、南西、西、西北、西南、北、东北、西北各有一黑披风飞骑，急奔而至。

一到"铁桶大阵"前，勒辔而止，马上人齐向车占风拱手，腰间一柄无鞘利剑，群豪动容赫然叫："追风十二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下“追风十二骑”已反包围住“铁桶大阵”，桑书云笑道：“车兄可把大漠高手都带过来了？”

车占风道：“近日武林中名门大派离奇被歼，生恐中原有事，所以把人带过来。”

严苍茫脸色阴晴不定，现刻却一笑道：“老车以为这一点人就够应付了吗？”

车占风板着脸孔道：“对别的可能不够，今日却至少可以确保你严老怪动不了血河车。”

严苍茫桀桀一笑：“恐怕未必。”

以杖击石，连续三声。

远处的严浪羽趾高气扬，连拍三下手掌。

只见雁门关上，一连拥出四五十名黑衣大汉，弯弓搭箭，对准“追风十二骑”等，而关口也跃出数十劲汉，手持长钩、镔枪、铁索，呼呼舞动。“追风十二骑”怒马长嘶，车占风双手一分，十二骑勉强按捺下来。

严苍茫哈哈大笑，仰脸直脖，好一会才道：“论实力，现今血河车，还不是老夫的吗？！”

桑书云冷笑道：“没想到严老怪把东海的实力都带到长城来了。”

严苍茫得意至极，说：“不带来，焉能制住你们！”狂妄地笑道：“我早知有此一会，所以在追逐血河车时，早已放出旗花箭，召集大部人马到此伏袭了。”

桑书云淡淡笑道：“严岛主果然神机妙算。”

严苍茫大笑道：“哪里，哪里，比桑帮主，却似周密了那么一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象大师也看不惯严苍茫傲慢无礼，道："你以为血河车就是你的了？"

严苍茫怪眼一翻道："至少不是你老和尚的。"

天象大师气得胡子直吹，忽然闭目调神，朗朗哄哄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众人一呆，没想到这冲动的老和尚会在此时此地念起经来，严苍茫又干笑几声，正想讽嘲几句，却听不远处也有人滚滚地传了过来一声："阿弥陀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一章　风云际会

只见山坳处，荒凉古木之旁，步出一人，遥向天象大师合十见礼。

这人方歌吟认得，正是铁肩大师。

只听铁肩大师背后不远，又有一声“阿弥陀佛”。

远处又步出一黄衣僧人，然后“阿弥陀佛”之声不绝于耳，一声连接一声下去，远远的传了开去，然后衣袂、步履之声，不知来了多少个黄袍袈裟的僧人。

严苍茫笑不出了，笑容冻结在脸上，失声失色道：“一百零八罗汉大阵！”

只见罗汉又在第四层包围了起来，把“追风十二骑”及东海劫余门人，都密围了起来，只要一声号令，阵势发动，配合核心中枢的三十六奇僧应接之力，哪还有人抵挡得住。

桑书云笑道：“大师把少林寺都搬到这儿来了。”

天象正想客气几句，铁肩踏近，低声道：“禀告师父，欲夺血河车，此正其时。”

天象一时迟疑未决，天音大师也凑近，细声道：“夺得血河车，对少林宗主地位，很有帮助。”

天象脸有难色，桑书云观人入微，了然了七八分，大笑道：“少林既将寺庙搬来雁门，长空也来东施效颦了！”说着长啸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声，响遏行云。

天象听得暗自心惊，原来桑书云与天象大师适才力拼，本已气竭，但听他长啸，元气已然大复，清越无比，其功力精奇一至于斯。

这三声呼啸之下，远处的“全足孙膑”辛深巷一扬白旗，“雪上无痕草上飞”梅醒非也一招黄旗，只听杂声纷沓，沙尘滚滚，一时之间，不知来了多少骑、多少人、多少高手，团团在第五层再把少林僧人包围了起来。

天音、天龙等，为之瞠然。

天象大师长叹道：“天下第一大帮，果尔名不虚传！”他黯然道：“既然如此，这里哪还有什么说话的余地？走吧！”

说着僧袍一挥，长身而去。

少林僧人，鱼贯跟随而走。

顿饿间，百数十少林僧人，走得一干二净。

观战群豪，见大局已定，自己等无机可趁，又对旷湘霞心有畏惧，也乘机走得个干净。

旷湘霞悻悻然拍手道：“算他们知机！走得慢些，我要他们这些恬不知耻的好看！”

车晶晶、车莹莹深知其母凛烈个性，便过来服侍她坐下。那边就只剩严苍茫一脉的人。

严苍茫见天象大师撤走少林的人，自己形势孤立，要走，又舍不得血河车，想争，又没有雄厚的实力，只得干巴巴地站在那里，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

桑书云也不去理睬他，就当无视于他的存在一般，向方歌吟笑道：“你匆匆出雁门关，是为了什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喉头一热，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车占风却道："我知道！"车占风说："他是要出长城，直奔恒山，求雪峰神尼，阻止剃度贤侄女。"

桑书云变色道："雪峰神尼，脸慈心冷，杀人不眨眼，百十年来，无人敢上素女峰，你这去——"

车占风点头道："昔年我曾与雪峰神尼一战，论武功各有所擅，比掌法我稍胜一筹，但较剑招我远逊于她，方少侠此去——"

方歌吟激声道："小娥为我所累，我一定要去，无论求情、被杀……我都心甘情愿。"

桑书云微喟道："怕只怕雪峰神尼，向不容情，你这一去，徒送性命，还是无济于事。"

车占风却道："雪峰神尼虽然清静冷酷，但对血河车，也难免动过心，若方少侠驾血车上恒山，一来可以及时赶到，以免造成终生之憾；二来若把血河车赠予神尼，或许她会网开一面也说不定。"

方歌吟喜道："那我这就去……"

桑书云叹道："小女不知少侠为救老夫，被严老怪迫服'百日十龙丸'，随时性命不测，故而坚拒小女美意，小女品性拗烈，以为方少侠负心忘情，此上恒山，矢志出家。她素知雪峰神尼连老夫的面子也照样不赏，以绝我挽回之念，可见心意已决……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这身老骨头，若然上山，反而是触犯了武林大忌，更加不妥。这下就要看少侠的福份了……"桑书云叹了一声又道："小女的事，就全交托于你；"回身严苍茫扫了一眼，冷冷地道："至于长城内任何追击，我可以担保一一截下，……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只管全力赴恒山即可！”

车占风毕竟是大漠飞骑的雄豪，生性比较豁达，拍了拍血马，豪然道：“那也好！方少侠能在有生之年，骑血河马，乘血河车，餐风饮雨，踏破长城，赴恒山，救佳人，当为人生一大快事也！”

方歌吟也是生性猖狂之人，听得如此之说，忧烦顿忘，猛想起宋自雪残足后喃喃自语的一句话，当下朗声漫道：“生要能尽欢，死要能无憾。”

“瀚海青凤”旷湘霞更是豪侠女子，跳起来，“崩”地拔开了背上壶中的弯月酒囊，大声道：“对！生要能尽欢，死要能无憾！”她仰直脖子连喝三大口，大声说：“你像极了宋自雪！”她把酒壶丢给方歌吟，方歌吟劈手接过，旷湘霞道：“一出长城无故人，这是藏族‘烧刀子’，一把刀子烧到肺腑里去，喷出来才是真正的火！”她用匀美的手臂一擦红唇道：“男子汉，大丈夫，喝烈酒，做大事，死，又有什么可怕！我教你饮酒！”

方歌吟仰颈喝了一大口，只感觉到一团热辣，未到喉腔，已浑身都热烧了起来，喝到胃里，好像真有一把烧红的叉子搠了进五脏里去。他很少喝酒，这一喝下去，双眼发直，但豪气顿生，把空酒壶丢还旷湘霞，向诸人一拱手，道：“我这就去了。”

这时严苍茫父子也悄悄地率众溜走了，以免自讨没趣。

方歌吟一挽缰辔，八马齐嘶，长驱而去。

车占风遥望方歌吟翻飘的衣袂，喃喃地道：“此子若假于时日，当可超越我们这一干人，确是武林奇材。”

桑书云发出一声浩叹：“就可惜在天不假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车晶晶、车莹莹闪亮着眼睛，晶晶莹莹。

车莹莹悄声地问："你看他会不会救得小娥姊姊回来？"

她那好懂事的姊妹歪歪头，努起了咀，想了半天，道："我看会，"她说："一定会的。"

"为什么？"车莹莹不了解。

车晶晶笑了。"因为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是，"车莹莹还是很担心，"方大哥会不会活不长久？"

车晶晶秀眉蹙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车莹莹仍是望着她那一向聪明冰雪的姊姊，期盼答案。

"不会死的，"车晶晶忽然烦躁起来："我也不知道。"她终于说。

车莹莹眸子里也茫然。

有谁知道？

方歌吟快马长鞭，破天而去。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生要能尽欢，死亦能无憾。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阴山。

过阴山麓时，已近天暮，远望蜿蜒万里、宛若长龙的万里长城，忍不住令方歌吟浩叹。

生命已无多——然而长城不变，山河苍古如岁月，他今日策马观长城，霓豪气态，不过如落夕残霞，瞬间消散，明日再临时，又是另一番云涌无常，不变的只有苍山浩海，长城万里。

他长叹长吟，最后还是策马狂奔，要在速度间忘掉了生命一切短暂的悲戚。

就在这时，天色残光，黯不能视。

他竟感觉到马车缓慢了下来。

然而马车其实并没有慢。

血河车在阴山险隘中，每一个大转折，都有可能在千仞下车覆人亡，但血河车马如灵通人性一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甚至不必操纵，速度亦毫不减慢。

血车在每一转折处，车轮发出磨石地的尖锐嘶声。

而今车没有慢，而是声音慢了。

那尖锐的转声音，拖得极尖、极长地，慢慢地播了出来，连马蹄踏步声，车轮辗地声，都一点一点、慢慢地、缓缓地响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变成好像是从血河车轮辘刮出来的声音，令人牙酸、胆震心寒。

雪又霏霏下。

这时山色黯得更快，转眼间只剩下一点淡黄，好似发旧了的绢帛一般，景物依稀，看不清楚。

只见山间石壁，竟点起了一蓬蓬闪动的光芒。

光芒碧绿，一明一灭，又似浮动移走一般。

鬼火？

——马车急驶，但一切像在跌宕中，连声音都慢了下来。

——阴山，还是阴间？

方歌吟心中正在惊疑不定，忽闻一种奇异的桀桀怪笑声。

真的是有物事“飞”了起来。

这“东西”真有一双薄翼，全身布有一种浓烈的血腥味，而体形也如血球一般。

——这是什么东西？！

方歌吟猛想起一事，只觉手心出汗，头皮发炸，几乎忍不住要失声叫了出来。

半百年前的武林中，最可怕的人物，不是卫悲回，也不能算是任狂。

“血踪万里”卫悲回的武功，已到了前人所未能望及项背的境界，连“血河派”前两位最负盛名的掌门：“血手屠龙”归无隐、“血影神掌”欧阳独，也远所难及，卫悲回可以算作第一高手，除一代奇侠萧秋水外，只怕谁也比不上他。

但他不是武林公认第一可怕之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甚至有人还认为卫悲回对敌人虽心狠毒辣，对自己人却是相当知人善任，所以当时血河派的局面才到了全盛尖峰。

“武林狐子”任狂可谓天下第一狂人，年轻时独闯紫禁城、揍了昏君一顿、夺得武林盟主宝座后又在谈笑间弃之，所作所为，可谓耸人听闻。

但他也不能算武林中所认为的第一可怕之人。

第一可怕之人乃是“血河派”的总管，外号“幽冥血奴”的萧萧天。

萧萧天自小受其父好杀好胜好狠的心理影响，身遭巨变后，视萧秋水为敌，又无法胜之，促成其变态心理，所以行事之残毒，手段之刁辣，连无恶不作的黑道中人，也为之侧目。

他杀一个人，居然可以杀了七十八天，到后来他的家人在厕所里见到了他，居然还认不出“他”是一个人。

他整一个人，可以使他五官不剩下任何一件，可是却偏偏不死，而且心里明白得很，还要苟延活了下去，活足五十年，受足五十年的苦。

他若要报仇，那人一家鸡大都休想能留，男的给他活捉，生不如死，女的若给他擒着，所受凌辱真不是人可以忍受的。

有人甚至认为，当时血河派之所以惹得黑白二道围剿，天怒人怨，最主要是幽冥血奴一手造成的。

“幽冥血奴”武功高极，而且据说有一双薄翼，可以飞翔，半空攻击敌人，从未失手。

卫悲回为萧秋水所败后，中伏身死，群豪合力把血河派余众歼灭，斩草除根。所以，幽冥血奴被天象大师、雪峰神尼、大风道人追杀于笔架峰上，血战数日，终于双翼为大风道人破空罡气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所毁，背心被天象大师重击后，中雪峰神尼“观澜瀑剑”贯胸而落下万仞山峰。

可是如今，方歌吟眼前所遇，无论气氛、声势、情况，无一不酷似传言中当日的“幽冥血奴”出现时的情形。

——可是幽冥血奴不是早就死了吗？

——那么，此际现身的却又是谁呢？

这血翼人一直在血河车上盘旋不去。

方歌吟手心冒汗，但催马未减。

他举目只见那恶心的血影正往下望，血脸竟是一团血肉模糊。

方歌吟只觉心头发毛。

只听半空、背后、山间、石坳，纷纷传来这样一种缓慢、延宕、可怖的声音：

“还我……命来……”

“停下……车来……”

方歌吟心里狂念着“桑小娥”的名字，成了活下去的目标，决意不顾一切，策马狂奔。

他奔驶愈快，却见暮天苍穹中，一道淡淡的血影，桀桀地笑着，追踪不去。

这时天已全黑，方歌吟只见顶上一道恐怖的血影，始终迂回不去，再过几道山垭，便快将冲出阴山范畴之内了。

赶上恒山、快上恒山！——方歌吟心里默念着：只要让他见着桑小娥，就算死在这一代人魔手里，也死而无憾。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桀桀笑声，似在远处，就像是在颈后传来——方歌吟猛回身去，背后没有人。

方歌吟毛骨悚然。

这时血影已不知如何，竟消失不见了，远处却隐隐一个幽幽、像断了气的人还在喉咙里说话的声音。

——还……我……命……来……

——停……下……车……来……

方歌吟不顾一切，“察、察”地鞭击马奔，这时山路愈来愈险，血马却似腾雪驾雾，愈走愈快，每一个转角处，轮轴尖嘶之声，几乎要割破耳膜，山景飞逝，岩壁闪撞，方歌吟猛在一个转弯，陡见一棵大树干横拦山道上，想要勒缰，已经迟了——

但八匹血马，均有灵性，勒然而止，人立而起。

八马齐嘶。

血车轧然停止。

就在这时，“笃”地一声，一物轻轻落入车中，方歌吟的背后！

方歌吟猛回头，一颗心几乎从口腔里飞脱出来，几乎是贴着他的脸的，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血肉模糊、稀烂一团的“人形”而已！

这“人形”还有两张薄薄的、轻纱一般的、但又叫人恶心至极的血色羽翼！

这是什么“东西”……

方歌吟只觉臭恶攻心，大喝一声，闭上眼睛，双掌猛地推出——他本不想主动出袭，只想把眼前这恶心的血团推走！

他双掌一推，却推在一团如同血浆一般的“东西”上，那东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西软软烂烂的，推也推不掉，反而把方歌吟的手黏在上面了。

方歌吟此惊非同小可，连缩手也无及，急中生智，中指一曲，食指一压，用“怒屈神剑”的剑招，把化入指掌之中，挥弹出去！

这时方歌吟所拂出的，已不是指劲，而是剑气，“嗤”地一声，射入那“血团”体内。

那“血团”似乎一搐，方歌吟猛抽手，居然可以收回了手掌，心中之喜，真是莫可形容。

他欣喜的不只是能不受制于人，而是那“血团”不是魅魅魆魍，而是人！

人才怕鬼！

只要是人，就没什么好怕的！

方歌吟是怕他自己已经死了，见着的是地狱里的恶鬼！

如果他死了，便见不到桑小娥了。

他不能死。他绝不能死。

那四十天的生命，他可以嫌太长、虚掷、浪费，但此刻的他，每一点滴的时间都是极其珍贵的，他只求活下去——能见到桑小娥一面就心足。

——他要告诉她。他之所以说那些话，气走了她，是错误的，是被迫的，是自己宁被打死也不情愿的……。

而今他知道眼前的人是“人”，只要是人，就算是武功高得足以一人之力对抗“三正”的“幽冥血奴”再现，他也不怕。

他本来就有天大的胆子，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便阻止过“三色天魔”行凶，他从来未怕过什么来！

他大喝道：“幽冥血奴……”

只听那血影似的人影“桀桀”阴笑：“滚……下……车……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来……”

方歌吟剑眉轩动：“我为什么要下来?!”

幽冥血奴的声音如断了脖子的雄鸡：“这……车……是……我……的……”

方歌吟问：“你真的是萧萧天?! 你还未死?!”

幽冥血奴也不答话，忽然一蓬如血雾般的飘忽劲气，直罩方歌吟。

方歌吟坐马扬声，双掌运足十二成功力，猛然推出。

方歌吟自从服食“百日十龙丸”以来，功力陡进，连天象大师、严苍茫等尚一时夺之不下，稍差一筹的天龙大师等，内力修为上还不如他。

但是这浑厚的内力，一旦撞上幽冥血奴血雾一般的罡气上，却如泥牛入海，消失无踪。

血雾一般的劲道，依然无声无息地狂涌而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二章　幽冥血奴

方歌吟从未见过如此深不可测的功力，他机智过人，及时变招，刚才第一招中，他探出了幽冥血奴比较畏忌剑招，所以他右手挥弹出“长空神指”，左手斩出少林派的“火焰刀”！

“长空神指”专破内家罡气，“火焰刀”为佛门正宗，幽冥血奴的“飞血阴功”，对此确有避畏，忽然闪身挪步，血影幢幢，方歌吟看得眼花缭乱，分不清有多少人影多少招式！

方歌吟清啸一声，“铮”地拔出金虹剑。

金虹如灼日，在幽黯的山夜里，泓然金亮。

幽冥血奴似极厌恶光亮，以手遮脸，龇齿怒道：“你是宋自雪的什么人？！”

方歌吟冷笑道：“鬼也会说话么？”

幽冥血奴发出极其尖锐、夜枭一般的厉啸，忽闻一阵拍击空气的声响，这血人已越过方歌吟头顶，向他后脑拍出一掌！

方歌吟一仰身，一招“天河倒泻”就划了过去！

幽冥血奴怪笑缩手，道：“好！江湖上已数十年未出天才了！”说完，他的指甲又尖又长，已划在方歌吟脉门上。

方歌吟缩手得快，但手腕仍觉一麻一酸，长剑脱手落地。金虹剑乃是天羽门信物，怎可有失？方歌吟另一手及时抄住。

幽冥血奴桀桀一笑，一爪向方歌吟当胸抓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一抓之声势，足可将方歌吟撕胸裂肺。

方歌吟回剑一横，“海天一线”，稳稳守住。

幽冥血奴微噫一声，一连换了六种身法，一十五招，但方歌吟始终以一式“海天一线”，险险守住，幽冥血奴居然攻不进去。

幽冥血奴攻不进去，方歌吟可要反攻了。

他一出手就是“天下最佳快招”：“闪电惊虹”！

“闪电惊虹”一出，断无及闪避。

就在方歌吟蓄势即发之际，幽冥血奴已翻了出去。

剑芒一闪而逝。

剑落空。

幽冥血奴桀桀怪笑，又到了方歌吟的头顶。

除昔日“武林狐子”任狂在血河车上对过一招，方歌吟生平未见如此可怕的敌手。

幽冥血奴掠上天空，方歌吟立即做了一件事。

他揽辔掉头，竟冲上斜坡，不走山路，闯路奔上坡顶，直驰而下，血车虎虎，石溅沙扬，方歌吟另辟途径，再转入山径，想撇开幽冥血奴。

这时山风狂吼，血车飞驰，奔得一阵，方歌吟不见幽冥血奴追来，心中稍安，忽然耳边又闻轻轻的“笃”地一声。

方歌吟猛回头，又乍见这团血肉霉烂的“东西”。

这时血马放足急驰，时带长嘶，车中颠簸不已，方歌吟知道不舍命相拼，今日就难逃毒手，一招恒山派的“点点雪峰”，飞刺而出。

幽冥血奴双手一拍，竟把幻起的点点剑光，尽皆抓住，一张口，竟向方歌吟颈边大动脉噬了过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血盆大口，又腥又臭，犬齿尖露，方歌吟将头一偏，反肘即用劫余门的“反手奇招”，一肘撞了出去。

幽冥血奴吃了一惊，不料方歌吟竟有此着，被撞开了两步，却如无事一般，狞笑道：“你的杂学倒是蛮多的，我……要……吸……尽……的……血……”

说着又如野兽急喘起来，又一幢血雾，涌向方歌吟；这血雾奇劲无有着落，连挡、闪、避退都不可能，方歌吟心一横，反正躲不了，一招“玉石俱焚”，迎击出去。

幽冥血奴猛见金虹乍亮，声势实非同小可，他的人也在急剧的几个旋身之中，血气纷飞，只见一大团血雾，连敌人也看不清在那里，方歌吟人在血雾之中，那一招“玉石俱焚”，无从出手，也失去了鹄标。

只听幽冥血奴幽幽如鬼域传来的声音：“这是‘化血奇功’，你……死……期……到……了……”

方歌吟只闻臭恶，不禁头晕脑涨，勉力使出“天下最佳慢招”：“老牛破车”。

他决定再冒险一搏，以“老牛破车”吸引住幽冥血奴，反慑住他的精魄，自从他凭这招闯出少林三十六奇僧大阵后，对“老牛破车”此招自然信心倍增。

他这一招甫使出，幽冥血奴突然脱下血衣，在方歌吟还来不及看清楚这人的真容实貌前，已迎头罩套了下来。

方歌吟的一招“老牛破车”，使到一半，便眼前尽是血光，先是一闷，又是一窒，同时间，幽冥血奴已一掌拍着了他。

方歌吟大叫一声，狂喷一口鲜血，他知道再不挣脱这件血衣，便即要被幽冥血奴活生生打死，他不顾一切，辨识风势，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逆风处标出。

这一下判断正确，果尔越车投出！

幽冥血奴回身一扯，想抓住方歌吟，但这刹那间相差不过毫厘。——他只抓中了血衣，没抓实方歌吟，方歌吟仍然落下车去，而血衣却给幽冥血奴劈手抢了回来。

方歌吟跌落地上，滚了几滚，仍在吐血，血染红了雪地。

幽冥血奴生性本就好杀，像方歌吟这等年轻而武功又高的对手，他自是非杀不可，但又怕追不上血河车的急奔，一迟疑之下，血车已过数十丈。

待他控制得住奔驰中的血河车后，再调回来杀方歌吟，只见雪地上有殷红的血！

方歌吟已不见。

幽冥血奴仰望苍天，心里暗忖：这年轻人的生命力恁地强顽，挨实自己一掌，居然能够不死……。

他想着想着……忽然嘴角牵起一丝狞笑，这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血河车，已为他所得，车中所传说载有武艺，此时不看，更待何时？

他用手触摸车壁，借着一点点血河车本身洋溢着的血光，摸索了半晌，终于发觉有凹凸处，他正想好好地探索下去的——

突然长空一声尖啸。

千仞上，壁崖顶，一条散发怪影，直扑而下！

幽冥血奴怪叫一声，双掌迎上拍击，血蒙蒙的一片红光，直托了上去！

那人狂吼一声，两道湛蓝掌气，直压了下来。

两道气流甫一接触，幽冥血奴震下车来，那人足沾地，略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耸肩，幽冥血奴忿而叫道："任狂！"语音微带极点愤怒、惊惧、戒备。

"武林狐子"任狂，披头散发，啸道："幽冥血奴，你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

幽冥血奴切齿道："我与你河水不犯井水，我的事，你少管！"

任狂哈哈大笑道："天下还有我任狂不管的事？"

幽冥血奴阴笑道："你想怎样？！"

任狂大笑道："揭穿你的真面目！"

幽冥血奴似对任狂颇为忌惮："既然你已知道了，我也容不得你活！"

任狂发出一声铺天卷地的大笑道："别人怕你，我可不怕，就算你真是萧萧天，也斗不过我。"任狂散发张扬，厉声道："我任狂生平只怕两人：大侠萧秋水和卫悲回，但他们都不是不在人世，就是不出江湖，"任狂傲然道："这武林中已没有我任狂怕的人！"

幽冥血奴冷笑道："三十年前，你被誉为世外一奇人，我就从来没服过气……"

任狂笑道："我教你服气！"

一出手，五点飞星疾打而出。

幽冥血奴扬手一接，忽然脸色大变。

他的脸本来是血肉糊模一片的，脸色遽变时，就变成惨青色。

幽冥血奴惊道："指镖！"

任狂大笑道："我这不是桑书云的'长空神指'，而是内家功气最高峰的'从心所欲'！"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任狂笑容一敛，双目如刀锋一般盯着他道："如果你真是萧萧天，又焉会不知这是'血河派'的登峰造极神功！"

幽冥血奴全身忽然化作一团蒙蒙的紫气，如黄果飞雨，直洒任狂！

任狂冷笑道："唔，这的确是萧萧天的'化血奇功'。"他说着，突然吐出了一口气。

白练般的真气。

那血雨倏然尽消。

幽冥血奴七八个翻身，落在五丈之外。

白练打空，击在岩上，碎裂为十。

十片岩石，呼啸转射，仍袭向幽冥血奴。

幽冥血奴整个身形却似面粉团一样，长了起来，把劲射的岩石都"吸"在身上，消力后才落下地去。

任狂动容道："果是萧萧天'吸体大法'。"

幽冥血奴却说道："你……你这'一气贯日月'……在何处练得？！"

任狂笑道："果然识货！这是'血河派'第一任开山祖师'血洗天河'盛长风的绝技——我是在血河车壁绘图中所学得的。"

幽冥血奴猛回身，身形一窜，已扭扑向血河车。

任狂哈哈大笑道："莫紧张，急也没用！血河车上的武功，我学尽了，便尽皆毁去，你抢得它，也没有用……"

幽冥血奴脸上迸出了血汗，似对这事十分关切，急得用手乱摸车壁，只觉车壁寒气侵人，如触沾在寒血上一样，但车壁确有被人以利器削过的痕迹，壁上已文图不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幽冥血奴咬牙切齿地道："任狂，我要你好看！"

说出，一扬手，一道血般的光芒，在天空划了一道血伞一般的图形，任狂冷笑道："想叫帮手来么？"话一说完，人已抢入车中。

车子虽大，不过七尺来地，两人在同一车中，瞬间交手已近百招。

但两人交手虽剧，血马却不作半声抖鸣；两人手上功夫重，但身法却比两片落叶还轻。

只见白气一盛，血芒顿挫，呼地一声，一血影长空划过，落在丈外地上，任狂大笑道："你的武功，只可勉强对'三正'联手；我的武艺，却犹在'四奇'合战之上！"

幽冥血奴拍拍血翼掠起，已到任狂头顶，一道血云，直向任狂头顶压来。

任狂随手执起马鞭，"啪哒"一声，电割血云而入，如霹雳一般，鞭梢已攻入幽冥血奴上盘。

幽冥血奴长天冲起，斜飞七丈，抚胸喘息。

任狂大笑道："这是'血河神鞭'的招式！若我手中执的是血河神鞭，你早已……"

话未说完，场中忽然多了二十个人。

阴山天黑，黑得无以复加。

这二十人一身黑衣，黑如黑夜。

然而任狂却知道来了人，二十个人。

而且是二十个高手，二十个极其厉害的敌人。

二十种不同的杀气，向给包围的任狂攻来。

可是这二十个人现在还没有动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只有擅于杀人，而又极会杀人的武林高手，身上才会散发这种杀气。

这正如严苍茫、车占风等人身上凛烈的杀气。

但是就算“三正四奇”尽出，也只有七个人，而今却有二十个人。

二十个无名无姓、不知是谁的人。

他们是谁？

任狂额上已渗出了汗。

他们究竟是谁？！

他这次再出江湖，为的是追索这一群隐伏的极厉害的杀人者、阴谋策划人——

而今他们已经出现了！

但他仍然不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他一定要见着桑小娥。

——他在地上滚动着，幽冥血奴犀利的掌力，加上先前所着天象大师的掌力，一并发作，血气浮荡，眼目晕乱，几乎晕了过去。

可是他一想到桑小娥，他就爬了起来。

他要见她。

他一定要见着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拖着沾血又带雪的身子，一步一步行，一步一步走，纵然没有了血河车，他也要上恒山。

——他一定要上恒山。

一个人如果“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他就会“一定”做得到。

但天意是不是如此？人力办不办得到？

——要是他中途脱力了呢？

——要是他中途放弃了呢？

——要是他有限的生命，不再等他了呢？

任狂还是不知道这二十个人是谁。

可是他知道现在遇上的是他一生最可怕的对手。

他曾七次逃过黑、白二道，甚至还有血河派、少林、联合的追击，也斗过天下无人敢惹的“三正四奇”七人联手，但都不会比这一次凶险。

纵然如此凶险，他还不知道来人是谁。

来人是谁？

——他突然有所悟。

幽冥血奴待喘息平复后，又桀桀笑着，笑了很久，拍手，一直拍，任狂问：“你是向我喝彩？”

幽冥血奴道：“人生里有些事，很难说，你说是不是？”

任狂没有答话，他在等他说下去。

他果然说了下去：“像刚才，我随时可能被你所杀；可是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然情况互易，我现在随时可以取你之命。”

任狂瞪着他说：“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死。”

幽冥血奴好像听到很好笑的事一般，笑了又笑，任狂冷冷地道：“你笑什么？”

幽冥血奴笑得快已喘不过气来似的：“天下间没有人能在这二十人联手之下活得下去……就算卫悲回在，也没有用。”

任狂刀一般的眼神又亮了：“你果然不是萧萧天。”

幽冥血奴敛起笑容，问：“为什么？”

任狂冷如刀锋：“因为萧萧天不敢如此对卫悲回不敬。”

幽冥血奴仰天大笑道：“精彩。”又怪笑了一会，才道：“所以像你那么有趣的人死前，我要为你鼓掌、喝彩。”

任狂居然也笑道：“谢谢。”

第一个“谢”字出口，人已如矢箭一般，射到了幽冥血奴的眼前；到第二个“谢”字时，他已攻出了十七招手十九招脚。

他认准了幽冥血奴。

先制住他，可望有生机。

那二十个人武功不如幽冥血奴，同时身份也不如幽冥血奴重要。

他绝不能让幽冥血奴再逃出去。

方歌吟已到了恒山。

到恒山脚下，已近黎明，但天色仍一片漆黑，而且寒冷。

天色未明时，总是更黑更冷的。

——他能不能再看见明天的旭日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不知道，他用金虹剑支着身体，咳着血，一步一步地爬上去。

此刻他忽尔在脑海中掠过那阴山可怖的夜晚、怵目的血人……桑小娥，你在哪一山、哪一峰、哪一层岩上？

群山寂寂，绵亘无尽。

幽冥血奴还是逃了出去。

他好像早已预防任狂有此着。

任狂武功虽高，但要杀他，至少要连番险搏，才能勉强胜他，要三几招内杀了他，是绝不可能的事。

任狂一动，那不动的二十个人，就忽然动了。

二十种武功，同时出手。

任狂半空中的身形，蓦然一仰，投回了血河车中。

一人倒下，被他的“一气贯日月”劈为两片。

但任狂嘴角溢血。

只一招，二十个高手中折损了一人，任狂受伤。

任狂大呼道：“我知道你们是谁了！”

他们是谁？

起风则冷，有云则雨，这是恒山天气常见的情形。

没有旭阳。方歌吟穿过恒山岳庙后不久，即见“北岳恒山”四字，来到了一苦二甘的潜龙二泉之地。

方歌吟双手掏了一些水，雨就下了，雨霏霏下。方歌吟抬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望去，岩岫微映生彩，原来是白太阳透过云层，照射了一些光亮进来，经过雨丝，映在岩岫上，成了彩虹一般的蒙蒙光芒。

这时只见双峰对峙，形势奇伟，左面恒山，右面翠屏山，形似剑门，峪中一水浩荡而流，势若狂澜，便是桑乾河最大支流浑河的发源地，“浑源”由此而名。

这“塞北第一山”的入口：“金龙峪”，据史所载，是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克燕后，将自中山归平城时，发卒万人开凿而成，通道五百余里。北宋名将杨业守三关，亦曾置重兵于此，筑敌楼戍垒，紫飞阁虹桥，遗迹可见于山壁绝岩之上。

方歌吟望着，不觉悠然神往。

就在这时，他鞘中剑，刷地一声，竟震拔出少许。

方歌吟心头大震，他并没有去碰金虹剑，剑自脱鞘，是提醒自己：桑小娥未救、父仇未报，怎可时呆立良久……

他猛起立，但身上两道掌伤，一并发作，他只觉天旋地转，那道行似天边、飞崖上的彩虹，犹似向他身上眼前挂了下来，再把他整个人都吞卷进去一般。

他全身都犹似虚荡而飘……就在此时，蓦然一个冷冷的声音道：“解你的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三章　黑衣高手

“我知道你们是谁！”

任狂这一叫嚷，剩下的十九个人，全都怔了怔。

他们都没有脸。

因为他们都蒙着脸。

没有蒙脸的仅有一人：幽冥血奴。

他的一张血肉模糊的脸，顿时又变成惨青色。

他冷峻地说：“你知道他们是谁？”

他问的这句话，总共有七个字。

他问完这句话的时候，那十九个黑衣劲装的蒙面人，忽然间都不见了。踪迹全无，就像在空气中忽然消失掉一般。

可是这些消失掉的人，比存在更可怕。

他们的消失，像黎明未至前的黑夜一般，无所不在。

他们不在，杀气更盛。

任狂的眼睛骤然变成绿色。

野兽在雷雨电光下的颜色。

他回答：“我知道他们是谁了。”

他重复了这个答案，八个字。

这八个字说完的时候，他也不见了。

他消失之前，在幽冥血奴的眼中，是忽然变成很多很多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狂，漫天都是任狂。然后遽然间一个任狂也不剩，只剩下黑夜的黝黯、以及沸腾一般的血车，和地上一具尸体。

任狂在哪里？

——任狂是在的。

任狂不在，比在更可怕。

——幽冥血奴手心渗出了汗。

血汗。

他知道任狂一定没有脱离那十九名刺客的包围，任何人都逃不出这十九位高手的围攻。任狂就在这包围之内。可是任狂在哪里？

天之远方，已有一线黎明。

阴山之晨，似乎来得特别迟。

血车血马，仿佛有些不安的骚动。

又过了良久，黑空里闪过一人。

这人就似狸猫一般，蹑足无声，比落叶还轻。

他双眸精光闪闪，一看便知是剖心挖肺也不变色的精锐杀手，他无声无息地，在黑夜里出现。

可是幽冥血奴马上就发觉了。

那人和幽冥血奴打了一个手势。

那手势是拇指翘起，食指平伸，三指屈入掌心。

幽冥血奴点了点头，他了解那手势的意思。这十九名刺客，还未与任狂遭遇战，决定要缩小包围圈。

就在这时，那精光炯炯的大汉双目忽然变了色。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变成死青色。

他的蒙巾松落，尖削的下巴，张开了哑然的口！

然后他倒了下去。

他在刹那间丧失了性命。

幽冥血奴一扬手，打出一团血气，同时间，至少有七道兵器攻入血河车。

血河车中“飕”地一声，掠出一道极快的人影，又在黑暗中消失了。

但那打手势的汉子死了。

幽冥血奴纵有一张血肉模糊的脸，亦不足于掩盖他心中之惊骇：只有他才知道那厉目大汉武功有多高，然而却在瞬间即殁于匿伏在血河车内任狂的手中。

幽冥血奴冷笑道：“任狂，你不愧为‘武林狐子’。”

黯夜寂寂，没有回话，幽冥血奴一身血光，成了最显著的目标。

也许幽冥血奴就是要成为目标，以诱任狂出手。

事实上，只要任狂向他一出手，任狂就活不到下一个瞬息。

必杀任狂！

——幽冥血奴矢志杀任狂！

任狂必死。

所以他又说：“可惜名动天下的任狂，虽狡诈若狐，但却是藏头缩尾，无胆之辈。”

他说完了这句话后，便住口不说。

这时血马有一声低低的哀鸣。

不安的嘶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幽冥血奴一挥手，黑暗中立时出现一五短身材的蒙面人，他手上拿的兵器是一对狼牙棒。

这对狼牙棒，重逾七十六斤，但在他双手拎来，却轻若鸿羽，而他身高还不到四尺半。

他完全没有声息，已掩到了血马之后。

血马八匹。

他正要留意，马上、马下、马腹、马头有没有人，就在这时，地上的“死人”突然弹跳起来，在他狼牙棒未挥动之前，已捏碎了他的喉核、肩胛、鼻骨、胁筋。

那“死人”原本就是被任狂所杀的第一人。

幽冥血奴大喝，五六道掌风、兵器齐出。

任狂又不见了，地上有三具死人，真正的死人。

二十个杀手，只剩下十七人。

幽冥血奴冷笑，一挥手，黑暗中一人跃出，扬手发出两道阴磷磷的火焰，三具尸首立时“轰”地燃烧了起来，转眼只剩青焰，最后化成血水一滩。

三具尸首，点滴全无。

幽冥血奴冷冷地道：“任狂，你的护身符、替死鬼都没了，看你往哪里躲！有本事，就出来，我们一对一较量！”

只听隘道上任狂道：“你敢一敌一，我就出——”话未说完，十七种不同的武功、兵器、攻袭齐全！

“飕”地一声，任狂长空拔起，直扑幽冥血奴，怒叱：“你——！”

人到半空，两道蓝风，直压而下！

幽冥血奴双手一交，两道血气，反撞而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四道强劲交撞一起，顿成紫雾，两人相交不下，但那十七道急劲，又向任狂背后交击而至！

任狂大喝，喷出一口鲜血，翻了出去。

幽冥血奴长空飞截，一掌打在任狂脑后。

任狂往前一撞，八人相截，任狂披头散发，浑身浴血，逼退六人，一人拦腰抱住了他。

他在那刹间，已格杀了那人，但另一人已用银蛇矛刺入他的腹膛。

他扯断蛇矛，继续往前急冲，后足飞踢，在向前急奔中踢死了那持蛇矛的人。

同时间他已落入血河车中，另外九人，及时扑到，血马长嘶，急驰而去。

血河车势不可当，已撞开四人，另外四人，未扑入车，已被任狂打落，另一人却潜入车轮，一柄三尖两刃剑，闪电般刺入任狂背梁。

任狂狂吼，血马风驰电掣，无人可挡。

他一掣腕，抄住剑身，倒撞而出，倒插入攻击者胸膛，贯胸而出！

幽冥血奴与十六刺客要追，血河车上洒下一地血雨而去。

一名使斩马刀的蒙脸人要追，幽冥血奴跺足道：“追不着了。”

十六名蒙脸人木然不动。

幽冥血奴叹道：“他玉枕穴着了我一掌，活不了的，又中了‘鬼手神臂’蓝双荫的蛇矛，‘括苍奇刃’恽少平的三尖两刃剑，以及‘神拳破山’支参幽的拳头，他活不下去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一定活不了。”

只是他身后的十三人，武功虽高，却神色漠然，似对生死大事，毫不相关。

——他们究竟是谁？

“解下你的剑。”

方歌吟迷茫中一震神。只见两个灰衣女尼，脸色煞白，尖削下巴，两人自峪中踱出来，一左一右，神容冷峻，不带一丝人气。

方歌吟恍摇了一下，问：“敢问……”才看清楚这两人是女尼打扮，嗫嚅地道：“两位师姊……”

那较年轻的女尼一蹙眉，轻叱：“解下你的剑，滚下山去！”

方歌吟一怔，忍不住反问：“为什么？！”

那年长的女尼一扬眉，沉着脸道：“为什么？”她用铁器击地一般冷酷的声音道：“这儿是恒山派的地盘，我们是把守恒山三关第一关‘金龙峪’的人。放下你的剑，滚下恒山，便饶你一死。”

方歌吟问：“恒山给你们买下的么？为何我不能上恒山？！”

那两个女尼没料到方歌吟居然反问过来，怒道：“恒山往素女峰的路，凡是男子，都不准上山，否则格杀毋论！”

方歌吟反问：“谁订的规矩？”

年轻的尼姑“刷”地拔出一把滢然的长剑，道：“我们师父订下的。”

方歌吟问：“你们师父称讳……？”

年长女尼也看出方歌吟似受过重伤，而且来历亦不简单，当下合十道：“家师雪峰神尼，施主称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一震，喜道："雪峰神尼?！我正想找她！我是天羽派方歌吟，想拜会令师……"

年长女尼怒喝一声："胡说！"

年轻女尼挥剑叱道："住口！"

原来雪峰神尼名列"三正四奇"中"三正"之一，天下闻名，成为七大当世高手中唯一女性，她早年曾受绝大悲苦，所以恨绝男子，武功既高，出手又毒，为人脸慈心冷，心狠手辣，武林中人都对她甚为头痛。

所幸雪峰神尼为人刚正不阿，恒山一派，收徒极严，皆由她亲选，且门规极苛，不过声誉良好，连少林天象、武当大风，都不敢轻上恒山素女峰，数十年来，那儿成了男子的禁地。

武林原来有三大绝地与禁地，一是忘忧林，一就是七寒谷，另一就是这素女峰。素女峰因为恒山派一脉之故，成为禁地。

雪峰神尼恨极男性，武林中人所共知，方歌吟因急欲救桑小娥，一听雪峰神尼名字，即喜极忘形，二女尼以为这登徒有意揶揄，甚是生气，本来见方歌吟受伤在先，又眉宇轩昂，未忍出手伤害，而今再不容忍，那年长女尼，也"喳"地拔出金亮长剑，与年轻女尼银亮的长剑一交，"呛"地一声，剑势欲飞，叱道："无行浪子，你敢出言不逊，且接我们'两仪剑阵'！"

"两仪剑阵"，原是武当镇山剑阵，但恒山派之"两仪剑阵"，虽取意自武当剑法，却有创新，而且更加精奇、凌厉、无穷杀着，历年来闯恒山者，极少能闯过这"两仪剑阵"的。

何况今日守山的是恒山派一流的好手，在雪峰神尼座下女徒中排行第三步的妙一与谬一。这两人剑法尽得雪峰神尼相授，尤其"两仪剑阵"，更配合无间，昔年"无情公子"严浪羽为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求恒山首徒清一，刚上恒山，便伤在这剑阵之下，当下打消了非份之想，快快下山而去。

方歌吟一见二人亮出剑阵，知无善了，自己内创加剧作痛，知不能久缠，急忙解释道："两位师姊别误会……在下是……是为了桑姑娘而来的……"

妙一与谬一师太相望一眼，勃然大怒，双剑一交，再不打话，结起剑阵来，往方歌吟斩刺过去。

原来桑小娥来恒山落发，雪峰神尼门徒向来对这长空帮的女公子素为旧识，见桑小娥哭哭啼啼上山，皆知是为一"臭男子"的事，而妙一与谬一乍听之下，知这人便是，怒不可遏，再不分由，决意先杀此人为小娥妹子泄忿再说。

"两仪剑阵"一展，方歌吟忙不迭地叫道："别别别……我是来——"

他的声音骤然切断。连多一个字都讲不下去。金剑银剑，金剑银剑金剑银剑金剑银剑，布满了周围，眩花了双目。

方歌吟拔出了金虹剑。

金虹飞射，但犹在金银圈里，飞游不出，闯不去。

远方彩虹悠悠，圈里金虹游游。

妙一和谬一，大感吃力，她们的双剑，好像箍住的是一条冲霄九万里的飞龙，根本无法罩得住，这时方歌吟逐渐把自己的内力注入金虹剑，金虹剑隐作"嗡嗡"之声。嗡声愈大，妙一与谬一师太大感压力加强，方歌吟愈运用愈得心应手，竟有宋自雪当年出手时的风雷之声。

风雷之声大作，妙一、谬一的金银剑芒顿挫受敛。

就在这时，金虹剑的夺目光芒遽然一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原来方歌吟因受重伤，内力运至最舒畅时，忽然血气一塞，内脏剧痛，所有功力一时无法接换，金虹剑气势大减。

妙一、谬一见有机可乘，双剑一展，一攻咽喉，一攻心脏，方歌吟只觉眼前一黑，内息甚弱，知内创发作，只能靠招式取胜，剑身一拍数摆，攻向妙一。

妙一较为年轻，忽见剑如长蛇，游刺而来，掠剑一格，谬一怕妙一封守不住，也回剑来救。

没料方歌吟至中途，倏然一变，变成了疾刺向谬一。

谬一心头一凛，她素闻“天羽奇剑”，以精奇凌厉见长，连师父也甚为慨叹，而今一见，才知名不虚传，忙一黏妙一长剑，以双剑圈拨之法，勉强守住。

只见妙一谬一身前，金银光圈一圈又一圈，任何事物，根本攻不进去，谁料方歌吟剑势又是一折，金虹剑已刺入妙一剑圈之内。

这一招三变，正是“天羽奇剑”中的“三潭印月”。

剑已抢攻入妙一剑圈之内，但恒山剑法，也非同凡响，“两仪剑阵”，更是攻守并宜，妙一一旦遇险，谬一长剑，已疾戮向方歌吟颈脉，要在方歌吟击破妙一剑网之前，先行杀伤敌人。

就在这时，方歌吟蓦然回身，发了三剑。

谬一一凛，急收剑连架三剑。

但方歌吟三剑合一，成了一剑，一剑指住了谬一的咽喉，凝注不发，剑作龙吟。

这才是石洞之中，宋自雪对方歌吟所授的“三潭印月”，三剑俱非，原是一剑。

谬一呆住，妙一抢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金虹剑遽然脱手飞出，如长天神龙，妙一全力后退招架，倏然剑气一灭，长剑又回到了方歌吟手中。

方歌吟手中的剑，却指住自己的眉心。

这便是宋自雪当日喝问："我发了几剑？"方歌吟脱口答："三剑。"宋自雪叱道："不对，只一剑。"后来又问："月不在潭，月在哪里？"方歌吟答："月在天。"剑即长空划去，破空飞出，边道："练得此势，千里取人首级，谈笑事也！"方歌吟看得心神飞越，脱口道："若月不在天，何不在心？"宋自雪也激动起来："好主意！心中有月，才是天心月圆！我十一年前已练到！"说罢出剑，只见三道金虹剑圈乍闪乍亮，忽然合作一道飞虹，眼见就要飞天而去，却忽然隐去不见，宋自雪道："这一剑，稳住不发，可以任意出袭，才令敌人无从闪挡。"便是现在方歌吟所使的这一招"三潭印月"。

这"三潭印月"，全凭剑招取敌。方歌吟虽已连胜两人而不杀，但心神却坠入往事之中，与宋自雪学剑种种情事，犹历历在目，而今自己已使出这等剑招，宋自雪却在九泉之下无法亲见不禁悲从中来，妙一谬一两人早已被惊呆住了，否则此时狙击，定可搏杀在恍惚中的方歌吟。

妙一跺了跺脚，苍白的脸涨红，她再耍赖，也知道方歌吟适才是饶她俩不杀，当下遥指方歌吟，怒道："你……闯过了剑阵，以为就可以上恒山了么？！"

方歌吟收剑恳然道："在下万万不敢冒犯。在下只为劝阻桑姑娘落发一事而来求神尼……"说到这里，叹了一声，不再言语。

谬一与妙一见方歌吟得胜并不骄恣，而且语言恳切，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是好，妙一当下对谬一道："他……好像是真的要劝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小娥姊……”

谬一冷笑。她也是在受过男人的欺凌后而上恒山来的。但她今日也不知怎的，对这持剑的青年男子，也有些不能自持起来了。但她毕竟年长，见过阵仗，嘴里仍是冷酷地道：“你算是闯得过我们这一关，但也绝闯不过二师姐的那一关。”

说罢一甩首，与妙一退去。

恒山派的“二师姊”，方歌吟听说过，就是外号人称“千手一剑缁衣衫”的静一师太。她的武功，据说远胜少林铁肩和无情公子，武功直追天音，只是向不涉江湖，故未列入年轻一辈武林人物高手榜内。

方歌吟又觉一阵天旋地转，他用金虹剑支着地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他知道他自己的时日已越来越无多了，所以他一定要赶上恒山，赶去阻止桑小娥的剃度。

从金龙峪而入，峡隘崖高，西崖绝壁下，所见一处飞阁翼楼，犹建于空中，便是北岳绝景悬空寺。悬空寺为当时武林三大绝地之一，素女峰毕竟只是男子禁地，女性则出入自如，方歌吟勉力绕过悬空寺，先登虎风口。

循步登雪路，路陡地险，山风呼号，宛如虎啸，有诗云：“龙从殿阁拟魔天，俯觉群山拜岳巅。石磴路攀红日近，松案遥望白云悬。棋声敲断千年梦，洞古封残历代编。我欲凌风发清啸，谁知侠气共盘旋。”诗中的“阁”，是北岳的主庙“朝殿”，“棋声”则指“琴棋台”，据传八仙中的吕洞宾曾在此弹琴下棋。

虎风口风大，方歌吟因体力未复，摇摇欲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时谷口楼匾下有一个人，缁衣翻飞，人却如铁，钉在地上，纹风不动。

方歌吟以剑支地，吃力地抬头。

——一个女尼，年轻的脸孔，年轻的眼神，年轻的腰身，却有一张布满皱纹的脸。

方歌吟勉力道："请问……"

那女尼的语音如剑般削断了方歌吟的问话："我是静一。"

方歌吟迎着风，所以不但说话吃力，连睁目都很吃力，"我是来恳求恒山掌门，为桑姑娘免除剃度。"

静一衣袂飘动愈激，山风更强了。

"你已闯过'两仪剑阵'，没有回头的路了。你若知错，先剁下一条胳臂，放下剑，爬下山去，按照门规，可饶一死。"

"不行。"方歌吟摇头，他鬓发向后飘飞。"我要上去。"

静一冷冷地盯着他，然后缓缓地抽出一柄古铜剑，静静地道："那你只好死了。"

她的身子越飘越前，山风越吹越烈。女尼的身子蓦然脱离了土地，迎面向方歌吟罩来。

她飘过来，遮住了阳光，给方歌吟当头阴影。

最可怕的，不是阴影，而是剑。

没有光泽的、黄铜的剑。

这把剑如无光无泽，比任何有光彩的剑更歹毒可怕！

方歌吟无法分辨对方有没有出剑，剑来自什么方向！

他拔剑。

金虹乍现，顿时镇住了尘沙，恢复了光芒。

这时静一的剑尖正戳至方歌吟的"承泣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猛一仰身，一招“倒挂金帘”，就掠了出去，这一招连守带攻，出击角度诡异，静一赫然惊觉，倒翻出去。

静一一旦倒翻而出，方歌吟即刻弹起。

静一落地于三丈外，方歌吟却已拦在她的身前。

风狂吼。方歌吟背向风势，静一却变得脸面向风。

静一以袖遮风，她的身子微微抖着，已不似适才那么镇静了。

她的肩胛处有血滴下。

方歌吟的剑，已指在她眼下的“卧龙穴”上，凝注不发，剑身嗡嗡有声。

但方歌吟的剑尖有血。

剑尖的血，是由剑身流落的。

剑身上的血，乃由剑镡滴下的。

剑镡上的血，系由手指滴落的。

手指上的血，却由手臂流下。

方歌吟整只右臂，都是血。

静一那一剑，先斩中他右手，再刺他“承泣穴”。

方歌吟中了一剑，以惊人的意志力，反劈中静一一剑，摧毁了对方的应变能力，再抵住对方的“卧龙穴”，凝住不发。

交手不过一招，但比金龙峪中妙一谬一“两仪剑阵”中的第一关，不知惊险多少倍，可怕多少倍！

而今局势已定，方歌吟负伤，但制住了对方。

剑光凌厉。

静一居然没有闭目，还瞪住方歌吟，就似两口要把方歌吟嵌入山壁去的钉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你杀是不杀?!”

方歌吟疲倦地摇首、收剑、无言。

静一瞪着他，哑着声音道：“好，你算是过了我这关。过了我这关又怎样？清一师姐的恒岳坊关，你就过得了?!”静一喑哑的声音如恶魔的翅翼般在风中回翔：“就算你还闯得过，遇到师父你又能怎样?！我师父杀手无情，连少林天象都曾被她挡于山门之外，凭你……”

方歌吟没有理会，他疲惫地背起剑，吃力地一步一步走去。离开了虎风口，离开了那多风的地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四章　雪峰神尼

恒山坊是登恒山必经之地，三五人家，山势奇秀，怪石突兀，层叠千里，峰峦攒簇，青杉红叶，点缀如画。

方歌吟一入恒山坊，竟见街坊上有售西瓜。

这时已近岁晚，约十月间，居然还有西瓜兜售，实属奇事，原来此间习俗是在中秋买西瓜藏之，至下十、十一月间取出，剖瓜分食，可免疾病，概此处骤冷骤暖，一夕之隔，犹如一季。并有谚云：

雁门关外野人家，朝穿皮裘午穿纱；

更有一件稀奇事，九十月间吃西瓜。

最后一句或云："抱着火炉吃西瓜"，风俗可见一斑。方歌吟因不知情，初到之际，甚觉稀罕，惟心急要觅桑小娥，也无意逗留。

方歌吟一拐一拐地来到恒山坊前，两个卖瓜的女子，看来是一母一女，缠着方歌吟要他买瓜。

"公子，买个西瓜呐！"

"又甜又凉又便宜又好吃。"

"哎呀！公子怎么有血？"

"噢，公子爷受伤啦？！"

方歌吟苦笑摇手，说不要紧，一个妇人拿布来要揩抹血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小女孩戴着竹笠，依旧上前来推售西瓜，方歌吟苦笑推辞："我要赶路，我不吃了，我买下就是了……请问往恒山素女峰去，要怎么走？"

那妇人问："公子爷要到素女峰去？"

方歌吟忍痛道："我绕了长路，度阴山来塞北，为的就是上素女峰。"

那小女孩见方歌吟肯买西瓜，样子很喜欢，禁不住道："你知道素女峰是不准男子上去的，现刻我们在这儿住着的，都是女儿家。"

方歌吟叹道："我知道，但我要阻止一件事，我一定要上去。"

妇人沉吟道："如此上去，实乃送死。"

方歌吟毅然道："就算送死，我也要上去，请两位指一条明路。"

妇人道："既然你一定要上去，那就没有明路了；"那妇人冷峻地说："只有一条路。"

方歌吟即问："什么路？"

妇人目光闪动："死路。"

她一说完，一手已扣住方歌吟的左手，另一手按住方歌吟的剑鞘。

方歌吟一凛，他只剩下一条受伤的右手。

那少女手上的西瓜突然裂了。

西瓜肉鲜红如血，西瓜籽漆黑如墨。

西瓜籽都骤然喷射而出，射向方歌吟。

方歌吟大叫一声，突然身子一侧，所有的西瓜籽都打射在他右半边身子的要穴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小女孩眼见得手，自是大喜过望，叫道："师姊……"

话未说完，方歌吟肘部一屈，竟在极其诡异的角度下，反手拍中了那妇人。

那妇人哎了一声，松了手，竹笠一落，原来是个女尼，方歌吟怒道："恒山是名门正派，也施暗算么?!"

那少女惊呼一声，立即改为尖啸，一时四处响应，掠出了十七名女尼，仗剑就要扑来，这少女反手打掉自己头上的竹蓬，叱道："堂堂天羽派，也使用东海劫余门不要脸的'腐尸功'与'反手奇招'，是谁丢了脸?!"

方歌吟刚才在危急中惟以"腐尸功"，闭去半身经脉，硬受少女暗器攻袭，旋又用"反手奇招"，震退妇人，乃情不得已，少女这么一喝叱，方歌吟却一时无辞以对，正不知如何应对是好，那妇人又持双刀扑将上来，忽听一清毅的女音喝止道："五师妹、七师妹，休得胡来。"

方歌吟这才知道，这妇人是恒山一脉的重将琼一，外号"十指罗网"，精善擒拿之技。那少女则是恒山派七名雪峰神尼亲传徒弟中的老么，"漫天花雨"瑶一。

只听坚毅的声音又道："退下，不要胡来。"众人一听，相顾片刻，都收兵刃怏怏退下。

方歌吟知是恒山派的大弟子清一到了，清一一直是恒山雪峰神尼最宠爱的首徒，但在江湖上，清一的身份、武功，一直是一个谜。

方歌吟只觉眼前一亮，出现了一个雪衣女子，头上居然是束发，长长的瀑发披到肩上，白得什么似的，好像山谷中的溪水，这个女子，弱不禁风也弱不胜衣的，居然就是恒山首徒：清一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太。

方歌吟呆一呆，也不管其他，长揖到地，道："在下天羽派方歌吟，冒死拜见贵派掌门，恳求勿使长空帮桑姑娘落发，在下愿以死身代。"

清一怔了一怔，道："你……你就是方歌……方公子么？……"

方歌吟又是一愕，没想到这恒山首徒，竟如此友善，而且全不摆架子。

只听清一又问："你不是已负了心，弃了小娥姊姊的吗？……"这时茅屋间忽然跑出一又肥又嘟的五六岁扎辫的小孩，跑过来抱住清一雪色袍脚，牙牙地说："姊姊，姊姊，我娘，我娘呢……"

清一拍了拍小孩子的肩，又抱上来，亲了亲小孩子的脸，她清秀的脸庞，有说不出的茫然。

"这小孩子的娘……就是给山下的男人害死的……你找小娥姊姊，却是为了什么……"

方歌吟听得热血冲天，忍不住跃起，大声道："这位师姊，你给我听着，天下男子，当然有无良之辈，但不似你们恒山所以为，全是丧尽天良之士！……小娥姑娘确为我所致而上恒山出家，但我之所以不敢与之结交，乃因自念身中奇毒，不过四十天能活！……清一师姊，我只请求你指点迷津，让我上山救得小娥姑娘，日后要宰要割，任凭处置，方某人绝不皱一皱眉，哼一哼声！"

方歌吟一口气说到这里，内心凄楚，只觉跟前尽是桑小娥凄然与傲然的身形，宛在天边招手摇曳，心内苦极，忍不住"哇"地吐了一口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清一花容失色，脸白得什么似的，两只清灵的眸子，也有了怜惜，好一会才说："我要杀你割你，做什么来着？"

方歌吟登时一醒，喜叫："师姊你答允了。"

清一幽然叹了一声："我答应了，又有什么用？"忽然"雪"地拔出长剑，一剑刺来。

方歌吟百忙中一剑架过，没料清一竟是如此说打就打，却见清一欺近，并迅速低声向他道："小娥姊姊并未削发，眼下就要成礼，你得赶快过我这关，闯上西边最高峰去，那就是素女峰所在。"

方歌吟一听桑小娥并未为尼，欢喜得忘了招架，又听桑小娥即刻要削发，不知能否赶及，一忧一喜，整个人都傻了，竟忘了招架清一的剑势，幸而清一只虚刺三剑，在方歌吟身边险险擦过，清一低叫道："方少侠！"

方歌吟犹在梦中，清一叹了一声，挺剑又虚刺，并叫："方少侠！"

方歌吟乍见眼前尽是剑光，又闻叫声，蓦然一觉，如冷水浇背，惊出一身冷汗。这时西边山峰直插入云，隐然有钟声传来，清一蹙眉，剑走轻灵，急道："不好，剃度即要开始，少侠快闯过我这一关，赶上素女峰，迟了恐怕来不及了。"

方歌吟犹如大梦初醒，急挥金虹，挡过两剑，清一身形急掠而过，乌发如瀑，掠过方歌吟唇角，边抛下一句话："我师父脸慈心冷，你绝不是她对手……她最精强的是剑法，你万万莫与她老人家比剑……"

方歌吟神智恍惚，连"是"字都来不及回答，清一忽然错步一跌，向他仆来，扑剑一抹，边低呼："快！反攻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不及多想，以剑柄反撞，撞开清一剑锋，回剑一捺，清一竟不知闪避，着了一下，清呼一声，掩住创口，脸色气得雪白，以剑遥指方歌吟，叱道："你……你……你就算闯过了我这一关！"一面又向方歌吟使眼色。

方歌吟登时会意，收剑抱拳一揖故意朗声道："在下失手误伤师姊……承让了。"这几句话，却也由衷之言，方歌吟不再多留，即刻就走。

清一捂住臂上伤口，目送方歌吟远去，犹默然不语。她犹拎着雪亮的剑，剑光滢滢，剑身上反映她忧悒的清容。

"为什么？为什么……这难道就是世间所谓的'情'吗"她想。

——有一天她正式落发时，有没有这样一个男子，为她不惜千里飞骑，为她不惜冒死，为她不顾一切地去阻止……？

清一不知道。

瑶一轻灵地跳了出来，见清一臂上鲜红的血，关切地问："大师姊你受伤了？"

在阴影里的琼一师太却冷哼道："好像在做戏一样。"

素女峰，晚霞夕照，钟声悠悠。

峰耸入云，方歌吟也宛若走在云端。

再也无人拦阻。见路，方歌吟则奔去；见庙，方歌吟则步入。最后见一殿堂，数百石级，直通南天门。

方歌吟一口气奔上去，只见飞帘凌空，上见绝壁，下临官廨，殿下云级插天，庑门下驮碑森立，此时空色惨澹，方歌吟往大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步入，返身只见日落西山，夕照黯去。大殿甚宽，有一位白衣人。

白衣人背后，是一所水月门。

门内背跪着一人，正披上法衣，不曾回盼，但身材窈窕，秀发如瀑，正是方歌吟梦魂牵系的人：

桑小娥！

方歌吟脑门中轰然一声，觉得上天待他，真是不薄，苦心所觅，终未白费，泪盈于眶，几乎要当场跪倒。

那白衣女尼，慢慢站立起来。

她玉色的脸，慈霭谧静，看不出实际年纪。

尽管她慈祥淡定，但方歌吟一见之下，却为她的威严所震住。

女尼说话了。她站起来，比预想中更形高大，而且圣洁庄严。她比方歌吟足足高了两个头以上。

“这儿是恒山重地。”

方歌吟点了点头，长揖到地，恭敬地道：“晚辈天羽门晚进方歌吟，拜见神尼。”

那白衣女尼缓缓地道：“这儿是素女峰。”

方歌吟当然知道。远处的桑小娥仍背向他，一直没有回头，像对他闯入之事，茫然未觉。

白衣女尼定定地说：“我就是雪峰神尼。”

方歌吟虽恭谨地面向雪峰神尼，但仍不住地往桑小娥倩影那儿探望。

雪峰神尼静静地问：“这些你都知道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不解。“晚辈知道……”

雪峰神尼笑了：“你知道就好，知道就不算枉死了。”

方歌吟一震，对露齿而笑，但脸无表情的雪峰神尼，竟有不寒而栗的感觉。

雪峰神尼又道：“这儿规矩是很严的，你想必也知道。”

方歌吟颔首。雪峰神尼接道：“闯进来的男子，自刺双目，便可下山。”她木无表情地笑了笑又道：“若要我动手者，则杀了抛落山谷喂野狼。”

方歌吟慨然道：“前辈，晚辈来此只为一事，虽死不足惜。”

雪峰神尼冷冷地道：“你说说看。”

方歌吟道：“晚辈是不祥之人，在世无多日，因恐累小娥姑娘，所以不惜在语言上伤害了桑姑娘；桑姑娘万万不能因此心灰落发，晚辈此来倒是为了制止此事……”

只见水月门内的桑小娥，听到这里，纤细的身影抖动着，双肩也起伏不已。

方歌吟长叹一声，继续道：“若能求神尼网开一面，而桑姑娘回心转意，晚辈愿九死不悔！”

雪峰神尼本是冷如冰铁，此刻端详了方歌吟一阵，哦了一声道：“你中了东海劫余门的毒，没一个月好活了，是不是？”

桑小娥跪在那里，又是一震。雪峰神尼继续道：“桑书云早已遣信鸽过来，跟我说明此事，说你是为救他，才中了严老怪的毒，你年纪轻轻，居然救得了天下第一大帮之帮主，实在难得……”

桑小娥一听，猛然回身，泪流满面，早已哭得像个泪人儿，乍见到方歌吟，又怕自己哭时难看，不欲给意中人看到，便像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稚真的小孩子一般，嗔道："你……你……你你你你你……为何不早告诉我？"

方歌吟心情激动，也不知如何说是好，只能重复又重复地说："小娥，小娥，你不能落发，你不能落发。"

桑小娥跪行了几步，掩脸悲哭起来，一切委屈，却尽在哭声内消解。

雪峰神尼却道："你们此番误会得释，本是好事，但此处却是恒山派重地素女峰，我是雪峰神尼，我们是有规矩的，我都跟你们说明了。"

方歌吟把心一横，真诚地道："前辈，只要你肯放小娥下山，在下愿受万狼分尸。"

雪峰神尼笑了，摇头。

方歌吟握紧了拳头，青筋毕露，问道："为什么？！"

雪峰神尼淡淡地道："因为我是雪峰神尼。"

"桑小娥选择了此地出家，就是因为知道我是雪峰神尼，就算天王老子来，或者桑书云亲至，也挽回不了这个局面。"雪峰神尼声若剑削薄冰，冷静无情。

"此刻你们两人明知故犯，不管你们是谁，有何情缘，都不能坏我清规。男的该死，女的要出家，便是结果，毋庸多说。"

方歌吟一听，勃然大怒，冲口道："天下哪有这种'清规'！"

雪峰神尼不怒反笑："近十年来，你是第一个男人敢对我如此无礼。"

方歌吟冷笑道："却不知十年前的英雄好汉是谁？"

雪峰神尼似听不出他言辞间的揶揄，轻描淡写地道："十年前么？那是幽冥血奴，已给我杀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喝道："错了！幽冥血奴根本没有死，他就在我往恒山的路上截击我，劫了血河车，打了我一掌。"

雪峰神尼倒是怔住了，神情似笑非笑，持续足足好半刻，因为事情太令她迷离错综了：首先是幽冥血奴，还有血河车……一直到雪峰神尼看到了方歌吟的掌伤，那确是十年前，幽冥血奴的"飞血雨掌"……才堪问道："……你说你是驾着'血河车'……赶上……赶上恒山来？"

方歌吟昂然道："是。"

"你……你又如何从'武林狐子'任狂那儿，夺得血河车呢？"

"我冲上血河车时，任狂不在，……血车争夺战的时候，桑帮主、严岛主、少林天象、车叔叔等都在场，前辈若不信，可以查清楚。"

"我信，我信；"雪峰神尼嘴角依然挂了一个不能置信的笑意。

"后来……你又与'幽冥血奴'交过手……？"

"正是。"方歌吟斩钉截铁地答道。

"瞧你所受的伤，所说的应是真的。"雪峰神尼审慎地道。

"本来就是真的。"

"那幽冥血如果是复活了？"

雪峰神尼的双眸发出凛人的杀气。

"复活？"方歌吟不解。

"十年前，笔架峰上，我、天象、大风三人重创这人，然后把他打下万丈深崖……我当时怕他未死，又来作恶，所以下崖去找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他的尸身，胸骨里边竖插着我的'观澜瀑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尸首确是萧萧天吗？”

“这个，”雪峰神尼于此稍为沉吟，“当时那尸身似已被饿狼咬烂，我也认不清……”说着端视向方歌吟胸膛，喃喃道：“但这掌伤确属他所为……这狂魔既又出世，贫尼就得非下山一趟不可了……”

方歌吟喜道：“神尼肯下山为救世人，平妖伏魔，那实是天下之福……”

雪峰神尼森冷一笑，“只不过无论我要先除掉谁，第一个还是要先收拾你。”

方歌吟怒极，愤然道：“好，既然这战在所难免，晚辈只好领教了。”

雪峰神尼慈祥的脸容森然一笑即止，长削的脸上无一丝皱纹，声音里没有抑扬顿挫地说：“既然你先受了伤，而又曾对抗过‘幽冥血奴’，我就让你有个机会……要是——”

雪峰神尼本来想说：“要是一百招杀不死你，”后来一想，还是稳着点好，此人竟能从天外第一嗜血狂魔萧萧天手下逃过不死，只怕真有过人技艺。于是说：“——若你逃得过我两百招，不但放你下山，连桑小娥也可以带走。”说到这里，雪峰神尼自己也几哑然失笑：对付这年轻而又受伤的毛头小子，居然也要自己的两百招？！——实在是太过于稳重了，奇怪的是自己何以变得如此胆小，难道是被这年轻人奋昂的气势所唬？

——怎会？！就算“天羽奇剑”宋自雪来，我也……。

“呛”地一声，雪峰神尼眼前乍亮，如火团里最炽烈之处所绽放的光芒，方歌吟挽起金虹剑，剑朝地，作了个起手式，坚定神决地道：“前辈……请进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雪峰神尼冷冷地道："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

桑小娥看着看着，忽然哭着哀怨道："你走，你走……不要管我！"

方歌吟坚决地道："我怎能不管你。"

桑小娥脸颊带着泪串子，怔了一会，银牙一咬，又跪向神尼，蹭蹭蹭膝叩连着下摆连跪走几步，扯着雪峰神尼的腿哭道："师父……请您放过他……我愿意剃度……"

雪峰神尼冷峻地道："我放了他……岂非坏了门规？"

桑小娥哭着道："师父，就请您网开一面，他又不是有意触犯恒山门规的，都是我的不好，我愿代他身死。"

——代他死？！雪峰神尼心中暗暗感叹，世间里可真有这等痴情男女？

这时清一也从侧门里出现，扶着桑小娥，向雪峰神尼求道："师父……就请您开恩。"

"住嘴！不关你的事！"雪峰神尼口里吆叱，其实心中亦有所撼动，所以又说："……你真要代死？！"

"是！"桑小娥虽满脸泪光，但态度坚决。

清一忍不住又说话了，她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对人遭受冷酷的拆离：

"从前师父，不也是破了一次例吗——"

"胡说！"雪峰神尼脸色一沉，喝道。

"那又是哪一个世间高手？！"方歌吟心忖：至多不过一死，大丈夫何庸女子哀哀为自己的残生而求情？！

"萧——秋——水！"雪峰神尼一字一句地道。五十年前，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父所订下的恒山规矩，的确曾被“百无禁忌”的萧秋水所破坏过。问题是萧秋水武功之高，哪有人能奈他何……？——但这方歌吟——

方歌吟听了豪气霓生，心想：萧大侠可以，我也可以，当下“啸啸啸”划了三道剑花，道：“师太，请。”

雪峰神尼一长身，就要扑过去，桑小娥却一把抱住，向方歌吟叫道：“快、快走。”

雪峰神尼一呆，方歌吟决然道：“我不走，这一走，天大地天，莫可容身。手持金虹剑的人是绝不退缩的。请让我一战，快放手！”

桑小娥明知这雪峰神尼武功只在爹爹之上，哪敢放手？雪峰神尼俯身点了桑小娥穴道，清一只好把她抱退一边，雪峰神尼双袖一甩，束于身后，道：“很好，你没有乘机逃走，三正四奇中，只有贫尼和宋施主是使剑的，我早想领教一下天羽奇剑的高招，如果你走得过我两百招，放心，我必履行我的诺言。”

方歌吟也不答话，仗剑凝神。

雪峰神尼露齿一笑道：“你看着点！”

说罢，长身而上，双指骈点，叱道：“第一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五章　两百回合

雪峰神尼双指骈点，别看是随随便便的一击，但不知多少武林人，因而丧失了一双“招子”。

方歌吟一转剑，一招“倒挂金帘”就反撩了过去。

就在这刹那间，雪峰神尼双指倏然加快，方歌吟猛甩首，两绺前发，落了下来，方歌吟心忖：“侥幸！”

雪峰神尼及时收指，也觉得指节一阵热辣，险被削去，心里也道：“好险！”

这下两人一齐猛省，加倍小心，不敢轻放。

雪峰神尼皮笑肉不笑地道：“你的‘天羽奇剑’，下过功夫。”

方歌吟却恭然道：“却教在下见识了恒山派的绝妙武功！”

雪峰神尼冷笑道：“还早呢。”

乍喝道：“第二招！”

臂张若大鸟，飞掠过去，势急，但无风。这种身体飞袭方式，方歌吟一时不知如何回击是好，就在雪峰神尼身子即要撞上方歌吟刹那间，顿住，五指骈伸，疾插过来。

每一招都是必杀的打法。

方歌吟大喝一声，伸剑一拦，正是“长天一剑”，反切过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雪峰神尼眼见招式用老，忽然滴溜溜一转，人已到了方歌吟背后，叱道："第三招！"

十指箕张，向方歌吟背心四道要穴并抓。

方歌吟百忙中闻风辨影，一招"天羽奇剑"的杀着"血踪万里"就扫了过去。

"血踪万里"气势猛厉，饶是雪峰神尼，也无法撄锋，只得把身子一缩，就在一缩的同时，又是一转，又在另一个奇巧的角度，发出了第四招。

两人攻守间，已过二十招，居然还是平分秋色，雪峰神尼始甚轻蔑，以为必能轻取，眼见如今二十招未下，不禁有些顾虑起来：

——万一给这小子逃过了两百招，自己岂不丧尽威名?!

她一想到这点，就"刷"地在旋身之中，拔出了如雪长剑。

方歌吟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剑尖一点，往雪峰神尼的如雪光圈刺去！

雪峰神尼微笑，一挽手，格过一剑"刷刷刷"，借势连攻了三剑。

三剑迅极！方歌吟连避过三剑，额上已见微汗。

雪峰神尼白衣如雪，剑气潇潇，剑走中锋，快、迅、急、攻，根本不容方歌吟有瞬刻喘息，已连攻了一十七剑。

方歌吟连招架了这一十七剑，只觉眼花缭乱，手酸臂麻，雪峰神尼见自己所创的"连城一十七诀"对方居然消受得了，也十分惊讶，展开"雪花剑法"，如雪光飞洒，铺卷过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开始施展“天羽二十四”招剑，还勉强抵挡得过去。他的剑法，虽可制压得住“雪花剑法”的飘忽，但剑术却远不如雪峰神尼老到，六十招一过，便气喘如牛，有几度险险中剑，岌岌可危。

方歌吟这才知道，在这时名列“三正”之中，而且最难惹的恒山雪峰神尼，剑术是何等精湛高明！

剑风潇潇，方歌吟边打边退，偌大的厅堂，两人翻飞来去，剑意游走，已战了数十招，方歌吟竟被疾迅的剑招迫到了墙角。

背后是坚实的墙！

已无路可退。

方歌吟心下一紧，就在这时，雪峰神尼的剑下慢得一慢，这只不过是电光火石间功夫，但方歌吟长剑一屈，弹出了“怒屈金虹”！

雪峰神尼闪身一侧，方歌吟以“开天辟地”剑招，硬闯了出去，走位互易，变成雪峰神尼背向石墙，方歌吟的背后又有大片空阔。

原来那一缓之间，是雪峰神尼“雪花神剑七七四十九式”用尽之时，这只是稍为一顿，第二套“素女剑法”未曾施展，方歌吟藉此破除逆境，把握了时刻机绪，实是胆大心细。

方歌吟虽闯出了绝境，但也惊出了一身冷汗，雪峰神尼脸若寒霜，回身一拧，剑招又源源攻到。

方歌吟以“天羽二十四剑”对决，不一会只觉天地无情，剑气森然，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法抵抗。

原来此刻雪峰神尼所使出之“素女剑法”，剑招狠辣、无情，自极坚极纯极静中顿悟出来的剑招，无一不是逼人于绝路，杀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无情的剑招。方歌吟一面以华山、天山、点苍、雪山、昆仑等派剑法招架，一面以各种小巧身法游走，斗得二十来招，已来回大厅七八遭。

雪峰神尼冷然道："好，你所学倒是挺杂的。"

剑招一紧，左穿右插，竟令方歌吟闯不过去，这时剑法充分发挥出压力，方歌吟知道如不再振作，恐怕就要即刻横尸当堂，于是借剑一挑，顺势一搭。

雪峰神尼见方歌吟居然要与自己比内力，心中暗笑；因她剑术老练，对运力于剑上，已到"无碍"的地步，方歌吟剑法再辣，武功再杂，论到功力菁纯，绝对不可比拟，现下见方歌吟如此不知死活，以剑压剑，当下暗送内劲，直袭方歌吟。

岂知自己所送入剑身的力道，被对方剑身所透过来的两道劲力所阻，余力再进时，又被另两股劲道抵消，等到自己功力消灭后，又有两道暗劲迫进，破解了自己的防线，心下不禁暗凛。

这时又有三道内劲，直逼而来，雪峰神尼乍想起曾听武林中传说的宋自雪所创之奇技："九弧震日"这招的名字来。

"九弧震日"是以九道内劲，透过剑气，击散对方一切防范……雪峰神尼一念及此，猝然弃剑。

她毕竟是一代大师，说弃就弃，同时双指一弹，弹在剑锷上，变得将剑借势疾弹疾戳向方歌吟。

方歌吟正想发挥"九弧震日"的最后三道暗劲，但觉臂腕骤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然一空，鹄的尽失，而对方的剑却突地弹跳刺来。

这一下变化，快到不可思议，明明是自己制住了先机，遽然变为堕险。

方歌吟百忙中一弹剑，使出“怒屈神剑”，双剑“叮”地撞在一起。

飞剑折射向雪峰神尼，神尼不慌不忙，横手一捉，又拿住剑柄，剑光一盎，又罩向方歌吟。

方歌吟亦抄住金虹剑，情知如此战下去，实在无法抵受，对方剑法简直如神似鬼，不可捉摸，他暗运力于剑内，每一剑都使尽真力，直砍横斩，反击回去。

雪峰神尼本就内力精湛，但见对方所运使的内力犹胜自己，心中暗暗惊诧：这小子年纪轻轻，怎么机智武功，均有过人之能？此人身怀宋自雪的“天羽奇剑”绝技，又兼谙各种剑法、身法，居然还有这一身骇人的内力！

惊讶归惊讶，雪峰神尼的剑法，可一点也不含糊，也运起精深的内力，两人每出一剑，剑风即如锤击鼓，“咚”地一声，拼搏了七八剑，两人俱汗透背衫，方歌吟更气喘如牛。

雪峰神尼见久战未下，内心颇急，剑意又一转，每招却用“带”、“滞”、“递”、“祛”的剑诀，方歌吟每一剑蓄力猝发的内劲，全被她剑意上的“黏”、“送”、“起”、“去”招诀间化解得宛若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此方歌吟更处于大不利的地位之中：等于一个人使力，另一人借力，方歌吟拼搏了几招，知久战下去，不是办法，仅死路一条，但又为雪峰神尼剑法所牵引，无法收劲，就在这时，一道剑光如电，“飕”地冲面划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危急之间，猛想起东海劫余门中有一绝招，即“移影遁道”，他急忙敛神再分，“刷”地一声，雪峰神尼以为刺中，忽而影子消散，方歌吟已至背后，抖擞神威，祛去犹罩在身的剑力，始能换过一口气来，使雪峰神尼无法再藉耗尽其力而搏杀之。

就在这时，清一女尼喊道：“一百招了！”

雪峰神尼心头一凉，下手更不容情。方歌吟挥剑招架挡拦，又使小巧身法腾挪跳避，不肯再为剑网逼困，未几又十余招，方歌吟又在偌大厅中被迫走了二、三个圈圈，终于逼到了门口。

雪峰神尼脸上杀气大现，一路飞斩疾刺，方歌吟一面挡一面疾退，一追一逃中，又走了十多招。

两人战战正酣，陡听清一又叫道：“第一百二十五招！”

雪峰神尼一听，心下一凉，怎么已过这许多招了！万一对方能走得过两百招——于是将心一横，将自己在这十年来独创的剑法，亦即是本来要用来作“三正四奇”下届争霸战的秘技：“天河剑法”使了出来。

两人一追一逃，但依然搏剑，雪峰神尼只定下两百招之约，并未规定以何种形式，故方歌吟人边战边退的消耗战，仍然不能算是犯规。

这时两人已越过恒山“悬空寺”，悬空寺在兀异的山壁上建立，可以说是建筑史上的奇迹，这时刚过第一百五十招。

方歌吟运用智谋，退退避避，雪峰神尼在追逐中，无充分把握，亦不轻易出手耗招。清一却解了桑小娥之穴道，一路上跟了过去，除了算出招数，也不敢乱喊，怕影响方歌吟全神作战之心。

这时打到一处突兀的巨崖下，方歌吟却已没了退路，背后一道长瀑，冲泻而下，白烟袅绕，十分激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时已战到第一百五十五招。

雪峰神尼森然抱剑，“啸”地斜指右方，剑尖斜翘，道：“你没路可走了吧！”

方歌吟没有回答，肃然仗剑而立，一副万山崩而不乱于色、一心接战的意态。

雪峰神尼冷哼一声，她看不出这年轻人还有什么可以让他还有争战下去的勇气，就算有，她也决定要摧毁之！

她的“天河”剑法杀了出来，真似天河一般壮丽的气势，方歌吟想要招架，已力不从心，仅过了七招，“叮”地一声，金虹剑已给打飞。

方歌吟继续苦战，又过五招，已背临深崖，雪峰神尼一招“雪花点点”，攻了过去，叱道：“下去！”

方歌吟一个大仰身，居然头背悬在半空，避过了这一剑，雪峰神尼倒转剑柄，“刷”地又刺了下去。

这次方歌吟理应避无可避——在这一刹间险绝情形下，方歌吟脑里却闪过了求生甚求胜的意志：昔年大侠萧秋水也在此种艰难情况之下，创出了“惊天一剑”，他也可以施——只听“丝丝”之声，“长空神指”直弹袭雪峰神尼。

雪峰神尼没料到方歌吟在此种情形之下，居然还可以反守为攻，骇然跳避，怒叱道：“你……你究竟跟桑书云有什么关系？！”

方歌吟拚红了眼，“长空神指”挥洒而出，雪峰神尼初甚惊异，但又过五、六招，知方歌吟只得“长空神指”之皮毛，长剑一放，天河剑法中之一招：“千水一流”，“啸”地一剑，破指风而入，方歌吟只来得及侧一侧身，剑已刺中左臂，直入臂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痛入心脾，却猝然翻身反肘，在雪峰神尼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下，“砰”地一掌，居然击中了雪峰神尼！

雪峰神尼久经阵战，临危不乱，借力飞退，祛去大部分掌力，与其说受伤得重，不如说惊愕为甚，嘎声道：“你……怎会……劫余门……的怪招？！”

方歌吟趁此猛拔出地上长剑。

雪峰神尼知不能再容方歌吟稍有喘息，自己被对方打中了一掌，伤势虽然不重，但若不趁机除之，今后岂有颜面？——于是又展开“天河剑法”，拼杀过去！

又七、八招后，方歌吟已不支，他一手以“天羽奇剑”剑招以对，左手还不断使出“长空神指”、“大漠仙掌”以及少林绝招，使雪峰神尼要十分警惕化解。

这样又撑过了五、六招，雪峰神尼袖袍一扬，闪电般罩住了方歌吟的头，“刷”地一剑，直刺心窝。

这一下，方歌吟再精灵，也躲不过去了吧，雪峰神尼如释重负，作如是想。

但却未料到方歌吟横剑一守，宛若海天一线，自己的剑尖，无疑等于自动送到对方的剑身上，“叮”地一声，星花四溅！

雪峰神尼不知道这一剑招乃一代奇侠萧秋水所创的“海天一线”，哪里攻得下去？方歌吟这时急甩脱袖袍，就在这一挣之间，剑势有了移动，雪峰神尼抢先跃身，剑往上挑，“嗤”地一声，剑刺中方歌吟的胛骨。

随着桑小娥的惊呼，鲜血飞溅，方歌吟却哼也不哼一声，依然捏着“海天一线”的守势。

雪峰神尼怒啸一声，左刺右刺，前刺后刺，左刺右刺，这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雪花六出”，既封死了方歌吟的退路，又分五虚六实，分袭方歌吟。

方歌吟不动，依然“海天一线”之势。

所有的剑势，到了“海天一线”上，都萎缩了下来。雪峰神尼脸色一变，使出“天河剑法”中极端凌厉的一剑：“天河飞遁”，剑势斜撩而上，准备先斩掉方歌吟运剑的手指再说。

但是方歌吟依然“海天一线”未变势。

雪峰神尼的剑势，又被一股无形的剑劲所封杀。雪峰神尼暴跳如雷，连攻七剑，全都给这“天下第一守招”拦截了下来。

——还是“海天一线”；仍是“海天一线”……

在方歌吟心里，如狂魔狂舞，不断骚扰，他却要把持着修行的心……

就在这时，雪峰神尼如一片云，冉冉升起，“刷”地一剑劈入瀑中。

然后才向方歌吟出剑。

剑气带起晶莹的水花。

方歌吟稍微被眩目的水珠所惑，剑势一乱，雪峰神尼欺剑而上，“刷”地又在方歌吟右胁划了一记半尺来长的剑痕。

雪峰神尼准备再一剑即要把方歌吟斩之于剑下。

就在同时，方歌吟猝然攻出一剑！

这一招就是昔年燕狂徒常用的绝招：“玉石俱焚”！

雪峰神尼这一招攻到一半，忽然感觉到对方欲出剑的气势，竟无可匹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未出剑时的气势已无可御，出剑时定必可怕。

雪峰神尼是何许人物，老经世故，身经百战，当机立断，此招使至一半，便立即翻了出去。

她就在方歌吟出剑之前翻了出去，以她对剑术精深的了解与警觉，使得方歌吟那一招击空。

要是“玉石俱焚”已然出手，就连雪峰神尼，也断接不下这“天下第一攻招”。

雪峰神尼的身子才飞出去，又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一抽，雪峰神尼又陡地掠了回来，发了一剑。

方歌吟一剑不中，回剑已来不及，发出“玉石俱焚”须要极大的心力，却在这时，方歌吟闪电似的出一剑。

这就是天下第一快招：“闪电惊虹”！

这剑后发而先至，眼看可以斩杀雪峰神尼，但雪峰神尼的身形又似风筝一样，倏地升去，又在另一角度，飞了回来，发出一剑。

方歌吟一剑落空，回过身来，又发出“闪电惊虹”！

雪峰神尼的剑速又是不及这一招快，只怕剑未刺中方歌吟，眉心已被洞穿，所以只发了半招，又如被抽离了似的，掠了回去。

如此一来一回，又打了七八招，雪峰神尼一心里发狠又着急，自忖：不行，这样子打下去，不行——！

——但每次自己发剑，对方神奇也似的剑招，却必可比自己剑锋先至……

雪峰神尼豁出去了，把剑脱手掷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一下，人未到，剑先到，方歌吟的“闪电惊虹”再快，因距离太远，刺不着人，也没有用处。

这一剑十分狠准，竟穿过方歌吟胛肌，自背部对穿出来，在场观战的桑小娥与清一，都不禁失声叫起来。

方歌吟摇摇欲坠，他依然紧咬牙龈强持，雪峰神尼眼见一剑得手，心中大喜，却见方歌吟连受三道重创，加上先前的两道掌伤，居然不倒，不禁骇然。

她知道这青年确有别人不及之处，所以发狠了心，一不做，二不休，猛冲上前，掌影漫天，向方歌吟的天灵盖拍了下去。

就在这时，雪峰神尼突然发觉一切都变了——

这世界像颠倒过来一般，一切都很异样起来，缓慢了，连倒泻下来的瀑布，都像一寸一寸往下挂一般，慢了拍子，她正在疑虑间，却发觉自己的出手，也慢了下——

这时方歌吟手中的金虹剑，已慢慢地向她斩了下来。

雪峰神尼只觉自己身形、衣袂，飘飘欲飞，她虽不知道这就是所谓“天下第一慢招”：“老牛破车”，但也知是非同小可，凭着数十年应敌经验，竭尽所能，向左一移——

本来往她头顶斩落的金虹剑，偏斩落于她的琵琶骨上——。

她只觉一阵刺疼，却立刻清醒过来，又变得出手如电，“砰”地双掌拍中方歌吟，并随势抽回“观澜瀑剑”。

方歌吟“哗”地一声，和着激喷之鲜血，倒翻出去，吐了一大口血，却将金虹剑往地一插，几立不倒。

原来天下最佳慢招：老牛破车，本是无法可破，但方歌吟负伤着实太重，所以施使时不能全神贯注，所以当剑一嵌入雪峰神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尼体肌之时，反令雪峰神尼及时清醒，作出反击，破解了“老牛破车”，又重创了方歌吟。

这时方歌吟就算是铁铸的，意志力再强，也无法再战。雪峰神尼把心一横：

——这的确是不世之才，可是非死不可！

——自己与之拼斗，居然还中了他一掌一剑，哪还有脸目在江湖上混！

她当然不知道，就算天象大师、严苍茫等曾与方歌吟交过手，亦都几乎不敌，好不容易才险险胜之，但也没曾如此重创过方歌吟。方歌吟此际的武功，实与“三正四奇”相差无几，其意志力与斗志却犹有过之。

雪峰神尼叱喝，“天河剑法”中绝招：“星摇斗见”，全身在摇拨中，猝然出剑。

方歌吟的气力，已不能自土中拔剑，他在此刻，只有一个意念：

——方歌吟你不能死，撑下去！

他居然一张口，以牙齿咬住了剑锋。

这一下之胆大，令雪峰神尼也为之倏然色变，这等以齿衔剑的技俩，充其量只可以用在两者武功极其悬殊的情况之下，而在对方功力无甚可观自己却艺高胆大，才敢如此自恃凌人。

而今雪峰神尼武功犹在方歌吟之上，而且她还是宋自雪殁后，当今武林中，可谓是用剑的第一高手，方歌吟居然胆敢如此，雪峰神尼也不禁为之震愕。

她只要把剑尖一送，方歌吟立即就要穿喉破腹而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她惊疑地再看了这青年男子一眼——这是最后的一眼：她当然是要杀死他的。

就在这时，乍听清一叫道："住手！二百招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六章　七尸迎宾

这时只听悬空寺中，传来钟声。

“二百招了？”

这时落日的余晖，黄澄澄地，照过无数汉家陵阙，古道西风的斜阳，正在方歌吟那凛然无惧，披血乱发的悍躯上，以及背景苍宏古幽的悬空寺外。

“二百招了吗？”

其实雪峰神尼可以不承认。

她只要把剑尖一送，也不能算是一招，甚至可以解释为承上一招的余势。

——虽在雪峰神尼明知不是，她那一招并没有这种余势，因为不必。她从来不信会有人居然敢用牙齿咬住她的剑锋。

“二百招了么？”

时间好似在那晖黄的斜夕下凝住了。

雪峰神尼右臂的袍袖，又无风自鼓，突然“兵”地一声，剑锋自方歌吟齿缝自折，雪峰神尼又回复了她的慈和，把剑“飕”地飞掷于飞瀑之中。

她合十道：“阿弥陀佛，二百招已过，方少侠可与桑小娥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山去也。”

一刹那，愕住的桑小娥、清一，都哭出声来，飞奔过去，搂住血人也似的方歌吟，放声大哭起来。

方歌吟却单膝跪地，向雪峰神尼道：“晚辈叩谢师太成全之恩……”

雪峰神尼望着长天落日，衣袂飘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如此孑然远去。

落日将沉。

“观澜瀑剑”永埋瀑底。

雪峰神尼其实可以耍赖，但雪峰神尼并没有这么做。

方歌吟确实已挨过了两百招，而且还反伤了她一掌一剑。

虽然方歌吟也遍身浴血。

方歌吟直到雪峰神尼的身子远去，他才倒下去，呻吟道：“……小娥……我们成功了……你可以不必剃度了——……”

桑小娥忍悲道：“……是……”

方歌吟挣扎把沾血的手，放在桑小娥纤弱的手上，两人的手握在一起……然后方歌吟平静地闭上了眼，好似死去一般平静。

夕阳静静地照在恒山上、悬空寺上，夕阳静静地照在他们三人身上，方歌吟、桑小娥以及清一。夕阳静静地照在他的脸上，方歌吟紧合的眼盖上、浓眉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神迹也似的，方歌吟未死。

雪峰神尼默许方歌吟养伤于恒山上，桑小娥、清一，日以继夜，照顾他汤药医疗。

然后在第三天方歌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他苏醒过来时，说了一句话：

——生命真好。

外面阳光也好。

鸟声啁啾，蝶舞花开。

——生命虽好，但却是短促的。

桑小娥心里这样想着：

——可是爱情呢？

她准备万一方歌吟不幸，她也不要独活。

清一却在一旁垂泪。

她在窗子透过来一格一格的阳光中，看到仰卧在床上方歌吟那伟岸的轮廓，坐在床沿那纤巧的桑小娥之侧影……。

——她只觉得只要这样看着这天降下来的一对人儿，她就是最幸福的了。

她但愿永远也不要有离分。

但她是唯一送走这一对人儿的人。

方歌吟在两天后再度醒来时，知道这里仍是恒山，他便要带着未曾痊愈的伤，离开了这地方。

桑小娥扶持他离去，清一远远望他俩自苍宏古意的山径踽踽走下去，仿佛看到这历史上的两个人物，渐渐跟自己隔得远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而且毫无相干了，而且自己还在超而不越的尘俗之外，未能跟去……。

她却为此点挂下了两行泪。

让风吹干。

方歌吟却只剩下了二十天不到的生命。

江湖上仿佛消失了这一对人间侠侣；武林中却也不时听闻他们仗义的传奇：

——他们人在何处？这最后的岁月可过得好不好？

桑书云时目送长空归雁，目光萧索。

——好小子，居然能自素女峰闯下山来！

车占风忍不住逢人便说。

——这小子居然未死！

天象大师虽是出家人，却如此懊恼着。

——虽然未死在恒山，但也活不长了。

严苍茫却如此阴毒地想着。

不知与方歌吟交手两百回合的雪峰神尼，又是作何想法？

且不知方歌吟、桑小娥这一对人间仙侣，人在哪里，但是江湖上，武林中，却在这一段日子里，发生了惊天动地，胆裂心惊，轰轰动动的大事。

只不知方歌吟、桑小娥知不知道？晓不晓得？

“不知爹怎么了？”桑小娥向重伤未痊愈的方歌吟，幽怨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说。

他们两人，这天已到了甘肃酒泉一带。

酒泉是通往西域的古道，据说有泉水味如醇酒，故名酒泉。

甘肃兰州，扼内地西北黄河之咽喉，锁钥内陆，并握外西北机危：东出潼关，得鲁豫燕赵之健儿；南入巴蜀，挹财富于天府；西倚康藏高原，有天然屏障；北穿草原，可雄据蒙疆边陲。甘肃西有凉州、甘州、肃州。肃州酒泉南有祁连山，亦即天山，终年积雪，如倒插银屏；西北扼嘉峪关，横断以马鬃、祁连两山，形势险要；北临讨来河，东接高台荒漠之黄泥堡，是为关西要塞。

“怀念爹爹是吗？”方歌吟轻抚他胸前未愈的重伤。雪峰神尼那脱手一剑，并未伤及要害，但是雪峰神尼在那闪电般劈掌后藉隙抽拔，剑脱出体内时反而割伤了要脉，较为严重。

这时正是春节近时，瑞雪纷飞，真是“一夜北风寒，改尽江山旧”，山脉高原，一片银霜。

“也不。”桑小娥眼睛幻起了晶亮，仿佛小时见到了小花园里什么奇珍似的，亮着稚气而幸福的小烛。

“小时我在院子，牡丹花开得好大，有八、九寸一朵，我好喜欢，爹回来就跟我讲外面的故事……他，他帮里事情忙，很少回来了，只有在我娘死后，他才更照顾我……”

“所以宠成你的脾性！”方歌吟温柔怜惜地笑道。

桑小娥知他指的是以前在长安太白楼上的寒傲冷人，赧然笑啐：“你又来了，人家那时不知道嘛……”

“人家是谁？”方歌吟笑着调侃。

“人家不就是……”桑小娥无限娇羞，道：“人家讲正经事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你讲、你讲。”到最后方歌吟还是得让着她。

“……爹常给我讲故事，也有说到兰州这里，说水从天上来，水从云里过，一点也不错，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远上白云间’……又说自望河楼望南北山与东川，俯视黄河滚滚，万马奔腾，有楹联说：‘万山不隔中秋月，百年复见黄河清’……爹说这联写得气派好大，有丹心一片，万古流芳之志。我今日来这里，才算是见识了。

“我也是。”方歌吟道：“昨日到五泉山，五泉由石罅涌出，飞花喷雪，宛若长瀑，尤其东龙口与西龙口，西泉由高泻下，势骤声宏。那里也正是霍去病大将军自临洮追逐匈奴，越皋兰山顶，因无水饮，霍将军手扶策马杖五击，得五道喷泉。虽然是有点类近神奇，但人在这千年前的历史舞台上，真是苍颜斑剥，令人策马回思，有不尽的苍茫叹息。”

“可是我却不喜欢这些男儿家纵横天下，放歌迎风，决战天下，原是好事。我小时最爱无所事事无所思，赤足到小溪水边，浸得足踝凉沁沁，看河边的小野花绿油油青青葱葱的草儿，像吃了冰般纯洁，哼哼我喜爱的小歌，远处有鹅在唱歌……”

“难怪你叫小娥！”方歌吟虽伤口隐隐作痛，但精神却很好，微笑着又调侃道：“原来有公鹅叫小娥，哦嘎哥！”方歌吟引颈学叫着吭。

“难听死了！”桑小娥吃吃地笑，笑弯了腰：“哪是这样叫！”

“不然怎样叫？”方歌吟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不然，你叫来听听。”

“这样叫的。”桑小娥一面忍笑一面叫：“哦依呵——”

声音悠扬，很是邈远好听，方歌吟不由随那清清细细的歌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望去，却见一个苍白的人，骑着马在雪花纷飞中，往这儿走来。

其实隔得相当遥远，也不知怎的，方歌吟一看，就觉得对方“非常苍白”。

至于为什么有这种“非常苍白”的感觉，方歌吟却不明白。

方歌吟不由自主脸色一绷，抓住了怀中的金虹剑。

他的感觉不知从何而来。

“什么事？”桑小娥见方歌吟倏变的脸色，心里也不禁紧张了起来。她多不愿意有任何事故来骚扰到她和方歌吟这段宁静、但已无多的岁月。

马得得得得……渐渐走近。

已经很近很近了……得得，得得，依然走来。

马已经走得极近极近了，马上的人却并没有勒止。

方歌吟扶着桑小娥，戒备地站了起来。

“来者何人？”

马上的人没有回答。

马蹄依旧前行。

“停步！”

方歌吟断喝，不祥的念头闪过，他飞掠而起，一抄手，那人落了下来。

是个死人。

死人没有伤口，却五官溢血，显然是中毒而殁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死人脸色全白，显然是已死了很久。

桑小娥不禁掩脸微呼了一声。

方歌吟抚着伤口，俯身探查，见尸体背后有几个字：

血字——

“敬邀足下暨桑姑娘移驾至嘉峪关一会。金衣会掌门。”

“金衣会？——”桑小娥脸色透白，就在这时，风雪声中，又闻蹄鸣。

蹄声缓缓。

马上又是一人，不言不动。

方歌吟掠起，那人跌落，死状、血书，皆是一样。

这人怀中有日月双笔，看来还是使奇门兵刃的武林高手。

方歌吟凝注远方，道：“第二条尸首！”

桑小娥骇然道：“是金衣会！”

方歌吟疾问道：“金衣会是什么……”

桑小娥忽然抬头，遥望远处，脸色愈变愈白，蓦然惊道：“是‘骑尸迎宾’！九尸迎宾！”

这时又有马蹄声传来……

第三具尸首。

这死者连方歌吟都认得，是河北名钩手卢亦飞。

“究竟金衣会是什么？”方歌吟沉着地问：“‘骑尸迎宾’又是什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桑小娥好一会才能恢复镇定，她毕竟是天下第一大帮帮主之女，见识过人，思索了一会，婉静地娓娓道来："金衣会在中原武林人士听来，或比较不那么惊心，但在塞外，甘肃、青海、新疆一带，却以'金衣会'为最盛大……他们身着金衣，拜火、血祭，仪式频繁，教徒甚众，其中金衣长老，武功都十分诡异高明，与'天罗坛'、'七寒谷'合称为'塞外三大帮会'……他们迎接敌人，越是厉害的角色，所杀的人便越多，便是如此将死尸骑马前来，附上血书相约……"

第四具尸首。

"他们奉为最高的礼仪，为'九尸迎宾'，但并未用过如此阵仗过，他们曾扬言是要留给大侠萧秋水的……金衣会的人也自视甚高，昔年击杀绥远'青龙偃月'慕长天时，也不过只用了'三尸迎宾'……"

慕长天是绥远一带武林枭雄，使的是"青龙刀"，侠名甚著……而金衣会只对他用了"三尸"而已。

桑小娥道："这帮人极是厉害，而且为非作歹，利用宗教信仰，使得人们奉献奇珍异宝，甚至奉上人身祭品，少女壮男不等……我爹的势力，也因他们潜在的力量，无法延伸到此处……"忽又叫道："你看，你看，又一具尸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五具尸首。

“看来金衣会倒蛮看得起我。”方歌吟耸了耸肩，道：“我值五具尸骸？”

“第六具又来了！”桑小娥轻声呼道。

果然又一具尸首，驮在马上，自雪景中走来。

“好家伙！”方歌吟忿恨地道：“单止这一点，滥杀无辜，就该先灭之而后快！”

“这一段日子，你也快意恩仇，重挫了不少胡作非为的帮派。”桑小娥已经比较镇定，用冰冰凉凉的小手触摸方歌吟手腕道：“要小心身体。”

“唉！”方歌吟叹气：“第七具尸体！”

再没有尸首了。

“是七尸迎宾。”桑小娥呼道：“他们待你跟‘三正四奇’同样隆重。”

“金衣会”曾扬言日后要入侵中原，以“七尸迎宾”来格杀“三正四奇”。

“他们只不过要我死罢了。”方歌吟摸摸伤口道：“难道我还要感谢他们的礼遇，何况——”方歌吟的声音里忽也布满了杀机：“滥杀那么多人，为了我方歌吟，我倒要去会会，他是什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东西，敢定他人之生死?!”

桑小娥默默收拾起火堆旁所置放之物，幽幽地道：“金衣会的会主燕行凶，外号‘金笛蛇剑’，是个非常可怕的人物……”忽然“冈郎”一声，一物落下，是桑小娥自己的玉镯子，竟一时不小心敲断了。

桑小娥忽然扑在方歌吟怀里，哭道：“这段只有我们两人的日子……我多不愿意它消逝……”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七章　关前一战

方歌吟缓缓推开桑小娥，双手搭在她肩上，雪光下，桑小娥犹自抽泣着，方歌吟抹掉她脸上的泪光，却有雪花飘到她脸上，方歌吟又把它抹去，轻捧着，用一种不忍惊扰的声音道：“战斗来的时候，只要是必须的，我们都不该去逃避它。”方歌吟轻轻但坚决地道：“何况，我背负金虹剑，而且是你的丈夫。”方歌吟双目直视桑小娥道：“我虽生命无多，但你丈夫不是个在他生命里退缩不前的人。”

“是……”桑小娥不住点头，却悲不自胜，伏在方歌吟肩上哭了起来。

方歌吟轻拍她抽搐的身体，柔声道：“我们……”

“到酒泉去。”

如说得斩钉截铁，无可挽回。

如此决定了他的行程。

——生要能尽欢，死要能无憾。

只要能无憾；死，又算得了什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过了酒泉到嘉峪关。

万里长城第一关。

苍山雄拔，这，这莽然的山色里，有多少的青史，在这里写成？有多少逐敌的飞骑，在这里埋骨？蜿蜒起伏，气势浩壮，万里长城的沧源历史，在此始或在此终，为西北枢纽，雄关耸峙，气势磅礴。黄河万里，苍茫无垠，历史的长廊在此焕发幽古的光华。

嘉峪关。

这时的嘉峪关，虽非辉煌若前朝的，但别有一番古意悲凉。

方歌吟与桑小娥慢马到了关前，天色已黯……

方歌吟策马在关前，遥望关上城堞，道："既约在下前来，又何苦匿伏一隅，而不现身相见？"

雪兀自纷纷落，城墙上忽现出四个金衫的人，戴彩制脸谱，木然立在墙头。

桑小娥在昏暮里见此，不禁微微有些抖哆。方歌吟拍拍她冰凉的手背，朗声道："诸位既没有话说，又隐真实脸孔不相见，在下亦无意强人之难，就此别了……"

说着居然回缰就得要走。

城堞上四人，互觑一眼，脸上虽看不到表情，但似乎大是愣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喂，留步！”一金衣人喝道。

“有何指教？”方歌吟勒辔回身，悠然问。

“金衣会既邀你以‘七尸迎宾’之礼，要走，便得留下人头再走！”另一金衣人叱道。

“没有了头怎么回去？”方歌吟笑道：“这路，我不很熟。”

“先砍下你的头，走走看，不就得了。”第三个金衣人狞笑道。

“你砍砍看。”方歌吟含笑目注对方。

“那你死吧！”又一个金衣人叱道。

然后在宛若无声的雪势中，四人宛若无声地悄然落下来。

桑小娥低呼了一声，这才看清楚了四个金衣人的脸谱，如戏子戴上的面具，都是大花脸，但都有一双森冷、比雪还冷酷的眼睛。

方歌吟伸手握住桑小娥的小手，紧了一紧，犹如一股暖流，迅即遍布桑小娥全身。

然后方歌吟洒然下马。

迎四名金衣人肃然走去。

“为什么要我的命？”方歌吟微笑着问。

“哈哈哈！”一金衣人大笑道：“如果你还能回到中原，就会发现武林同道早都送了命了——”

“住口！”另一金衣人拔出一双短戟，叱喝道。

先前那名使链子枪的金衣人，好像情知自己说错了话，忙垂手噤声。

另一名腰插青锋刀的金衣人喝道：“你先去取他的头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那使链子枪的金衣人如释重负，“飕”地抽出链子枪，呼呼地晃荡起来，等认准目的，把握时机，要一击而中。

方歌吟看清情势，心下暗忖：要速战速决！他已经在这些日子里训练了各种战斗的能耐，判断形势的眼光。他情知非得先下杀手不可，以免小娥受累。

那使链子枪的人才一转动链子，其他三人已形成包围，一看便知道是搏斗经验极丰的杀手。

方歌吟双目紧盯住挥动链子枪的金衣人。

就在这时，后面的一名金衣人，骤然拔出双头枪枪套，尖喝了一声。

方歌吟猛然回头。

就在这时，链子枪闪电般飞出，急刺方歌吟后颈。

方歌吟虽回过头，但心神却仍在链子枪上！

——这是宋自雪在石洞中的苦心栽培，石洞中根本没有光亮，宋自雪也没有了眼珠，所以仅凭感觉出剑！

——这比用眼睛看还准确，还要可靠！

直觉的传达比视力的传达应该更快——而且范围更广，了无阻碍。

他反手一剑，削断了链子枪的链子。

就在这时，青锋刀已到。

方歌吟一旋身，“闪电惊虹”后发而先至，剑已抵住那青锋刀大汉之咽喉，不过并没有刺下去。

对方利用使双头枪的金衣人，吸住方歌吟注意力，再以链子枪出手暗袭，但其实攻击的主力，是在于这使青锋刀的金衣人一击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但方歌吟以“速战速决，将计就计”的方法，用他武功里的绝妙处，先行将三人击败，突破了对方的围袭声势。

但就在此时，使变短戟的大汉已扑出，果然扑向桑小娥。

方歌吟一见大惊，收剑回身，欲往抢救，但那使青锋刀的居然对方歌吟的饶而不杀，毫不感动，就在方歌吟一转身刹那，大刀砍下。

方歌吟百忙中一回剑，“天羽剑法”中最具威力的一招：“血踪万里”，拦腰斩杀了对方。

可是此时使短戟的家伙已迫住了桑小娥，桑小娥仅凭“长空七指”，勉强与之周旋。

这时使双头枪的大汉又拦在身前，以图拦截方歌吟片刻，只要伙伴能制住桑小娥，便能要胁方歌吟，稳操胜券。

方歌吟一见情势，陡弯长剑，“铮”地一声，弹射出去，只见一道剑气，“啸”地射出，这下是“怒屈金虹”绝招，隔空射中使短戟的脑袋，那金衣人惨呼倒下。

使双头枪的见方歌吟居然在自己拦阻下，隔空杀人，叱喝一声，双枪倏出。

其实这些人的武功，若四人合击，武功已不在“铁狼银狐”联手之下，但方歌吟并非昔日吴下阿蒙，武功已臻“三正四奇”之境界火候，这些人哪是对手！

那使双头枪的连攻七八招，都被方歌吟轻描淡写地化解过去，这时四人中已死其二，另一同伴只剩下没有枪的链子，缠战桑小娥未成熟的“长空神指”，情知凶多吉少，突然划了两道枪花，高呼：“扯呼——”

“扯呼”就是“撤走”的意思。方歌吟却也不想追赶，却猝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然定下神来，猛抬头，嘉峪关耸峙，背后苍穹，风涌云动，只见一个懒懒散散、道人装束的灰脸青年，正阴森的站了起来，居高临下，森冷地望下来。

也不知怎的，方歌吟一见此人，回鞘的宝剑忽然弹起；方歌吟心中暗暗吃惊，忙回手掣住。

但使双头枪的大汉却未曾注意到，逃到城下，稍微一蹲，想跃上城墙，落荒而逃。

就在他跃至一半，忽然望见那青年道人俯瞰的眼。

只听那金衣人发出一声极之惊恐的惨呼；方歌吟没有看见金衣人此时的脸，不过也可以想象他惊心裂胆的样子。

然后青年道士如一只灰鸽子般降了下来。

剑光一闪，在与金衣人擦身而过。

然后金衣人上跃的身体，自额顶分成左右二片。

血雨纷飞，惨呼迭止，两片尸身兀往上跃，到半途化作血雨降下。

左右手中的断截的双头枪，也分两处插入土中，手腕还连在枪柄上。

青年道士落下，森冷着脸，脚步不动，人已如鬼魅一般，到了只剩下一条链子上没有枪的金衣人身前。

那金衣人骇极，狂呼："不，不，我，我——"

青年道士的脸容，忽然有一种很阴狠的表情，迅一矮身，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光一闪，惨嚎声中，金衣人被拦腰斩为两段。

也是血光中，青年道士阴森着脸，徐徐站起。

这等杀人的手法，真够叫人怵目惊心！

“你究竟是谁？”

方歌吟直觉到这人才是真正的敌手。前先的四个金衣人，比起来似乎只是掠阵。

这人现在斩杀了两人的位置，却正好在他与桑小娥之间，一下子便突破了两人首尾相顾的契机，而且随时可以把桑小娥的安危转变为方歌吟的弱点。

所以方歌吟不敢贸然迫击，何况仍不确知对方是敌是友？

对方没有回话，只是骄傲地抬起头。

这人看似中土人士，武功这么高，剑法这么好，而且又是名道士，若论昆仑、峨嵋等道教派系，就算是掌门出马，也未必有那么好的身手。

那道士走前来两步，方歌吟腰间的金虹剑竟又脱鞘而出，方歌吟趁机抄剑在手。

那道士阴冷地瞥了一眼，脱口道：“好剑！”

桑小娥却撇嘴道：“怪人！”

道士一返身，狠毒的眼神令桑小娥吓退了两步，那道士嘴角裂了一丝歹绝的笑意。

“我杀了他，你就是我的。”

桑小娥气白了脸，跺足叱道：“你……”

就在这刹那间，道士倒飞出去，长剑呛然出手，猝刺方歌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竟在这种情形下出手！

方歌吟本来目注于道人与桑小娥间的对话，因怕他猝然攻击桑小娥，自己便得急于营救，但就在这一刻，他疏于防范。

剑尖已刺到了方歌吟胸前的衣襟。

方歌吟的“玉石俱焚”已递了出去！

这是天下第一攻招，就算道士能杀得了方歌吟，自己也断无可能避得开去。

所以他只得撤剑退走。

方歌吟险死还生，却大是惊骇：

——若是“三正四奇”中的高手，有此身手，不足为奇；但对方只是一个比自己长四、五岁的道人，却有这等武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因此方歌吟决意要试出他武功来历。

方歌吟因习“武学秘笈”，故对天下各种武术，都有涉猎，如今决心要探出对方底细，理应不难。

但对方似乎有意不使出看家本领，歹辣剑法招招都是中土所未见。

更令人疑惑的是，他绝毒的剑中，却又隐隐流露出一种原有的正气，似是名门正派的剑术，才有这等气派。

方歌吟已经与之搏剑三次，却是胜负未分。

一个弟子武功已属如此——师父还得了？！

两人交手二十一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道人目中的倨傲，开始因疑虑而融化了。

他眼色里带着了丝微的惊惧，惟出手依然狠辣。

方歌吟自恃艺高胆大，好奇心强，所以一直没有施“天下四大绝招”，以图查出对方根底。

但就在此时，方歌吟身上有两处伤口因激斗而绷裂。

方歌吟白了脸，忍痛挥剑而战。

那道士也看得出来，就在这时，他祭起了绵延、精密、周圆、无缺的剑法。

方歌吟勉力而战，挡了七八招，伤口已渗出血水来！

那道人忽然右剑朝左一圈，藉力带走方歌吟的剑诀，右剑朝左，弧形飞削方歌吟左手！

方歌吟因强忍疼痛，实在难以避开，终于一交坐倒，猛喝一声：“是‘武当阴柔剑法’！”

那道人一惊，脸色倏变，眉心红光一现，杀性火起，竟满脸紫气，拍出一股紫劲。

方歌吟避无可避，居然运起东海劫余门的“腐尸功”，硬受了一记，呼问道：“‘武当先天无上罡气’！兄台跟大风道长怎么称呼？！”

那道人一听方歌吟这般叫破，仍然不答，但却有些忙了手脚，不知是因为诧异方歌吟挨受一掌，竟然还能说话，还是因方歌吟的呼嚷，道破了他的来历，因而心慌意乱，所以一不做，二不休，脸上红光暴现。

方歌吟一见，心头大惊，这等运功情境，似曾相识，就在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时，红芒芒的掌劲，已然压到。

方歌吟忙用少林“金刚掌”硬接，一面骇道：“你……你究竟是谁?!”

“砰”地一声，饶是方歌吟得“百日十龙丸”之助，功力大进，也被震飞出去!

桑小娥这时听方歌吟叫出武当派的“先天无上罡气”及“阴柔绵剑”，蓦然想起，这人身着、打扮举止，与江湖上一个名人相近，当下叫道：“尊驾是不是铁骨道兄?!”

那青年道士猛回头，一咬牙，就在这时，方歌吟倏地站起，“闪电惊虹”就在这瞬间刺了出去!

那道士一声长嗥，如灰鹰一般，掠上城堞，在灰云翳涌间，消失不见。

嘉峪关依然雄峙。

方歌吟剑尖有血，一滴一滴向地上滴落，剑身又恢复金光盎然。

方歌吟依然怔怔地望着城楼上消失了的鬼魅般身影，好一会说不出话来。

桑小娥却走过来探看方歌吟伤势，把头枕在方歌吟肩上，在天地变色，云卷苍穹之际，两人依然相依相偎。

“这人究竟是谁?”

“如是铁骨道人，那‘三正四奇’中的大风道长，简直不可思议了……”

铁骨道人是大风道长的高足，大风道长是武当派掌门，亦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三正”之一。如果铁骨道人的武功与方歌吟如此相近的话，那大风道长的武功，岂不是远超桑书云、雪峰神尼等人

“而且这厮的武功……”方歌吟脸有忧色。

“怎么了？”桑小娥这样关怀地问。

“……没什么。”方歌吟没有答，挑起地下尸身一人的面具，瞧那人的相貌，却并不像是中土中人。

方歌吟又仔细搜索其他几人的尸身：“金衣会找我来干什么？……”

“他们还说什么中原武林大劫杀的……后来又给同伙的制止说下去。”桑小娥接道，却不意从那使青锋刀金衣人的尸首中摸出了一张字条，当即呼道：“啊！”

方歌吟过去，贴桑小娥蹲下，仗着桑小娥鬓发上一颗明珠的微芒照射下，发现原来是一封血书。

血书上歪歪斜斜几个字，似在极危急中写下，又骤然而断，似书者已遭毒手。

“……被……困……七寒谷……”

“被困七寒谷？”方歌吟、桑小娥一齐抬头，两人眼睛里都充满了不解与疑虑。

“是谁被困？”桑小娥茫然。

“七寒谷在哪里？”方歌吟问。

桑小娥蹙起眉尖，思索了一会儿，道：“好像听辛大叔说过……有这样的地方……啊，对了，就是‘武林三大绝地’之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辛大叔”就是“长空帮”的大堂主“全足孙膑”辛深巷。桑小娥与辛深巷交情最好，辛深巷也爱惜这侄女如珠如宝。

“……素女峰本也是武林三大绝地之一？”方歌吟问。

“是呀！”桑小娥莞然一笑：“可是给你闯过了。”

方歌吟浓眉深皱，又俯看血书：“究竟被困的人是谁？”

“是一个人，还是很多的人？……”

“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桑小娥念及与方歌吟日子已无多，很不愿在此时还要管别人的事，所以期期艾艾地道：“我们……”桑小娥情深款款，目注方歌吟，道：“不管不就得了。”

方歌吟深深地望着桑小娥，望得是那么专注，那么深情，好一会才道：“我每次作战，都是为了和你还可以继续相处，哪怕片刻，也要争取，所以才攻无不克。”桑小娥听着，啊，他竟是对我那么好……不觉眼眶湿了。

方歌吟徐徐站起，立于天下第一关之前，苍茫天地，方歌吟背负以手，风起劲吹，如将人也掠卷飞去：“可是这血书让我们给见着了……也许这血书有很多人命，正在等着援手，等着救拯，它越过了千山万山本已落在敌人手上，又阴差阳错，叫我们给见着了。”方歌吟缓缓回身，目光有一种深切的热忱：“小娥，你说，我们怎能不理呢？”

桑小娥盈盈站起，笑挽了两个浅浅的酒窝，怩声道：“你说的，我都听你。”她甜甜一笑，无限依存的偎脸在方歌吟怀中：“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养　生　主

第三十八章　被困七寒谷

人——活着为了什么？

自从有了人类，便开始孜孜矻矻探究生命的意义。

方歌吟只剩下了十五天的生命。

——“百日十龙丸”给予了他十倍以上的功力，却限制了他只有百日的生命。

一个人自知生命存剩百日，会怎样？——诈醉佯狂？悲笑终日？或放浪形骸、胡作非为？

——方歌吟都没有这样做。

虽然他也有勇闯少林，力斗严老，苦拼天象，甚至搏战血奴，独挑恒山，但这些并非好勇斗狠，任意妄行，而是为情为义，卫道行侠所必须的战斗。他一往无顾。

而现在——他最多只剩下最后的十五天：十五个白昼，十五个夜晚，如在月初，则他最多只能见月圆一次；如在月中，则最多只能见月缺一次。

月圆月缺——如果你仰望苍穹，月明星辉，却是最后一次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灿采，——你会别头垂首，还是暗自挥泪？

——这些方歌吟都没有。

他也仰望星空，繁星点点，在他只剩下顶多十五天的生命里，他也曾想到未完的心愿：要照顾桑小娥，父仇未报，以及追思“生要能尽欢，死亦能无憾”的师伯宋自雪，缅怀郁郁一生的师父“江山一剑”祝幽，以及期望能在未死前，再拜望师母宋雪宜一次……

但他此刻，却心悬于那在金衣会尸首上搜出来的一角纸团，上面的血字：

“……被……困……七……寒……谷……”

——是谁被困？

——因何被困？

——是谁困人？

他在替留血书者担心——担心那写血书的人，等不等得及他赶去？那人的生命，是否也正像是苍穹里的星子，微弱地闪亮？

——要有信念。

——等着我。

方歌吟忘了自己之将死，只希望能拯救他人再生。

他在这仅存的十五天不到的生命里，餐风饮雨，披荆劈棘，赶去武林三大绝地之一的“七寒谷”，要探个究竟。

他忘了自己安危……

“啊！流星。”

桑小娥在他身边，如此低唤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在星夜下看去，桑小娥纤巧的侧脸，是如此匀美姣好。方歌吟不禁有悲哭的冲动。因为他快要永远看不到了。他对生命之消逝无畏，作为一决斗者，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的歌者，没什么分别，怕只怕在人生长流里，岁月苍茫中，自己竟失去了依恋……

……花飞随风……

……流星湮逝……

——唉。

方歌吟心中不禁黯然一叹。只听桑小娥衣裙袅动，菩萨般静柔姣美的手掌合拢于胸前，在轻轻地唱着一首歌：

“……把映着泪痕的笺，交给那旅行底水，何时才能流到你屋边，让它弹动你的心弦……”

是那么轻浅的声音，像一弯流水，湍漩在石边，等待一次惊艳。是多么虔诚的声音，雪白的双颊映着些微的嫣红，长睫对剪下眼波的涵光。

“……我曾问那南归的雁，何时带来你的消息，它为我命运呜咽，希望是梦心无依……”

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我”或“何”都一下子拔高，少女稚气的声音里充满了殷切的想望，内里有自珍，有不平……唱到“呜咽”时，是真的“呜咽”了；唱到“无依”时，是真的“无依”了……方歌吟见桑小娥的泪珠在星芒下簌簌落下，他蓦然意识到不能把握这生命的珍美而心疼如绞。

——我不能再照顾她了。

方歌吟在心底里如斯地狂喊出血。

“大哥。”虽已如同夫妻，桑小娥还是习惯这样呼唤方歌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活了。”桑小娥幽幽地说。

——不能！

方歌吟激声道：“不行！小娥——你要想想帮主！”

“……爹会了解的。”桑小娥掩脸轻泣。

——星空下的一片柔弦，月光下的倩脸。

方歌吟轻拥而道：“帮主在独撑大局……”

桑小娥抬头，泪光在星光映照下霎霎闪烁：“可是你也在那路上……苦伶伶一人呀……”

方歌吟目注桑小娥，怕下一刻再也见不到她了。

“小娥，记住，生命是美好的，要活着，才能完成我心愿。我一缕魂，也会随着你，陪我而逝，乃是枉死，那不像我的小娥。”

桑小娥不断落泪，不住颔首。方歌吟不知怎的，想起那长安客楼上初遇桑小娥的一战……她那时还是一身爽落的男装，两条如絮的飞帛，在空中飞舞，她跃起、跃落，阳光清清楚楚照进来……

——那般惊心动魄的初遇……

——那么美的一战！

就在这时，漫空寒星中，忽有二枚，闪落下来，夹着尖锐的呼啸，急打方歌吟、桑小娥眉心死穴！

两点寒星急打！

方歌吟闪电般双指，夹住一枚，长剑“呛”然出鞘，击落射向桑小娥之另一枚。

方歌吟在星光映照下，一发现指间五棱暗器发出猝厉的蓝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芒。

是见血封喉的淬毒暗器！

方歌吟一声断喝："谁？！"

只闻一阵簌簌，星空下的胡桃树与杏子树一阵轻摇，无声地落下了三个黑衣蒙脸人。

他们低蹲的身姿，炯炯的眼神，一望而知是武功极高、杀气极重的能手。

最奇的是中间那名，腰畔系有一团红光蒙蒙的事物。

此处已近宁夏之银川，风光极美，就算晚上，在星夜下也有一种醉人的气息，但这三人一现身，杀气腾腾，一如早已绷紧的弦，杀人的箭矢随时脱手射出！

方歌吟却毫无惧色，双指轻轻一弹，"飕"地一声，五棱蓝星"笃"地射入了一棵樱花树杆中，直没不见。三人见此出手，都震了一下。

方歌吟轻弹宝剑，发出"嗡"的一声，问："我与诸位，向无冤隙，因何下此毒手？"

三人一怔。只见当中那黑衣人沉声道："两位自何处来，往何处去？"

方歌吟悠然道："我等自来处来，到七寒谷去！"

三人又是互觑一惊。当中那黑衣人叱道："七寒谷是禁地，你去作甚？！"

方歌吟道："既是禁地，你管我作甚？！"

黑衣人露出野兽一般白而尖森的牙齿，咧嘴笑道："小子，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你胆大，你听过‘天罗坛’否？”

方歌吟脸色一变，桑小娥却“啊！”地一声，花容失色。

“七寒谷”与“忘忧林”、“素女峰”号称“武林三大绝地”之首，“素女峰”只准女子上山，不准男子入山，但“七寒谷”却男女皆禁，更为霸道。

恒山素女峰上有名列“三正四奇”中的雪峰神尼坐阵，但“七寒谷”谷主曲凤不还，据说武功不在“三正四奇”之下，只因势力在贺兰山一带，鲜入中原，所以才未榜上列名；曲凤不还听说为了此事大为不甘。

此刻方歌吟才入宁夏，在此银川一带，即遇“天罗坛”中的难缠人物。“天罗坛”组织近似“金衣会”，遍布察哈尔、绥远、宁夏一带，也是以邪教妖术惑民心，逆行倒施，坛主罗海兽，外号“九阴真君”，江湖上有歌诀：“黄河千里，惟富宁夏；神州万里，只怕天罗”，就是指这杀手无常的“九阴真君”的人，方歌吟的头好似大了三倍。

黑衣人也盯着他的头，似对他的头也很有兴趣：“小子，如果你还想保留你的颈上人头，还是滚回原来你来的地方吧！”

方歌吟摇头道：“为什么不让我进入‘七寒谷’？”

黑衣人忽然握拳，拳背向上，在星空下伸出了手。

方歌吟未知其意，凝目注视。

黑衣人缓缓反转部位，再渐次扳开手指，展露掌心。

掌心中有一微小的黑点。

方歌吟看不清楚，他俯首凝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倏然，他背后的两名黑衣人，猝然拔出钢叉，飞刺方歌吟背部！

而黑衣人掌心的那枚黑点，居然是会动的，疾射方歌吟脸门！

这下前后夹攻，攻其不备，正是必杀的打击。

方歌吟陡屈中指，隔空一弹，“啸”的一声，把那枚黑点“铮”地弹飞！

然后跃起，半空旋身，天羽奇剑“血踪万里”，飞削而出！

两人万未料到猝不及防的刺杀，方歌吟居然腾身避过，并展开如此凌厉的反斩。

两人武功也非同凡响，但终究接不下当年“天羽奇剑”宋自雪苦心创研的剑招，两人呼嚎声中，肩膊上都溅了血，仆地呻吟。

那黑衣人狙击不中，还损失了两名强助，当时目中凶光毕露，右手一扬，红光大现，他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狞笑道：“臭小子，报上你的名来！俺‘天罗坛’‘天狗院’坛主任理大手下不杀无名小卒。”

方歌吟笑道：“任你打？怎有这种名字！”

任理大怒极，原来“天罗坛”总坛主罗海兽为人甚是乖异，别人专找吉祥威猛的名字命名，他却百无禁忌，把他座下六院，名为“天狗”、“天猪”、“天鸡”、“天龟”、“天虫”、“天牛”，名字别扭，行事也怪。

任理大听方歌吟如此调侃，自是气极，一扬手中罗网，飞罩而下，还爆起一阵喀当喀当的连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原来他手中所持，是一面不知用什么丝线织成的红网，看上去十分诡异，而且上面挂满了倒钩金铃，格斗时扰人心神，又可发射作暗器用。

方歌吟自从遇血河车，及与“幽冥血奴”萧萧天一战后，对红色事物甚是头痛，见此红色大网的武器，也感棘手异常，一时不知如何破法。

他只有低头闪过。

“呼”地一声，网扫不中，忽然罩落。

别的兵器，一击不中，就失去了出招的效果，但这件武器，击中时固然可以致命，不中时却更可生擒敌手。

这下遽变俄顷，方歌吟武功高强，也不知如何应付是好。

“天罗坛”武功之诡奇，果然跟中原武林大有区别。

方歌吟初遇这种以网为兵器，变化倏忽的武功，大感棘手。

方歌吟百忙中，运剑往天一指，正是“长天一剑”！

红网依然罩下。

剑锋顶住网的中央，网的边缘，立时垂落。

只要一旦垂罩下来，方歌吟便得困在里边——那任理大不禁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就在这刹那间，方歌吟用剑顶住红网，就这缓得一缓，他已迅鱼一般溜出网沿，闪电般反肘扣住了任理大的手腕。

任理大的狞笑僵在那里，瞬间的转变，他已受人所制！

方歌吟冷冷地望着他，冷冷地道：“你最好不要妄动，我有话要问你。”

任理大目光闪过一道狠色，左手一拔，抽出一柄怀剑。

方歌吟即力注手指，任理大登时痛得黄豆大的汗珠，涔涔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下，他却也是硬汉一条，半声不哼，一剑往自己被拗的手腕扎下去。

这下连方歌吟也始料未及，血光暴现，那任理大手腕已断，头也不回，飞遁而出。

方歌吟犹执住他血淋淋的断腕，呆得一呆，任理大已不见踪影，桑小娥欲追赶过去，方歌吟作势拦道："不用追了！这人倒是一条好汉。"

桑小娥道："据闻'天罗坛'中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角色，今得一见，果真如是。"

"我们惹上了这班人，只怕难有宁日了。"桑小娥幽幽地道。

方歌吟当然看出桑小娥的心思，他揽肩愉快地笑道："只要管了这一桩'七寒谷'的事儿，我就不再惹事了，就只跟你一起，不再插手江湖事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只回天地泛孤舟……这样好不好？"

桑小娥娇慵地笑了。就在这满天星斗的晚上，他们有多少青春生命要珍惜。

银川西距贺兰山约九十里，东临黄河，是一个纵展平原。

方歌吟与桑小娥往西推进，一路上亦疑受人跟踪，但自从对方两度攻击，吃了大亏后，一直再没有发动任何接触战。

贺兰山即为阿拉善山。山阴为蒙古人所居，山阳为汉人所居，或云山中多青林白树，望之如驳马，西夏人叫驳马为贺兰，因而名之。

从西城出去，方歌吟与桑小娥从城里打听得一些奇怪事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最近有一批似是武林人物的中原人士，曾从这里经过，像追搜什么事物的，但一入贺兰，即无消息。

——那些人是谁？

——在搜索什么？

——跟“被困七寒谷”的字条，又有何关系？

方歌吟与桑小娥并辔驰去，一望无际的草原尽处，便是崔惠天际的贺兰山，在西夏帝王元昊的古疑冢，以及远方波涛起伏般的长城万堞，贺兰山真是气势沉雄，英雄策马的地方。

是愈来愈接近贺兰山……

忽然，一阵劲急击打空气之声响起，不尽惶急……

方歌吟、桑小娥同时抬颔，只见长空里一只白鸽疾飞而过。

其羽翼之强、飞冲之劲，一看便知是训练有素之信鸽。

倏地一物疾闪，“飕”地划破长空，“噗”地对穿信鸽，鸽子中矢，“呼”地落了下来。

落在草原那边。

——信鸽！

——飞箭！

——有人不想让某种消息传开去……

方歌吟向桑小娥疾道：“你去捡信鸽！”

桑小娥疾应：“好！”策马俯冲了过去，人几与马贴在一起，后面的秀发“花”地在阳光中急扬了开来。

马声飞驰而去；方歌吟则调马头，“铮”地拔出长剑！

果然就在这时，“希聿聿”马啸，如滚鼓一般急疾，两匹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马，冲了出来。

这两匹马极快，马上的人手中都递出长钩，直向桑小娥截去。

方歌吟打马迎上，半空划了两道剑花，张臂远拦，道："朋友，听我一言——"

那两人理也不理，两匹壮马，直冲过去，像矢志果把方歌吟撞倒，踩毙于蹄下！

——方歌吟哪有这般容易被撞倒？

就在那两匹健马撞中方歌吟之际，方歌吟猝然跃起，双手一展，已左右挽住来马缰辔，两马骤然而止！

两人断未料到，看似一个文弱书生，竟有如此深厚内力，奔马陡止，一时挟制不住，哗然滚落下马来。

两人武功，却也不错，一旦落马，藉势一翻，立即站起，恶狠狠地望向方歌吟。

这时桑小娥急马奔驰，却蛮腰一挂，闪电般自上抄起信鸽，乌发激扬，脸泛红潮，策马奔回方歌吟处，呼道："大哥，我捡到了——"

那两名大汉霍地站起，胸前衣襟上都绣着一只凤凰。其中一人抽出雁翎刀，怒叱："你是谁！'七寒谷'的事，你都敢管？！"

方歌吟微笑道："不是管，我还要到'七寒谷'去！"

这一句话，令两名大汉都吓了一跳，"七寒谷"近百年武林中无人敢惹，亦无人敢妄入一步，……这下连另一名大汉都拔出了一对"铁鸡抓"，冷冷地道："将信鸽交出来！"

方歌吟微笑，横剑而立。

两人对望一眼，各发出一声怒喝，分左右扑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就在这时，长空骤然一声鹰唳。

方歌吟猛觉头上乌云一罩，一掌往上拍了出去！

“砰”地一声，又是一声长唳，巨鹰负伤而去，天复为亮，但方歌吟之左腕，也为之抓伤。

方歌吟惊魂未定，忽听桑小娥一声惊呼，只见黑影一闪，腥风扑脸，一只黑豹，噬向桑小娥！

桑小娥对敌经验，本就不怎么够，加上豹子的猛悍迅急，桑小娥被那劲风所迫，呼息一窒，几落下马来。

方歌吟目光一瞥，腥风又起，又有两头黑豹掩至，方歌吟心里一凛，身形一展，已拦在桑小娥张惶失措的身前。

这时黑豹已长身扑下，长足九尺，如泰山压顶，但方歌吟抢步冲前，剑划而出。

腥风中挟带着血雨，迎头淋下，豹爪已嵌进了方歌吟的肩膊，但豹身已被金虹剑拦腰斩为二段！

桑小娥尖叫，她在方歌吟背后，见豹已扑至方歌吟身上，又有血雨喷出，一时弄不清楚方歌吟有没有受伤，所以尖叫起来。

方歌吟当然确定自己没有负伤，他连忙一掌推开黑豹，却见两名胸绣凤凰的大汉，已倒在血泊中，两只怒豹正在撕裂着他们的躯体！

——这是为了什么？！

方歌吟急赶过去，两头狡健的黑豹，立即回首，龇牙展齿，虬肉贲肌的前腿蹲低，准备扑击。

——杀人灭口？

这时一头黑豹走而无声，疾攫向桑小娥，目光凶暴地要噬食桑小娥手中之鸽子，另一头豹子仍留在那儿，监视方歌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些豹子是谁训练的，竟比人还灵通？

方歌吟虽艺高胆大，但他宁愿与人战斗，而不愿与这等凶残的野兽格斗。

就在这时，黑豹扑出，扑噬向桑小娥手中的血鸽。

它们的目标似是鸽子，所以务必要吞之而甘心。

方歌吟长身掠起，另一头一直不动的黑豹怒吼一声，挟起一道腥风，狂扑而出。

豹的反应可谓过人，但方歌吟半空再提气猛踪——在刹那间改变了方向，却仍是攻击桑小娥的豹子掠去。

扑向方歌吟的豹子当然扑了个空，就在同时，方歌吟几乎把扑向桑小娥的豹子自上而下剖了腹腔！

这时桑小娥已发出了她的“长空神指”！

她是射向另一头正往方歌吟扑的黑豹。

——她对豹子向自己的攻击不能应付，而对扑向方歌吟的豹子，因为情急关心之故，“长空神指”反而能得心应手地施展。

那豹子再机敏，也避不过桑书云所创的“长空神指”，七指中至少有五指拂中，那头豹子十分健硕，厉吼之余，居然负伤遁逃。

这时在两人头顶盘旋的负伤老鹰，知无机可乘，才长唳几声，遥飞离去。

这一场战役虽告结束，但令二人惊心动魄——猛兽扑噬，也是他们平生仅遇，是有人生恐那两名大汉不是方歌吟之敌，反被方歌吟被擒而迫供，故令黑豹杀之灭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呼道："快看那只鸽子。"

那只鸽子已毙命，一支强箭贯穿了它。桑小娥很为它心疼，但那缚在鸽子腿上的血书，却更令她心惊。

"血书"是从一件青色的衣衫上撕下来的，染满了血迹，写的也是那五个怵目惊心的字："……被……困……七……寒……谷……"

方歌吟和桑小娥不禁都失声而呼，两人相顾失色，他们不是畏惧这件神秘的诡事，而是认得这件衣衫，这手字体。

布是从桑书云的衫上撕下来的。

字也是"长空神指"的笔法！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九章　搜索七寒谷

“是爹的字！”桑小娥几乎呻吟道。

“随那豹子的血迹，快跟上去！”方歌吟即下决断。

于是他俩进入了一个密林。

这密林内布满了黄杏、樱桃，美得有说不出的诡秘。

密林越走越深邃，到处阴黯湿漉，石岩都铺满了青苔。

——那豹子的影踪当然已不见，但此地想必已离“七寒谷”不远。

方歌吟搀着桑小娥，两人戒备着向前并进，密林盘根交错，无终无止，桑小娥忍不住心中忧虑，哭道：“方大哥，我怕爹会——”失声不能再说。

“桑帮主深谋远虑，武功超卓，你放心，一定不会有事的。”——可是如果没有事，又为什么要留血书？而且按照这血书由亡命信鸽被截击的情形来看，情况十分紧急。

——究竟在“七寒谷”里，发生了什么事？

正在此时，方歌吟心头又掠过一种不祥的阴影。

他想用眼睛去捕捉那阴影，鼻端却闻到一股腥风，就在他嗅到之一刹，发须为之逼扬，那腥风正自背后扑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又是豹子！

不过不是黑豹，而是金钱豹！

方歌吟只觉眼前一花，但他不能退或避。

因为桑小娥就在他身边，他一闪开，恐怕就要殃及桑小娥，所以他反而迎上花豹。

他的剑尚未拔出，危急间双手一揽，并一臂抱住豹子！

在这刹那间，他已用了少林的“大手印”，力击下去。

那豹子负伤狂吼，方歌吟离它太近，只有拼命揿住不放，也被它抓伤了几处。

方歌吟无论如何，都不放手，而且运劲自两肘力夹，那豹子虽力大无穷，但又怎及得上功力增长十倍的方歌吟？不一会，终于踣地不起。

方歌吟大力一呼一吸，正要立起，忽然眼前草地，一物窜起，竟比闪电还快！

方歌吟在刹那间，不及思索，双指一弹，弹中那物！

“波”地一声，那物竟被弹飞丈外，撞在大树干上，原来是一条碧黄的毒蛇，蛇首已被方歌吟一指弹碎！

原来方歌吟刚才那一指，在情急中而施，居然把两种平日用功最深，而最合乎他性情的武学：“天羽奇剑”中的“怒屈神剑”化作“怒屈神指”，再将“怒屈神指”的指力以“长空神指”的指劲弹了出去，才一举击毙了毒蛇，也救了自己。

这一指乃合“三正四奇”两家之精华，其力量捏拿之准，令方歌吟自己也意想不到。

就在这时，他又发现一只极为巨大而毛茸茸的猩猩，已掩至桑小娥的背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怎么各处的猛兽都拥来这儿了？

他大喝一声，飞跃过桑小娥头顶，也越过猩猩的额顶，那猩猩猛然察觉，举臂要来抓，方歌吟已间不容发地穿了过去，顺手在猩猩脑门以“六阳金刚手”一拍——

猩猩狂吼一声，摇摇晃晃，巍巍颤颤，终于轰然倒下。桑小娥这才察觉，惊得失声呼叫，差些儿给猩猩仆倒的身躯压着。

方歌吟一拖桑小娥纤手，疾道：“快，快离开这里，这儿是野兽岛——”

就在这时，又一阵急腥风摇树撼林，一物啸吼扑至！是一头小猫。

方歌吟急蹲旋身，反刺一剑！

“嘶——”地一声，方歌吟背部被抓了一道见血的五爪之痕，头上方巾也给抓落，发鬟凌乱，但那头山猫也吃了一剑，负伤急遁。

方歌吟负疼急道：“跟踪它！”

——牛羊鸡豕都有个家，负伤的鸟兽都必定同到它们的居处。

——如果它们是经人训练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回到饲养它们的地方。

——一定有人指挥的；否则贺兰山不可能变成了兽窝：万兽齐集！

方歌吟如斯断定。

方歌吟急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后面还曳着桑小娥的小手，越过苔石、密树，甚至跃上高大的树干追踪。

那只山猫淌着血急遁。

追了好一段路，方歌吟眼帘前忽然出现一块布满青苔的石块。

石缝边匿伏着两三个人——就在这时，那蹑足的山猫已迅雷不及掩耳地扑向那人，张口噬向那人颈旁的大动脉。

待那人惊觉返身时，山猫已扑到那人身上，那人已不及闪躲！

在这一刹那间，方歌吟手中金虹剑已脱手飞出！

“着！”

他在那瞬间无法确定那些人是谁，只是忽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他为了救人，毫不加思索地就掷出了剑！

剑化金虹，直刺入山猫背脊。

山猫狂嚎，那人左右手一挑，亮出一双银戟，“哧哧”二声，都刺入了山猫体内！

山猫辗转挣扎几下，终告毙命。

那人自血泊中巍颤而立，在旁两人关切扶持。

桑小娥目光一凝，随即喜呼：“辛大叔！”

原来这险被山猫咬死的人，并不是谁，却正是“长空帮”下五大堂主首席，“长空神指”桑书云之得力助手，与方歌吟有数面之缘的白旗堂主“全足孙膑”辛深巷。

辛深巷本来也是一脸风霜，但乍见桑小娥，也喜得跳了起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小姐！”

辛深巷满脸风尘，但见着方歌吟、桑小娥，却喜悦莫已。他向方歌吟一颔首，脸上流露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方歌吟见着他，也如见亲人。

“小姐，你好容光焕发啊！”

“大叔，怎会……”桑小娥靠在辛深巷宽厚的膀边问。

“大叔老了！”辛深巷如此发出一声喟叹，大力地拍击桑小娥的背膀。

“坏大叔，别那么使力，人家痛嘛！”

“哈哈……”

辛深巷豪笑着，忽又笑容一敛，眼睛发着亮问：“你们怎会来了这里？”

桑小娥一撇嘴，嗔道：“这倒要问大叔了，大叔好好的江南局面不管，来这儿给山兽咬、野禽啄，却是干嘛？”忽然忆起一事，脱离了辛深巷臂膀，急问道：“爹他……是不是出事了？”

辛深巷脸上仿佛又多添了几道皱纹：“实不相瞒，小姐，帮主已失踪多日。”

“什么？！”桑小娥几乎跳了起来：“果然是爹爹！”

辛深巷眯着眼睛，反问：“你们也知道这里的事？……那么这里的事是真的了？”

方歌吟切入问道：“这里的什么事？”

辛深巷摊手道：“我也不清楚啊！”

方歌吟皱眉道：“你也是……我们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辛深巷沉吟一下，道："看来事急不宜迟，请先说你们两位追踪到这儿来的原因。"

方歌吟道："我俩在嘉峪关一带，受到'七尸迎宾'礼之邀约——"

辛深巷目光闪动，截道："什么?!'七尸迎宾'……'金衣会'的人?!"

方歌吟道："是，他们派出四名香主，狙杀不遂，反遭一道士打扮的人诛而灭口。我就在死尸身上搜出了张血书……"

辛深巷双眉一耸，自袖内掏出几张皱纸，笑问："是不是这些?"

方歌吟、桑小娥看去，只见果是歪歪斜斜的写着"被困七寒谷"等字，有的可能写时太急，连"七寒谷"三字都未写完，便已断了，其中有一张只写"被困"二字，下面便是一大滩浓血染污，想必在那时遭了毒手。

方歌吟道："正是这些血书。后来我们在赶赴七寒谷途中，就在银川一带，受到截杀，并与'天罗坛'的一名坛主及其喽罗交手……"

辛深巷动容道："连罗海兽的人都出动了?"

方歌吟点点头，道："看来还不止，我们就在前面，还跟曲凤不还的手下交过战，并捡得桑帮主的一份手书——"

辛深巷嗄声道："帮主真的受困于'七寒谷'!?"

方歌吟掏出血书，道："就是这一份。"

辛深巷立即接过来看，脸色凝重，跺足道："真是帮主亲手所书。"

原来桑书云平日帮务极忙，极少练字，但遍阅群书，博学大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度，对书法绘画，虽疏练习，却极有天份，比起矻矻营营苦练字者，虽然法度略欠周圆，但意境妙逸，比只懂拟摹习字的人创意得多！他的字写得龙飞凤舞，俊逸灵秀，别具一格，辛深巷久在桑书云麾下，自然一瞧便辨认得出。

至于方歌吟，也因桑书云昔日奉赠的手抄之“长空神指”练习法门，故识得桑书云书法。方歌吟对那一手未加勤习而全凭才华、人格、胸襟、识见，所糅融出来的字体，甚为心仪。所以乍见之下，也如见其人。至于桑小娥为桑书云之女，对父亲的一手字迹更为熟稔，也更毋庸置疑了。

方歌吟双眉一剔，道：“这便是我俩匆匆赶来的原因。不知辛大叔何故来此？”

辛深巷以手加额，道：“前些日子，武当大风道长与恒山雪峰神尼连袂来找帮主，谓‘血河车’又现江湖，在绥辽、宁夏一带出现，而且系由武林第一大煞星，死而复生的‘幽冥血奴’萧萧天所驾，沿途上杀戮无辜，伤天害理……帮主闻后，悉力阻止，邀得‘大漠仙掌’车占风出面，四人并上少林，央了少林天象大师下山，路上碰着了‘劫余岛主’严苍茫，他有意觊觎‘血河车’，也一路跟了来，还有各路武林人物，也各怀异志，希望来讨便宜。”

方歌吟双眉一展，道：“武林七大高手中，‘三正’尽至，‘四奇’已到其三，按理说不会出事才对。”

辛深巷叹道：“本应如此。边疆一带，‘长空帮’实力所不能及，但我也请了护送帮主的高手二十三人同往，他们都是精于布阵、遁甲、奇门、联络、追踪、伏击的好手，却没有一个有消息，没有一人回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桑小娥都大见忧色。辛深巷又道："自桑帮主一出塞外，便没了消息，连同其他高手，也一样没了音信，他们同样派座下高手来寻，皆无头绪。更可惊虑的是，此行中少林天象还带了天龙大师等随行，并有达摩二十四僧，车大侠也携同'瀚海青凤'旷女侠等前往，严老怪亦带了他儿子和岛中弟子数十名……这些人无一不是武林高手，身经百战，怎会连一个讯息都没有？就算遇到了极大的艰险，以桑帮主等六大高手，天下又有谁能挡？就算是'武林狐子'任狂亲至，也没有这个能耐……"

方歌吟、桑小娥愈听愈见心忧。辛深巷长叹一声又道："现在各大门派子弟，也发众来寻。长空帮人多势众，这几日来苦心搜索，终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桑小娥急得捉住辛深巷的手疾问："是什么迹象？！"

辛深巷叹道："这几日来，我们朝夕搜寻，却也无端丧失了多位兄弟生命，有的被野兽攻击致命，有的显然是为人伏袭暗杀……就如今天，若无方少侠相救，辛某只怕就……"

方歌吟道："辛大叔莫如此说，纵没晚辈那一剑，大叔的双戟，也非那山猫禁受得了。"

辛深巷苦笑，指指自己的脖子道："那时恐怕咽喉又多了一对鼻孔了。……我有自知之明，脑袋还行，至于身手，则当方少侠的徒弟都排不上。"

方歌吟道："辛大叔快别这样说，如果武功高强就是一切，那么真正在青史里留名的人都是一些武林人物了……事实上，根本上绝大多数的人只肯定'翰林'，而坚持否定'武林'的存在呢！"

辛深巷笑笑换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剔眉："世人重文轻武，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古皆然，一旦奋战打仗，却又得由我们这些武夫攻阵守城冒死犯难了。我们搜至这儿附近，便发觉了几只冒死飞出来的鸽子，以及帮中弟子尸身上搜出来的血书。可是我们搜遍这一带，被毒蛇猛兽攻击了不下数十次，死伤不少精锐，还是查不出江湖人称‘武林三大绝地’的‘七寒谷’究竟是坐落在哪里。”

“这里的猛兽恐怕并不是野生的，而是受人操纵，训练有素的专事攻击踏入这林子的外人。”方歌吟沉吟道。

“正是。”辛深巷苦笑，用手向青苔石后一指，道：“这便是‘人兽合作’的最佳证明。”

方歌吟随手所指望去，只见石后卧伏着一人，早已气绝多时，右手紧握一柄雕花宣斧，但手腕却被一支黑箭贯穿，脸上、胸口，一片血肉模糊，衣衫撕烂，显然是给猛兽咬死的。

“敌人先用暗箭夺去其战斗力，然后再驱使虎豹噬杀之。”辛深巷深深一叹道：“这人是出类拔萃少林俗家弟子，却遭人狙击，死于林中。”

方歌吟忧虑道：“如果以桑帮主等人的盖世武功，尚且被困于某处，那就算觅着了，我们又何济于事？”

辛深巷负手来回逡巡数步，终于道：“如果知道桑帮主等人在哪里，我即可联络各路英豪以及帮中好手，前来救援，就算对方实力再强，武功再高，也未必能抵挡我们群体的攻势。”

方歌吟道：“哦？”

辛深巷目光如电，道：“实不相瞒，‘金衣会’、‘罗坛’与‘七寒谷’，虽然难惹，但‘长空帮’若倾全力出战，决可一战！况且还有少林、武当、恒山、大漠、劫余岛，以及武林十四大门派的弟子，这一场会战，我们输不了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也目光炯炯有神："只不知'七寒谷'因何要冒此天下武林同道敌忾同仇之危，来诱困桑帮主等呢？"

辛深巷道："这是一举将中原武林高手一网打尽之举，非超凡野心，决不致如此做法。"

方歌吟道："但对方又如何得悉桑帮主等之行程，以诱他们进入'七寒谷'呢？"

辛深巷蹙眉道："这恐怕就与'血河车'之出现有关了。"猛抬头，道："别看这儿只有几个人，这座山的里里外外，都有我们的人在搜索，在山外也有人寻索，只要一有消息，便立即召集，共同营救。"

方歌吟点头道："是，我们也该分头去搜查了。"

辛深巷轻拍抚了一下忧愁中的桑小娥，道："小姐，你别担心，帮主他老人家洪福齐天，不会有事的；何况，帮中最干练的梅二堂主还陪着他老人家，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

说着拿了三支旗花响箭给方歌吟，道："一旦有所发现，即找个高远之所，燃放出去；如果十分紧急……"说着又掏出一支纯红色的炮筒："把它扔在硬物上，即刻走开，——这些都是敝帮的联络信物。"又说："今天搜索队里的联络暗号是——对方问：忽然前面闪光一下。你就要答：她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如果是你先问，则是：唐朋是怎么死的？对方要答：躲在床底下不小心给唐肥压死的。一定要记得。"

桑小娥与方歌吟都有点忍俊不住，道："怎么这暗语那么古怪？"

辛深巷道："这才不会出漏子。"说罢，深意地望望二人，又道："虽说小姐在此，但行动首素重纪律，认暗号不认人，少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还是得记住了。”

方歌吟遥望着远去在森林中的辛深巷微微佝偻的背影，感叹的道：“辛大叔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为了爹和长空帮。”桑小娥幽幽地道：“辛大叔老得好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章　惊现七寒谷

方歌吟与桑小娥继续搜索着，野林子里有一簇一簇的小花，在这阴沉的密林里，仍一团一团惊艳地绽放。

桑小娥虽忧心她父亲的性命安危，但也忍不住惊叹一声："多美丽的花！好热闹的开谢！"

方歌吟道："所有生命都是欢悦、有力的。"

桑小娥忽然哀伤起来："辛大叔为了爹和帮里的前途，忧心忡忡，所以老得特别快。爹以前文采风流，写过'大钟敲古寺，叶落梧桐惊'，京里传诵一时，后来也腾不出余裕来写诗了。唉！娘过世后，爹虽然也有在外风流快活，但我都知道，爹怀念娘亲……他很不快乐哎！"

方歌吟专注地听着，道："桑帮主和辛大叔，都是了不起的人。"他们已经搜索太久了，一直没有歇过，但仍一点头绪也没有，只好在崖边坐下来，方歌吟继续道："你爹虽成名，更难得的是胸襟和气度，那提携后进的热心，不遗余力，使人感觉到他似乎永远不会老……"方歌吟悠然道："我好羡慕你有这样一位父亲。"

"可惜我娘是个薄命的女子。"桑小娥也在崖边坐下来，只见崖下一片白茫茫，深不见底，偶传猿啼。

"爹常说娘是红颜知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其实你娘也很幸福。”方歌吟出神地望着崖下阴冷的云海，道：“只要一刻活过，便是一生活过。”

他怔忡地望着仿佛浮而不动的云朵，世间事，尽如白雪苍狗……他耳边又响起了宋自雪的击剑悲歌：

“生要能尽欢；

死亦能无憾！”

——自己在生，尽欢了没有？

——自己一死，能否无憾？

——留下桑小娥……他又仿佛在白茫茫的云海里看见桑书云那袭孤独的青衫。

“辛大叔很可怜。”桑小娥犹自说着：“爹还有过娘，而且在武林中成大名，武学中俨然宗主……辛大叔在长空帮初起时加入，割舍了误解他排挤他的家人，也放弃了原来可以考取的功名，甚至荒废了武功——所以他武功并不高，为的是替爹料理那繁忙的杂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尽可能不让爹费心，让爹能专心创练‘长空神指’的绝招。”

方歌吟听得热血贲腾，道：“辛大叔真是可敬。”

桑小娥在地上顺手捡了几枚石子，抛弄着，悠悠地说：“他放弃了一切，却使“长空帮”有了今天的威名，他一无所得，但犹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方歌吟热血上冲，大声道：“可是每一个朝代，每一个伟大人物的身边，总会有几个这样开荆劈棘的人，来衬托，同时也来完成……他人的伟举。辛大叔了不起，也许比桑帮主更了不起，因为他完成也促成了他人的了不起！他抛弃了一切，所换得来今天‘长空帮’的威名和桑帮主的‘英名’，当真足以自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桑小娥用力把石子抛到崖下去，说道：“当年‘长空帮’未茁壮前，多少压力，官府的、民间的、武林的、士林的，都压抑、嘲讽、打击，甚至迫害、毁灭、挑拨、离间，多少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各找藉口，各为前程，作鸟兽散……只有辛大叔，坚持留下来，为爹爹创帮立道。”

“他之不去一定能吸引更多的真正高手来。”方歌吟豪气蔓生：“我相信，只要有辛大叔这等好汉在桑帮主麾下，我若还能活命，也必投入‘长空帮’，在这样有志气的、义气的大帮中，方才能大展鸿图——”方歌吟猛吸一口气挺胸道：“只有远见的人，才会留守下去，遇难则退的人，只有早日后悔罢了，我虽未在昔日长空帮创帮立道时躬逢其盛，但一直心向往之。”

桑小娥也坚定地点头：“这点确然，不少退出的人已经在后悔，现在‘长空帮’执武林牛耳，功同日月，一帆风顺，他们后悔已来不及了……实际上，像曹极五叔叔就是自创北宗鹰爪门失败后，再回到帮里来的，不过也一番诚意，大叔胸襟真好，劝爹不记前非，收容了他——那时他正给武当派的人追杀。”

“好胸襟！好气度！”方歌吟也豪气万丈：“有这样的胸襟，有这样的风度，无怪乎桑帮主轻易将‘长空神指’传授于我！开始时我是大惑不解，真是小人见——其实就算辛大叔不练武，也是世间一流高手，因为勇者不惧，仁者无敌——”方歌吟激动地道：“有他那样的眼光，当然可以让浪子回头，这样‘长空帮’才有真正的人才，也不会仄狭自囿。那些退出的人，也只有眼看这些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留名千古了！好！”

桑小娥展颜笑道：“方大哥，你真是我爹的知音。”

方歌吟痴痴地凝注桑小娥道：“不对，辛大叔才是你爹的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音。”

桑小娥娇笑道：“这点确然，我爹最维护辛大叔的了。”

方歌吟怔怔地道：“当然，有这样的朋友，真是可以将生命相寄，古人说：‘刎颈之交’，真是形容得一点也没错。”

桑小娥见方歌吟望着自己发傻，“噗嗤”一笑，婉约问：“你傻呼呼地望着我干嘛？”

“看你笑起来，比花开还盛。”方歌吟痴痴地道，忍不住凑过脸去，吻了一下：“真是比花开还娇艳。”方歌吟喃喃地道：“看你，稚气时又像是刚生下来没几天的小鸭子！”

桑小娥冷不防方歌吟平日若彬彬君子，一下子如此亲热，不禁羞红了脸，手上捏玩的石子，“吧啦吧啦”地都撒落到崖谷里去了。

桑小娥娇羞地正要嗔怒，倏地方歌吟寒着脸跳起来，疾道：“不对！不对！”

桑小娥开始以为方歌吟犯了错故意耍赖，后来见方歌吟脸色如此凝肃，不禁一慌，问：“什么事不对？”

方歌吟顿足道：“哎呀，这山谷不对！”他向崖下说，山谷里静静的，没有回音，连云也是定定的。

“哎呀！我怎么一直没有看出来！”

桑小娥也俯首观察了一会，奇道：“有什么不对？我怎么没有看出来？”

方歌吟道：“你看，依我们来时的地形，似不应出现这突兀的山崖；纵然有崖，也不应如此陟高。我们攀上来的时候，一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也没有升高的感觉，两边山势，不可能如此悬殊才对。”方歌吟目光闪着兴奋的锐光：“何况，这山太静，没有鸟鸣，因为鸟根本飞不进来。连云朵都是不动的，因为不是云，而是蕈气，我们在这里久了，是不是有些晕眩？还有……”方歌吟扬眉：“这根本不是山崖！这崖口并不高，我是从方才你撒落石子的落地声中判断的！下面不到二十尺外，就有土地，而且是坚实的硬地！”方歌吟兴奋地道：“如我所料没错，崖下不是深渊，而是山谷，匿伏在白云深处的‘七寒谷’！”

“七寒谷”真是山谷。

——只不过离崖不到两丈的山谷。

方歌吟在和桑小娥不经意的谈话里，不意地发现了这个秘密。

方歌吟又拿起了一块石子，“嗤”地弹飞出去。

随着“哧”地一声，便是“噗”地一声回响，石子很快地已落到了实地。

“真的不到两丈。”方歌吟肯定地道：“我先下去看看，你在这儿等辛大叔。”

“不。”桑小娥坚定镇静地摇头：“我们一起去。”

方歌吟在静定的云上端详着她：她背后密林都是蓊绿的颜色，她这一生都为我断送了……难道还要把她孑然留在这里？只要真有危难时，自己拚得一死，也要呵护住她，不让她受到丝毫伤害……

“好。”方歌吟也坚毅地道：“一齐下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揽扶着桑小娥，右持金虹剑，飞身入怔定的云雾之中。

云雾之下是什么？

深渊？还是绝境？

云雾之下原来不是云雾。

——而是幽静的山谷，异常的沁寒。

原来那静固的云雾不是云雾，而是这谷地上的蕈、菇、苔、草、藤、叶、树间的冒出来的瘴气，聚集于顶上，形成了如同云雾一般的烟霞。

——虽然没有毒，但却使“七寒谷”有了最佳的天然保护障。

——大概“七寒谷”也因此而命名吧？

方歌吟心中这般忖想。桑小娥一双细细眯眯的眸子，也清灵转动着，打量这个地方。

就在同时，两人一齐发现了：

地上有血！

远处有尸体！

草地被践踏得一片凌乱，树木折损栽倒，显然这儿在不久前曾有过一场极其剧烈的搏斗。

地上横七竖八，倒在干涸的血泊中，有少林和尚、武当道人、各大门派高手、长空帮子弟，甚至也有金衣会人、天罗坛徒，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有七寒谷众……

“一定是在这里。”桑小娥双眸发出奋悦又慧黠的神采：“他们曾在这儿血战过。”

“我们一路找过去！”方歌吟目光四下搜索。

“要不要先通知辛大叔他们？……”桑小娥有些担忧问。

“先探清楚了再说。”

方歌吟与桑小娥继续深进，地上战斗痕迹越来越著着，也愈来愈激烈，死尸越来越多，血腥味愈来愈浓。方歌吟道：“‘七寒谷’与‘天罗坛’和‘金衣会’伏袭‘三正四奇’及‘十四大门派’，所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只不知到底为了什么？”

陡地住口，方歌吟目光闪动，伏耳贴地，倾听一会，悄声向桑小娥道：“西南方约半里，有人在格斗！”

——敌人就在附近！

方歌吟、桑小娥匿伏在树干、树枝上，一棵接连一棵，窜伏跃落过去，渐渐接近了那声音之所在。

“啊！”方歌吟几乎喊出声来，原来一处树挂着一具尸首，赫然竟是少林天音大师！

天音双目瞪如铜铃，五官溢血，死得极惨。方歌吟在勇闯少林救小娥时，曾与天音大师交过手，跟这罗汉堂的首座展开过一场舍死忘生的决斗，而今见天音这等高手居然也毙命此处，怎不吃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继而发现，天音乃背后中掌，掌如血印，方歌吟惊骇莫已，心中忖道：莫非连“幽冥血奴”萧萧天也都来了此处?!

桑小娥见方歌吟陡地一震，故问：“什么事?”

方歌吟摇首道：“没有事。”

桑小娥乍见那挂在树枝上的死尸，吃了一惊，几乎叫出声音来，终于忍住，以为方歌吟也因此而撼动，所以没有再追问。

就在这时，他们已瞥见纵错的密林与山岩中，有人影晃动。两人噤声，无声无息地潜伏过去，探个究竟。

目光所见，实令方歌吟、桑小娥都大大吃了一惊。

他们虽早心里有数，但都一下子无法接受眼帘里竟出现那么多的人。

数百的人，井然有序，包围着一面偌大山壁。

山壁内有一黑突突的岩穴，岩穴内看不清楚。

山壁外，端坐着十六名神色漠然、脸色惨白、目色呆滞的黑衣人，却都散发出一种甚是凛人的杀气。

山洞外，倒着很多尸体。

在黑衣人包围圈外，足有两三百个胸绣凤凰的“七寒谷”众，亮着兵刃，蓄势待发。这两三百人之后八九丈远，又有两三百名身着金色衣服的大汉，严阵以待。在这些人之后约十丈远，便是树林，在这林子边缘，又匿伏了足有数百人，在树林处处张开罗网，真可谓包围得铁桶似的密。

这足足整千人，严阵以待，莫非为了包围前面的山穴?周围的空气更都像凝结了一般，一触即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山洞里有些什么人?!

只见在“七寒谷”众前面，有一身形臃肿得平常人家的大门都挤不进去的肥汉，正在指挥布署。“金衣会”徒之前，亦有一全身金衫，肤色斑剥的大汉，在静视大局。而在“天罗坛”的“天罗地网”前，也有一个瘦削的矮子，严踞押阵。

——这三人是不是“金衣会”的会主“金笛银剑”燕行凶?“天罗坛”坛主“九阴真君”罗海兽?“七寒谷”谷主“泰山压顶”曲凤不还?

方歌吟、桑小娥潜伏在一棵高大的乔木上，可以望得一清二楚，而这些人似料定不会有人居然往深崖一跳后，能找到这里来一般的，所以根本没有去注意身后是否来敌。

方歌吟为这凝肃的杀气，人多但鸦雀无声的阒寂而渗出了冷汗。

桑小娥这时突然低呼出声：“呀！是恒山的师姐们！——”

原来在山穴外的地上，有无数尸首。其中有两具，却是桑小娥认得，正是镇守恒山“两仪剑阵”的妙一与谬一两人。

桑小娥一见，心里一惊，不禁微声。

虽语音极低微，但把守林边的矮子霍然回首，目如冷电，似透过所有的林叶，往方歌吟这儿射来；方歌吟心下一沉，那“天罗坛”坛主罗海兽已一招手，“啸”地射出一物，直夺入林中来！

方歌吟、桑小娥俱吃了一惊，桑小娥想闪躲，方歌吟一手拉住——只听“笃”地一声，夹带着一细微的嘶鸣，原来那柄飞刀，刺杀了桑小娥身旁的一只松鼠，钉于树干上。

罗海兽冷笑道：“只是松鼠。”

燕行凶在第二排埋伏中，也闻声回过头来，道：“罗坛主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手力，好手法！”

罗海兽一哂，他是故作潇洒，但瘦小干瘪了一般的脸上还掩盖不了得意之色：“可惜只不过是只松鼠。”

“松鼠的蹑足都走不过罗坛主的耳目！”围在第一排的肥人曲凤不还娇声嗲气地道。

方歌吟捏了一把冷汗，向桑小娥低声道：“看这罗海兽施放暗器手法厉练，只怕跟蜀中唐门还有渊源，待会儿要加倍小心。”

四川唐门闻名五百余年，暗器施放手法，天下莫出其名，自从大侠萧秋水独赴唐门一役后，唐家实力、威声虽然受挫，但其他世家的名声地位，仍旧无法与之相埒。

桑小娥悄声道：“这家伙原是唐门外系的人，却是唐家的叛徒。”桑小娥凑近方歌吟耳边细声说：“这人心术不正，原本是蜀中唐门里极受重用的外姓子弟，但在唐门犯了众怒，欺下瞒上，终为唐门下令剪除，唐门从此也不敢再亲信外人。”方歌吟只感觉到桑小娥在他耳边讲话，有说不尽的舒服，耳边鬓角痒麻麻的，真希望桑小娥永远也不要说完：“他逃到塞外，因惧唐门追击，所以苦创一种收暗器的兵器——就是‘天罗坛’著名的‘天罗地网’，反而促使他成了名，成为了可攻可守的难缠兵器。”桑小娥眨了眨眼睛又说：“待会儿交手，不单要防他的暗器，也要防他的罗网。”

方歌吟忽然回头，两张画图里人物般的脸凑在一起，桑小娥颊泛红霞，低下头去，方歌吟柔声道：“你的眼眸像翦水……”

话未说完，突来一声叱喝！

方歌吟闻声望去，只见全部摆阵的人，都紧张了起来。

洞穴里忽然闪现了几个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时间剑风、掌风、指风、杖风一齐响起！

剑风是雪峰神尼的凌厉剑风，指风是桑书云专破内外家功力的破空点穴指风，杖风是严苍茫飚狂剧厉的杖风，至于掌风，有静中生杀机的“大漠仙掌”，有佛门正宗的“大般若禅掌”，还有一种阴柔绵密的“太极掌法”！

这六种犀利兵器和功力同时攻出，只见洞外的尘沙如卷起一片狂飚遮天，“三正四奇”已到六人，这六人合击，只怕世间上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挡得住。

然而竟然抵挡得住。那洞外的十六个神色木然的人，蓦然都站了起来，推出了双掌！

六大高手的身影，立时被封杀了回去！

——是什么人，居然可以迫退“三正四奇”中六人联手？！

洞内的人一概被迫了回去，桑小娥失声叫道：“爹在里面！”但这时狂飚大作，众人注意力都在洞口，谁也没有再留意这点些微的异声。

只听曲凤不还喝道：“不出来吗？放火！”

“烘”地一声，四处都点起了火头。方歌吟这才注意到，四处都摆满了干柴，看来他们要生火，活活把洞里的人烧死，或迫出洞来。

这时木柴哗啦哗啦，劈劈啪啪地焚烧，方歌吟情知再缓，恐洞穴死伤更多，急向桑小娥道：“小娥，此情非得已，桑伯伯危殆，我要下去营救，你想办法溜出去，叫辛大叔他们带救兵过来这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桑小娥明眸马上漾起了泪光，想说话，但只“你……你……你……”了几声，竟噎住了喉咙，说不下去，低头垂泪。

“小娥，大事来了，我俩不能再因私情误事。”方歌吟紧执桑小娥之手，真切地道：“乖，你先去。”

桑小娥猛抬头，犹挂着泪珠的脸腮泛着一种凛然的英气，一字一句地道：“好，我去。大哥，你若不测，我也不活了。”她冷静地滑下树干，往回头路奔去时，又回过头来，匀秀的侧脸更显英风：“请你记住我这句话：要保重。”

“你若不测，我也不活了。”方歌吟心里反复吟诵着这句话，心痛如绞。

他再也不敢想下去，猛吸了一口气，“呛”地撷下了金虹剑，连人带剑，掠了出去！

这时火势已十分浓熏，方歌吟冲下去时，人在浓烟之中，众人不料有人自后面攻来，方歌吟挥舞长剑，连刺数人，已冲过“天罗坛”的第一道防线，一面大叫道：“救兵来了！救兵来了！”

这叫喊真是乱人耳目，果然包围者大为骚动，方歌吟冲入阵内，伤了数人，但对方因自己人多，敌方只有孤身一人，反摸不清敌之所在，而呈混乱起来。

只听燕行凶大叫道：“稳着点，不要乱！不要乱！”

但方歌吟已拚着一口气，越过了第二道防线！

他正接近第三道防线之际，忽见“呼”地迎面来了一“团”事物，厉而疾地撞了过来！

方歌吟一见来势，情知不可匹挡，但他也知道只要被阻得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阻，即死无葬身之地，当下不顾一切，一剑递出，正是拼死招法："玉石俱焚"！

这一招势道凌厉，对方就算一举把他撞死，只怕也得以身殉之；曲凤不还着实吃了一惊，他连对方的底细都尚未摸清，怎能拚个同归于尽？收势一滚，向旁侧避了过去。

方歌吟自己更不想反击，但这一招之间，已知对方功力，或可略在"三正四奇"之下，却绝不逊于自己，单打独斗，非两、三百回合不能分胜负。他得知这点，哪敢稍缓？藉"玉石俱焚"这天下第一攻招之势，趁"七寒谷"谷众手忙脚乱时闯阵势而入，杀出一条路来。

此时那十六人居然还端坐着不回身，这等毫不动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定力，恐怕犹在"三正四奇"之上；方歌吟人如疾矢，但心中暗叫苦也，他以一人之力，如何越过这十六高手，闯入洞内？

他心中如此想法，身形却绝不稍缓，居然给他闯进了十六人包围圈内，方歌吟一怔，只见十六人眼神呆滞，木然地望住自己，不禁心中一寒，只听曲凤不还大叫道："攻他！攻他！这不是我们的人！"

方歌吟心中一奇，难道这十六高手分不清哪是敌哪是友不成？但他已没空多想，瞥见洞口旁尽是易燃物，急忙以掌力摧迫，扫开燃物，当下浓烟大灭。

曲凤不还继续呼嚷道："杀掉！把这人杀掉……"

那十六个目光滞呆的人，渐渐转动眼珠，在熏熏烟雾中看来，无尽可怖，似都蠢蠢欲动，却听"金衣帮主"燕行凶大呼道："用不着，让我来擒住他好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罗坛”坛主罗海兽已“呼”地长空飞了过来，半空喝道：“叫他们别动，免得反打了自己人！”

方歌吟心中疑惑大炽，但下手可不稍慢，已把大部分的柴薪都远远地推了开去，并听见山洞内有浓重咳呛呼息之声。这时“九阴真君”罗海兽已扑到他头顶，“霹雳”一声，自上而下，五指屈爪，抓了下来！

方歌吟这时已拼出了真火——有些人，越是遇着危难的时候，斗志越盛，而且变化惊险愈巨，他的应变就越速，方歌吟无疑就是这种人。——他一招“倒泻天河”就反撩了上去！

罗海兽万未料到这后生小子，反应如此敏捷，剑法如此凌厉，差点着了道儿，急忙缩手，缩势一掠而落，背向方歌吟，但三点寒星，分上、中、下三路，飞打而出！

方歌吟早有防备，一招“三潭印月”，“叮叮叮”爆出三道星花，砸开三件暗器。

罗海兽霍然回身，喝问道：“你就是新近崛起的方歌吟?!”

看来方歌吟近日在武林中声名甚是响亮，连这域外的一世枭豪也有所闻，方歌吟正待答话，陡闻曲凤不还又呼叱道：“坐下，坐下，这厮由我们来对付！”

正慢慢转向方歌吟的十六名诡异高手，又坐了下来。这时又一道急风，到半空急分两道，急取方歌吟左右耳垂！

方歌吟心中大奇，普通高手过招，很少会向别人的耳朵下手攻击，因耳朵并非要害，就算受伤，也无伤大碍，方歌吟心是那么想，回头一格，一招西华剑派的“左右逢源”，格过来势，“当当”两声，星火四溅，方歌吟心下却明白了。

原来出手的人是“金笛银剑”燕行凶。与其说是银剑，不如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说是蓝剑，因为剑身银光漾着一种淬厉的蓝芒，一看就知涂有剧毒，至于金笛……

就在这一格之间，“啸啸”两声，笛孔弹出两枚梨花钉，急打方歌吟！

方歌吟幸而心中已有防备；——银剑淬毒，必见血封喉，故取耳也同样可以致命，那么金笛也必……所以金笛射出梨花钉时，方歌吟也急遽闪退！

但在同一刹那间，罗海兽也挥手打出两根丧门钉！

这一下方歌吟前后受敌，惟有长身拔起。

可是罗海兽虽然矮小个子，轻功却好，发后却如弹丸，直冲而起，由上而下，撒下一道红网。

这一下方歌吟可谓自投罗网，侥幸方歌吟在银川一带，曾与“天罗坛”天狗院香主任理大交过手，见识过这“天罗地网”的厉害，这时金铃霍霍，网罩而下，与任理大的身手相比自是高明十倍，但却令方歌吟急中生智，这网虽然无法以剑来挡，但网面却疏隔有孔，方歌吟五指一弹，“长空神指”破空射出！

指风恰好透过网孔，穿而射去。

罗海兽未料到方歌吟居然会使“长空神指”，闪避不及，吸气一沉，指风险险自头顶划过，但就在这一失神间，方歌吟已反手一抄，以诡奇的角度捞住红网，猱身而上，“闪电惊虹”急刺出去！

罗海兽若立时弃网，也许还可以避得开去，但罗海兽太过轻敌，而且他发明以网收接唐家之暗器，久而久之，养成一种手中网一旦失去，生命便无保障的心理，所以在仓急间，手里不觉死抓网不放，让方歌吟能藉力欺身而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闪电惊虹”系天下第一快招，怎让他稍作犹疑？而且方歌吟已欺入中宫，罗海兽纵有千手暗器，也来不及在这短距离下发射了……眼看方歌吟就可以手刃罗海兽于剑下，要不是这时来了个曲凤不还……

曲凤不还自侧撞来，他以臃肿的身体当作武器，“砰”地撞中方歌吟身侧，把方歌吟撞得满天星斗，跌飞出去。

但方歌吟快剑回扫，天羽奇剑最辛辣的一招：“血踪万里”，依然划中了曲凤不还，在鼻下唇上“嗤”地划了一道血口。

——可惜尚未刺入，人已被撞飞出去！

曲凤不还没料到这暗算一击，居然仍被方歌吟反创，他不知道方歌吟在身陷重围、四面受敌时，求生力越强，意志力越韧，而且因招变招，——如在嵩山闯‘“达摩二十四僧”之一役，以及清凉山力战天象、严苍茫等之时，便充分地表现出这一点。

方歌吟被撞飞出去。

——他虽金星直冒，但只要脚踏实地，缓得一缓，便可再战。

可惜敌人不让他有再战的机会。

“金笛银剑”燕行凶身形如疾弹一般，双足一点，也射了出去，剑笛皆离方歌吟咽喉不到半尺。

他的剑和笛，便只要在方歌吟的皮肤上轻轻一触：

——只要轻轻一触，便可使方歌吟立即毙命！

方歌吟只觉眼前金蓝一片，知兵器已近脸前，却无所着力，无法抵挡；就在这时，平空一只无声无息的手，揪住了他的衣领——

他只觉眼前一黑，已入洞里，烟熏入眼，他忙闭起眼睛揩抹，只听“长空神指”“丝丝”之声，以及“大般若禅功”的狂飚大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作，雪峰神尼的“天河剑法”怒啸不已。他再开眼时，隐约可见一髯虬大汉提着他，微笑端详，似无限欣慰！

方歌吟一见，很感亲切，脱口叫道：“车叔叔！”

却听另一更熟悉，但依然悠闲的声音笑道：“这下可好，咱们‘三正四奇’，可全在这洞里大会聚啦！”

说话的人，当然就是“长空帮”帮主，“长空神指”桑书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一章　三正四奇

他鬓发凌乱，衣襟几处灼焦、撕裂，身上有血迹斑斑，眼里也充满了血丝、疲惫，但他整个人让人看来，仍是那般光鲜、明亮，依然那般悠闲、洒落。

方歌吟充满了亲切的一声呼唤："桑帮主……"

桑书云目光也充满了欣赏："不管救兵多少，但你是第一个赶到的，实在很有心。"语音一落，旋即又道："这儿可不止我，别的前辈，可都来了。"

方歌吟环顾四周，只见洞口还立着衣衫遍血，神色狠狠的雪峰神尼，以及一脸血污，愤懑中的天象大师。

这一僧一尼，和方歌吟初遇时的庄严高雅，已判若两人，可见这一场战斗，何等惨烈，但这两人毕竟是正道中人，见方歌吟冒死冲入，也出剑掌相护，大家敌忾同仇起来。这两人并肩作战，负伤累累，却令人有一种生死可以相依相凭的感觉。

车占风正是及时将方歌吟一手抓进来的人——如同在阎王殿中一手扳回一般。

桑书云似对背对洞口，倚墙而立的一人特别尊重，笑道："这位你恐怕还未见过，正是武当派大风道长是也。"

只听那人哈哈一笑道："我在洞内，也看见你在洞外飞来飞去，如入无人之境，以少壮之龄，力战三大魔头，实是英雄出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年，江湖上传闻一点也不差！哈哈哈……”

方歌吟因其人背洞而立，看不清楚，只觉一种迫人的气势，自那人身上袭来，而且气派非凡。方歌吟定睛望去，只见这道人，着八卦两仪长袍，袍长及地，三绺长髯，及胸而齐，道骨仙风，一派正气。

这时洞内忽有一股寒气逼来，方歌吟回头一望，只见伤者满地，或濒临死亡，或呻吟哀鸣，都是各门派的武林好手。却有一人，双眼发直，披头散发，状若癫狂，喃喃自语，方歌吟一瞥，此人好熟，却不知是谁：略一沉思，几叫出声来：“——严苍茫！”

这癫瘸的血污老儿，竟是平日声势凌人，不可一世的“东海劫余岛”岛主：严苍茫？！

桑书云微喟一声。车占风以沉实的步伐走过来，搭向他的肩膀，悄声道：“不要去惹他，——他死了儿子！”

“什么？！”方歌吟几乎跳了起来，寻思：连“无情公子”严浪羽都已战死，可见这一战之惨烈。瞥见严苍茫形容憔悴，平日的狂妄与托大，完全都不见了，汗水湿透的发丝，黏到额上来，平日洁白的大袍也甚污秽，双眼血丝满布，方歌吟不由自主生了悲悯之心，这人虽曾害自己活不长久，但也在晚年失掉了惟一的独生子，心中悲怆，可想而知。

“你是怎么样寻来这儿的呢？”桑书云微笑问。

“我们被困这许多天，筋疲力尽，却是无一人来援，你又如何寻到这地方来的呢？”大风道长神色湛然，是洞中诸人里最从容不迫的一人。

方歌吟在黝黑的洞中，道长背光而立，肩膀的弧线上映有一层蒙蒙的光，轮廓五官都看不清楚，方歌吟心头忽然有一个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感觉来自熟悉，他熟悉这个人。

他随即又想，不可能，他不可能见过大风道长，而且以大风道长的身份，跟那人也太风马牛不相及了，于是他心里又稍为宁静了，不再胡思乱想了。

大风道长微笑问："少侠神色犹疑，……似在想些什么？"

他问得十分温柔关心，但方歌吟也不知怎的，心里微栗，定过神来，勉强笑道："不是……是……晚辈是想，跟道长好像……好像碰过面……"

大风道长奇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少侠器宇迫人，贫道若见到过，必然会记得少侠。"

方歌吟恍惚了一下，嗫嚅道："不……不……前辈叱咤风云，自然难以留意到在下……"

桑书云笑道："你怎么啦？来时受伤了？"言下关怀之情溢表于色。

车占风调笑道："怎么？岳父看女婿，果尔不同。"

瀚海青凤旷湘霞也笑道："看哪！桑帮主这番后继有人了！"

这两番话却说得桑书云、方歌吟心里各自一痛，因为两人心里都知道方歌吟自己已不久于人世，承受衣钵、光大门楣的事，更谈都不要谈。这次共同对敌，同舟共济，在严浪羽未遇难前，桑书云曾要求严苍茫交出解药，严苍茫苦笑："这解药我自己也没有，要是有，第一，我就能自己先服食'百日十龙丸'，遽增功力再说。第二，在此情此境，我俩生死未卜，还要那姓方的小子小命做什么？"用语诚挚，绝非撒谎。

——如此一来，方歌吟所中之毒，真是连一丝希望都没有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桑书云凝然了一下，就在这时，洞口人影一晃。

这一晃原是极快，人影就要闯入洞来。

就在这瞬间，天象大师与雪峰神尼同时出手。

“大般若禅功”的罡气，与“天河神剑”的剑气，一齐狂涌而出，那人显然武功极高，但人挤在狭仄的洞口，连对两股奇功，哪里接得住？只得闷哼一声，飞闪而退去。

“再来，再来我宰了你！”

天象大师胡须根根倒竖，他带来的少林弟子，十九都已壮烈牺牲，这趟少林损失那么惨重，他自觉罪责难咎，一急之下，那还顾得了什么贪嗔痴戒，杀性大起，什么话都骂得出口。

雪峰神尼淡淡一笑：“大师不用吼，待他再来，真的宰了便好。”她说的极是平和，其实心头恨极。她说话之时，白玉也似的剑身，乍爆出一道极眩目如赤电的光芒来。天象却甚听得进雪峰神尼的话，当下不再痛骂。

方歌吟与雪峰神尼斗过剑，自然知道她的厉害。车占风静观大势，不禁又催促道：“少侠还是先说出来由，好让大家共商对策，敌人见你来援，怕援兵来到，攻得更急了。”

方歌吟当下把自己如何来到“七寒谷”前后情形，从“金衣会”、“天罗坛”攻袭狙击自己的事，都一一说了。只见桑书云、车占风、大风道长都脸有郁色。独有严苍茫，犹兀自怔怔凝望着洞口，不言不语。

桑书云点点头道：“没料咱们所放的信鸽，竟也有一、二只，落到贤侄手中。”

大风道长目光闪动，道：“既然落入方少侠手中，不知是否也落于他人掌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众人当然是如此期望，但又心知希望甚微，一时间不作声。

方歌吟见名动武林的“三正四奇”，除“天羽奇剑”宋自雪已逝世外，天象大师、雪峰神尼、大风道人之“三正”，“大漠仙掌”车占风、“长空神指”桑书云、“东海劫余岛”岛主“沧海怪叟”严苍茫都在此处，却仍无法突围，心中疑窦，愈来愈大，于是想问，大风道人等却早已看出方歌吟纳闷。

“你上恒山后，贫道便得到消息，说‘血河车’为死而复生的‘幽冥血奴’所驾御，在贺兰山一带出没。”说到这时，停了一停，又道：“‘幽冥血奴’萧萧天生性残虐，而今复出江湖，是件辣手的事，往昔我们‘三正’联手合击，也只不过稍胜而已，今番再现，并在‘血河车’里，可能已学成了‘血河派’武功，为祸更巨，所以就带数名弟子，匆匆下山，请动雪峰神尼，并求得桑书云仗义相助，还邀来了车大侠，联袂下山，追查此事。”

桑书云接道：“近日我也接到讯息，塞内塞外，涌现大批不明来历的武林高手，而且横威域外的‘金衣会’、‘天罗坛’等居然竟图大举侵占中原武林，明目张胆，来者不善，便邀得车兄弟前往，并往请天象大师下山……恰好严岛主也……也有兴致，所以也就跟了过来……”

其实严苍茫来意当然不是为了“锄奸伏魔”，最主要的“兴致”，是对“血河车”，严苍茫硬跟了来，正是醉翁之意，却合当撞着这场劫杀，桑书云等乃因严苍茫丧子之痛，语言上才没有揶揄几句。

“我们一干人在贺兰山一带，跟踪了过去，见有可疑形迹，便追踪至此，大风道长偶然间发现了此山谷，我们当时不及细虑，只留下几名弟子在上面接应。便跳下来探个究竟，不料因而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伏。”

其实“三正四奇”等人，真可以说是“艺高胆大”，当时心想：自己几人在一起，当今之世，就算任狂来袭，也抵挡得住，有何可惧？却不料……

“我们一旦下来之后，退路即被封死，留守的弟子，尽皆被杀——”

“难怪！”方歌吟脱口道。

“难怪什么？”桑书云诧异地问。

“难怪在谷外并没有什么猛烈的格斗痕迹，加上山谷处地隐秘，的确很难找到这里。”方歌吟道。

桑书云、车占风相顾一眼，车占风叹道：“便是如此，就算搜遍山林，只怕也不易找到。”

瀚海青凤道：“不过方少侠安排了小娥接应，只要她能逃得出去，以‘长空帮’的实力，或许……”

天象冷冷截道：“有什么用？外面的人，成千上万，高手如云，别说一个‘长空帮’，就算十四大门派尽出精英，只怕也奈何不了洞外那十六个怪人！”

车占风辄然笑道：“大师，这忒小觑中原武林人物了……”天象还待辩驳，遽然洞口人影一闪，三条人影，鱼贯前后，意欲硬闯进来。

雪峰神尼的剑，如瀑雨般飞洒过去，前一人哼一声，肩头中剑，暴退而出。

第二人却趁剑势之末，一手抓住剑身，另一手格过了天象大师势若奔雷的一掌。

但是车占风、桑书云这两大宗师，怎肯让敌人随随便便就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进来？十指两掌，丝丝的风声夹杂在裂帛前凝炼郁闷的空气袭出，那人“哇”地吐了一口血，仓然身退！

这时第三人又闪了进来，就地一滚，手持曲尺，一尺撩出，大风道人依然盘膝而坐，但猝然伸手一捞，已捉住了曲尺。

那曲尺却陡然变作了紫色，方歌吟一惊，原来大风道人的“先天无上罡气”，已运在手掌之中，那人手抓曲尺，如触炙铁，急忙松手，方歌吟却一招“怒屈金虹”，“嗤”地一道剑光，折射了出去！

那人见势不妙，连忙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滚了出去，“嗤”地剑气在坚硬的地上射穿了一个深洞。

这七大高人联手，来敌尽被迫了出去。

由于洞口极端狭窄，仅供一人出入，洞内却十分宽阔，易守难攻，所以敌人来犯，只能逐个进入，一旦前面遇伏，撤退时定必与后面跟进的人挤在一起，进退窒滞，这次对方三人联攻，显然是搭配已久。

大风道人横目瞧了方歌吟一眼，道：“可喜可贺，宋老弟真个有了衣钵真传。”

桑书云因碍于自己与方歌吟关系，不便面赞。车占风则直言道：“不错，‘三正四奇’中，你功力最弱，但忝居末座，当无置疑。”

旷湘霞笑着接他丈夫的话下去：“难能可贵的是尚如此年轻，日后一定大有作为。”

车晶晶、车莹莹两人，水灵灵的眼睛却不住往方歌吟身上瞟。方歌吟想谦逊几句，桑书云却语重深长地道：“这次若只是‘金衣会主’燕行凶，‘天罗坛主’罗海兽，‘七寒谷主’曲凤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还，凭他们三人之力，尚非‘三正’联手之敌，但洞外那一十六高手，神智似呆，武功却高，若以一战一，或可胜之，以一战二，则难应对。这十六名怪物，究竟受谁控制，实在费人疑猜。”

方歌吟不禁问道：“这一十六人，究竟是谁？”

桑书云脸上，闪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阴翳，沉重地道：“昔年围攻‘血河派’第十一代掌门人‘血影神掌’欧阳独的事，你知道吗？”

方歌吟猛地一震，涩声道：“桑帮主，你……你是说……这二十……二十名高手……是……？”

桑书云冷沉地颔首。这时石洞内的空气，仍残留着烟气，血腥味，但是人人脸色森沉，静到了极点，连出声呻吟的人，也都住了口。

原来六十年前，当世二十位最负盛名的年轻高手，围杀欧阳独，结果一去无回，结果普陀山上，血迹斑斑，“血影神掌”因此丧命，但这二十名高手，也杳如黄鹤，有去无回。

——难道而今在此地助‘七寒谷’等凶徒狙击“三正四奇”的十六高手，就是昔日那仗义除魔的二十高人？！

这种事，教方歌吟怎么想得通、想得透、想得明白？

桑书云也瞧出了方歌吟的满腹狐疑：“我们也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进入谷底，我们即刻撤退，他们便似受药物操纵，向我们猛施攻击，不待我们说话，他们即动上了手……若论武功，以一敌一，我们若能胜之，已属侥幸，所幸他们武功虽高，却因神智迷失，故不能全力发挥，我们方才能以一战二，边打边退……退到这里，死伤大半，幸而恒山派那位小尼姑带来了两位救星——”桑书云说着，将手一引。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循引望去，只见一旁宁秀端清的女尼，一直凝望着自己，自己这别头看去，她脸上陡地飞上两朵红云，连忙敛衽见礼。方歌吟在恒山上，承这位清一师姐的相助，此刻见着她，很是喜欢。雪峰神尼却冷冷地重重地哼了一声。

这时洞外抢攻得非常紧迫，大风道人气得在洞中怒啸三声，元气充沛，洞为之震。雪峰神尼冷冷地道："大风，你要想逞威风，就到外面张扬去，在这儿呼叫，也不怕吵！"天象应声附和道："对呀，打就打，别叫。"

大风不跟雪峰神尼闹赵趄，却向桑书云道："与其困守这里，不如杀出去如何？"

桑书云回顾那一群在山洞深处，或坐或卧的伤者，笑道："我们都出去拼命，他们呢？总不能眼巴巴叫他们送命！"

大风道人"嘿！嘿！嘿"笑了三声，却目露凶光。方歌吟心中又是一凛。

雪峰神尼生性极为倨傲，但知此等情形之下，若无"长空帮"出手，是断无可能脱困的，于是问道："令爱已去通知贵帮多时，惟安危未卜。贫尼有一疑问：'长空帮'为天下第一大帮，但对手结合三大帮会实力，而且高手如云，贫尼冒昧，敢请教桑先生，胜算若干？"

桑书云长嘘道："现下我被困于此，无能为力，惟有仗赖辛深巷辛旗主，我不在时，他可全权决定一切，若举帮倾力而为，则或可一拼。"

天象大师冷哂道："围在外边的实力，可不是乌合之众……"

车占风冷冷截道："要是乌合之众，也围不了咱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便在这时，又有人闪电般闯入！

雪峰神尼虽是女流，守的却是第一线，来人攻入，她一剑就封了回去，迫住了那人。

可是那人只是个幌子，就在那人被迫于洞口之际，他胯下忽然溜进了一人，正是瘦小敏捷的“天罗坛主”罗海兽。

罗海兽一至，扬手一挥，蓬地自他手上乍扬起一团茅花也似的东西，喷射过来。

要知洞内虽阔，但人众多，大半受伤，闪躲谈何容易，何况这蓬暗器细如牛毛，无孔不钻，那有余地可以退避？

但就在这瞬息间，阴沉站在洞内一隅的严苍茫，动了。

他猛把身上大袍，骤脱了下来，迅疾无伦地扑了过去，迎着毒针，张袍一罩，竟将罗海兽矮小的身躯，连人带身套在里面！

这一来，罗海兽的毒针，连一根都没法射出来，反而全被裹住在袍里。

罗海兽这一下真是名符其实被“天罗”所罩。

好个罗海兽，也真不是浪得虚名，大喝一声，身子硬生生往下一沉。

原来他运足内力，双足便陷入土去，他原本身材便极矮小，这一来，顿令严苍茫抱了个空！

他所发出的“满门刺”毒针，也尽皆被严苍茫的长衫包住。

罗海兽变成到了严苍茫腰际，他一扬手，左手钢爪，右手铁钩，向严苍茫下三路攻到。

严苍茫狂吼一声，一脚踹出！

“嘶”地一声罗海兽的钢爪、铁钩，在严苍茫大腿上各抓了一下，渗出血丝来，但严苍茫的一脚，也把罗海兽踢得飞了出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严苍茫厉吼一声，披头散发，状若疯狂，跟着便也要追了出去，桑书云、车占风分左右截住了他。

严苍茫大喝一声，不顾一切，奋力一扯，竟然在两大高手擒拿之下，硬冲三步，头首已伸出洞外！

他的头脸才一现露，十五种不同的兵器、掌风，迎脸打到。

饶是身经百战的严苍茫，对这掀天覆地般的掌风、武器，也怔住了，一时不知挡好、守好，还是退好、避好，这呆得一呆，惊涛裂岸的攻击已扑脸而至。

但是这时桑书云、车占风第二股大力，又已涌到，硬生生把严苍茫往洞内一抽，三人因用力过猛，把持不住，只听轰隆隆一阵连响，那些掌劲都打在洞口，一时山摇地动，碎石屑岩，纷纷打落，沙尘弥漫。

桑书云、车占风、严苍茫三人同时伏在地上，衣衫尽沾尘埃，却险死还生，逃过大难。

严苍茫翻身坐起，桑书云紧握住他的手道："严兄，不可轻生！"

严苍茫呆呆茫茫，眼眶却挂下两行泪来。方歌吟在身旁见着了，心头也为之一酸。

"瀚海青凤"旷湘霞向方歌吟悄声道："那刚才进来的矮子，就是他杀子仇人之一，严岛主见了，自然愤怒若狂。"

这时只听一人喃喃道："他们越攻越猛，适才一击，已用全力，奇怪……"方歌吟一看，只见这人衣衫碎裂，原本是金色袈裟，现下都沾上泥尘血迹，十分狼狈，仍是威严庄穆，曾与自己生死相搏的天龙大师！

二人本是宿敌，但现下在此石洞中相遇，却十分亲切，方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吟不禁问道："奇怪，奇怪什么？"

天龙横了方歌吟一眼，他对这人，心中百感交集，这人曾在众人面前将自己击败，大大挫损了自己的威名，但天龙毕竟也是少林一代僧豪，屡次交手，自己败得心服口服，对方歌吟也由衷地钦佩，当下虽然不情不愿，却还是答道："他们好像已知我们援军将到，故此全力攻侵似的。"

方歌吟听了，心头又是一动。

这时又有两人，攻了进来。

天象大师怒极，胡子又根根倒竖如戟，在"大般若禅功"、"龙象般若禅功"，一齐推出，两股狂飚，滚滚而去，把两人都逼了出去。

此刻石洞中的情势，已万分危急。

桑小娥与方歌吟自林中分手后，情知救人要紧，十万火急，心里一面惦念着方歌吟的安危，以及父亲的情形，最后心念一横：这两人都是她在世界上至亲的人，如果有什么不测，她促使"长空帮"倾力报仇后，以身相殉便是了。当下全力急奔，只想找到一二个"长空帮"的人，通知此事，方为安心。

可是慌忙间竟辨识不了道路。她从小娇生惯养，出门无不扈从如云，几时需要如此披荆斩棘，自行觅路，此刻她身负老父和丈夫安危，五内如焚，仓急间更觅不出一条明路，能重返绝崖之上的。

如此如同小鹿一般，在密林间也不知给勾伤了几处，她越奔越气喘，密林一幢又一幢，始终闯不出去。她气喘咻咻，拚命咬着下唇，咬得连唇都流了血，她坚持要自己不能在这危在旦夕的状况下哭出声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二章　全足孙膑

就在这时候，她听到了一个似曾听过的口音，道：“……听到师父三声呼啸，就得拼尽人命，也要闯进洞里，把他们杀个精光。”

桑小娥一怔，这声音冷峻、骄傲、无情，令人生起一种残狠如狼的感觉。他所说的“师父”又是谁人？所指的“洞”，难道是适才所见“七寒谷”等人包围火熏之地吗？若然，则跟自己有关了。当下蹑足至一丛多棱形叶簇藏匿，再悄悄张望出来。

只见林中红枪之下，有三、四个人，一人仅剩独臂，便是“天罗坛”中“天狗香主”任理大。其余二人，一金衣，另一人黑色劲装；胸绣凤凰，显然一是“金衣会”的门徒，一是“七寒谷”的徒众。

这三人显然身份都不低，但对背靠红枪神木的那人，神态却十分恭谨。桑小娥心中忖思：莫非“金衣会”、“天罗坛”、‘七寒谷’之外，还有什么神秘帮会，领袖着这一干人吗？

只听那人又道：“你们在这入谷要道只布下这么一点兵力，如果有人攻入，那岂不一败涂地了。”

任理大揖身恭声道：“谷主和坛主都认为，这谷口秘径，不可能为人所发现——”话未说完，“啪”地一声，脸上已挨了一巴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人出手极快，不但任理大避不了（而且也不敢闪躲），连桑小娥也只见灰袖一闪，那人已在任理大脸上掴了一巴掌。

桑小娥越来越感觉那声音熟悉，自己似曾听过。一方面心喜，知道自己已接近谷口进道了，另一方面从那人口气中，也暗自惊心，看来这一干人的组织、野心、手段，都比自己想象中可怕得多，大哥和爹不知如何了？

想到这里，她又脸上一红，忖道：怎么先想到“大哥”，才想到爹爹？爹养育自己二十年，自己却如此……如此……但她又心想：爹如果死了，她就要挺身而出，抛弃一切悠游舒适的生活，来承继父亲；但方大哥若不测，她就活不了。一个是继承遗志，一个是只求同死，那情感是迥然不同的。

只听那人又叱道：“没有人进来，便不必布防了，如此不是正好让敌人来个攻其不备！”那三人听了，双手置在双腿侧，身体站得笔直，不住说“是”。桑小娥心头更急，那人语音十分尖厉，也不知在哪里听到过，便很想看过究竟，到底是谁？但有一茎棱形叶挡在眼前，始终看不到那人脸孔。

桑小娥听了他们的对话，更想赶着出去，让对方尚未布防之际，逃出去通知辛大叔再说，但她又怕如此贸然窜出，必定惊动了这几人，自己武功可不成，如此大是不妙。

这时她童心大发，悄悄地用手挽开那叶茎，偷偷张望过去，那人正说道：“……师父费了那么多功夫，把他们引到‘七寒谷’来，意图一网打尽，如果有什么闪失，以后便不容易得手了……所以务需要加强戒备，切切不可轻敌。”

桑小娥心忖：那人口中所说的“师父”、“师父”，他“师父”究竟是谁？这时她已挽开那叶茎，一望之下，几乎失声而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灰衣道士！

在嘉峪关前，跟“金衣会”的人狙击方歌吟和桑小娥的年轻道士！

桑小娥隐约记得这年轻道士杀人灭口，手段残忍至极，而且还公然对自己和方大哥说出这样的话：“我杀了他……你就是我的了。”

想到这里，心中一阵震栗，差点要惊呼出声，但猛想起此刻自身如俎上之肉，怎能惊动强敌？当下强自忍住，却听那道士狠狠地道：“那一对狗男女，已到了贺兰山，只要逮着他们，即交予我处置……”

桑小娥听到“狗男女”，气得鼻子都白了，知他是指自己和方歌吟，心中啐骂了百千遍：你才是狗东西呢！却忽然想起，那人是道士，而那人口中所言，他的师父引“三正四奇”入谷，莫非那人“师父”就是——

想到这里，惊骇无限，手中不禁用力，那叶茎原来属于山原草本植物“咬人猫”一类，稍加用力，即反倒戳，疼痛至极，桑小娥终究忍不住低叫了一声：“哎！”

这一叫，令那林中四人，陡然变色，却连桑小娥自己，都魂飞魄散，当下不理一切，“飕”地掠了出去，只望在众人未发觉之前，自己还来得及闯出谷去。

谁知这么一来，更加暴露了自己的踪迹，耳边只听“呼呼”风声，敌人一面追赶，一面叱喝，一路劈倒不少林木，已然越追越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照打！”一团急物，挟着急风，飞袭桑小娥后颈。

桑小娥在急奔中一低头，那暗器飞劈而过，虽然击空，但桑小娥几绺发丝，散扬半空。只听那冷峻的声音阴恻恻地道：“不可伤她……把她留给我。”

桑小娥一听，心里更急，这句话简直比：“我杀了他……你就是我的”，更进一步，只不过那时候她身边有方歌吟，虽然心寒，却仍不惧，而今在这幽秘的谷中，而她自己，只一个人。

就在这时，眼前一空，白茫茫一片云海，在危乱中亡命奔逃，却误打误撞，闯到了来路。

——去路是有了，可是怎么上去呢？

只听“桀桀”冷笑，四人已分四个角度，包围住桑小娥，四对眼睛不住往她身上溜啊溜的，阴险地笑，却谁都不先出手。

桑小娥既慌且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但她毕竟是名门女子，最急当口儿，忽然嫣然一笑：“给你们逮着啦……你们想怎样？”

那道士眯着眼睛，却一丝笑意也没有，反问：“你看我想把你怎样？”

桑小娥一颗心突突地跳撞着，强自笑道：“你少卖狂，我爹就在附近。”

那道士哈哈大笑：“桑书云吗？他此刻若能分身过来，那他就不是人，是神仙了。”

桑小娥灵机一动，接问：“你师父……把我爹引到洞里去了？”

那道士阴笑道：“这叫请君入瓮。”

桑小娥疾道：“没料大风道人乃武当名宿，如此下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道士怪笑道："下流？待会儿你才知道什么叫'下流'哩……"

蓦然一怔，情知失言，怒道："你……你怎么知道我师父……?!"

桑小娥脸若寒霜，道："我还知道你叫铁骨道长哩!"

那道士淫邪一笑，道："知道也好，教你以后忘不了我的好处。"

桑小娥见他越说越无礼，当下不去理他，设法假装镇定，举步走去，一面说："我都知道了，眼下你们已被包围，还要逞强?!"

金衣会与天罗坛的人，目目相顾，变了颜色，铁骨道人作势一拦，嬉皮笑脸地道："桑小妹子，你可唬我不住。"

铁骨道人原本相貌阴鸷，而今强作嬉笑，更是阴森可怖。桑小娥见他语言轻佻，又想起昔日调戏她的严浪羽，也是如此污言秽语，只是换了个人而已。然而当日救她的方歌吟，却又身陷重围，无论如何，都腾不出来救她，心里一急，忽闻头顶云海上，传来人声。

桑小娥知云顶之上，其实就是山崖，亦是此山谷的惟一入口，所谓云海，不过是谷口蓁类之雾气，于是不顾一切，大声呼叫："救命！救命！七寒谷的人就在——"

铁骨道人脸色一变，倏地伸手，向她抓来。

桑小娥蓄力已久的"长空神指"，骤然全发了出去!

铁骨道人甚至其余三人，对这一个妙灵的美少女，本就存轻敌之心，没料居然能射出独步天下的"长空神指"，如果桑小娥所射的不是铁骨道人，而是其他三人中任何一人，恐怕都必然奏效；铁骨道人虽然猝不及防，但他武功高到不可思议，袖袍连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已消去指力。

桑小娥发了一轮指风，猛一提气，往上纵去。

半空一闪，一柄怀剑，往她小腰刺到。

桑小娥毕竟也是名家子弟，除面对“无情公子”严浪羽如此劲敌外，其余的她还真不怕，当下“玉环鸳鸯步”、“采菱蝴蝶步”，连环踹出，任理大的怀剑，虽然猝然下出手，由于轻敌，竟被踢飞。

但人影疾闪，两人已左右扣住桑小娥肩膀，把桑小娥扯落下来，正是“金衣会”和“七寒谷”的人。

桑小娥此惊非同小可，直欲张口求救，一只怪手，已掩住她的嘴，原来铁骨道人，一脸阴狠淫猥之色，已经到了她身前。桑小娥情知落在此人手上，比死还不如，当下情急起来，张口一咬，咬在铁骨道人手背上，十分着力，鲜血涔涔而下，铁骨道人目露凶光，“啪”地掴了桑小娥一巴掌。

桑小娥只觉脑门一阵发黑，铁骨道人抓住桑小娥衣襟便要扯，忽听头上一人喝道：“狗贼，住手！”

声音自天而降，说到最后一个字时，已到了地上。这时“飕飕”二声，两把飞刀，急打铁骨道人身后。

铁骨道人是何许人物，一仰身，避过两刀，这时飞刀打空，竟射向桑小娥。

发射飞刀的人不禁惊呼一声：“哎！”却见铁骨道人一抄手，已把两柄飞刀挟在手中，再一招手，双刀倒射回去！

只见眼前人影一花，两柄刀被一声“霹雳”，震落了下来，这人正是“长空帮”五大堂主之一的“鹰爪王”曹极。

发射飞刀的自是岑三娘。另外还有两个人；一白衣儒士，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戴方巾，手持银笛，正是牧阳春。另一也是白衣人，劲装束腰，双手倒提银戟，便是五大堂主首席，“全足孙膑”辛深巷。

这四大堂主齐至，铁骨道人等不禁变了颜色。桑小娥在迷迷糊糊中，挣扎道：“辛大叔……爹在……谷中……危险……”

曹极在这四人中，虽然武功最低，但脾气最是急直，便待出手，辛深巷一拦，低声道：“投鼠忌器，小心小姐。”

声音虽然极低，但仍给铁骨道人听去，当下嘿嘿笑着，用手捏着桑小娥的脖子，道：“不错，你们只要再妄动一根指头，我就杀了你们的小姐……”说着，手指稍加用力。

岑三娘一颗心几乎都飞出口腔来，她把桑小娥自小带大，如何能不痛惜？她虽是女人，但江湖阅历甚富，此刻却乱了心神，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连忙叫道：“别别别别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铁骨道人冷笑道：“‘长空帮’总坛集合的令箭与旗花，都给了我，才好商量。”

辛深巷变色道：“你怎晓得……？”

原来“长空帮”自组帮以来，实力庞大，素来不必动用全力作战，所以加入“长空帮”的人，多受其恩泽，而不必做事，皆因没有总动员的必要。“长空帮”要集合他们，便得放“万里一空”火箭花旗，这旗箭除帮主外，只辛深巷拥有；但这内层机密，铁骨道人却怎晓得？

铁骨道人冷笑一声，也不答话。辛深巷脸露深思之色，铁骨道人要辛深巷把令箭交出来，这是“长空帮”攸关生死信物，自不能给他，但小姐又落于此人之手……

岑三娘逼前一步，赔笑道：“我给，我给……”说着伸手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怀。

铁骨道人陡地喝道："你少耍花招！令箭只有辛深巷有！"

辛深巷等又是一怔。

岑三娘诧问："你……你怎么都知道。"

铁骨道人骄横笑道："我什么都知道。"

铁骨道人冷笑道："令师是……"

铁骨道人冷笑道："告诉你也无妨，家师就是武当派掌教。"

辛深巷忽然吐出了一句话："杀！"

——铁骨道人敢将师承泄露给他知道，必定已动了杀心，如他不杀铁骨，铁骨也必要杀了自己。

——江湖上的道理很简赅，便是一句："你不杀我，我便杀你。"

所以辛深巷情知已没了周转余地，所以只有一个"杀"字。

"全足孙膑"辛深巷的武功虽不高，恐怕还不是五堂主曹极的对手，但却是桑书云座下最宠信的一人。

所以桑书云不在的时候，辛深巷便是代行处理"长空帮"事务，号令一切的人。

当他说了一个"杀"字，便等于下了"格杀令"。

曹极、岑三娘、牧阳春都同时出手！

牧阳春的银笛发出急啸，闪闪生亮，就似银色的剑一样。

岑三娘一双"干将莫邪刀"，使得洒落，舞砍如雪飞，但她不敢再度使暗器，怕伤着了小姐。

曹极用手，他的手可以在一瞬间扭断了牛脖子。现在他只想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拗断那淫猥道士的颈项。

可是他就听到背后响起了骨头碎裂的声音。

牧阳春的一只手，一支笛，全部都全力地打在岑三娘的背后。

岑三娘倏然停止，刀光都黯淡了下去。

她嘴里溢出了血，脸却白得惊人。

她缓缓回首，眼瞪得欲裂，嗫嚅着要说话，牧阳春轻轻跳开，说："不用问了，我就是奸细。"

这时桑小娥已然清醒，蓦见意图救护自己的岑三娘如此下场，哭叫道："三娘！"挣扎奔过去，铁骨道人一挥手，那两人即放了桑小娥，桑小娥啕哭着扑将过去，岑三娘已然饮恨气绝！

铁骨道人放开了桑小娥的时候，曹极的火气全冒了上来，辛深巷的心却沉了下去，沉到底。

——铁骨道人敢令人释放桑小娥，系因为他自信已控制大局了。

可是曹极不理这一切。

他要杀掉牧阳春，他一定要杀掉牧阳春！

他甚至盛怒得不能发出一句话，他飞扑过去，双掌如雷霆，向牧阳春展开最猛烈的攻击。

铁骨道人冷冷用眼吊住辛深巷。

他知道辛深巷是这干人中的老大——只要辛深巷一出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就出手。可是辛深巷没有出手。

他连眼睛都不多霎一下。

岑三娘的死，他好像完全没有看见。

但是那边曹极的双手，不但沾不着牧阳春的边，牧阳春的反击，却渐令他气喘咻咻。

桑小娥抱着岑三娘的尸首，满脸泪痕，向辛深巷悲声呼道："辛大叔，曹五叔遇险了——"

辛深巷没有回应，只在脸上展现了一个非常残忍的笑容。桑小娥的心冷了，冷成冰。她但愿自从适才跟方歌吟一齐见到辛深巷之后，就一世人没有再见过这个人：这个冷漠、阴险，他父亲所最宠信的人！

"原来你不但是个瞎子，而且还是个聋子！"

桑小娥自牙缝里吐露出这句话，辛深巷却笑了，向铁骨道人笑了，笑意里有说不出的谄媚。

桑小娥再也忍不住了，跳起来叫："你去杀了牧阳春！"

铁骨道人冷冷地览视着一切，忽然道："你去杀了曹极！"

辛深巷就出手了。

双枪一戳，齐齐刺入曹极背后双胛骨之中。

随着曹极的一声惨嚎，牧阳春的手背，正敲凿在曹极的额顶上。

桑小娥的掩脸尖叫陡止，曹极回首，低吼着拼死抓住辛深巷的前襟，嘶声道："你……你究竟算不算得是个人？"

辛深巷连眼都没有眨，他居然摇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曹极怒吼一声，双手抓到他脸颊，辛深巷还是脸无表情。曹极脸上全身，忽然都抽搐了一下，嘶嗄叩道："小姐……告诉帮主……老曹全力而为了……"说完声竭而殁，双手在辛深巷脸上抓下了十道血痕。

桑小娥含着泪光，拼命的点头。曹极出身虽然不好，少时做过强盗，后被她父亲所感化，但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总比那一些假仁假义的家伙好上一万倍！

——老曹，老曹，你死不瞑目，我一定，我一定叫爹杀了辛深巷，给您报仇。

"长空帮"的五大堂主，在一起生活也不知多少年了，一下子变生肘腋，互相残杀，竟丧失了两大要将，长久相处，却是谁也不了解谁，谁也不知临危时，跟自己誓死共对的是谁。

铁骨道人叹了一声："唉！长空帮……"

辛深巷也叹了一声："长空帮的下场……"

牧阳春却冷冷地道："辛深巷，你少来假惺惺，来这一套，也免不了一死。"

辛深巷却怪有趣地望着他："哦？"

牧阳春因愤怒而手微微抖着，大声道："我们计划中，你根本就是敌人，你怎会……"

辛深巷大笑道："你可以问铁骨道兄。"

桑小娥见自己"敬爱的"辛大叔竟和敌人称兄道弟，忍不住骂了一句："好不要脸！"

铁骨道人却怪有趣地望着辛深巷："哦？"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辛深巷道："令师要拿下'长空帮'，缺了我辛深巷怎成？"

铁骨道人哈哈大笑，辛深巷也哈哈大笑，两人仰天长笑，只有牧阳春笑不出来，期期艾艾道："你……原来你……你也是我们的人？"

辛深巷笑声一竭，沉脸道："你因自命才气不凡，不服屈居老四，时时图帮主之位，桑帮主早已知晓了。……要不是我压下来，谁瞒得这桩子的事？！"

牧阳春脸色都变了，赫地退了一步，哑声道："你……你……你都知道了？"

桑小娥只听得恨极。却闻铁骨道人冷冷地说："家师却从未提起过你。"

辛深巷笑道："我这样的身份，可谓九死一生，自然是秘密。"

铁骨道人没有笑，双眼仍盯住他一举一动："家师早将计划全盘相告，却没有你这一环。"

辛深巷越听越好笑："大风道长是什么人！他可会将一切告诉你？！ ……我们每一个人，只是他一着棋子罢了。"

铁骨道人的手，却已按到剑上，冷冷地道："可是家师却把你当作是敌人的一着棋。"

桑小娥巴不得两人互相厮斗起来，在旁插嘴道："对！对！快杀了他，他是爹最信任、最忠心的部下！"说到"忠心"二字，真是咬牙切齿。

辛深巷却依然笑嘻嘻地道："你自是令师手下第一员猛将，只是……入侵中原大计，岂能一一相告，那是通敌卖国、满门抄斩的事啊——难道接待来使，其中过程细节，令师都一一尽告道兄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铁骨道人唬了一跳，失声道："是……是……是……辛……辛先生都知道了？"

辛深巷大笑道："不是大风前辈告诉我的，难道是我老辛平空乱猜的？"

桑小娥忍无可忍，遽然出手。

她在悲愤中出手，自是用了全力。

那任理大一不留神，手中怀剑，已被她夺去。

任理大以为桑小娥要杀自己，连忙护身而退。

然而桑小娥却风也似的闪了过去，一剑斩向辛深巷。

她在悲怒中出手，这一剑尽力而为。

辛深巷与铁骨道人在对话中，谁都未曾留意，待剑光斩至，铁骨道人陡喝："小心！"

伸手一推辛深巷，为时已晚，桑小娥的剑斩不着辛深巷的腰，却斩着了他的右腿，"哧"地斩落了一条腿。那怀剑竟是十分锋利，既曾自断任理大一臂在先，而今又砍下了辛深巷的一条右腿。

辛深巷吃痛，狂吼一声："你这蹄子！"

铁骨道人却怕辛深巷盛怒中杀伤了他的美人儿，伸手一推，"砰"地把桑小娥推跌出去。

那牧阳春本来心中对辛深巷，就已怒极怨极，他在"长空帮"中，之所以无法升迁，多少都与辛深巷有关，如今"拼得一身剐，硬把皇帝拉下马"，背叛"长空帮"，出卖桑书云，看来地位却仍在这武功不如自己的家伙掌握之下，帮主一职，只怕也是无望，当下冷冷说了一句："'全足孙膑'，这回可真成了'缺足孙膑'啦！"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尽管辛深巷痛得黄豆般大的汗珠不住淌落，铁骨道人却视若无睹，半笑谑半认真地说："辛先生为公卖力，牺牲惨重，真是功绩炳彰，待明报金主，定追封高官，……辛先生用计过人，可比孙膑，无腿自比有腿，来得个，来得个……名符其实。"

辛深巷居然也苦笑道："这妮子出手好辣！幸得道兄相救……"

桑小娥恨得牙嘶嘶，泪珠儿尽在眼眶里打转，悲声骂道："辛深巷，你们这些人卖官鬻爵，不得好死！"说得搂着岑三娘的尸身，呜呜地哭了起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三章　苦 肉 计

铁骨道人邪笑道：“你瞧，这蹄儿有多美……”风吹过，桑小娥伏在岑三娘尸身上啕哭，发梢被吹拂起来，露出雪白无瑕的颈项，煞是美丽，但纯洁无邪，看了令人有一种清扬的感觉。然而铁骨道人此人淫劣至极，此时仍然生了坏心。

“是呀！”辛深巷忍痛怒道：“道兄看得上她，是她的福气。”桑小娥一听，几乎气晕了过去，却听辛深巷又道：“不过据我所知，大队人马已在上面搜索，道兄在谷口布防的人手足够吗？”

铁骨道人摇首正色道：“不够。这些蠢材以为对方根本找不到此地，实在太危险了……”忽然省起似的，向辛深巷道：“这可不怕，有你辛先生，足可号令‘长空帮’，还有什么为难的！”

辛深巷脸上却显出了为难之色，铁骨道人早已鉴形察色，道：“辛先生如有难处，可以直说。”

辛深巷忙道：“不难，不为难，‘长空帮’在下是控制得了，不过来者还有十六大门派……”

铁骨道人开始以为辛深巷没有诚意投降，要紧关头来一下“奇货可居”，及闻他说起各大门派，才省悟事情非同小可，沉吟半晌，即毅然道：“这妮子先由辛先生照应，我去调遣兵马埋伏于此，以防未然。”铁骨道人目光闪动，又加了一句：“小牧也在这里，照应照应好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牧阳春应了一声，辛深巷慌忙道："铁骨道兄好好办事，在下这里，一时之刻，尚应付得来。"

铁骨道人笑道："你倒机伶，待扫平了逆党，我禀报师父，有你赏的。"辛深巷即长揖到地，拜谢不已。

桑小娥看了，忿恨入骨，铁骨道人去后，桑小娥顿觉心头放下大石，总算暂免遭狼吻之危，但面对辛深巷、牧阳春这等无耻小人，却兀自心寒。

铁骨道人带领三名手下去后，只剩下牧阳春与辛深巷二人，桑小娥想伺机突围，并不太难，但是铁骨道人伸手把她推跌出去当儿，已封了她"肩府穴"，半身麻痹，动弹不得。

却听辛深巷向牧阳春道："牧老四，小心小姐逃了。"

牧阳春冷冷地道："小心你自己才真。"

辛深巷一愣奇道："你说什么？"

牧阳春一字一句地道："我说，小心你自己的狗命才真。"

辛深巷奇道："牧老四，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你，你怎可这样说话？！"

牧阳春铁冷着脸色，道："同不同一条阵线，那可难说……你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桑书云没有你，怎会如此飞黄腾达？就算假戏真做，也用不着如此拼命呀！"

辛深巷为之气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这几年来，要是没有我维护你，桑帮主他老人家又怎会看不出来？你……你……这样说，有什么用意？"

牧阳春右手执着银笛，不住往右掌拍打："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你在桑书云的帮中，当我的上司；而今在大风道长旗下，仍当我的上级……这样的气，我憋不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辛深巷恍然道："你是……你是妒嫉！"

牧阳春沉声道："嫉恨！"

辛深巷顿足叹道："此刻是生死存亡之际，成败在此一击——咱们随大风道长义举，怎可以先乱了阵脚……？牧老四，万勿如此，这样哪里对得起大风道长多年来的苦心擘划？！"

"擘划个头！"牧阳春怒道："岂有此理！我加入了整整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却连安排了你这样的一个'重兵'在帮里，都不让我知道，我——"他越说越怒："我不杀了你，也枉自为人了！"

两人哑然一阵，又是一阵难堪的缄默。

桑小娥见二人争执起来，恨不得两人自相残杀起来，自己倒有一线生机。

辛深巷涩声道："你……你敢背叛大风道长！"

牧阳春嘴角泛起一丝险恶的笑容，道："大风道长又不在这里。"

辛深巷的右腿痛得厉害非凡，咬着牙敷上了金创药末，止住了血，牧阳春冷冷地道："我看你再敷药，也是多此一举了。"

辛深巷嗄声道："你……你要杀我？"

牧阳春铁青着脸色，一步一步走近来，说："杀你又怕什么？我杀了你，再奸了这女子，铁骨杂毛来时，我报他个你意图不轨，先奸后杀，所以给我代诛了。"牧阳春阴森地嘿笑了几声，又说："我一向斗智不如你，但武功总比你好……难得今日你又受重伤，这次不杀你，以后也难有机会了。"他残虐地一笑，眯着眼，银笛敲在虎口上，居然装作柔声问："你想……我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吗？"他淫秽地向桑小娥瞄了一眼又说："难道我放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大美人不要，等了这几年，眼巴巴的就等那小杂毛来享受吗？”

辛深巷脸色渐渐发白，黄豆般大的汗珠不断自额上淌下，也不知是因为痛楚还是恐惧：“你真的要……要这样做？”

牧阳春越行越近，冷笑道：“这可怨不了我。”

桑小娥听得这两人如同禽兽一般的行为，真是深痛恶绝，恨不得死了算了，但又惦挂方歌吟和父亲，想嚼舌自尽，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只听辛深巷又说：“大风道人知道，定必宰了你。”

牧阳春道：“辛深巷，你唬得了别人，唬不了我的。”银笛一幌，左手却“嗤！嗤！嗤”三道急风，打出三枚铁棋子，直射辛深巷。

辛深巷一腿已断，无法走避，双手银戟左封右格，“叮叮”二声，撞开两枚棋子，但因手臂用力，触动腿伤，“哎唷”一声第三颗棋子竟挡不开去，直射他的胸前。

就在这时，骤然响起一道急风。

一块小石子，不偏不倚，半空截中棋子，将它打歪，嵌落入地。

牧阳春脸色一变，猛旋身，只见剑光就是一闪！牧阳春百忙中全力将笛一格，但笛没有格得住那紫电穿云般的攻击，一只右腕，犹握着笛子，被斩落于地上！

牧阳春大惊中忘却了痛苦，捧着自己的断手，嘶叫道：“不！不！不！……”

就在这时，剑光又是一闪。

牧阳春的头颅，“呼”地飞了出来，长空喷落血珠如雨，洒在落倒于地辛深巷的脸上；那颗人头尤自在惨呼最后一个字：“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尾音陡断，人头“卜”地落在地上，双目仍睁得老大，恰好跌落在桑小娥附近，吓得桑小娥几乎惊叫起来，这一急之下，被封穴道本就着力甚轻，这下气血一冲，倒把“肩府穴”冲开了。

桑小娥身在险境，反而更加清醒，知身陷绝境，断不能轻举妄动，所以假装穴道仍然被封，挨在地上。

来人原来便是去而复返的铁骨道长。

只见铁骨道长神色冷峻，缓缓调转剑尖，收剑入鞘。辛深巷大喜若狂，忙着解释，铁骨道长一挥手，淡淡笑道：“不用说了。”

辛深巷一呆，铁骨道长又道：“你以为我会走远吗？”淡淡一笑又道：“我从未听师父说过你，所以不放心，佯作离去，其实是留下来观察你，谁知道叛徒是牧阳春，不是你……”他一笑又说：“武当派想称雄天下，做事若不审慎小心，怎能成大事！”

辛深巷拜服道：“少主真是算无余策。”

铁骨道人见他称自己为“少主”，果然是心悦诚服，想辛深巷在武林中是以机智出名，而今竟在智谋上远不如己，不禁心生喜悦，大笑道：“好，好，你做得很好，日后成大任，定必好好犒赏你的耿耿忠心。”

辛深巷垂泪道：“多谢少主眷顾。”

桑小娥听得咬碎银牙，心忖：自己纵舍得一死，也要手刃这最对不起自己父亲的奸徒！于是悄悄蓄势待发。却听铁骨道人狂妄地道：“通报的事，你却不用担心，我已遣那三人去了……不一会‘金衣会’、‘天罗坛’、‘七寒谷’的高手都会来布署——”

桑小娥听得心里大急，因而想起大风道长若跟自己爹爹、方歌吟同一洞中，不是如伴豺狼，随时都会有危险？——徒弟都如此奸滑，做师父的哪还得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辛深巷叹道："少主真是神机妙算，在下佩服得要死……"桑小娥越听越火，心想：这既然"要死"，就先给你去死好了。

她伸量过后，决定先杀辛深巷，然后自尽。如要杀铁骨道人，就算猝而攻袭，只怕也力有未逮，因为对方功力实在高出太多了；但要杀辛深巷，却大可一拼。

这时铁骨道人笑道："这牧阳春，我看他也没安着什么好心，既能出卖桑书云，也会出卖我们；他射出三颗棋子，已有必杀你之心，但终于还是棋差一着。……"他这番话，是故意说给辛深巷听的，言下之意是，辛深巷会不会也像牧阳春一样，表里不一。

就在这里，急风倏响。

怀剑依然在桑小娥手中，她这时全力连人带剑刺出！

这一剑，是桑小娥全力一击，而且因近日跟方歌吟在一起，剑术上也有所得，这一剑刺出，端的是气度非凡，快若惊鸿。

铁骨道人乍闻急风，跳避一旁。

但剑光并非攻向他。

剑刺辛深巷心房。

辛深巷因右脚不能支地，连运力、出手都大受阻碍，眼看没法逃过这一剑。

铁骨道人猝拔剑，身形一俯，后发而先至，长剑往桑小娥的怀剑格去！

就在这迅若夺雷的刹那间，遽然发生了一件事。

辛深巷突然动手。

他的双戟，如闪电一般，飞快刺入铁骨道人左右肋骨之中！

铁骨道人闷哼，剑势一挫，"叮"地一声，仍把桑小娥怀剑碰歪，不过已震不飞桑小娥的剑，"嗤"地一声，短剑刺入辛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巷左臂之中，对穿而过。

这一下倏变，令桑小娥莫明所以，连剑也不敢抽回，吓得退了七八步。

铁骨道人惨白着脸，巍巍颤颤，捂胸站了起来，嘶声道："你……你……"

辛深巷惨笑道："便是我了，你看我像出卖桑帮主的人吗？"

铁骨道人脑中闪过一个恍然，难怪辛深巷虽然表现得忠于自己，但却始终未曾直呼过一声"桑书云"，始终一直是叫"桑帮主"，铁骨道人此时恨自己为何刚才没查觉出来，却已迟了。

辛深巷道："……令师……根本没有任命过我……我也根本不知个中隐情——我只是随机应变，让你完全地信任了我，这样，我才能够杀你，才能够救小姐——"说到这里，两道伤口一齐发作，痛得脸色由白转紫："牧阳春出卖我们时，先杀岑三娘，岑三娘一殁，我和曹极，至多与他可打个平手，加上你和那三人，便全无生机。我死不打紧，而且还有小姐，以及这入口的窍秘，不能如此就算了，所以——"又痛得渗出了冷汗，一时说不下去。

桑小娥悲叫了一声："辛大叔——"望着自己手中沾血的怀剑（这废了辛大叔一手一足的凶器呀！）整个人都茫然了，真想一剑倒刺进自己的心坎里。

看辛深巷忍痛的神色，桑小娥心如刀割，绞痛不已，辛深巷又道："铁骨道人，你败在我智谋上，应该没话说，我是'长空帮'的智囊，怎会被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哄得下来？"他惨笑又道："你故意匆匆离去，其实匿藏树上，偷窥我们的动静，我早已猜到，便特把牧阳春的私心引发，让你们去自相残杀一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铁骨道人嘶声道："你——！"

辛深巷一面笑一面痛得脸肌抽搐着，说："引走三人，骗你怒杀牧阳春，牺牲曹老五，然后藉小姐对我的攻击时诱你俯身来救，再猝然杀你，你算栽得不冤！"

铁骨道人再也按捺不住，嘶嚎着，张牙舞爪，鲜血直流地扑前去，一剑向辛深巷刺下。

辛深巷宁静瞑目，喃喃道："五弟，我该偿你一命……"就在这时，铁骨道人剑势一顿，止住不前，辛深巷并感觉不到有任何伤痛，睁眼一看，只见铁骨道人胸前灰袍，露出了一截剑尖。

桑小娥及时杀了他。

铁骨道人怔了半晌，终于一松手，"咯当"一声，剑落地上，他的人也轰然倒地。

出现了本来在他背后满腮泪痕的桑小娥。

桑小娥哭道："辛大叔——"搂住辛深巷的脖子，就嚎啕大哭了起来。

辛深巷老泪纵横，用仅剩下的一只手，轻抚桑小娥秀肩，呻吟道："小娥，小娥，只要你不见怪大叔，大叔就安心了，就心安了！"

桑小娥兀自哭个不休。

越哭越是伤心。

辛深巷苦笑道："小娥，辛大叔没死，你伤心什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桑小娥哭得梨花带雨："大叔，大叔，我误会了你，我伤了你，我伤了你啦！"

辛深巷笑道："我的命都是桑帮主的，你才斩我一腿，断我一臂，还没有杀我，有什么可伤心的！"

桑小娥犹径自道："我伤了你，我伤了你！"

辛深巷叹了一口气，抚慰桑小娥发梢道："其实惟有这样，才能减轻我心中的罪孽。"

桑小娥停止了哭，但一双美目，尽是泪水，瞪大了问辛深巷道："大叔有什么罪孽？"

辛深巷痛苦地道："为了好教那狗道士信任，我疯言疯语，对……小姐不敬，实在死有余辜，万死不赎……而且使老五牺牲，心中着实难过，小姐刺伤我，反令我心中罪孽得以减轻……"

桑小娥眼泪又忍不住簌簌而下："辛大叔是为了救我才……怪只怪我误解了大叔，大叔抚养我这许多年，我还不了解大叔的为人，我实在不值得大叔救啊……至于曹五叔，大叔杀他，也迫不得已，总好过死于歹人阴狠手下啊，何况，这都是为了我……"说着眼光瞥见地上的断腿，以及辛深巷鲜血斑斑的衣衫，心里忐忑：怎么让断腿重接，怎么才能让鲜血不流啊……想到后来一幕，辛深巷因被自己断去一腿，若要杀铁骨，非要诱他身子下俯不可，如自己不断去他一腿，要杀那恶道就容易多了，当下不胜伤悲，懊恨得又呜呜饮泣起来。

辛深巷笑道："瞧，那么大的姑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要给方少侠见着了——"桑小娥又想到辛深巷必然已发现自己穴道已解，正想要谋刺他，所以才能趁铁骨架开自己剑尖之时，把握那时出手杀了他；大叔明知自己可能死在她剑下，还是要替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杀了那恶道啊……而她却险些杀了大叔。

想到这里，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大叔，大叔，都是我不好……"

辛深巷惨笑道："只要你没有误会大叔，大叔就什么都好了。"言下不胜凄酸。

桑小娥又想起辛大叔孤零零的一生，而今连手脚都为了自己残废了，想到方歌吟谈论辛深巷的话，泪珠儿像断线的珍珠一般挂落了下来。

"要是爹在，才不会像我，这般误解你呢……"辛深巷正要答话，却痛得紧皱了眉心，全身抖哆，桑小娥吃惊地道："我可曾碰了您伤处了？"

辛深巷用力摇头，好一会儿才恢复神智，喘息道："我，我没事……"

桑小娥连眼睛下的浅笑时浮现的眼袋，都哭肿了，辛深巷安慰道："其实小娥你若不真个恨大叔，出手不够狠辣，那恶道甚是机伶，定然不信，那时大叔和你，可都险极——小姐刺得——好！"

桑小娥仍在郁郁，辛深巷想法子逗她笑，她都不笑，辛深巷望着那静止的"云朵"，道："你……你快背大叔出去，大叔要放长空帮箭令，集合所有子弟，去救你爹爹。"

想到爹爹，桑小娥也跟着想到方歌吟，心里乱作一团，颤声问："……现在来不来得及……？"还未说完，密林里已响起脚步，辛深巷肉体虽然痛苦，但神智未失，道："敌人来了，快背我上去。"

桑小娥不顾一切，背起辛深巷，又想捡地上那断腿，却又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敢去拾，辛深巷喝道："别管了！"桑小娥手足并用，攀上一棵榕树顶，再发力一跃，已抵崖上，辛深巷即刻张手一甩，呼地一声，一道红光，直冲上树梢，又化成蓝芒，炸在半空，最后化成一条白线，直冲云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四章　总召集令

在辛深巷施苦肉计，与铁骨道人、牧阳春等苦苦周旋等，在石洞中的武林群豪，却也发生了难分难解的争持。

这时洞口的攻击，越来越急，越来越猛烈。

方歌吟也在洞前御敌，忽见身旁的人，正是“大肚侠”梅醒非，两人因数度因缘，都很投缘，梅醒非道：“方少侠，适才见你出手，武功又有进境了。”

方歌吟低声道：“梅兄，有一句话，想私下请教你。”

梅醒非一愕，道：“请说。”

方歌吟正待要说，忽然洞口猛卷来五、六道狂飚。

天象大师双掌一挫，竟硬生生吃住。

若论掌力内力，当要算天象大师最为深厚，那五、六道掌劲，势无可匹，连在洞缘的雪峰神尼、车占风也不敢出手抵挡，天象却独力接了下来。

天龙大师瞧得热血亢张，他也是少林派的人，而且素来爱模仿他的大师兄，当下大喝一声，豪气顿生，双掌一错，与天象并肩而立，叱道：“师兄，我来助一臂——”

猛然掌风加强，又卷来三道厉风。

天象白眉陡扬，喝道：“回去！”

这不喝还好，天龙倔强脾气，心忖：平日你是掌门，而今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在死难之中，不听你一次命令，又当强何？好歹不教你小觑了我这身为师弟的！

天龙当下不理一切，将他所学的“大般若禅功”，全力施为。天象大师既惊且怒，怕他这个心目中承继衣钵的师弟万一有什么闪失，惟大敌当前，分心不得，当下全力以对。

这师兄弟两人，内力充沛，两人共同御敌，竭尽所能，竟把对手七八道劲力，全挡了回去。天象大师心里也甚为惊讶，天龙大师喜甚，叫道：“师兄，我的内力还可以吧——”谁知他一张口说话，对方又多了三道劲力，打横切入，天龙大师顿感压力陡增，又正在开口说话，猛觉真气涌入喉头，胸中一热，只觉全身要爆裂开来一般。

眼看天龙大师就要被掌劲生生震死之际，方歌吟大喝冲近，挡住了天龙大师身前劲气交加的要冲，他因服过“百日十龙丸”，内力极为充沛，一时还抵挡得住；“长空神指”桑书云挥指，丝丝的指风切断了追逼的掌劲，旷湘霞俟机搀扶天龙大师脱离险境。

这时天龙大师，脸色紫青，受伤颇重。天象大师五内如焚，那十余掌劲久取不下，已是强弩之末，便陡地一齐收了回去。方歌吟只感压力一轻，全身却是一寒，不住发抖，可见掌力之中，其中还夹杂着有人专习阴寒毒掌的高手。

天象大师一旦得脱，急趋俯下，观察师弟伤势。

梅醒非见方歌吟脸色阵红阵白，连忙相扶，低声问：“方少侠不碍事吧？”方歌吟却一时说不出话来。

原来方歌吟为那奇巨的掌力一逼，倒没震伤，而是丹田、气海、奇经百脉，尤其曲骨、中极、关元、百门诸穴，齐如万针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戳，痛不欲生。

方歌吟大汗涔涔而下，情知自己中“百日十龙丸”之毒已深，算算已没几天好活，几天来这种针刺之苦，频频发作，只是不似今天受敌手内力所逼，发作更剧而已。好一会，方歌吟试着运功吐纳，才勉强平息了痛苦，强笑道：“没有事。”

梅醒非听方歌吟声音郁闷，情知必有不妥，于是问道：“适才少侠曾说有事问我，不知……是何事？”

“哦，哦。”方歌吟这才想起，说：“这谷口的进道，是由谁发现的？”

梅醒非一愕，倒没料到方歌吟会问这种问题，当下笑道：“我们这一行人，都是大风道长引领带队。”

方歌吟眼睛亮了亮，又问：“这山洞呢？七寒谷既要围剿我们，不可能留下个退身之所给我们作为抗御之地吧？”

梅醒非道：“这倒全靠了两位小姑娘。”方歌吟顺他所指看去，只见两个女子，在山洞一角，藉着隐约的洞光看去，两女神韵都很美，虽是小家碧玉的神貌，却作丫环打扮，两人都受了伤，其中一人右肩鲜血仍流个不止，方歌吟看了觉得面熟，不禁问道：“她们是谁？”

梅醒非道：“我们也问过了，她们怎么都不说。”看到方歌吟眼中狐疑，当下笑道：“反正她们是友非敌，那阵子大家命在危殆，那清一小尼姑却巧遇她俩；若无她俩引领，我们恐怕支撑不到现在。‘无情公子’就是在冲来这山洞的途中，被罗海兽与曲凤不还所杀的。”

“哦。”方歌吟漫声应着，却退身山洞阴黯之处，默不作声，梅醒非未明所以。他也听桑书云说过这人的遭遇，以为他来日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多，心绪定必烦躁不宁，所以也没有介意，径自走到洞沿去防守。

这时终于有了一阵子空档，敌人没有攻击。

大风道长向桑书云问道："'长空帮'用兵神速称著，为何迄今援兵未到？"

桑书云叹道："只怕是小娥出了事。"

大风道长道："而今寄望都在'长空帮'了。"

桑书云道："武当派的实力，也举足轻重，道长——"

他的话还未说完，大风道长倏地长啸一声，桑书云奇道："道长为何——？"

大风道长满脸笑容，截而答道："我这是招呼人来——"蓦然脸色全变，变得狞狰可怖，跟原先道骨仙风、温和亲切，判若两人："叫人来杀了你们！"

话一说完，出掌，出剑。

剑刺桑书云！

掌劈天象大师！

天象背向大风道长，正在关心天龙的安危，那掌力竟如血雾一般，比任何掌力都摧人，直压天象！

而他的剑意也有一股淡淡的紫气，还挟带着一股凌厉的杀气！

这下连桑书云都意想不到，喝了一声："你——！"然而剑已欺入中宫，到了桑书云胸前！

就在这生死一发间，斜飞来一剑，"当"地一声架住大风道长的"紫虚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人就是方歌吟。

但他架得一剑，要挡那击向天象的一掌，就十分困难了，这时他已撇开一切，运气一掌冲了出去！

他虚劈的一掌，撞在那血气掌劲上，一来他体内本已气血翻腾，二来他掌力远不及大风，三来他旨在救人，内力只敢抵御，不敢全力冲击，生怕殃及天象，所以不似大风道人可以运足掌劲，所以一接之下，他的人打斜飞起，“砰”地撞在坚硬山岩上，连吐两口血，昏厥了过去。天象大师怒道：“‘化血奇功’！你是，你是——”

桑书云奇急身退，也惊呼道：“‘幽冥血奴’！‘幽冥血奴’？！”

大风道人两下奇袭，皆为方歌吟所阻，心里又气又怒，但他是何许人物，心念急转，只见雪峰神尼、车占风二人，人影交错，已拦在洞口，严苍茫正挟着怒喝，向他扑来，他如鬼魅般一闪，竟闪至旷湘霞身前。

旷湘霞心里一凛，知这世外人魔，非己能敌，不禁退了一步，大风道人嘿嘿一笑，就在这刹那间，已探手抓住车莹莹之咽喉！

这时严苍茫狂吼一声，一掌拍落，大风道人阴阴一笑，将车莹莹身子一举，严苍茫见大风道长居然就是“幽冥血奴”萧萧天，心中一时百感交集，省悟自己等人之所以落得这般狼狈，全因大风道人之引领而致，而且自己丧子之痛，亦是大风道人一手造成，怒急攻心下，不顾一切，一掌挟带呼啸，就要击下。

正在这时，有人拍掌闪来，飘忽之极，架住了他这一掌。严苍茫只觉来人掌似全不着力，但又至燥至坚，自己全力一击，竟击不破对方掌劲，猛见原来是车占风，疑虑大起，喝道：“你也是一丘之貉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车占风摇首，桑书云中间拦住，道："严兄莫要急躁，车侄女现在正落入敌人手中。"

严苍茫仔细一看，见大风道长右手正扣住车莹莹，得意狂妄地望着自己，而车莹莹大眼之中，流露出哀怜之色，饶是严苍茫如此残暴的人，看了也不禁心肠一软，狠不下手。

大风道长一脸猥琐，怪笑道："妙极！妙极！你要打我，先得与车占风拼上一场，你说妙不妙！"众人见这平日严肃庄穆的大风道人，居然完全变了个人似的，长相虽仍一样，但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各人暗自心寒不已。

这时方歌吟迷迷昏昏中醒来，只觉体内真气游走，情知自己时日已无多，真是"黄泉路，路不远"了，体内一阵冷又一阵热躁，这些日子来，毒力一直未真正发作，却未料到真的发作时，是如此凄厉，他迷迷糊糊中，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喊："小娥！小娥！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就在石洞内闹得天翻地覆之际，辛深巷这时正由桑小娥背了上去，发出了"长空帮"总召集的讯号。

辛深巷一放出箭令，便听得谷中有人叫道："少主死了！少主死了！"又有七八人惊呼连声，有人说："这可怎么得了！""师祖怪罪下来，我们死定了！"，更有人叫："你们看，刚刚有人在这里发出讯号，咱们上去看看。"最后一人声音很熟，便是那"天罗坛"的任理大。

辛深巷低声向桑小娥道："快，快走！"桑小娥哭道："你呢……"辛深巷疾道："扶我走不快！"桑小娥满脸泪痕，毅然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不管了，我还是要背大叔走……”正想背起，却碰触及辛深巷伤口，辛深巷吃痛，闷哼一声，桑小娥知道辛深巷正在忍受强大的苦楚，不禁“呀”地叫了一声，辛深巷叱道：“快走！”

这时“飕、飕”连声，七八人已掠了上来，同时也闻声发现了两人，包抄了起来。

这七八人都是目露凶光，其中两人，便是任理大和那适才受铁骨道人责斥的“七寒谷”门人，早听任理大向谷下尖声道：“斑平，你们不用上来，带大伙儿埋伏便是，这里只有一个雌儿、一个老残废的，很好收拾。”下面有人应了一声，即闻步伐杂沓，敢情是分布人马，严守谷口，任理大嘿嘿笑道：“姑娘莫怕，从了咱们，就不杀你……”任理大本来就对桑小娥没安着好心眼，只是一上来就曾败在方歌吟手下，又有铁骨道人从中作梗，现在铁骨道人死了，心中更得意洋洋，桑小娥玉洁冰清，怎受得了这种秽言污耳，轻叱一声，五指弹出。

任理大只剩一臂，见指风凌厉，慌忙跳开，额角给拂印了一道血痕。一名“金衣会”门徒，闪躲不及，仰身倒地而亡。

任理大大喝一声，抽出单刀，与五六人对桑小娥展开攻击，这下不敢再存轻敌之心；桑小娥抽出缎带，飞卷回送，与这些不齿之徒周旋。若论武艺，自是桑小娥高妙，毕竟是“三正四奇”之一“长空神指”桑书云亲授，只可惜对敌经验未足，两条绢帛，对付一些普通人尚可，对付这些穷凶极恶之辈可太斯文了。她的绢带飞卷，一人跌得爬不起来，又抽飞两人兵刃，再勒晕了一人，这以后便心惊胆颤，娇喘不已，对方趁个虚便，一刀砍去，便在桑小娥肩上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口了。

这时崖下的凶徒，见任理大久攻不下，又扑上五六人阻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七寒谷”的头目手持拨点穴镢扑近桑小娥，却给辛深巷自地上一戟戕死。

这一来，众人又围攻辛深巷，辛深巷本来武功不高，加上负伤奇重，那里抵挡得住？桑小娥本身已手忙脚乱，加上要照应辛深巷，更左支右绌。辛深巷怕连累小姐，长叹一声，回戟便图自绝。

就在这时，一人陡地大喝：“何方狂徒?！胆敢欺凌妇孺残弱!”

这一声威烈十足，只见一人，抢步走来，年纪很大，但一脸剽悍之色，又令人感觉到说不出的正气，辛深巷暗自寻思：这人既不是“长空帮”人，也不是十六大门派中任何人物，却是未曾见过，乍见他穿土黄色袍服，心里一动，大声道：“在下‘长空帮’辛深巷，这位是我家小姐桑姑娘，恳请大侠拔刀相助……”

那人不耐烦地打断道：“见义勇为，理所当然。”

任理大又惊又怒，叱道：“见义勇为？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说着翻刀劈去，那人遽然急进，猛冲入刀圈之中，任理大变作手腕敲中那人肩膀，刀身却落到那人背后去，那人伸手一挽，已刁住任理大的手，任理大只有一只手，这时可真是“任你打”了。那人一剑把他刺了个透明窟窿。

任理大长呼而殁。那“金衣会”的统领斑平，他挥挫刀，带领七八人攻将上来，那人挥剑御敲，左冲右突，势道犀利，连斩敌人，桑小娥守在辛深巷身边，见黄袍客杀得一会，不禁动容道：“这……这是‘天羽奇剑’!”

原来这黄袍人，使的居然是“天羽奇剑”。只不过招式不如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繁复、精练，但剑势却十分熟巧，而且速度狠辣，初时一二十人，围攻这人，尚奈何不了他，但谷中凶徒，涌现越多，那人杀得七八人后，便有难以支撑的现象。

桑小娥急向辛深巷问道："辛大叔，救兵要几时才赶来……"话未问完，即受到两人的攻击，桑小娥好不容易才卷飞一人兵刃，另一人斜里欺至，幸被辛深巷绊了一交，才给桑小娥一指打得重伤。

这时谷中跳出两人，都是"天罗坛"的头目。那两人一现，旁人即住手，那两人一躬背缩头，真有几分像乌龟王八；一人尖嘴勾爪，模样倒有像山鸡，要不是在如此险境，桑小娥看了，真个要笑将出来。

只听那形如山鸡的人扬起一只钢爪、一支铁扒，傲然说："我是'天罗坛'中'天鸡院'香主郎雷。"另一状若乌龟的人拿了一面藤牌、一手薄刀，冷然道："我是'天罗坛'里'天龟院'香主马金仑。"那黄衣剑客悠悠道："香主么？我看臭得很呀……你们向我报名，是要我给分数吗？"

那两人一齐大怒，桑小娥再也忍不住，"嘻"地一声笑了出来。

"长空帮"建帮三十一年。创帮以来，向未动用过"总召集令"，这并不是因为"长空帮"一直都一帆风顺，无往不利，而是帮主桑书云偕总堂主辛深巷，都是极有才干之人，不论大小事儿，都能压得下来，控制得住！

这一次遇到'七寒谷'的突击，加上"天罗坛"、"金衣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埋伏，还有“武当派”的陷阱，辛深巷与桑书云的心思一样：都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长空帮”总召集令。

那支旗花火箭，直冲云霄之后，江湖上便似一锅煮沸的汤，冒出烟来、喷出水来，甚至沸腾了整个武林。

以下发生的只是其中几个例子。靠近‘七寒谷’的贺兰山附近，有一农舍家，平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于耕作，一家三口。附近几户人家，小小村落，无不知晓这家人俭朴勤劳，沉实朴直，是正当人家。

这家人姓成，成老爹已年近花甲，老迈体弱，一双脚早年因耕作太频，常年浸在水畦之中，所以老来风湿骨痛，双脚尤然，又肿又烂，成老爹每日还是弯着腰、驼着背、拄着锄头，一步一步的，挨上他那辛苦了半生，终于扩展成无尽良田的农地去。每次他在辛艰汗喘咳着、咳着，如即将寂减的夕照残红。但每当他看到那绿葱葱的、一亩一亩的水田，他苍老皱密的脸上，就有了一息欣慰，好像就算咳出血来，也比夕日更璀璨。土地，哦，他的根。

成老爹抱了病这样挨着，隔壁替人接生的郑大妈，就看不过眼，常啰嗦道：“唉呀！我说成老爹，您老一大把年纪了，也该歇着点儿，再这么劳累下去，人有几条命啊？”

“我说你们家的老爹，也真是的，又不是活不过去，有你们两口子儿在，他老人家还要去锄锄割割的作甚？……你们也要劝着他点儿呀！”

“你们”是冲着成老爹的儿子成福根和他的媳妇成焦氏说的。成福根这一对其实对成老爹也真十分孝顺，服侍周至，但成老爹就是不肯歇下来。成福根夫妇每天在农场里工作，瞥见烈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下成老爹躲在远远的田边拓荒，成福根心里难过，总是心里嘀咕："真是劳碌命……"每日入暮成焦氏在灶灶下烧饭，捧着木勺桶儿的香米饭出来，猛见到成老爹在暮色间老态龙钟地搬运柴枝，有时给他吓了一跳，心里碰碰几乎跳出了口腔，忍不住也嘀咕道："公公怎么总不顺着后辈的意思……"

不管遂意不遂意，成老爹总吸着烟杆，大口吸吹几口，又把那黄旧的杆子置于木窗上，巍巍颤颤地去捡柴木，一根一根的捡，他又一次一次地呛咳，媳妇儿子，除了摇摇头叹息外，真没法可施。

这天成福根和媳妇儿去耕田，成焦氏已经怀孕了，不过还是辛勤劳作，不肯歇休，就在这时，"啪"地一声，一枚火箭花旗，爆在半空，过得半晌，又"啸"地一声，爆出了第二道火箭，冲天响了好一阵子，方才在暮空里隐去。

成福根脸色立刻就变了，他甩下农具，拍拍老牛，说："阿黄，你在这儿好好陪爹和晴玉了。"晴玉就是焦氏。他足上沾着泥，跑过去跟他怔怔发呆、痴望天空的妻子讲："阿玉，我不能再陪你了。"他本就拙于言词，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明这件事，他情急地说："我，我，我加入了一个帮会。你知道吗？以前仲霸天要来抢掳我们的地方，就是一个胖公子来打跑掉的，那为我们出头的胖公子，姓梅，你明白吗？他是大侠客、大好人，我为了报答他，就加入那帮会，你看，刚才天空那好多颜色的鞭炮，就是表示那个帮会遭到了事故。以前我遇到了危难，不去求他们，大家便来帮忙；现在人家有事，放旗花求救，我不能不去帮忙。……你了解吗？你不清楚，那也没法了，总之我是一定要去的，这个恩是一定要报的。……阿玉，阿玉，我不能照顾你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成福根搔着后脑，结结巴巴，期期艾艾，终于把话说完，然后成福根鼓着极大的勇气，拉住他媳妇儿的手说："阿玉，我这就走了，你要照顾爹……"

这时后山又起一道火箭，直冲天庭，再爆为一朵红花，焦氏脸蛋儿有一种健康的红色，忽然说话，其镇定沉着令成福根愕然不已。

"满座衣冠似雪。"

成福根一呆，焦氏沉声再说："满座衣冠似雪。"

成福根登时呆了半晌，好一会才不敢置信地艰涩地说："踏破贺兰山缺。"他的一双如牛般的大眼仍瞪住他的老婆，喉结上下滚动，涩哑着又说了一声："踏破贺兰山缺。"

焦氏点了点头，又问了一句："一时多少豪杰。"这次成福根带着恍然而惊佩的眼色，答得很快："梦断故国山川。"

焦氏也笑了："今古几人曾会。"成福根眼眸更亮了："细看涛生云灭。"焦氏看了看天上落下来的红炮花，低声疾道："庚申系虎山行一脉。"成福根半跪膝，"噗"地溅起土地上的泥泞："辛亥系长明灯一脉。拜见长系香主。"焦氏道："事不宜迟，我们一道儿赶过去。"成福根忍不住一跃而起，道："阿玉，真没想到，你……"

焦氏摇首，示意他不要说下去，成福根笑道："得了，得了，我知道了，帮规如山，我只说完这一番话，便当你是我头领……"焦氏却戚然一叹。成福根搔首急问："什……什么事？"焦氏幽然长叹："只是……只是公公由谁来照顾？"成福根眼神一黯，说："你来，你是妇道人家，我来杀敌便了。"焦氏却道："不行，还是由你留守，我辈份高，武功也比你好，更何况为帮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出力，哪分男女？”成福根瞠然。

忽听一个苍老的声音道：“你们都去。”两人一齐转身，只见是老爹爹佝偻着腰身，提着烟杆子咳嗽着走来，“爹您……”成老爹猛“噗”地一吹，烟火“呼”地化作数百十道金星，猛炸了开来，在夜色中飞旋乱舞，成老爹哼声道：“高山；”

焦氏一震，垂首道：“流水；”成福根双手垂而直立：“知音。”成老爹点点头道：“很好，你们一个是梅堂主一系，一个是辛总堂的一脉的。”成福根不敢说话，焦氏问：“敢问爹爹是哪一系的？”成老爹哈哈一笑：“我早知你们也是帮中的，但帮里规矩，纵是兄弟父子，也不能互露身份，除非在帮里共同工作时……我是桑帮主当年一手栽培的。”他返身面对黄昏映照下的良田水畦，道：“这百数十良田，开始一、二亩，还是桑帮主赐给我的……于是我就在这儿生了根。”

原来“长空帮”组织庞大，帮规森严，成老爹一家三口，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但妻不知夫，子不知父，一门三杰，都是帮中好手，而且若论辈份，却是看来老迈残弱的成老爹为最高。

成老爹说：“召集令来了，我们就得去……”忽听一人喝道：“对！丝毫不得延迟！”成老爹大喝一声：“照打！”人未回身，手中已发出一十二点金芒。

只见残霞中飞鸟惊林，蓬地齐掠，一人飞闪而过，双手连接，已收接了一十二点金芒，叫道：“好！不愧为二十年前黑白二道响当当的‘寒鸦点点’成问山！”

三人都吃了一惊。成氏夫妇惊的是他父亲居然就是名闻武林的“寒鸦点点”，是唐门之外，九大暗器能手之一。成老爹惊心的是，他自从在二十年前得罪唐门后，天下虽大，但无处可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幸得桑书云庇护，方有一线生机，一条退路，这人却是如何得知？成老爹冷笑道："能接得下成某人的'十二飞星'，只怕尊架就是'袖里乾坤'徐三婶了！"那人笑道："你看我是不是徐三婶！"众人定睛看去，又是一惊，成福根和焦氏呼道："郑大妈！"

那郑大妈笑道："对，郑大妈就是徐三婶。"成老爹沉声道："你隐身武林一十五年，今日来管这一趟子事，却是作甚？"

徐三婶忽然沉声道："直行终有路；"

成老爹一栗，肃然应道："没路回头走。"然后反问："坦荡神州？"

徐三婶答："龙哭千里。"成老爹目中释然，问："敢问尊驾字号？"

徐三婶右手竖起中指，却屈起其余四只手指，成老爹的手势也是一样，只用的是左手，两人相视大笑："没料到咱们村子，倒真是卧虎藏龙呀！"

"是呀！这儿有成问山这等高手，我徐三婶可看走了十几年的眼啦！"

两人脸色一整，成老爹向成福根与焦氏喝道："庚申系焦云玉焦院主、辛亥系成福根统领听，今敝帮发'长空万里'神令，即往赶赴，全力施为，若有任何违令，罪当斩无赦——"

"是！"焦云玉、成福根两人齐声应道。

像这样的情形，还不知发生在多少个城市、多少个村庄、多少个农家里。

有一个小镇，一夜间忽然走得干净溜溜的，只剩下四五个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名其妙的残弱老小。有一处军营，只走剩军头一人，怕朝廷怪罪下来，自己要被杀头，吓得连他自己也溜了。

“长空帮”，为天下第一大帮，究竟有多大？实力有多厚？

在武林中，它的力量又是如何？到底根扎得深不深？枝叶开得盛不盛？

——这又是一个例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五章　天下第一大帮

昆仑派当今掌门人玄黄子修练“九疑神功”，是以在洞中坐关，已然三月有余。“长空帮”之“长空万里”令，一关传一关，一地传一地，传到昆仑，已是次日傍晚时分。

玄黄子有三个师弟，汶稽子为代理掌教，另外都灵子与全真子都是派中高手。全真子在入暮时分，瞧见山间升起箭号，心里明白，便自襟里掏出旗花箭，照样放了一道，心中寻思，帮中有难，自己见到了，而且已发出昆仑一带的召集讯号，只是自己身为昆仑派长门高手，究竟去好，还是不去好？

他想想昔年桑书云待他之恩德，暗一咬牙，往后山坐关处奔去。原来他年幼的时候，双亲皆被西域魔头所杀，幸得“长空帮”来援，迫退西域魔头，桑书云救了自己，并托孤给当时昆仑老掌门呈悲子，呈悲子便是他们师兄弟四人的师父。

——如果没有桑书云，他哪有今天？

——而今桑书云有难，他怎能置身事外？

呈悲子待他虽好，但已过世，掌门人玄黄子正在坐关，待他也恩威并重。他决定在关前三跪九叩，然后下山全力以赴“长空帮”之难。

待他奔至后山，只见关门依然封闭，想掌门大师兄平日待自己种种恩泽，而今自己却趁他坐关时离去，心里大是不忍，不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暗暗叹了一声。

就在他叹了一声之后，又有人低低一叹，全真子是何许人物，心里一栗，急进一丈，半空拧身，剑已抽在手中，心想对方居然能毫无声息，欺至自己身后，武功定必非同泛泛，却见一名道人，三绺长髯，身着黄袍，脸容略有忧戚。

全真子吃了一惊，伏地丢剑，拜礼道："二师兄。"

来人正是代理掌教汶稽子，只听他道："四师弟，你留守这儿，长空帮的事儿，由我去吧！"

全真子吃惊地道："二师兄……你……你都知道了？"

汶稽子脸色向晚，缓缓道："我也是'长空帮'的人。"

全真子兀自惊讶地道："二师兄，你也是……"因委实太过讶异，所以说不下去，汶稽子道："这次连'长空帮'都有急难，事必非同小可，大师兄正在坐关，大局要人主持，三师弟原是武当真人，来此不过三年，对昆仑之心，自莫如你，有你办事，我较放心。"全真子嗫嚅道："二师兄德高望重，在这里主掌大局，我去较妥。"

忽听一个声音冷哼道："你们都争着去，都是昆仑叛徒。"全真子和汶稽子同时吃惊叫道："三师兄（弟）！"只见林中走出一个脸色阴霾的道人，两手放在衣袖中，冷冷地瞧着他们。

汶稽子长叹一声，道："三师弟……"只听都灵子一声断喝："住口！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还有颜脸叫我师弟？！"汶稽子全身一震，脸色萎然道："为'长空帮'效力，也不是什么坏事啊……"都灵子冷笑严厉地道："胡说！你忘了祖训：凡入昆仑弟子，毕生不得投入外派他教？！"汶稽子垂眉低目，伏地跪下，泪潸潸而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全真子颤声叫："二师兄……"都灵子厉声道："他哪还配当代理掌教?!"忽然手自袖中抽出，"嗤、嗤"二声，两支红针，俱射入汶稽子咽喉之上，汶稽子全身一抖，怒目嘶声："你……这……你这是'化血神针'……你……"说着上下喉核一阵滚动，十指箕张，一代真人，便胡里胡涂的丢了命。

都灵子阴笑道："不错……这是'化血神针'。"全真子跳起来怒道："你！就算二师兄触犯门禁，你也无权杀他，必须要开刑堂、备法典——"都灵子咧开黄牙，怪笑道："会使'化血神针'的人，还用顾得着昆仑派的规矩么?"

全真子"刷"地拔出长剑，喝问道："你究竟是谁?!"都灵子冷笑道："你哪里是我对手!"原来昆仑一派，并非以入门先后按照排行，而是依照武功高低来划分，汶稽子的武功就远胜都灵子，若不是以为触犯门规，垂听门规责罚，便不致给都灵子轻易狙杀而死。

都灵子目中凶光大盛，全真子心栗栗，只听他道："我等这一刻，也等了三年了，好不容易才毒杀呈悲子，再待得玄黄子坐关，而且汶稽子束手待毙，现在只剩了你……"

全真子听得心里发毛，原来师父呈悲子三年前不明不白之殁，确有人怀疑是中毒身亡，却未料到是都灵子下的手，他颤声叱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理由么?"都灵子淡淡一笑，慢慢撷下长剑，道："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武当派转进来的弟子，原名金风道长，……"全真子悚然大惊道："你……你是金风?!"武当派共有"三风"即是大风、长风、金风，也是武当一系里的佼佼者，而今"金风"居然混入了昆仑派中，却是所为何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金风道人点点头道："我便是金风，大师兄见昆仑显然已为'长空帮'附庸，所以遣我来料理掉你们……"全真子大叫道："不可能，不可能的！大风道长德高望重，岂是这样的人！"

金风道人冷笑道："今日'长空帮'之所以发出求救讯号，也是无用，因为我们掌门师兄既然发动，桑书云只有枉死一途。"

全真子"啸、啸、啸"地划出三剑，左手捏住剑诀，忿极而叱："你是卧底来的！"

金风道人咧齿笑道："那是看得起你们昆仑派。"说着洒然拔出长剑，全真子怒极，一出手就是一招"负子渡河"，金风道人横剑挡过，出剑飘忽，开始时互有往来，但五十招一过，金风道人每攻十招，全真子始能险象环生地反击一招，金风道人笑道："你学的我都学过，我的得意招数你却一路都不懂，你怎是我的对手？还是乖乖躺下吧？"

全真子在昆仑派，武功本就不如金风，何况金风道人私习的武当武功，加起来不但犹胜汶稽子，而且已不在昆仑派现今掌教玄黄子之下，全真子焉是对手？发起狠来，将"重节守义"、"曲径通幽"、"上天下地"一连三招，连环攻出，已是拼命。

全真子的搏命招式，也是非同小可，金风道人一一小心化解，忽出一招武当剑法，"六阳融雪"刺出，一剑变着六剑，全真子哪里抵挡得住？"叮叮"架开两剑，却"嗤嗤嗤嗤"伤了四道口子。

金风道人狞笑道："你还是快降了吧！武当派就快要称雄天下，我跟掌门师兄说明去，使你做昆仑掌教，只要肯听我的话，……"他的话还未说完，全真子已和剑扑将过来，招招都是狠命打法。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金风道人双眉一皱，脸上杀气顿现，右手剑一紧，左手突出血光，陡地一掌斜里劈出。全真子也是一代高手，挥掌一格，但觉对方掌力消沉，却无可守御，化去他的招架，且击中其臂膀，只听“咔嚓”一声，已把他的左手肘臼给卸了下来。

全真子痛入心肺，金风道人阴惨地笑道：“你再逞强，就要你死得碎尸万段！”说着连起四剑，剑身竟透紫气，全真子惧而叫道：“你……你跟‘幽冥血奴’有什么……”金风道人嘿嘿一笑，剑锋又划中全真子右胁。

全真子忽然猛冲一步，腰往下一弯，只听“嗤”地一声，金风道人的剑，已横嵌入全真子胁肌里去，鲜血涔涔而流；金风道人本待以猫捉老鼠玩弄而后食之来整治全真子，却未料到全真子刚性乃尔，宁折不屈，只求速死，故以身喂剑。

金风道人剑一时抽不回来，另一只手却在防御全真子的拼命攻击，就在这时，背心忽然“噗”的一声，跟着来便是胸口“嗤”地一声，一截剑尖，亮晃晃地突露了出来。

金风道人大喝一声，弃剑、飞纵，跃过全真子的头顶，“突”地一声，他的身子已脱离了剑锋。那暗算了他的剑停在半空，剑上有血，剑尖缓缓倒转，剑慢慢收了回去。

金风道人捂着心胸，好久才回头。

只见山洞前端然站着一个容色枯槁的白袍人，全真子喜而叫道：“大师兄！”

那人点点头，正是玄黄子。

金风道人脸色变了，不住呛咳着，惨笑道：“……没想到我竟栽在你手上。”

玄黄子沉吟半晌，道：“因为你想不到，我也是‘长空帮’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人。”

金风道人阴笑一下，全真子却惊叫道：“大师兄……你也是……”

玄黄子又点了点头，道：“不但我是，连过世的恩师，也是‘长空帮’的人，要不然……”玄黄子淡淡一笑。

“又怎会让我们留在昆仑？”他顿了一顿又道：“‘长空帮’对‘昆仑派’的大恩大德，我们倾全力也报答不尽。”

金风道人抚胸道：“我若知晓你也是‘长空帮’中人，就会想到这次闭关，完全是假造的了……”

玄黄子道：“是。我这次闭关，为的就是探出谁是叛徒，……这直至你猝杀二师弟时，我才知道，可惜……”玄黄子黯然叹道：“那时已来不及出手挽救。”

金风道人惨笑道：“所以你只好等我最浮嚣轻忽时才出手。”

玄黄子道：“对付你这样的人，若非一击必杀，我也不敢贸然下手。”

金风道人忽然向天长笑三声，道：“好，好！好！”每笑一声，血自胸膛涌出如泉，渗透了指缝，“而今我还未死，你要做什么？！”

玄黄子说：“你本是武当派人，而今‘长空帮’遇难，你刚才透露此事与武当有关，只要你说出详情，我就不补你一剑，随你自生自灭去……”

全真子急道：“可是他杀了二师兄……”玄黄子低声叱道：“以大局为重！”金风道人却哈哈大笑，道：“你们不必为难，要我说么……”忽而没了声息。

玄黄子、全真子大奇，凑近一看，只见金风道人已用手指捏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碎了自己喉核，当场身亡，但尸体兀自未倒。

玄黄子看看遍身浴血的全真子，叹道："这只是其中一名敌人而已，却是如此壮烈……咱们此去跟'长空帮'同生死，共进退，去助人，而非寻死，一路得要惕惧一些才是。"

全真子应道："是。"只见玄黄子自怀里掏出一枚花旗火箭，又往空中发射出去；这是夜色已临，万点星空中，忽有花旗火伞般一点，点点罩落，如万花欢放。

潮州揭阳武经大夫伯金童，世称伯二将军，与潮阳召定侯召小秀，是一对莫逆之交。"长空帮"长空万里令在揭阳岭炸起时，伯二将军与召定侯都翻身而起。他们二人，一在将军府，一在彩虹园，两人所处不同，但却同一心思，同时想起："啊！长空帮召集我去了，这事儿跟官府无关，我只当带身边的人去。我是朝廷命官，这番事情，旁的人都不能泄露半句，只带心腹子弟前往，但不能不告诉伯二将军（召定侯）听。"两人均不知对方也是"长空帮"人，俱是如此寻思着。

伯二将军与召定侯结为莫逆，是为不打不相识：召定侯的家仆撞翻了伯二将军的轿子，伯金童是潮州大将，出生入死，十荡十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杀敌如草芥，下轿来跟召定侯的仆人扁铁铮来理论。

扁铁铮毫不退让，骂道："是你撞翻了我的箱匣，却说我来撞倒你的轿子！"伯二将军大眼一瞪，在沙场上敌人被他这么一瞪，莫不胆丧心寒，扁铁铮却用他的怪眼瞪了回来道："怎么？想打架是不是？！"伯二将军心想："这金钿金匣都是参茸，定是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贵人家的奴仆，难怪那么大威势。”当下向扁铁铮道：“你家主人是谁？”扁铁铮将嘴一撇，道：“我何必告诉你。”

伯二将军道：“你金钿金匣都是名贵东西，干嘛行色匆匆，莫非是来路不正？”扁铁铮怒道：“你才来路不明！我家公子要把这些金银来赈济前几天地震遭殃的灾民，你却来撞我？！”伯二将军心想也是，对方是接济灾民，行色自然匆匆，不管谁撞翻了谁，都是自己不好，当下向扁铁铮道歉道：“这位小哥，是我不好，你先行过去……”伯金童还把自己怀里的银票拿出来，给扁铁铮一并带过去交予灾民，扁铁铮摇首道：“不行，现刻兵荒马乱，即不聊生，你这银票给他们，到钱庄子去，反而被人骗了，或遭强取豪夺，反而害了他们，不如干脆送些银两，或煮粥派米，更加实惠。”

伯二将军点头称是，收起了银票，心里觉得天下大乱，饥荒遍野，自己坐轿子也是一种奢侈，当下安步当车，走到半路，心忖：有如此奴仆的人，定必非同小可，当下命人打探，才知道是召定侯府的人，伯二将军本就艳羡召小秀文名，所以急急赶了过去。

谁知扁铁铮事后，见这将军忒也讲理，打听之下，才知道是伯金童将军，当下搔首踟蹰，要知道伯二将军战功彰著，名闻天下，扁铁铮要是知晓对方是伯金童，绝对不敢如此放肆，因恐得罪了伯二将军，牵连了主子，当下先不急着派发银两，赶回去禀报了召定侯。

召定侯虽是文官，但志气高昂，常微服出巡，布衣结交，很得人心，更能服众。他听了扁铁铮的话，心中寻思：一个堂堂大将军，被奴仆撞翻了轿子，居然不动手打人，反而好好说理，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街上当众认错，必定是一条仁厚至诚的好汉，当下一拍大腿，道："好汉子，我找他去！"

这一来心存结交，心想伯二将军这等英才，不应以官服拜谒，所以着便衣出门，却阴错阳差，伯二将军也是出门找他去了。两人俱不遇，怅然而返，行至"鳄鱼桥"，两人遇到，伯二将军心想："这人志气轩昂，衣着破旧，只怕是潦倒的奇侠异士。"

召小秀也乍见天神般猛汉，威仪凛凛，召定侯心里叹了一声：好一条活生生的大汉！

两人朝照了一个面，心中暗自艳羡。两人走得十几步，回头又看，伯二将军一不小心，碰着了一个人，那人一动身，退了七八尺，身形一阵晃摇。伯金童自知天生神力，普通人给他一撞，恐怕要受内伤，这人武功却好，一下子便卸去了他的撞力，使他好生歉疚，长揖道："对不住，在下不是有意，兄台可有受伤……"

那黑衣青年神色阴狠，冷笑一声，道："你撞着我，你别想活了。"

伯二将军一怔，随即向天打了个哈哈道："开玩笑。光天化日，动辄杀人，兄台也不怕王法么?！撞着兄台，是兄弟的不是，兄弟向兄台道歉便了……"

那黑衣青年冷冷地把嘴一撇，道："天下偌大，你撞上了我，你死定了。"

伯金童为之气结，道："那你想怎样?！"

黑衣青年张嘴一笑，却是脱了两枚牙齿，但嘴角处有两只又尖又利的大齿："我要吸你的血。"

伯二将军只觉光天化日下，也有一股寒气逼人。他征战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场，岂曾怕过什么人来？当下大笑道："你蛮不讲理，不抓你送衙，也枉自为人了。"

那黑衣青年蓦地一忽溜烟冲入伯金童门户，张口就咬，伯金童的武功，属于沙场阵战，跟一般武林中招法相媲，却大见拙朴。

伯金童见对方来势如此怪异，招架已来不及，但他胆魄过人，膂力奇巨，双掌一推，把黑衣青年推得直往后飞出去！

这青年"砰，砰！"背后撞倒了围观的民众，愤极站起，出拳起脚，只听砰嘭蓬碰，只听一人喝道："何方鼠辈，目无法纪，还不束手就擒！"

伯金童侧头一望，只见一条人影，疾快地冲入人群中，已与那黑衣青年交起手来。这人正是自己适才所注意的文士。

这文士与黑衣青年杀手数招，黑衣青年猛地右手拔出判官笔，点、戳、捺、刺，十分狠辣，文士抵挡不住，摘下佩剑，又将局势拉平了过来。

黑衣青年本是武林中人，断未料到在这种地方竟然遇上如此扎手的点子，当下忽然回笔戳向一路摊老叟，文士大惊，回剑一格，却已顾不了自身，黑衣青年又掣出一笔，"哧"地刺在文士左胁之中。

伯二将军见文士缠斗黑衣青年，见他似无缚鸡之力，但斗将起来，十分英勇，心里更是敬佩，而今见黑衣青年使诈，大喝一声，海碗大的拳头，直挥了过去，陡喝一声："看拳！"

要是他不吆喝这一声，黑衣青年便铁定要挨拳头，但伯金童的人光明正大，不屑如此，便给黑衣青年避了过去。黑衣青年见势头不对，大呼道："我是费四杀的徒弟，谁敢动我？！"

伯金童怒骂道："谁管你杀不杀的，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庶民同罪！”双拳虎虎生风，若论武功技俩，黑衣青年远胜伯金童，但论气魄声势，黑衣青年却吃尽了蹩。他又重施故技，忽将左手中笔，直向围观中的一老妪掷去！伯金童怕伤了无辜，忙迈开大步，向笔追去，一手捞住，却没防着另外一笔，已往他背心扎来！

可惜他扎到一半，背后已被人抱住，正是那负伤的文士，一面抵力搂住，一面叫着：“你背后伤人，我也暗算你！”

黑衣青年喝道：“你再不放手，我便要杀你！”回手一笔刺下！文士丝毫不惧，厉声道：“我若放手，你便要杀伤别人……”

眼见黑衣青年的判官笔要戳点到他“天灵盖”上，却给一人扣住，黑衣青年心里一凛，却见便是那猛汉。只见那猛汉抓住判官笔，用力一扭，黑衣青年怎敌那猛汉膂力，“格勒”一声，腕骨当时脱臼，那大汉却“哇哈”一笑，问：“你这小兄弟是谁？如此扶弱锄恶，难得难得！”

那文士一笑，道：“尊驾是谁？神勇如斯，真是世间英豪！”

猛汉大笑道：“我是伯金童，兄台尊姓大名……”那文士“哈哈”一声，放开双手，抱拳拱揖，道：“我是召小秀……”

伯金童登时忘了一切，放开手揽抱住召小秀，喜极道：“你就是召定侯，你就是召定侯……”这时黑衣青年见敌不过两人，又听二人是朝廷命官，吓得悄悄溜了，而伯金童二将军和召小秀召定侯，亦因此结为莫逆之交，这且按下不表。

且说这晚两人接得“长空帮”召集令，心头怔忡，都想跟对方坦言，又恐后怅惘离别之情，当下一跺脚、一捶胸，各留下一书函，瞩心腹手下，送至对方府里去，收拾行囊，带自己麾下“长空帮”的子弟就走，到莲花峰上去集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却见“莲花峰”之“第一峰”巨石上，人头涌集，不知来了多少人，有些是自己至交，有些竟是宿敌。两人在峰下相遇，都跳了起来，一个道：“你也是……”另一个说：“你怎不早说！”却见主领旗主站在“第一峰”顶上，分队遣人，却正是召小秀的家奴，昔日撞翻了伯金童轿舆的：扁铁铮。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六章　武林第一大恶

如此可见，“长空帮”的无孔不入，无坚不钻。这几十年来，“长空帮”一直是武林第一大帮，但员众却甚是秘密，当今天下，除桑书云得悉外，只有辛深巷可以把握，而今这股兵力召集起来，中原一带，甚至远在边疆，都发生了很大的骚动，上至皇城、戍卫、官宦世家，下至贩夫、走卒、市井、豪侠，都有人猝然死亡，或蓦然离去，因为除了“长空帮”徒之外，还有武林中早已布伏牵制“长空帮”的力量。

所以，“长空帮”的子弟总动员要赶赴这一场约，真可谓义无返顾，如生如死。其中当然也有畏缩不前的，但大都义之所至，赴汤蹈火。多少王公、侯爵，乃至当锏卖马的流浪英雄，都揭竿而起，这种极庞大、且耗费桑书云、辛深巷、梅醒非等大半生心血，所结集的各阶层帮派的巨流，以排除万难、历尽艰辛，以最迅捷的速度、最浩壮的声势、最激荡的威风，涌向贺兰山来。

这一战对方出动的是“七寒谷”、“金衣会”、“天罗坛”，加上了武当的策划和实力，其实还有金人在幕后的操纵，其中还包含了许多乔装汉人的细作混在其中；这一战实如同两国交兵。

——然孰胜孰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桑小娥、辛深巷这里，却身处险境。

这时“天罗坛”中“天鸡院”的邬雷和“天龟院”的马金仑，已联手合战那挽髻勇悍的黄袍中年汉子，三人打得十分酣烈，而其他的“天罗坛”、“金衣会”、“七寒谷”的人，又纷纷向桑小娥与辛深巷欺来。

那黄袍汉子的武功，很是不弱，“天羽奇剑”势度凌厉处尽都发挥出来了，邬雷和马金仑招架不住，又加入了七八人合击，终于给一名“金衣会”的人，一刀划中他背门，一道尺来长伤口，血泉涌而出。

黄袍汉子吃痛之余，反手一剑，“斩蛇开路”，宰了那背后伤他的人，但包围的人，攻击愈甚，蓦然一张红网，自邬雷手中撒出，罩住了黄袍汉子。

黄袍汉子却自网中出剑，一招“长虹贯日”，自网中直刺出去，邬雷得意忘形，闪躲不及，当场毙命。

那马金仑却将藤牌着地一滚，滚了过来，一刀砍了下来，黄袍汉子人在网中，挣扎一挡，因被网缠住了手，转动不灵，右臂又吃了一刀。

就在这紧急关头，忽听呼啸四起，二十余名黄衣青年，冲了过来，一面救助先前的黄袍汉子，一面与敌人力战，只听那几名黄衣青年关切地问：“师父……你……你怎么了?!”

黄袍大汉待徒弟们解开网索，一跃而起，“我不碍事。”又问：“找到云儿没有?”目光大是关切。那些黄衣青年都没有回答。

众人正在混乱中，黄袍大汉目光闪动，猛见桑小娥与辛深巷已岌岌可危，奋起神威，又杀将过去。

这时人数增多，反占了上风，辛深巷暗吸一口气，高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可是‘天羽派’的师兄们来助?!”黄袍汉子一面劈杀，一面道：“尊驾可是‘全足孙膑’?”辛深巷见黄袍汉子英勇如此，血流未止，已杀了七八人，苦笑道：“以前是的。”那黄袍汉子一呆，道：“哦?”

辛深巷道：“现在‘全足’二字，是万万愧不敢当了。”黄袍汉子一面死战，一面道：“辛先生为武林尽力，狗贼们伤了先生，实在可恶。”辛深巷笑道：“久闻‘天羽派’第三高手‘追风一剑’萧河侠胆琴心，豪气纵横，今得一见，名不虚传。”

两人俱是负伤累累，且大敌当前，均谈笑自若。埋伏在谷口的敌人，又不知上来凡几。两人见对方都无惧色，心下暗暗佩服，竟惺惺相惜起来。辛深巷叹道：“天下武林，千宗万派，但来援第一起人，还是‘天羽’一门。”萧河被一杈刺中大腿，脚下一阵踉跄，却一招“天河倒泻”格杀那人，大笑道：“掌门师兄若在，则杀得这些狗徒远三千里!”

辛深巷大喝道：“好!”一腿支地，站了起来，以右手持戟，缠上一名“七寒谷”的好手，拼斗起来!

但是桑小娥这边，已连连遇险；萧河喝问：“这姑娘是谁?”稍为分心，已中了一拐，辛深巷急道：“桑帮主掌上明珠……”萧河猛地吐了一口血，喷得那使拐的人一脸都是，然后一剑杀之，心忖：“桑帮主昔日与掌门师兄相交甚笃，我绝不能教他的女儿有分毫损伤。”当下挥剑杀将过去，救护桑小娥。

原来“追风一剑”萧河，心下极为钦佩宋自雪。宋自雪自少惊才羡艳，绝代天骄，但因肆无忌惮，不守俗礼，故被视为欺师灭祖，大逆不道。萧河心中，却对宋自雪翩若惊鸿，矫若游龙，任侠纵情，惊涛骇浪的一生，甚是心仪。宋自雪在英年失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江山一剑”祝幽壮年病困（萧河并不知道祝幽是宋自雪所伤，而祝幽更不会说出来，他亦不知晓宋自雪已饮恨死于石洞中。）只有他带着“天羽门”往昔的一股精锐，到处追寻掌门师兄的下落。

萧河的剑法快而迅厉，一剑又杀了一名“金衣会”的高手。这时七八名敌人，又杀将过来，萧河杀伤了两人，被斑平砍中了小腹一刀，他的剑法甚为迅捷，斑平未能逃开之前，已着了他一剑。

这时萧河已浑身浴血，谷中拥来的敌人却愈来愈多，一个“金衣会”的高手，“嗤”地射了一箭，射向辛深巷，辛深巷能活动的只有一手一足，哪里避得开去，萧河猛一闪身，左手一抓箭是捏住了，但箭势甚猛，“嗤”地箭镞嵌入他掌心里，萧河又大喝了一声：“好膂力！”

倒拔箭，回手一甩，箭中那人咽喉，穿头而过，辛深巷叫道：“萧三侠，你这是何苦！”萧河大笑道：“我姓萧的前有萧秋水，同代同派有宋自雪，你怎能叫我做个贪生怕死的人！”说着晃然欲倒。

十四、五名大汉，又随着马金仑的指挥，拥了上来，“天羽门”人十分危殆，这时呼啸四起，有人大叫道：“辛总堂主，我们来了！”

只见四五十人，冲杀了进来，辛深巷喜道：“是我帮来的人！”

两道人马，杀在一起，谷口又跃出数十大汉，战得激烈，这时哨声又此起彼落，辛深巷喜而叫道：“华山派来了。”

“无量剑派来了！”

“宁波天童寺慈悲刀门也来了！”

“江南晋家也到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一来“长空帮”这边的声势大震，谷中拥上来的高手渐多，但陆陆续续又来了“长白九熊”、“太行十一雄”、“瘦西湖晏家”、“太白派”、“子美帮”、“刀柄会”等高手蜂拥来助，七寒谷便渐渐守不住了，辛深巷指挥攻势，前仆后拥，十分剧烈。

忽然谷口出现一名黑脸老道，剑势犀利，连斩杀这方面高手十六、七名，一时无人敢撄其锋，辛深巷失声道：“是武当长风道人！”忽听一人“叭”地跌下，问道：“长风是谁？”

原来那人便是“追风一剑”萧河。他兀自负伤苦战不休，终被马金仑一脚勾倒，他也一剑伤了对方，正听到辛深巷的话，固有此问。辛深巷答：“长风道人是大风道长之师弟。”

萧河奇问：“大风道长不是‘三正’之一么？”辛深巷叹道：“可惜也就是今日野心并吞武林的策划人。”萧河侧目睨去，只见那黑剑道士剑身发出血般的光泽，当者披靡，镇守在谷口，便无人敢入雷池一步。

他当然不知大风道长已学得“幽冥血奴”萧萧天的武功，当下心忖：长风道人是“三正”中大风道人之师弟，而自己却是“四奇”中宋自雪的师弟，对方既然出阵，自己怎能示弱？

“追风一剑”萧河，年少时本已任侠好义，稍不中意，即大动干戈，可惜武功才气，断不如其师兄宋自雪，然秉性义烈，到得了中年，门徒甚众，烈性不但不改，甚且更炽，觉得男儿一生，若不能像他大师兄的快意恩仇，则本自为人了。当下长吸一口气，勉强撑起，挺剑行去，辛深巷噫呼道：“萧兄，萧兄，你去哪里？！”却苦在不便于行，虽臆度出萧河之意，却是追赶不得。

萧河向长风道人掩杀过来，长风道长却不为意。他是大风道长师弟，武功之高，实已在天龙之上，甚至不在天象之下，怎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看得起一个浑身披血的“追风一剑”？这时四面八方来援的武林高手委实太多，杀伐委实惊心动魄，长风道人未免有些胆颤心寒，加上萧河如疯虎般的攻击，长风一不小心，被人一脚扫中，跌了个仰八叉。

长风道人倒在地上，出手可不含糊，剑势一挺，武当杀着“孔雀开屏”，一时剑光霍霍，旁人只见地上一团剑光，不见人影如何，一时无法出击。

待剑光一敛，长风道人霍然而立。众人心中一惊，长风心里也一凛，只见周围不知何时已多了十八个人。

十八个僧人。

铁一般肤色、铁一般眼神、铁一般神情、铁一般衣风、铁一般步法、铁一般架势、铁一般强硬的僧人。

长风道人目光收缩，他知道这些铁一般的人，也有着铁一般的身手。

他不是方歌吟。如果是方歌吟，一见这十八名僧，一定会知道这就是少林十八铜人！

辛深巷喜道：“少林派来了！”

那十八个僧人，身形都旋动起来，陀螺一般飞舞，但又根基深厚，方位不移地向长风道人步步迫来。

铁花、铁树、铁心、铁衣、铁吾、铁肩、铁渡、铁军、铁石、铁意、铁镜、铁汝、铁舟、铁桥、铁若、铁蹬、铁余、铁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十八名少林铁字辈弟子，展动阵势，围攻长风道人。

少林与武当这一战，孰胜孰败，殊为难说。长风道人是把守“七寒谷”的重将，如果不先歼除他，根本没法子进入“七寒谷”救人。

但这一役对少林来说，很是不利。长风道人武功只怕还在方歌吟之上，而当日方歌吟便独力破过少林十八铜人阵。长风道人才气斗志也许不及方歌吟，但阴险毒辣，与大风道人简直一脉相承，“十八铜人”实在是败多胜少的。

但就在双方一触即发之际，一人冲入阵势，当胸就给长风道人一剑！

这人就是“追风一剑”萧河。长风道人蓄剑待发，所有剑中杀招，都在这一刻发了出去，萧河在同时间至少被刺中了四十九剑。但是萧河奋力拘住了他的剑，长风道人抽不出剑来。

长风道人脸色一变，十八铜人阵衣袂飘飘，立时全力发动了！

长风道人背上、胸前，首先先吃一掌，他大喝一声，“化血奇功”运于右掌，“先天无上罡气”运于左掌，一掌一个，把铁若与铁汝二人劈死。

他正想奋力再战，膝下再被人一绊，原来他刚才摔倒，并非自己失足，而是被地上一人扫倒。只见这人蓬头垢脸，肤色黑得一团糟，腮帮子涨卜卜的，也不知多大年纪，无声无息地出腿勾跌了他！

长风道人踉跄几步，好不容易才稳住脚步，十六铜人攻势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到，他奋振神威，扬掌又劈死铁桥与铁蹬，但身上也中了六、七掌。

长风道人功力充沛，还挺得住，但他为人，极是执拗，既然掌门师兄有令，坚守谷口，他便绝不退走，吃了这等重击，居然还镇守谷口前，巍然独存，不退半步。

剩下的十四铜人兀自惊心。这时萧河却巍巍颤颤，终于一交倒地，辛深巷这时与桑小娥已然赶到，扶起了他，只见“追风一剑”萧河道：“我……我辱没了天羽门……”

辛深巷忍泪道：“萧兄是大英雄、大豪杰，纵令师兄也不过如此！”

萧河一口气又急促起来了，“不……不！掌门师兄是我一生典范，我比他不上……大丈夫生有何欢？死有何惧？我只不过先走一步罢了……”

桑小娥哭道：“你不要死……”萧河忽然双眼一翻，说：“有件事要麻烦辛先生和桑姑娘……”辛深巷握紧萧河的手道：“快说。”

萧河喘息得十分辛苦，道：“我有一名徒儿，姓沈叫做耕云，他好文，虽聪明伶俐，但对武学不感兴趣……我迫着他练武，他便溜掉了，你们见着他，代说一声，我见不着他了，我不该逼他的……”

辛深巷道：“萧兄用心良苦，我们一定会倾帮中之力，寻找那孩子的。”萧河痛得全身一阵抽搐，抓住辛深巷的手，不住喘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找到任狂，他……他知道‘湘江大侠’……方……方常天……身死的秘密，这事关……事关……重大……方歌吟复仇的事……还有那孩子……”后面几个字，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得极是微弱，终于身死。辛深巷和桑小娥都如坠五里雾中，不明所以。

这时呼啸更盛，“呜”地一声，一道炮火，冲天而起，照得渐黯的树林子里都燎亮了起来。

辛深巷从难过中忽现喜容，呼道：“‘长空帮’第一路军力来了！”

“七寒谷”外，打得如火如荼，“七寒谷”内，更拼得天昏地暗。

大风道人本待在洞中一击搏杀天象大师和桑书云，先灭了“长空帮”和“少林派”两大主力，剩下的雪峰神尼、车占风、严苍茫，自己可以应付得来，只要内应外合，洞口便可一攻而破。

可惜却多出了个方歌吟从中作梗，救了天象和桑书云，如此自己以一敌五，加上方歌吟，可以说是一人之力敌六大高手，纵使昔日“血踪万里”卫悲回在，也未必讨得了便宜。

所以他立即制住车占风爱女车莹莹，再谋脱身之法，却听雪峰神尼冷冷地问：“你究竟是大风，还是萧萧天？”

大风道人神色自若，嘻嘻一笑，道：“你看我像大风，还是萧萧天？或是曹大悲？”

雪峰神尼眉头一皱，眉心煞气一现，陡然走近一步，道：“江湖人说我脸慈心冷，我若一剑杀了你的人质，宁与车大侠结一世之仇，谅你也活不出这洞口！”

大风道人知道雪峰神尼这人说到做到，倒也不能迫之太甚，当下道：“昔日笔架峰一战，我们三人下山去探‘幽冥血奴’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没有，你所见的尸体是真的。”

雪峰神尼颤声问道：“那么……萧萧天是真个死了？……他……他莫不是曹大悲?!”大风道人顾而言他道：“中了你一剑贯胸，焉有不死之理!”雪峰神尼只觉脑门轰然一声，不自觉地将剑垂下，嘴唇颤动不已，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大风道长何等机伶，辨容察色，道：“神尼的那档子事，曹大悲遗骸中有一本小册，详细记下。”雪峰神尼脸色惨白，道：“你……你……你看了……”大风道人怪笑道：“贫道贪图曹大悲的武艺，却不料发现了神尼的……”桑书云何等厉害，鉴察之下，立即明白事体之泰半，不想再让大风道人对雪峰神尼说下去，于是截道：“‘幽冥血奴’的卑鄙武功，你居然也敢觊觎!”大风道长知道桑书云机警厉害，不去理他，径自向雪峰神尼说：“神尼，那册上的事，神尼不迫贫道于绝境，贫道绝不泄漏一字。”雪峰神尼容色惨淡，竟要把剑支在地下，才能稳得住身子，除了绝顶机伶如桑书云、车占风、严苍茫等了然五、六成外，其他都如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更不知曹大悲跟萧萧天有何关系。

雪峰神尼呆立当堂，一时恨恨之情，纷至沓来，不可收拾，百感交集。原来她自幼投师恒山，师父九劫神尼，武功高绝，却为豪气干云的萧秋水所败，萧秋水闯山时之英雄胆魄、慷慨侠烈，虽是惊鸿一瞥，在雪峰年幼的心中，却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九劫神尼败于敌手，便含恨积怨，越发不准男子上山，雪峰对此，并不甚苟同，以为天下男子，未必个个都坏，像大侠萧秋水，就不像不逞之徒，当时她年纪小、德望低，师父健在，门规森严，当然不敢独持异议；但九劫神尼殁后，雪峰神尼当上了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门，便有意废除素女峰的不成文规例。

其是武林第一恶人曹大悲，假冒萧萧天，横行江湖，而且贪淫好色，自恃艺高胆大，竟闹上了恒山。时在深夜，大部分恒山弟子，并未惊动，得见曹大悲的，又悉尽被杀，剩下雪峰神尼一人，终不敌“幽冥血奴”，惨被击昏后蹂躏。这在雪峰神尼心坎里，烙刻下不灭的血印。曹大悲饱餐后自称便是萧萧天，扬长离去，使得雪峰神尼本来想将男子禁足恒山的恶规改良，而变得更形乖张。

至于雪峰神尼也在彼时起，下手绝不容情，冷酷好杀，事因她本身已蒙垢，夜夜面对菩萨，拜佛念经时，都悲恨难偿，自觉无颜以对。后来她武功渐强，跻身当世七大武林高手之列，又联合“三正”，搏杀萧萧天于笔架山上，萧萧天素以血污满脸，面目不清，雪峰神尼也分辨不出是不是当年夜上恒山的魔星，斯役中她状若疯狂、下手最狠，旁人都不知所以，她则是为雪耻恨，所以“幽冥血奴”落下山崖之际，她还奋不顾身，追上去，补了一剑，穿胸而过。

但是萧萧天中剑后，究竟死了没有，她却不得而知，只知道她和大风、天象下山来寻，寻了三日，由大风发现一无头尸首，而胸胁嵌着她的“观澜瀑剑”。人自怪石嶙峋的笔架山掉落，萧萧天的头颅撞碎，也是当然的事。由如是观，可以猜测萧萧天已死，但方歌吟闯上恒山时，又带来了曾与“幽冥血奴”一战的消息，这使得雪峰神尼心头大震，两百招未能击败方歌吟后，即把“观澜瀑剑”投入瀑底，也为此念。后来又有传说，说死者是萧萧天的师弟曹大悲，更令雪峰神尼无所适从。

此后重出江湖，一路上听得“幽冥血奴”复出的消息，都心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焦如焚，羞愤交加，现下在这决死之地听得原来曹大悲确实已死，心中大宽，又惘然若失，却听大风道人居然知道数十年前自己的丑事，一时悲愤交集，当年的羞辱，全涌上了心头，只觉日暮途穷，只怕连菩萨都不谅宥，天下竟无路可走。

大风道人本是疑虑，并不知“幽冥血奴”确曾侮辱过雪峰神尼。当年一战，他已觉得雪峰神尼太过激烈，致生疑虑，但他当时之役，只为贪图萧萧天的武功秘笈，所以联手一搏。“幽冥血奴”落崖后，大风道人建议三人分头搜索，果尔他先找到不知萧萧天还是曹大悲尸首，先取得他怀中秘笈，然后再招呼雪峰、天象二人赶来。从此以后，大风便隐居武当潜心于修习“幽冥血奴”的武功。

“幽冥血奴”所创怪招，虽未全录在秘笈之中，但大部分绝技，都一一记下，大风道人的武功本就是“三正”之一，而今武功又陡增两倍，已经不在当年萧萧天之下。但他狼子野心，勾结金人，雄霸武林，并在暗中一直联络各路人马，准备一举而夺天下。

萧萧天秘笈之中，确有将他生平凌辱过的女子姓名列下，总共逾七百人之众，大风道人对这等事远不及他所图谋的留心，所以也没细看。大风道人本不至恎恶一至于此，毕竟是武当宗师，但习“幽冥血奴”功夫后，练气走岔，与武当派正气的基础，又大相违悖，终于造成他性情上变本加厉，穷凶极恶。

而今他一见雪峰神尼脸色，便猜悟一二，当下便想利用这个弱点，要胁雪峰神尼，企图给自己制造有利之机会，以图突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七章　决斗七寒谷

大风道人心中也了然，只要能使乖张辟戾的雪峰神尼转向，帮着自己，便可以抵住天象，剩下的桑书云、严苍茫、车占风，他一时还应付得了。至于洞外的抢攻，其他的人可抵挡不住，那便对自己大大有利了。

所以他更处心积虑，争取雪峰神尼。

天象大师生性憨直，不明所以，见雪峰神尼脸色惨淡，关切问道："你怎么啦？不舒服是么？"

大风道人笑道："神尼是心里头不舒服。"

天象怒目一瞪，向大风叱道："我没问你，干你屁事！"又转首向雪峰神尼满目关怀地问："是什么事，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开解一下，也是好的……"

雪峰神尼苍白着脸叫了一声："道长。"大风道人微笑道："是。"

雪峰神尼道："你知道江湖人背里都叫我什么来着？"

大风一笑，并不言语。

雪峰神尼淡淡地道："他们都叫我'脸慈心冷，佛手魔剑'。"

大风道人一听道："这个嘛……贫道确有所闻，只是江湖人信口雌黄，多与事实相背。"

雪峰神尼冷笑道："你也不必如此误谄，确实如此。"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雪峰神尼又道："那十几二十年前的事，贫尼至今未忘。"

大风道人故意长长地"哦——"了一声，嘴角浮起一个恶意的笑容："神尼当然忘不了。"

雪峰神尼却不为所动，继续说道："从那时开始，贫尼便随时准备一死，而且既无颜当恒山掌门，亦无面目参拜佛祖；"雪峰神尼刷地扬起剑尖，遥指大风道人，厉声道："大风，你若想天下皆知，你就请吧！待你说完了，我第一个攻杀你，就算杀不了你，把你手上的人质杀了，你也逃不出去了，那时我再自刎给车大侠谢罪。"雪峰神尼目中厉光暴射，喝道："你道我敢是不敢?!"

大风道人没料到雪峰神尼居然豁出去了，出此下策，扯下脸来，则也讨不了好。大风道人知雪峰神尼向来说一不二，要做就做，当下也不敢再迫急了她。桑书云怕雪峰神尼勃然出手，会伤及自己至友的爱女，即道："现下道长不见得能出此洞，神尼切勿心躁。"

大风道人见雪峰神尼不受威胁，高手环视下，只好将心一横，向车占风喝道："车占风，你叫天象让开一条路给贫道出去，贫道就放下令爱，绝不伤其一根寒毛，……否则，我立即杀给你看。"车莹莹一双大眼，泫然欲滴，但个性十分倔强，虽害怕但并不慌乱，也没哀求之色，群豪都是历经阵仗之人，见了也不禁为之一恻。

车占风道："我不能让，洞口一让，敌人攻进来，我车占风便无颜立足于天地间。"大风道人狞笑道："那你忍见爱女中我的'吸体大法'而死么?"大风这么一说，众人又是一惊。

当日武林第一大恶人"幽冥血奴"，其中最为齿冷的手段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便是恣虐施加“吸体大法”于人。“吸体大法”可攻可守，守则能卸开并消散别人攻来之劲力，但攻人却寒劲直冲入脑髓、骨髓、血髓，能在瞬息间毁人心智，使得对方变作丧心病狂，自残肢体，噬咬同类，简直疯狂，禽兽不如。如今听大风道人居然要将这一种阴毒掌劲施加于这龆龄少女、活泼可爱的人儿身上，人人都露出不齿之色，但又无计可施。

大风道人不耐烦地喝叱：“怎么了?!”

车占风沉声道：“要我为私己亲情，罔顾大义，车某人万万办不到!”

大风道人怒道：“你为私己名誉，就当女儿不是人么?”

这句话说得车占风一阵怆然，紧握拳头，拳背上根根青筋凸露。

“瀚海青凤”旷湘霞却大声道：“你要杀，就杀吧!莹儿，你听住，车家的好女儿，是不怕杀剐的，为父母的就算刀山火海，都给你将敌人大卸十七二十八块!”车莹莹穴道被制，不能说话，泪眼中却坚毅无比。

车晶晶忍不住泣唤：“妹妹，妹妹，你别杀我妹妹!”

旷湘霞心知她这两个宝贝女儿，车晶晶外表坚强，却内心荏弱；车莹莹为人十分柔顺，但心内十分坚烈。旷湘霞大声道：“晶晶，要看着你妹子，将来，要像她，一般义烈。”这番话虽不长，但说得连换几次气，十分勉强，说完之后，两行珍珠也似的泪水，滚落下脸颊来，众人暗生钦佩，为之动容。

大风道人见对方皆不受威迫，惟无人敢贸然出手，但已跃跃欲试，当下恶向胆边生，心想杀鸡儆猴也好，扬声道：“车占风，你别有恃无恐，莫以为我敢说不敢作!”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时洞内气氛十分紧张，方歌吟胸中真气游走，又似万锥穿心，浑浑噩噩，十分难受。耳边只听得众人惊呼、怒叱、还有大风道人狂妄的语音，阵阵传来。他挣扎欲起，怎奈“百日十龙丸”之毒性已然发作，全身痛如宰割。

这时大风道人已料定他已晕过去。大风道人在阴山化装成“幽冥血奴”，曾跟方歌吟交过手，知道这人正是英雄出少年，不能掉以轻心。方歌吟适才格开大风道人偷袭天象和桑书云的一掌一剑，却是因为灵机一动。

原来方歌吟在关前跟那青年道士一战，便生疑窦，他学过宋雪宜的“武学秘笈”，知道那道士使的是武当正宗武功，另一方面，却又是像曾与自己交过手的萧萧天邪门功夫，心里甚是纳闷。及至在洞里初遇大风，颇感熟悉，竟与昔日涂血污了脸的“幽冥血奴”相似。——这使方歌吟想到，这“幽冥血奴”故意涂得血肉模糊，莫不是要人认不出他来？

如此一想，便推测到“三正四奇”的行踪，何以尽被敌人捏拿控制？这趟征讨“幽冥血奴”的义军，便是来自大风道长的倡议，所以将大伙人马送入虎口，也就顺理成章了。“七寒谷”入口本就不易发现，大风道人若非老马识途，又如何辨识得出？方歌吟因见大风道长一脸正派，心中憬然，一直不敢断定心里的疑虑。后来问及梅醒非，这退路洞口是由谁发现的，若是大风道人，便断不可能使大家有这一条易守难攻的所在。果尔询得与大风道长无关，方歌吟更是疑心大增。

乃至大风道人偷袭，方歌吟拼力挡开，却引发“百日十龙丸”发作，辗转煎熬，但因此使群豪发觉大风道长就是“幽冥血奴”，这可以说是个决定生死存亡的大功，只是大敌当前，谁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无法兼顾躺在地上、离大风道长不远处的方歌吟。

各路呼啸、四方云集，“长空帮”的高手，来了一批又一批，长风道人披血砍杀，已杀了“十八铜人”之九，冲出阵来，依然死守谷口。

“金衣会”、“天罗坛”、“七寒谷”的人，眼见敌人一批一批地蜂涌而来，有的苦撑、有的遁走、有的死拼、有的投降，长风道人抖擞神威，领了一批武当道士，一面发出讯号，通知谷中，一面不让敌人入谷口半步。

第一批长空帮的兵力，已渐渐向长风道长处合拢包围，辛深巷喝了一声：“攻！”

为首三人，却被长风道人所杀。长风道人在武当之中，生平只服一人，亦只听令于此人，便是大风道长。大风遣命长风镇守谷口，也是极识用人之举。长风道人杀得三人，声威大震，镇守“七寒谷”的人纷纷反扑，第一批“长空帮”的人眼见攻不下，只有身退。

这时第二批“长空帮”高手河北部已拥至，辛深巷发号施令，令第一起贺兰山部与河北部配合，再全力反扑。长风道长领兵反挫，连杀七人，被一根甩手箭射中，又被成老爹的飞蝗石打中，这黑脸道士却奋战依然。久攻不下，这两批帮徒只好身退。

第三批八阵图一脉“长空帮”兵力，又在辛深巷号令下，带第一、第二批余众冲杀过去，这一战“七寒谷”副谷主“蚂蚁上树”弦恕宜在此役阵亡，但“长空帮”依然未入雷池一步。这时第四批高手又到。辛深巷敕令：“退立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四起各路帮众，力战武当、七寒谷、天罗坛、金衣会高手于“七寒谷”口。“七寒谷”五路帮徒里的西、南两路尽皆战死，“天罗坛”之“天虫院”的“百足蜈蚣”计近虎也被攻杀，但长风道人等追敌数十丈，终将“长空帮”击退。

辛深巷左右各有亲信人搀扶着，他走前几步，也不理射来的箭矢，喝问：“这次攻击将领是谁？”

一人大步而出，这人在两河大是有名，是禁军统监叔千纵。

辛深巷道：“我已说过此役可进不可退，斩了。”

一人飞跃而出，凌空鬼头刀下砍，杀了叔千纵。

辛深巷又问：“谁是第一个后退的人？”众人嗒然。辛深巷目如厉电，说：“自己承认者割双耳，若要我指认，则处死刑。”

众人又是默然，有的埋怨怎有人先退，使自己不能全力作战，以致有兵败之耻。有的人心忖：刚才杀的鬼泣神嚎，谁会知道哪一个退走！辛深巷游目如电，叱道：“第四起热河援军季民冰，你被那黑脸道士吓得抱头鼠窜，影响军心，还想抵赖？！”

只见第四起军中一人“噗通”跪下，骇得脸如纸白，垂泪哭道：“请总堂主开恩。小人上有老母七十八高龄、中有发妻、下有子女七人……小人不敢身先死，万求总堂主开恩、开恩……”

众人心里恻然。却见辛深巷一颔首，一人抢步而出，一记开山斧，砍下了这季民冰的头。辛深巷道：“发白银四百，予其家属，厚殓他们，说是英勇战死。”

只听旁边俱有人相应：“是。”“是。”

辛深巷猛地一震，背后中了一支暗箭，但他依然不伏下躲避，扬声施令道：“再攻！”

第五起两广军由伯二将军带领，连同一、二、三、四起长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帮子弟兵，总共五起义军，这时无人不奋勇向前，更无一人后退。“金衣会”“总堂主”豫未圆首先被杀，“天罗坛”的人率先退走；“金衣会”中、北两路监督亦被斩杀，“金衣会”不敢再战。长风道人形同疯虎，怒骂道：“王八龟子，看老子杀敌去！”

当先冲了出来，仗着凌厉的武功，连杀九人。但“长空帮”这次人人都豁了出去，一力死拼，长风道人杀了玄黄子，却被全真子一剑砍下了右手。长风道人缺了握剑的右手，左手依然苦战，击退了全真子，却给成福根用板斧劈断了左手。

眼下两方冲杀，这无臂道人的去向，便告失落，武当缺了长风，终溃不成军。“七寒谷”因谷中本身是他们的“老家”，是以仍苦战支撑，第六起“长空帮”兵力甫至，“七寒谷”也伤的伤、逃的逃、降的降、死的死。“七寒谷”谷口重地于是攻下。

只听辛深巷扬声道：“‘长空帮’第一起统军范瑞彬、第二起统军庄天从、第三起统军田双、第四起副统军荀学名、第五起统军伯金童、第六起统军毛元了，帮主有令，论功行赏，其余与役者，俱有勋赏，帮主十分喜欢。”

当下欢声雷动，欢忭如沸，有人豪迈讴歌，齐声谢道：“谢帮主圣恩。”

辛深巷下令道：“谷口已占，强敌未除，现下即编队全力攻打七寒谷，拯救武林同道。”

军众齐声喝好，士气如虹。辛深巷隐瞒桑书云也是被困在“七寒谷”一事，是怕有损众人心中对桑书云的形像，却将战功行赏，都推说是帮主之恩。众军士在这恩威并施下，更矢死杀敌，奋不顾身。

这时他血流过多，忽觉一阵晕眩，只听桑小娥一阵惊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辛大叔、大叔……”他便已昏厥过去。这时“长空帮”第七、八起援军，以及各方武林同道的义军，又赶到了千数百人。

大风道人仍在洞里，心中闪过千百种意念，想要突围而出之际。方歌吟正在翻翻腾腾，浑浑噩噩，“百日十龙丸”的毒力发作，心忖：我命休矣，我命休矣……之时。

这顷刻大家都僵在那里，也不知是出手好，还是不出手好。大风道人本待一掌“吸髓大法”折磨车莹莹，此时心念忽然一转，觉得真杀伤了这女娃子，迫得洞内高手全力出手，却是大大不妙，而今自己长啸早发，洞外应接居然一直迟迟未攻，未与自己配合，谷中定必遇上强敌，自己还得充分利用这手上的人质是好。这当口儿方歌吟的痛苦，遽尔尽去，“百日十龙丸”的烦恶剧痛，忽然尽消，方歌吟一跃而起。

方歌吟本离大风道人极近，而今一跃而起，把握契机，一招“闪电惊虹”刺出！

这招是“天下最佳快招”，是萧秋水从柳随风招法中领悟而创，大风道人武功再高，也来不及闪躲，但也曾在阴山，易容后曾与方歌吟一战过，见识过这一招的厉害，就在方歌吟剑未刺出之前，他已飘然逸去。

方歌吟这一发动，“二正四奇”，哪再犹豫？天象大师因此役少林弟子死伤不少，大都是他提携随行的爱徒，当下右臂一振，猛然一口气，“龙象般老禅功”排山倒海般推了出去！

大风道人十分机警，情知这股刚不可摧的罡气，难以挡架，他竟将车莹莹一举，迎掌风撞来。天象大师禀性火烈，但绝不妄杀一人，见状大惊，惟掌力已发出，无法收回，只有左手出掌，“砰”地一声，两股掌力撞在一起，饶是天象大师功力高深，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给自己功力震得七八个旋转，“碰”地撞在石壁上！

大风道人已抢近洞口，雪峰神尼冷哼一声，一剑刺来。大风道人听得哼声之际，剑尖已袭眉心，敢情她这一剑，竟比声音还快！

大风道人心下一凛，双掌一拍，挟住长剑！

就在这松手刹那，车莹莹便在他臂弯下落去！

严苍茫这时却骤然动了！

他动得毫无声息，鬼魅一般，已欺至大风道人背后，双掌全力冲出！

他对大风道人恨极，严浪羽是他惟一独子，如果大风道人不引领他们到“七寒谷”，他儿子就不会死！

大风道人猛觉急风欺近，知“三正四奇”中，除自己之外，只有一人肯如此卑鄙偷袭，便是“东海劫余岛岛主”严苍茫，眼下只觉怪风欺近，他双手要应战雪峰神尼要跟他拼命的怒剑，左足一踢，却将车莹莹的身躯，迎面向严苍茫踢飞过去！

严苍茫将心一狠，双掌纵先击中这女娃儿，但以“隔山打牛”之法，将掌力移入大风道人背上，至多不过牺牲了这女娃儿，也要教大风老道伤于洞内，生出不了这洞口！

可是车占风怎能让严苍茫如此击杀自己的爱女？当下无声无息地出掌，与严苍茫对了一掌。两人身形，俱是一晃。旷湘霞一跃而起，已接过车莹莹，唤了一声：“莹莹。”即推送向车晶晶。她自己则和身扑向大风道人。

这时大风道人在这霎刹间，已闪出了洞口，再跨一步，便出得了洞穴，便在这时，七道指风，破空发出“丝丝”之声，破空划向大风道人的七大穴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大风道人大喝一声，双手一扳，“喀登”一声，已拗断了雪峰神尼的长剑。

如果雪峰神尼手上所持的是“观澜瀑剑”，大风道人功力再深厚，只怕也无法如此轻易将之折断，但这一柄长剑并非上品，大风道人一拗即断，以半截剑尖，一连点戳了七下。

这七下剑气，赫然是血一般的红色！

七下剑气，戳破了七缕指风。

大风道人借势飞退！

这时“瀚海青凤”旷湘霞、“雪上无痕草上飞”梅醒非、天龙大师三大高手，竭尽全力出了手。

大风道人闷哼一声，掌劈天龙、袖挥梅醒非、脚踢旷湘霞，已出得了洞口！

方歌吟与严苍茫，不理一切，追出了洞口！

只见眼前大亮，方歌吟和严苍茫还来不及出手，十六道排山倒海、天崩地裂般的劲气，已迎脸卷了过来，简直要把他俩吞没。

方歌吟与严苍茫，从第一次见面起，因严浪羽之故，两人就是敌对的态度、对峙的立场，这次身犯奇险，两人一齐联手御敌。

方歌吟一面挥掌招架，一面急退。

对方一十六人的掌力，非同小可，要硬生生挡架，无疑是螳臂挡车。

这时大风道人已闪身入阵中，只听曲凤不还、燕行凶、罗海兽纷纷抢过来问：“道长脱险了！”“道兄没受伤吧？”“快截击出洞的人！”大风道人只是冷哼，没有回应。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严苍茫硬接了一掌，与方歌吟以飞退格开来势，全然不同，严苍茫只觉金星直，身子反弹回去，背脊“砰”地撞在石壁上！

方歌吟急忙搀扶，一面叫道：“你……你怎么啦？”严苍茫只觉心头一热，眼泪簌簌掉落，竟把方歌吟迎头抱住，痛哭唤道：“羽儿，羽儿……”

方歌吟见严苍茫披头散发，双目红肿，伤痕处处，心中悲悯，也不忍推拒；这时第二轮十六掌力又至！

而就在第一道掌力已发，第二道掌力未起之刹那瞬间，一人宽袍大袖，抢了出来，这时大风道长还有几步，就走到燕行凶、罗海兽、曲凤不还身侧，他因潜身在石洞中，居然无功身退，还受人追击出来，自己是这群枭雄之领袖，不能太过狼狈，所以逃遁之急远不似冲出洞口时般全力施为。便在这顷刻，他耳际乍闻有人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是铺天卷地一般的掌风。

大风道人心中一震，知道这种掌劲非同小可，他刚才从容连接数大高手攻击，看来从容，但一口真气，已缓不过来，但在自己部众面前，又不能抱头鼠窜，来避这一击，当下硬着头皮，回身一掌，反撞回去！

天象大师在盛怒之下，胡子根根倒竖如戟，打出来的是数十年苦练交熬的“龙象般若禅功”，这一掌足有十四层修为，大风道人在内力虚浮时硬接一掌，飞出了丈远，喉头一甜，要吐一口鲜血，忽念及如此狼狈，影响军心，强持之气，竟将鲜血强自咽下。

天象大师见大风道人力战数大高手后，还硬接了自己这一掌，居然只被震飞，便没了事，心中兀自惊讶，只听大风道人喝道：“格杀毋论！”语音高扬，内力充沛，天象目睹对方如此仓促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下接了自己一掌，还如此神气完足，心中更觉钦佩，如果不是因大风道长如此卑鄙龌龊，天象对大风定必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风道长一喝，原拟下令十六高手攻击，曲凤不还却悄声道："道长，大敌压境，兵临谷口，退好，还是战好？"

大风道人吃了老大一惊，道："敌兵已经来了么？"曲凤不还沉重地点了点头。

罗海兽加插了一句："而且声势浩大！"

大风道人沉声道："长风一定稳得住。"燕行凶道："我看未必……"大风道人眉心煞气一闪，忽闻谷口杀声冲天，云空闪起了五色旗炮，燕行凶道："是不是！敌人果然杀进来了。"

大风道人道："这次不一举歼灭他们，留着更是祸患。"罗海兽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曲凤不还道："然而我这大本营，却教他们给毁了。"大风道人脸上杀气又是一现，反问道："曲凤谷主后悔了是不是？"曲凤不还心念一转，暗忖：大风道人外表宽厚慈蔼，其实心狠手辣，事已至此，何必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来开罪他？当下忙道："我曲凤不还纵舍了'七寒谷'，也要追随道长，怎会后悔？"大风道人"唔"了一声，冷冷地横了他一眼，也没再说话。曲凤不还直给他瞧得心头发毛。

这时喊杀冲天，武林各路英雄好汉，跟十五起"长空帮"高手，已杀进谷里来，抵御顽抗的"七寒谷"、"金衣会"、"天罗坛"门徒，纷纷不支，曲凤不还急忙召那十六名黑衣高手，在阵前抗敌。这十六人俱是天下第一流武林好手，十六名顶尖高人合力以抗，勉强把场面暂时稳住了。

这时洞中的"二正三奇"等人，因无那十六名高手的内力压击，即冲杀突围出来，大风道人闷哼一声，向曲凤不还道："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里可有退路？”

曲凤不还答：“有。”大风道人道：“准备撤退……”忽觉一人欺近，也是灰袍道束，大风吆喝：“谁？！”那人哽声呜咽：“大师兄……”

大风讶道：“你……”瞪眼一看，原来是长风道人，此时他双臂俱断，仗凭着脚下功夫，硬斗回谷中，通报大风道人，只见他羞恨地道：“大师兄，我，我镇守不力……”大风道人侧首一望，只见曲凤不还嘴边正牵了一撇恶意的笑容，心中正想到：不只是我“七寒谷”的人守不住，连你的二师弟，也闹到这种地步回来！大风道人气塞胸臆，一口怨气，无处可泄，却向长风道人微笑道：“你既有负职守，还回来做什么？”长风道人懊丧无加，道：“大师兄，我……”正要跪下，大风道人一掌拍出，“砰”地击中长风道人胸膛，长风道人正在说话，猛吃了一掌，话变成了一口鲜血，“呼”地喷到了大风道人的脸上。

他整个人也瘫了下去，软绵绵地倒在地上，立时气绝。曲凤不还在旁眼见，不由心寒，忖道：自己方才那笑容，不知有否给这人看见了，这人外表泱泱大度，却心胸狭窄，万一给他记住仇隙，可不是玩的。

大风道人脸上又紫气一现。这时天象当先杀出，桑书云、车占风一左一右，指掌双绝，挡者披靡，罗海兽“咕呱”一笑，别看他身形矮瘦，直掠了过去，十分迅捷，一扬手打出了七枚透骨钉！

这七枚透骨钉，追打天象、车占风、桑书云三人面门。桑书云长身而出，喝叱：“我来！”“长空神指”拂出，七钉齐被击落。

燕行凶金笛一抖，左手自腰间一抽，拔出一柄寒光熠熠的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剑，迎风一抖，立时笔直，即与大风道人，合击天象。天象抖擞神威，这少林和尚，向来好舞刀弄枪，只是当了少林方丈，事事不能任着性子去做，而今有架可打，对手愈强，他愈振奋，当下左手“大般若禅功”，右手“龙象般若禅功”，分两道掌劲拍出！

只听雪峰神尼喝道：“留一个给我！”冲向那一群“金衣会”的高手中去，回来时已多了一剑，那边倒了七人，她一剑刺向燕行凶，燕行凶剑笛一架，“叮”地一声，星火四溅，两人身形均是一晃。

燕行凶心里一凛：这婆娘恁地了得！雪峰神尼脸若寒霜，但心忖道：这人武功不俗，要留神应战。两人俱不敢轻敌，各尽所能以赴。

天象左边强敌既消，即将左手“大般”右手“龙象”，功力全涌向大风道人，大风道人虽受内创，但武功远胜天象，只是天象长力甚强，大风一时夺之不下。

天龙见大师兄渐落下风，也冲上前来帮忙，两人掌力浑厚，各尽施为。天龙原受掌伤虽重，但他内力护体，已无大碍，他两师兄弟原有私心，尤其天龙，欲留得几招杀着，以便在中秋之会夺得“三正四奇”宝座，现今敌忾同仇，前嫌尽去，相互照应，了无私念。

罗海兽的七枚透骨钉，齐被桑书云击落，这一下伸量，便知道桑书云实力非同小可，他叱道：“再来十四枚如何？”桑书云“丝丝”发指，又击落十四枚，却另有一枚飞针，在指风缝隙间飞入，原来罗海兽为人奸诈谲猾，说的是十四枚，打的是十五枚。

这时严苍茫已搂住方歌吟，哭了一会，方歌吟知其悲于失子之痛，当下轻拍其肩，感觉到对方肩膊微微颤动，心念对方乃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世之雄，却因丧子而乱神志，很容易伤了内息元气，于心不忍，于是柔声安慰道："严伯伯，严伯伯，严岛主……"

严苍茫猛抬头，一脸惊讶之色，猛地"砰"双掌推开了方歌吟，哭道："你不是羽儿！你不是羽儿！"忽又捶山壁泣道："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娘……"

第一句话似是对方歌吟而言，显然是他对下毒方歌吟事而歉疚。第三句话却不似对方歌吟说的，方歌吟听得一怔，原来严苍茫年轻时意气风发，娶得一妻，叫做谢小倾，武功不高，但温柔可爱，可惜他年轻时妄图霸业，谢小倾郁郁而终，严苍茫愧恨无及，只将一腔心血，尽寄爱子严浪羽身上。而今连严浪羽也身遭横死，严苍茫一时便觉得所有努力：什么"百日十龙丸"、"还魂再生丹"、"反手奇功"、"腐尸功"、"移影遁道"等等都是白废。要知道这些丹药奇功，都旨在逃生保命，以严苍茫的武功来论，别人能逃生保命已难如上天，他自己又何需用上这些奇门杂技？他用意都是为武功较弱的独子而创的，只是人在其间浸淫久了，反而变成精专。

他原本是以为自己能跻身进"三正四奇"，儿子更青出于蓝，可望来日与萧秋水、燕狂徒相比，否则至少也可与任狂、萧萧天媲美争雄，现在儿子死了，一切雄心斗志，像陷入了泥淖，都没了着落。

他乍见罗海兽对桑书云的鬼蜮伎俩，如见自身以前所作的等等恶事一般，大吼一声，挥杖而击，喝道："这人是我的！"扑将上去。

桑书云百忙中一低头，避过一针，针射入他头上文巾之中。他只觉凉飕飕的一下，好不惊险，见严老怪已然和罗海兽斗在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起，心想：这二人武功家数，俱走险恶一路，倒是天生一对，乍眼瞥见曲凤不还悄然想溜，桑书云呼啸一声，人未至，指风已“丝丝”而至，袭向曲凤不还。

方歌吟见严苍茫回复神志，上前缠战罗海兽，再定神一看，即刻发现天象、天龙二人力敌大风道长，甚是勉强，他仗剑便加入了战团。方歌吟武功，已在天龙之上，略逊天象一筹，且机警百出，大风道人每次要进攻得逞，都有方歌吟从中插手，不能奏功，心中气苦。

“大漠仙掌”车占风跟桑书云与天象大师当先开路出来，一上来天象就与大风接上了手，桑书云战罗海兽，后斗曲凤不还，他是大漠派一方之尊，考虑事情沉稳有度，周详有方，便先杀向镇守林子的十六名高手。

那十六高手武功虽高，但终稍逊“三正四奇”任何之一，至多与方歌吟不相伯仲，加上神智上已浑噩无知，车占风奇袭之下，击毙一人，掀开蒙面纱巾一看，皱眉喃喃自语道：“是‘修罗客’韩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八章　血战七寒谷

曲凤不还见桑书云找上了他，桀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桑帮主。"

桑书云淡淡笑道："在下初到贵地作客，主人意盛，如此劳师动众，礼重如山，教在下怎生报还？"

曲凤不还嘻嘻笑道："还？我看不用还了。我叫曲凤不还，您猜我不还什么来着？"

桑书云微笑道："谷主大名，在下不敢妄加譬解。"言下之意，是不屑猜你这种怪名字号。

曲凤不还笑道："帮主不猜，在下自道，也是一样。我曲凤不还，一不还恩，二不还义，三不还钱，四不还命，总而言之，就是有去无还……在下幸何如之，万一杀得了帮主，贵帮上下向我讨命，在下可是先小人后君子，绝不偿还的哦！"

桑书云微微笑道："在下贱名，也有喻意，不知谷主可曾知晓！"

曲凤不还神色不变道："帮主见告。"

桑书云淡淡一笑道："在下这姓名，跟人搏斗时，只有三个字：打'伤'你、打'输'你、打'晕'你！"

桑书云乃是粤人，他刚所说的三字，乃是其姓名"桑书云"之谐音，如此对曲凤不还说，有意羞辱，使他在盛怒下，可俟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进击。两人俱是一代高手，对话之间，不但唇枪舌剑，而且皆窥机而待；曲凤不还脸色一阵煞青，却未动怒，反而笑道："哈哈，哈哈，桑帮主名号，也与练把式爷们，什么'万人迷'、'千人劫'、'金臂童'、'九尾狐'没啥不同。"他"哈哈"二声，直如咬牙切齿读出来一般，甚是难听。

这时大局急转直下，剩下的十五名黑衣高手，与其他的"七寒谷"、"金衣会"、"天罗坛"、"武当派"徒众，终于挡不住武林义军如万涛排壑、惊涛裂岸的攻击。其实那十五名黑衣高手若清醒机伶，联成一气，以他们的武功，绝对可以一战，但他们却呆如木鸡，转动之间已极为滞窒，曲凤不还大敌当前，又抽身不开去发令，所以越发支撑不住。曲凤不还忽然大喝道："你聋我聋，像一条虫！"

这八个字，听得桑书云一怔。曲凤不还已向他用身子疾撞而来，桑书云双掌亦同时劈了出去。他劈出去时，本来无风，但双掌甫出，全身衣袂，都剧烈地猎猎飞动起来！

可是这双掌之力，是何等凌厉。桑书云乃人所共知其"长空神指"独步天下，却不知他拳掌功夫，也甚到家。但是掌劲打在曲凤不还飞投疾撞的身子之上，只见撞势益烈，居然把桑书云的掌劲，或都激了回去，或斜卸出身外！

桑书云暗叹一声，易掌为指，"长空神指"一出，曲凤不还的舍身投敌怪功，也抵受不住这专破内外家罡劲的指功，当时就地一滚，只听"嗤嗤"连声，坚实的地上被射了十七八个洞，曲凤不还满身泥草，但一翻跃起，一脸忿怒之色。

就在曲凤不还喝出"你聋我聋，像一条虫"八个字之后，在激战中的"金衣会"、'七寒谷'的徒然骤然加强了攻势，而"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罗坛”的人却退了下来，到谷中后段的旷地上，“退而结网”起来。

这下举动，大是可疑，雪峰神尼眉头一皱，叫道：“清一静一琼一瑶一，四剑联阵，助……”话未说完，“金笛银蛇剑”燕行凶已“嗤、嗤、嗤、嗤”，向她递了四剑。她连格四剑，反手刺出七剑，一面说：“助车大侠等全力打通谷口……”燕行凶凶险挡避了七剑，又舞动剑笛，连攻十一式，雪峰神尼一一架过，又攻了十三剑，一面说道：“让众家好汉进来……”燕行凶又闪过了十三剑，反击十七剑，雪峰神尼格了这十七剑，反攻廿二十一招，一面说道：“杀尽他们！”

初时说话，十三个字，雪峰神尼只挡过了四剑，后再说话，十一个字，攻了七剑，然后只用了七个字的时间，攻了一十三剑，最后一次说话，仅说了四个字却攻了一十七剑，已然转战愈急，越打越快。

燕行凶的剑笛亦走狠辣刁钻一路，他与雪峰神尼战过了百招，两人愈打愈快，从洞口打入了洞中。清一只见两人衣袂，消失在洞口的光线内，十分焦急，提剑便要进去相助，只听洞内打斗声、交剑声，骤然停止，清一的一颗心，也似停止了跳动，颤声叫道：“师父……”

忽听一声威严的叱喝：“不许过来！”清一猛见一条人影一闪，左手金笛闪闪，右手银剑熠熠，向她张牙舞爪，飞扑过来，她一时也不知守好、攻好、封好、还是闪好，唬得只闭上了眼睛，忽听又一道急风陡来，“冈郎”一声，黑影一空。清一再睁开眼时，只见地上一堆血迹，而师父雪峰神尼脸色惨白，捂着左臂，闷哼不语，贴壁而靠，清一搀扶叫道：“师父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雪峰神尼咬着牙齿，摇了摇头，掏出金创药，清一连忙接过，只师父左臂，一道伤口，似给蝎子叮了一口般，使得整个手臂都迅速泛黑，渗入肌里。恒山的金创药是当年“权力帮”八大天王中“药王”所制，为萧秋水闯恒山时所留下的灵药，清一心中惕急，将这“冰蟾火蛤膏”敷上后，雪峰神尼臂上黑印，便迅速淡去，清一怕毒还遗留在师父臂肌内，情急之下，用嘴去吮吸，开始时的都是黑血，逐渐转鲜红，清一知此时已无大碍，才放下了心头千斤大石。

雪峰神尼自然痛入心脾，无法移动，但见清一为她如此舍身吮毒，心中自然感动，她冷如铁石的眼上，不禁也有了一丝泪光。原来燕行凶情知单打独斗，恐非雪峰神尼之敌，所以故意引她入洞，伺机打开机括弹出毒蝎螫她。雪峰神尼是何许人也，燕行凶虽在洞中，也伤她不着，反而险被她所伤。

及至清一在洞口呼唤，乃是雪峰神尼和燕行凶斗至酣处，谁先妄动，则胜败立分，生死立判。燕行凶窥出对方弱点，扑击清一，雪峰神尼果然来救，燕行凶便全力向雪峰神尼出手，就在清一双目一睐之间，他一笛一剑，全攻向雪峰神尼，但都被挡开，他趁机弹出毒蝎，雪峰神尼救徒心切，猝不及防，被螫中了一口，但她立时拍震死蝎子，并以“天河剑法”一式“星摇斗晃”的杀着，重创燕行凶。

燕行凶虽用毒物咬伤了雪峰神尼，但他自己也讨不了好，着了雪峰神尼一击，几乎使他丧失了性命——而今没真个送命，但也断丧了战斗能力，只有速退，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清一流着泪道：“师父，您不会有事，不会有事，菩萨打救……”雪峰神尼心中一动，暗忖：这孩子如此不能忘情，怎能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断俗根，皈依佛门？不禁用手抚摸清一后颈，清一抬头惊喜地道："师父，您老人家没事啦？"灿然一笑，但眼眶中的泪仍簌簌地挂落下来，煞是好看。雪峰神尼心里又是一动，暗自叹息，慈祥微笑："师父没事。"清一见师父无恙，忍不住破涕为笑，这下宛如梨花带雨，美得像雨后水莲，连雪峰神尼心里也禁不住为她喝一声彩！

忽听一人如雷霆般猛喝："杀千刀的——！"

原来严苍茫对上了罗海兽，正是棋逢敌手、势均力敌。罗海兽为人心胸狭窄，出手阴险毒辣，遇上"劫余老怪"的奸诈谲猾，可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

罗海兽数次打出暗器，都被严苍茫接过。罗海兽的身材极为瘦小，严苍茫每小心翼翼，接下一轮暗器，便迫前一步，接了七八轮暗器之后，便等于向前迫进了七八步：严苍茫身形虽不高大魁伟，但极有气派，纵给火烧灼多处，但仍气魄迫人，更迫进几步，相形之下，罗海兽不成气候，而且距离越近，暗器便越派不上用场，他只得退了一步，又发一轮暗器。

严苍茫接过那轮暗器，再进了一步，罗海兽只有再退，一退再退，气势顿失，严苍茫双眼似火猴一般烧着，罗海兽胆小怕死，兀自惊心，忽然一扬手，投出一面血网！

这下距离极近，大网罩下，严苍茫眼看躲不过去，却抡起钢拐，"呼"地一声，一拐向网上砸了过去！

罗海兽大感纳闷，不知严苍茫此举何意，但见严苍茫的龙头拐杖卷起了红网，"呼"地反向他迎头罩下来，才省悟网乃柔物，严苍茫借钢拐所带起之强劲，来破这网的妙用，反向自己罩了回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罗海兽当下连抖手腕，网自腕上捆结，网身反转，旋住严苍茫兵器，用力一扯，想将严苍茫的龙头钢拐夺了过来，严苍茫便大喝了一声："杀千刀的——！"钢拐没有脱落，却连人被他扯了过来了。

罗海兽大喜，左手扣住三支"孔雀翎"，准备掷向严苍茫的心上，忽而严苍茫一转，已转到他身后，这个角度，正是背靠着背，谁都无法出手，但是严苍茫却反手一招，掣肘击在罗海兽的背上，正是"东海劫余门"的"反手奇招"！

这一下诡奇招数，令刁钻称著的罗海兽也意料不到，被他出手抓在背心，提了起来，严苍茫虽不高大，但白发萧萧，虎背熊腰，一旦抓起五短身材的罗海兽，即令他双脚离地，手触不及。眼看严苍茫只要拿力一吐，便可把这恶人击毙之际，罗海兽双脚一蹬，"飕、飕"二声，竟射出两排毒针！

这时两人离得极近，严苍茫又料不到对方连脚上也装机括，"哎呀"一声，便被射中，手下一放，罗海兽一旦挣脱，手束网身，摺起当作链鞭使用，直向严苍茫左半身扫落。

就在这千钧一发间，罗海兽蓦然惊觉，他的两排毒针，全钉在一块山石上。他为人机警阴毒，马上省觉，这就是东海劫余岛有名的"移影遁道"奇功，但他那一网，眼看要砸中了，严苍茫似避不过去，究竟撤招就溜好、还是拼了这一招才走的好？

这转念间，网已横扫中了严苍茫左边身子，却见严苍茫闷哼一声，却并不倒下，反手挟住了他的血网。

罗海兽心下又是一沉，他猛想起：严苍茫名成天下的"腐尸功"，可以半片身子，移走血脉，来承受对方一击，以换取制敌机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下发觉已迟，严苍茫捞住血网，用力一抽，真个把罗海兽抽得离地直撞了过来，同时间，严苍茫拍出一掌，罗海兽等于向严苍茫的浑厚掌力疾撞！

就在这时，严苍茫易掌为抓，揪住罗海兽的衣领，将他横拖直拉，顺提倒曳的抓了起来，厉声问："念你成名不易，只要降了，我不难为你就是！"

原来严苍茫的个性乖张，因儿惨死，极是难过，而今一经格斗，神智恢复，觉得这罗海兽很合他胃脾，同样刁钻毒辣，招式诡奇，可惜撞着了这行的大宗师，换作平时，他或许不动恻隐之心，但今日因子之丧，性情大变，心灰气沮，自觉何必多造杀孽？只要诛杀元凶便了，当下便想放罗海兽一马。

罗海兽人被抓住胸口，双脚踢踢踏踏，就是挣不出去，双手狠打急戳，就是及不着严苍茫的边，急得脸色发青，严苍茫问："你想不想死？！"

罗海兽的脑袋摇得拨浪鼓相似的，严苍茫笑道："你说话啊！"就在这时，严苍茫望眼环视全场，却见清一扶住雪峰神尼，向战团走来，这时阳光映在清一的脸上，好像一朵白色的茶花般盈盈。严苍茫一失神间，失声道："她……她……"罗海兽的眼色闪过一丝狠猥，说了一个字："不！"

"啸"地一声，一颗红丸自他嘴中急打而出！

这下相距更近，而且骤生变故，饶是严苍茫，也应变未及，只得将头一偏，红丸打中右肩，竟"砰"地爆炸了起来，炸得肩膊血肉模糊一片！

罗海兽哈哈大笑，趁着严苍茫吃痛，已挣脱逃去；严苍茫怒啸一声，啸声如潮水般排山倒海涌出，他的左手暴长三尺，及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砰”地击中被声浪震得呆得一呆的罗海兽胸前！

罗海兽惨嗥一声，倒飞出去，死活不知。

严苍茫摇晃了几下，心中恚愤，真是无可言喻：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放过不杀，却换来这一身重创；他以为罗海兽跟他诡异个性相似，故不下重手，却不料此人不要脸之至，连口中也暗藏火药，渗津液卷于舌底，露出空气即爆的“江南霹雳堂”雷震子！

他恨自己大意没有查觉罗海兽自交手以来，从头到尾，对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上天恢恢似没有给他任何重新做人的机会；他才刚想振作，儿子死了，自己又因此受了重伤。

他怒啸一声，伸手将龙头拐杖用力往岩地上一插，八尺长杖，被他一插之力，至少入土六尺之深！

曲凤不还以身体作为武器，死打烂拼，迫撞桑书云，桑书云虽经累日苦战，但攻守间仍意态闲悠，身法如鸿飞冥冥，逝如轻烟，曲凤不还久攻无效，于是十指箕张，扑击桑书云，桑书云每次都施“长空神指”——返专破内外家罡气的指风，令曲凤不还走避不迭。

桑书云毕竟是一帮之主，一方面应战曲凤不还，一方面兼顾八面，瞥见雪峰神尼负伤、严苍茫也吃了蹩，心下警惕起来，却就在此时，桑小娥疾奔了过来，一见桑书云，即哭唤道：“爹爹，辛大叔他——”猛发现桑书云与一肥而痴肿的人剧斗，怕影响分心，当下打住噤声。

桑书云听得心头一凛，心道：莫非辛深巷出事了？他一面格斗，一面游目四顾，发现自己帮中的人手，除了梅醒非已加入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方歌吟、天象、天龙合战大风道人外，一个堂主、旗主都没有出现，知道不妙，他与辛深巷情同手足，心焦如焚，加上桑小娥这般一说，连心都沉了下去——。

曲凤不还厉啸一声，窥得这个时机，骤然撞向桑小娥！

桑书云情急之下，连发七指，再身形一掠，挡在桑小娥身前，作势一拦！

“彭”地一声，曲凤不还撞中桑书云。“嗤嗤嗤嗤嗤嗤嗤”连响，七指风袭中曲凤不还背后。原来桑书云身法奇快，竟越过自己所发的指风，硬受曲凤不还一撞，“咯”地一声，射出了一口血箭。

惟曲凤不还也身中七指，全身一阵抽搐，返身就逃，桑小娥悲叫道：“爹——”这时两名敌人掩杀过来，桑小娥倏地出指，伤了一人，另一人即刻身退，桑书云却已能开口说话了：“我不打紧。”

桑小娥心头一宽，桑书云即问道：“辛堂主怎么了？”

只听一个声音道：“属下没事，帮主保重。”桑书云转头一看，只见辛深巷残臂断足，在两名长空帮高手扶搀之下，走了过来，桑书云心头欲忭，但见辛深巷重创如此，不禁全身一震，失声道：“你……你……”辛深巷挣脱两人扶持，想要跪地，却萎然仆倒，桑书云慌忙扶起，辛深巷欲挣扎自起道：“小人来迟，累帮主……”桑书云伸手替辛深巷抹泪痕，叹道：“快莫如此说，你是我兄弟，今日你这个模样，是我桑书云欠你的，一生一世也还不清……”辛深巷道：“我这条命本就是帮主的，只要帮主觉得我脑袋有用处，无肢无臂，又算得了什么！”桑书云禁不住眼泪潸潸而下，喝道：“好，好，我欠你的，我欠你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桑小娥听了，不禁流下泪来，她在旁听得二人对话，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六字，有多少悲苦辛酸，有多少曲折忧伤，一时不知从何说来，眼前是义薄云天的爹爹、为主尽忠的辛大叔，还有为了一纸“被困七寒谷”，间关万里，将仅存十数日生命虚掷于战征的方歌吟，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断线的珍珠，簌簌落下。

那边十五名黑衣高手，苦拼力敌，惟敌人越拥越多，又给车占风劈死一人，车占风掀开脸纱一看，自语道：“是‘铁脸金刚’陆一龙，没错，就是那二十人！”这时忽听罗海兽厉声叫道：“你聋我聋、像一条虫，天罗地网、结阵杀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